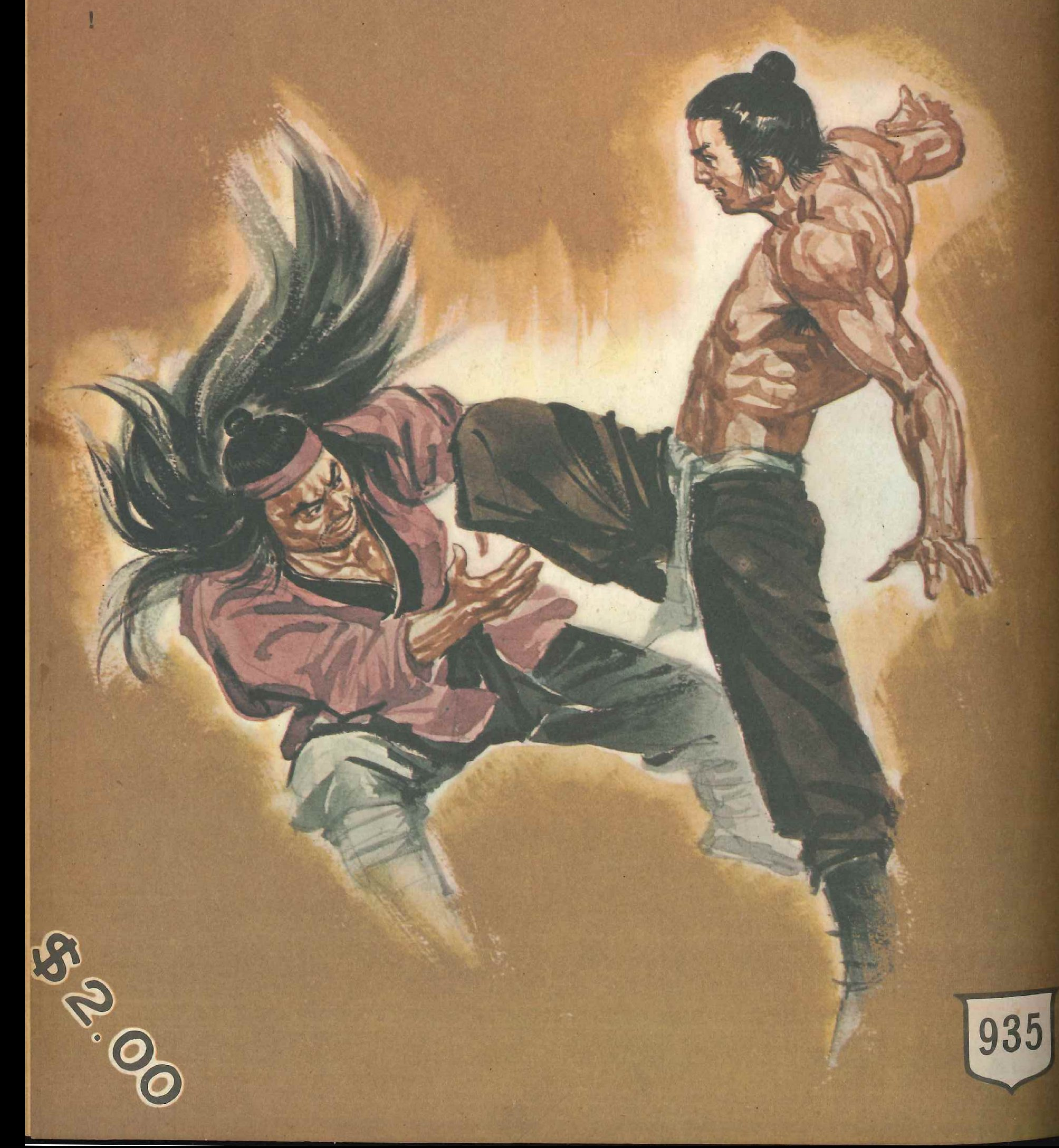
# 武俠世界

追獵八百里 遍地死屍的莊院，奇怪的約會，一諾千金，沈勝衣八百里追獵，十七個殺手，八百里森林，到處陷阱，生死間髮！



## ◀編 後 話▶

今期巨型「特大」小說是精選黃鷹君的傑作——沈勝衣傳奇故事「追獵八百里」，這是一篇從所未睹之場面龐大，人物衆多，題材新穎，橋段突出的武俠小說，全部過程充滿驚心奪魄，詭異離奇氣氛，打鬥激烈，風雲變色，殺手雲集，血腥遍地……一代奇俠沈勝衣在故事裡盡展所能，忘生捨死，連番與羣邪展開生死鬥！他爲了一諾千金，毫不氣餒追獵八百里，窮追猛打，施展以眼還眼，以殺止殺手段，精彩絕倫，大歎觀止，讀者諸君，幸勿錯過。

***　　***　　***

長篇巨著「魚躍鷹飛」今期高潮更番掀起，奇峯突出，身懷太陽奇功絕藝的向陽君，自從南嶽一戰，技壓羣倫，適遇尅星，滿懷苦衷，匆匆離去……且看他今番崔護重來，再度與畢無霜相逢，料想定當有令人意想不到發展。

***　　***　　***

下期馬雲先生又有新作發表，「無形戰綫」是鐵拐俠盜故事集中最突出的一篇，內容描述美蘇這兩個大國之間一條無形的戰綫經已形成，一場無形的戰爭亦早已掀開序幕，假如你知道其中的「戰況」原來如此可怕的話，定會使你瞠目結舌！關心世界時事的讀者們，切勿錯過本文。

***　　***　　***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 | | |
|---|---|---|
| 港九連郵： | 半年港幣 | $ 50.00 |
| | 一年港幣 | $ 98.00 |
| 澳門·台灣： | 半年港幣 | $ 58.00 |
| | 一年港幣 | $ 114.00 |
| 外埠連郵： | 半年港幣 | $ 71.00 |
| | 一年港幣 | $ 140.00 |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728　半年26期NT.$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 武俠世界

第93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最新出版

東南亞名小說家
朱羽先生
今年度新貢獻！




全書290頁
定價HK$3.50





全書305頁
定價HK$4.00




全書260頁
定價HK$3.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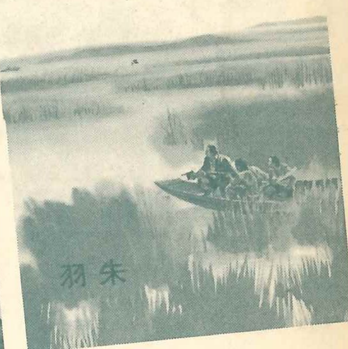




全書283頁
定價HK$3.40

全書288頁
定價HK$3.60

民初遊俠傳奇故事
草莽洞庭




全書228頁
定價HK$2.70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出版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488261（10綫）
TELEX：83567（HNEWS HX）

六大民初遊俠故事搬上銀幕
邵氏影業公司
七彩影業公司 攝製
張徹、田豐導演

沈勝衣傳奇故事／黃鷹・文
盧令・圖

# 追獵八百里

綠水橋平，朱門映柳。

這實在是一個美麗的地方，而且非常幽靜。

沒有人聲，甚至連鳥聲也沒有。

風很輕，幾乎吹不動那些柳條，水流亦不怎樣急，稍遠便已聽不到水聲。

却幸好還有這風吹，這水流，這地方才不致令人有死亡的感覺。

這種幽靜已不像人間所有。

× × ×

朱門緊閉，兩個白衣人幽靈一樣並立在石階之上。

一男一女，一老一少。

那個老翁一頭白髮散亂，面龐蒼白如紙，但腰背仍然挺得筆直。

他雙拳緊握，兩眉深鎖，眼睛似開還閉，一面的皺紋，每一條皺紋都刀刻一樣內陷，不時的顫抖幾下，彷彿在忍受着一種强烈的痛苦。

站在他身旁的那個少女最多十八歲，雙手摻扶着老翁右邊身子，面色亦蒼白得很。

她凝目望着門前的溪橋，一雙眼閃着淚光。

淚光。

淚珠可沒有流下。

兩人站在那裏也不知已多久，始終都一言不發，就像是兩個啞巴。

只像是，事實並不是。

那個少女突然脫口一聲：「來了！」

## 殺手縱橫　血腥遍地

目光一亮。

急遽的蹄聲正從溪橋那邊傳來。

蹄聲雖然是那麼微弱，她却已聽到。

老翁應聲嘴角一牽，微喟道：「只不知來的是否是他？」

少女道：「一定是！」

她說得雖然肯定，神態却並不肯定。

老翁淡淡一笑，沒有作聲。

這片刻，蹄聲已近了很多。

少女傾耳細聽了一會，皺起了眉頭，道：「來的只是一騎。」

老人「嗯」的一聲未已，來騎已然從那邊柳蔭轉出，箭一樣衝上橋頭！

馬是駿馬，混身赤紅，一根雜毛也沒有，陽光亦有如火燄。

騎在馬上的却是一個白衣人，年輕而瀟洒，散髮披肩，迎風飛舞！

老翁一見，精神大振，不覺一聲：「是他！」

少女雙眉立時展開。

來騎刹那衝至，後蹄一挫，前蹄一奮一落，停在石階之下。

白衣人連隨翻身下馬。

老翁瞪着他，顫聲道：「來的可是沈勝衣？」

白衣人道：「正是。」

老翁混身一陣顫抖，道：「好！沈大俠來得好！」

沈勝衣道：「老前輩言重了。」

老翁道：「你可知我是那一個？」



沈勝衣說道：「鐵胆仁心，中原李孟嘗。」

老翁道：「就是直呼我李東陽，我也不怪你！」

沈勝衣道：「豈敢。」

李東陽道：「李義他怎樣了？」

沈勝衣道：「雙刀入脅，正在客棧養傷。」

少女驚問道：「是誰下的手？」

沈勝衣道：「他自己。」

少女一怔。

沈勝衣接着又道：「他恐怕我不相信，一心以死來證明，我實在想不到，他有此一着……」

李東陽道：「可是沈大俠總算保住了他的命！」

沈勝衣道：「未知老前輩這樣急找我有何事情？」

少女插口道：「李義沒有說？」

沈勝衣搖頭道：「沒有，他不停叩頭，痛哭失聲，只求我盡快來李家莊！」

少女歎息道：「他口齒本來就不怎樣靈活，就是說，也難以說得清楚。」

沈勝衣道：「不過從他的神情舉動，我已經知道，絕不會是一件普通的事情，所以將他安置好之後，立即動身，盡快趕來。」

少女感激的道：「我看得出。」

沈勝衣的額上正有汗珠滾落。

他目光一轉，轉向那匹馬，道：「這也是一匹好馬。」

李東陽道：「我從一百匹駿馬之中挑牠出來的。」

沈勝衣道：「難怪。」

李東陽道：「沈大俠是一路東行？」

沈勝衣道：「不錯。」

他旋即問道：「老前輩莫非西南北三面都派了人尋我？」

李東陽頷首道：「西面胡培，南面胡烈，北面胡昇！」

沈勝衣道：「鄂北三傑？」

李東陽道：「名符其實，都是英雄豪傑！」

他淒然一笑，道：「論朋友之多，兩河地面相信還沒有人多得過我李東陽，但一旦有事，肯爲我奔走的朋友就只得這三人。」

沈勝衣微笑道：「得一知己，雖死無憾。」

李東陽大笑道：「所以我其實應該很滿足的了。」

大笑未絕，突然一陣咳嗽，口鼻中鮮血飛濺，那一身白衣之上驟添無數血點。

沈勝衣看在眼內，皺眉道：「老前輩受了內傷？」

李東陽道：「無妨。」

沈勝衣霍地走上石階，一手扣住了李東陽的左腕，面色立時就凝重起來。

那個少女忙問道：「沈大俠，依你看怎樣？」

沈勝衣道：「這個……」

李東陽道：「不必這個那個，我自知絕對活不過今天。」

沈勝衣剔眉道：「能够活到現在，已經奇蹟。」

少女神色黯然。

李東陽反而一笑，道：「未見你，我如何放心離開人世？」

沈勝衣道：「我們可是素未謀面。」

李東陽道：「而且非親非故。」

他盯着沈勝衣，又道：「對你我就只是聞名，這一次冒昧請你來，亦只是因爲知道你的確是一個俠客！」

沈勝衣道：「有話請說。」

李東陽偏頭道：「進內再說！」

沈勝衣手一探，扶着李東陽的左邊身子，轉向朱門。

少女跟着伸手將門推開。

一股濃重的血腥味迎面撲來。

× × ×

入門七尺，地上倒着一個青衣僕人，滿面鮮血淋漓，眼珠外突，鼻樑內陷，嘴唇迸裂。

李東陽目光一落，道：「這個人叫做李順，是我家的老僕，當時，大概聽到了拍門聲，上前去將門打開，誰知道門一打開，迎面就挨了一擊，飛摔七尺，倒斃當場！」

沈勝衣道：「殺他的顯然是一個殺人老手！」

李東陽道：「毫無疑問。」

他的目光轉落在左面的一株梅樹下。

另一個青衣僕人，以一種奇怪的姿勢挨着樹幹，站在樹前，右手緊握着一支掃帚。

那支掃帚只得下面兩尺的一截在他手中，上半截標槍一樣，洞穿了他的小腹，再插入樹幹，將他斜釘在樹幹之上。

少女適時道：「倒在那邊梅樹下的叫李康，也是我家的老僕，當時在打掃院子，看見李順被殺，自然就拿着掃帚衝上前去。」

沈勝衣微喟道：「可惜他一動身，對方就已衝到他面前，將那支掃帚一斷爲二，反插入他的胸膛！」

少女道：「除了他們兩人之外，院內當時還有四個丫環，一個老婆子，三個健僕，正開始他們今天的工作，都無一倖免，盡死在來人手下！」

沈勝衣已經看見那八具屍體，沉聲道：「這已經十條人命。」

少女道：「却只是開始。」

沈勝衣心頭一凜。

少女扶着李東陽脚步不停，向大廳那邊走去。

越接近，血腥味就越濃郁。

× × ×

進大廳，出中亭，轉迴廊，過花廳，入內堂。

到處屍體。

沈勝衣不禁有些懷疑是否置身地獄之中。

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這麼多屍體。

× × ×

內堂當門有一面屏風，其上濺滿了鮮血。

三人也就在這面屏風之前停下脚步。

李東陽眼旁肌肉一陣跳動，道：「將屏風拉開！」

少女左手才伸出一半，沈勝衣右手已然一帶將屏風拉過一旁。

屏風之後又五具屍體，其中三具而且還是小孩子，兩男一女，最大的一個只怕也沒有十歲。

一個青年倒在他們旁邊的一張几子之上。

那張几子已碎裂，大半插入了他的腰背。

他右手緊握着一支秋水般晶瑩的長劍，劍尖却刺入了他自己的胸膛。

劍並非軟劍，也沒有拗曲，只是他的右臂已齊肘被折斷。

他死不瞑目，一雙眼睜大，眼瞳中彷彿仍然在燃燒着憤怒的火焰。

循着他的視綫望去，一個少婦倒在那邊地上。

那個少婦雖然面容扭曲，仍然可以看出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她一樣死不瞑目，眼瞳中充滿了悲哀，充滿了憤怒。

兩三件破碎的衣服覆在她的屍體之上，衣服下面的身子顯然是赤裸的。

李東陽瞪着青衣中年的屍體，道：「這個是我的兒子李漁，我就只有這一個兒子。」

目光跟着轉向那個少婦，道：「那個是我的媳婦，三個孩子是我的孫兒，最大的一個今年才只得九歲。」

沈勝衣沉聲道：「又是五條人命！」

「六條！」李東陽老淚並流，道：「我那個媳婦，還懷有五個月的身孕！」

沈勝衣變色道：「一屍兩命！」

李東陽道：「先姦後殺！」

沈勝衣脫口問道：「是誰下的手？」

李東陽沒有回答這個問題，自顧道：「這間莊院之內一共住了一百七十八個人，現在却只剩下我，阿纖與李義！」

沈勝衣目注那個少女。

李東陽道：「她就是阿纖，是我的義女。」

沈勝衣突然問道：「出事的時候，你們在那裏？」

阿纖道：「在隣鎭。」

她補充接道：「那邊昨日一塲大火，燒掉了不少房子，義父知道這個消息，今天早上就與我們前去一看究竟，發覺很多人無家可歸，糧食方面尤其成問題，所以立即趕回來，打算先將莊院的存米送去，誰知道一進家門，就看見……」

她眼淚紛落，話到這裏再也說不了下去。

沈勝衣回顧道：「你們之外，眞的一個活人也沒有了？」

阿纖嗚咽道：「我已經看清楚，數清楚，不多不少，一百七十五具屍體。」

沈勝衣沉默了下去。

李東陽接道：「沈大俠且隨我們再到其他的地方去看看。」

沈勝衣沉聲道：「看到這裏，已經够了。」

李東陽突然問道：「看到這些，沈大俠有何感覺？」

沈勝衣道：「憤怒之極！」

他的目光再落在那五具屍體之上，道：「我現在雖則仍然不知道這究竟是那麼回事，但怎麼樣也好，這實在做得太過份了。」

李東陽一聲長歎，轉問道：「未知道沈大俠曾否聽過『獨臂天魔』官三保這個人。」



沈勝衣道：「這個人據說是殺手之中的殺手。」

李東陽又問道：「沈大俠還知道些什麼？」

沈勝衣道：「這個人的崛起據說是這幾年的事情，手下有一羣武功非常高强的殺手，什麼人也好，只要出得起錢，都可以請他來殺人。」

他沉聲問道：「這件事莫非就是他的所爲？」

李東陽道：「正是。」

沈勝衣皺眉道：「老前輩到底開罪了什麼人，以致招此滅門之禍？」

李東陽道：「就是他官三保！」

沈勝衣一怔。

李東陽接道：「使他變成獨臂天魔的也不是別人，就是我。」

沈勝衣道：「是你弄斷了他的一條手臂？」

李東陽道：「左臂？」

他沉吟接道：「說起來已是十五年前舊事，當時他的武功還沒有現在這樣高，一個人在皖北一帶獨來獨往，所作所爲，盡皆傷天害理……」

沈勝衣截口道：「你斷他一臂又是爲什麼？」

李東陽道：「光天化日之下强姦一個農家少女。」

他一聲歎息道：「當時他的武功雖然不如我，但仍然尋隙抵暇，一心要取我性命，直至我斷他一臂，才落荒逃去，好像一個這樣驃悍的人，我當時已經想到他日後絕對不會罷休的了，只是一念之仁，沒有追前將他擊殺。」

沈勝衣道：「那之後，他有沒有找你報復？」

「沒有，」李東陽道：「那之後，江湖上，便完全沒有了這個人的消息，十多年下來，我差不多已經忘記了這個人，這件事。」

一頓接道：「到他重現江湖，闖出獨臂天魔這個名堂，一個知道他底細的朋友提醒我小心，我才省起來。」

沈勝衣說道：「以我所知，官三保的名傳江湖，乃是在替人殺了好幾個高手之後。」

李東陽道：「所以一省起，我便自開始小心防範，兩年前退隱這裏，可以說亦是因爲這個原因。」

沈勝衣道：「兩年前官三保已經非常活躍，江湖中人聞名色變的了。」

李東陽道：「不錯。」

沈勝衣道：「却是不來找你。」

李東陽道：「儘管如此，我仍然有一種感覺——遲早他必會找到來！」

他歎息一聲接道：「現在他果然找到來了。」

沈勝衣道：「一條左臂，一百七十五條人命，這個賬他怎樣算的。」

李東陽道：「早在十五年前據說他便已決定了殺我滿門，之所以一直不採取行動，只是因爲一直都沒有人出錢買我的命，在開始的時候，他實在不想做這種虧本生意！」

沈勝衣道：「現在，難道有人買你的命？」

「仍沒有，」李東陽道：「不過他已沒有耐性再等下去，虧本生意也做了。」

沈勝衣道：「怎麼會揀你不在家的時候來動手，以他那種人，消息應該非常靈通才是。」

李東陽道：「他就是知道我不在家才動手，隣鎭那塲大火，也就是他放的。」

沈勝衣奇道：「哦？」

李東陽沉痛的道：「既已滅我滿門，留我一條命豈非比殺我更好？」

沈勝衣心頭一冷。

李東陽接道：「我現在是怎樣的一種心情，相信你也明白。」

沈勝衣無言頷首。

李東陽嘶聲道：「痛不欲生，雖生猶死，他殺我，反而是便宜了我！」

沈勝衣沉吟着道：「聽你方才那番說話，似乎你們已經會過面了。」

李東陽道：「而且已經交手。」

沈勝衣道：「你們回來之時，他仍然在這裏？」

李東陽點頭道：「其他人，却都已離開。」

「難道他突然改變初衷，打算在這裏等你回來了斷？」

李東陽道：「他只是殺入內室之際，無意發現了我收藏珠寶的那間密室。」

他緩步移到對門一面屏風之前。

阿纖連隨將那面屏風拉開。

屏風之後是一面照壁，上畫一幅天女散花圖！

天女七人，散花千朶。

阿纖擧手往其中的一朶花一按，「喀蹬」的一聲，照壁上出現了一道暗門。

暗門之內珠光寶氣，輝煌奪目。

一個錦衣獨臂中年人倒在珠寶堆中，四肢扭曲，五官變形，胸膛一排肋骨裂肉破衣突出外面，血肉模糊。

沈勝衣目光一落，道：「他就是獨臂天魔？」

「正是！」李東陽恨聲道：「他一心將這批珠寶據爲己有，是以事了之後，立即將其他人支開，却意料不到我們就在他收拾珠寶之際回來。」

沈勝衣道：「結果他死在你手下。」

李東陽道：「論武功今日的他已經在我之上，可是我仍然能殺死他。」

沈勝衣道：「這大概因爲他不肯跟你拚命？」

李東陽大笑道：「我既不封，也不擋，拚命硬挨他三拳七脚，還給他三脚五拳，貼身再一陣亂揍，終於將他揍倒了。」

他說得雖然輕鬆，但從兩人身上的傷勢來看，誰都不難想像得到兩人那一陣廝殺何等激烈。

笑語聲中，血絲從他的嘴角不停的流下。

沈勝衣道：「很好。」

李東陽道：「可惜殺人的並不是他一個人。」

沈勝衣道：「從那些屍骸上的傷痕可以看得出。」

他跟着問道：「除了獨臂天魔官三保，還有誰？」

李東陽道：「官三保死也不肯說。」

沈勝衣道：「明知必死，說出來你還是要殺，自然就索性不說了。」

李東陽道：「我却在他懷中搜出一份名單。」

沈勝衣道：「什麼名單？」

李東陽探手從衣袖之內取出一張摺疊起來的白紙，順手抖開。

白紙上寫着兩排人名。

上排十個，下排七個。

樂仲　吳姬

白于玉　柳先秋

尹青竹　小紅

司馬正　葉生

司馬直

江萬里　高松骨

徐劍卿　梅化鶴

諸葛智　東方無病

諸葛仁

諸葛勇

沈勝衣將白紙接過，仔細看了一遍，道：「官三保一夥以殺人爲職業，這一份只怕是殺人的名單。」

李東陽道：「我也是這樣想。」

沈勝衣道：「問題在殺人者與被殺者並沒有寫清楚。」

李東陽道：「僱用他們殺人的又是一些什麼人同樣沒有寫在那上面。」

沈勝衣道：「這個秘密恐怕只有官三保才知道。」

李東陽道：「也許。」

沈勝衣道：「目前來說，這個秘密並不重要。」

李東陽道：「不錯，既然有這份名單，那些殺手是必已經開始採取行動，目前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怎樣去阻止他們。」


黃鷹・著

沈勝衣傳奇故事：「鬼血・幽靈」（單行本）

鬼血滿莊，幽靈徘徊，無面法師，碧目魔女，來自幽冥的殺手，自有非凡的本領，沈勝衣夜宿鬼莊，惡戰幽冥殺手，終於揭破了其中秘密，抓住已死去三年，從幽冥同來的幽靈。

經已出版・各處均售


沈勝衣道：「如此就必須弄清楚那兩排人名到底那一排是殺人者，那一排是被殺者。」

李東陽道：「始終會清楚的。」

沈勝衣道：「到清楚之後，被殺者怕已無一倖免。」

「名單上這十七人，沈大俠是否有印象？」

「葉生，高松骨，徐劍卿，樂仲與及尹青竹這五個名字我曾經聽說。」

「這五人多少都有些俠名。」李東陽一頓接道：「除了他們，白于玉東方無病二人也有過一面之緣。」

沈勝衣道：「白于玉是男人？還是女人？」

「女人！」李東陽道：「這個女人出身青樓，不知何處學來一身武功，雖然邪正不分，却不曾聽說她做過什麼壞事。」

沈勝衣道：「東方無病又如何？」

「也是名俠，據說還是出身少林。」

「如此看來，只憑這份名單，是絕對不能够判斷那些人是官三保的人？」

「不過我們認識的七個人，都是住在這周圍八百里之內，找他們並不難，也許只需找到其中的一個人，名單上那排人是殺人者，那排人是被殺者就有個明白！」

「你要我找到那些殺手。」

「我求你找到他們，殺掉他們。」李東陽一正面色道：「但並非只爲私仇。」

他痛恨的接道：「好像他們那些人，嗜殺成狂，全無人性，再讓他們繼續生存下去，也不知還有多少善良的人要死在他們手上。」

沈勝衣道：「不錯。」

「我知道你是一個眞正的俠客。」

「言重。」

「不知道這件事倒罷了，既然已知道，我相信你一定不會袖手旁觀，由得那些人繼續去殺人。」

沈勝衣不覺點頭。

李東陽看見沈勝衣點頭，大喜道：「你是答應我的要求了。」

沈勝衣再次點頭。

李東陽老淚紛落，混身顫抖，激動之極。

阿纖同時跪倒。

沈勝衣慌忙扶起來。

李東陽連隨道：「過這裏西南面十里，有一座聚英樓，是各路英雄豪傑聚會的地方，平日，多的是英雄豪傑在上面高歌痛飲。」

沈勝衣道：「我知道有這個地方。」

李東陽道：「那些英雄豪傑之中，有很多是我的朋友。」

沈勝衣道：「你的意思是必要時我可以找他們帮忙？」

李東陽苦笑道：「相反，我的意思是你不要爲他們再浪費時間。」

沈勝衣道：「你已經找過他們了。」

阿纖應道：「是我與李義去找他們的，他們知道義父有難，全都磨拳擦掌，但一問清楚那是官三保一夥的所爲，眨眼便散去了一半，到後來，甚至只剩下鄂北三傑。」

李東陽歎息道：「他們三人的武功，



又豈是官三保一夥的對手。」

阿纖道：「他們自己也知道，但仍然絲毫不畏縮。」

李東陽再歎息道：「以卵擊石，去亦無用。」

阿纖接道：「也就在那個時候，他們省起沈大俠不久前從那兒走過，建議不若請沈大俠帮忙，我們當然同意。」

沈勝衣道：「於是他們與李義就分從東南西北四面找我？」

阿纖頷首道：「除了沈大俠，我們也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人能對付那些人。」

沈勝衣方待謙虛幾句，李東陽已接上說話，道：「不過沈大俠雖然武功高强，那些人亦非尋常可比，高松骨的杖，尹青竹的笛，徐劍卿的扇，無一不厲害。」

沈勝衣道：「葉生的奪魂劍，樂仲的追魂刀也是。」

李東陽接道：「東方無病拳脚鎭中州，白于玉金劍銀丸雙絕！」

沈勝衣道：「幸好我並非同時應付他們。」

李東陽道：「但他們若是知道你在追獵，說不定就會聯手對付你。」

沈勝衣道：「這亦未嘗不好，最低限度，省得我到處找他們。」

李東陽點頭道：「藝高人胆大，這句話實在有些兒道理。」

沈勝衣淡然一笑道：「有時候，不大也不成。」

「由現在開始，你正如一個獵人！」

李東陽語聲漸弱。「只是你要獵殺的對象並非野獸，是人——比任何野獸都惡毒的一羣人！」

他歎息接道：「這八百里的追獵，殺機四伏，千萬小心！」

沈勝衣道：「一定小心！」

李東陽目光落在那張名單之上，道：「最成問題的就是，在目前來說，你要獵殺的對象，不是七個人，也不是十個人，是十七個人！」

沈勝衣道：「只是目前而已！」

李東陽道：「可恨我這邊能够給你的，目前就只有阿纖一個人！」

「阿纖……」

「她跟我練了十多年功夫，相信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這件事太危險了！」

阿纖插口道：「我不怕危險！」

她的神情語氣都非常堅定。

沈勝衣看在眼內，道：「你義父身邊，也要人照料。」

李東陽大笑，道：「我還用得着人照料？」

笑語聲中，口鼻鮮血狂湧。

他啞聲接道：「你們也不用收拾屍體，這一切有李義打發，就在我屍旁留張字條，好讓鄂北三傑回來之時知道到何處接應。」

沈勝衣點頭。

李東陽吐血接道：「名單上十七人距離這兒最近的就是尹青竹，你們就先去……去找他……」

沈勝衣一聲：「好！」

李東陽語聲更弱，幾不可聞，道：「我死後若……若能够化爲厲鬼，必……必助你……你們！」

混身一震，語聲突斷。

阿纖驚呼：「義父！」

李東陽沒有回答，緩緩的倒下。

沈勝衣面色凝重，輕托着李東陽身子倒地。

阿纖不禁珠淚紛落。

沈勝衣目光一閃，突然道：「現在不是流淚的時候。」

阿纖道：「是！」立即擧袖將眼淚擦去。

沈勝衣霍地拔劍，以劍爲筆，以地作紙，於李東陽屍旁給鄂北三傑留下了一行字。

阿纖一旁靜靜的看着，眼淚儘管在眼眶中打滾，並沒有流下。

一滴也沒有。

× × ×

柳烟重，春霧薄。

烟霧中，一聲長笛，天地問，無限詩意。

笛聲方响，烟霧中就緩步走來了一個少女。

一個仙女也似的少女。

她身上穿着翠綠的衣裳，面色蒼白得却有如白紙一樣，眉黛間籠罩着一股抹不掉的哀愁。

笛吹鷓鴣天，婉轉動聽，吹笛的人無疑是一個好手。

那個少女走了幾步，情不自禁的隨着笛聲輕唱道：「病去那知春事深，流鶯喚起惜春心。桐舒柳葉慳三寸，柳引金絲可一尋。憐繡閣，對雲岑。苦無多力懶登臨。翠羅衫底寒猶在，弱骨離支瘦不禁。」

她的歌喉更加婉轉動聽。

歌聲一落，笛聲亦落。

一個青衣人手執長笛，從一株柳樹下轉了出來。

那個少女初時停下了脚步，目注脚下的如茵綠草，接吟道：「草肥應是綠，儂瘦却消紅。」

青衣人聽在耳裏，神情竟有些痴了。

他活了三十年，活到現在，還是第一次遇上這樣的女孩子。

那個少女却沒有發覺他的存在，吟罷又擧起脚步。

青衣人一見大急，脫口高呼道：「姑娘——」

少女一驚抬頭，瞧了青衣人一眼，詫異的道：「你是誰？」

青衣人說道：「在下尹青竹，不是壞人。」

少女這時才留意到青衣人手中的長笛，道：「方才是你在吹笛？」

尹青竹道：「正是。」

少女眼中露出佩服之色，道：「你吹得太好了。」

尹青竹道：「未及姑娘歌喉美妙。」

少女羞笑道：「我只是信口亂唱。」

她笑得非常迷人，尹青竹心頭一蕩，道：「尚未請教姑娘的姓名。」

少女道：「我姓聶，聶小紅。」

尹青竹道：「原來是聶姑娘。」

聶小紅倏的問道：「你怎麼走來這裏吹笛？」

尹青竹道：「因爲附近一帶以這裏景

色最美麗。」

聶小紅道：「聽你這樣說，你莫非就住在附近？」

尹青竹抬手一指，道：「就住在前面不遠。」

前面不遠隱約有一幢莊院。

聶小紅嬌笑道：「我們可以說是隣居呢。」

尹青竹「哦」的一聲，道：「姑娘又住在什麼地方？」

聶小紅道：「柳林東面盡頭的那幢莊院。」

尹青竹道：「那邊以我所知只有一幢莊院，主人姓倪。」

「單名宇，是我的舅父。」

「姑娘這是探親來的了。」

「是養病，經巳三個月。」

尹青竹思索着道：「我却是從來都沒有見過姑娘。」

聶小紅輕笑道：「人家有病，怎會到處亂跑？」

「不錯不錯。」

「何況，就是偶然出來，你也未必能夠遇上我的。」聶小紅低聲道：「無緣對面不相逢啊。」

尹青竹道：「我們今日却始終相逢，如此看來，還是有緣的。」

聶小紅垂下了頭，無限嬌羞也似，但面色仍然那麼蒼白。

尹青竹也發現了，道：「姑娘的病還未痊癒麼？」

「誰知呢？」小紅歎息道：「不過比以前，已好很多了，否則我也沒有氣力走到來這兒。」

尹青竹道：「多些散步，對健康是很有益的。」

小紅道：「幸好，這附近一向太平，要不遇上了壞人，就非獨無益，反而有害了。」

尹青竹道：「有我在這裏，即使遇上了壞人，姑娘也不用害怕。」

小紅懷疑道：「你能够保護我？」

尹青竹道：「姑娘莫非當我只是一個文弱書生？」

小紅道：「你難道不是？」

尹青竹道：「當然不是。」

小紅上上下下的打量了尹青竹兩遍，道：「那麼壞人來了，你用什麼抵擋？」

尹青竹一翻手中笛，道：「用這支笛子。」

小紅噗哧笑道：「這支笛子只怕一刀就變成兩截了。」

尹青竹笑問道：「姑娘以爲這支笛子是用什麼造的？」

「難道不是竹子？」

尹青竹頷首道：「看來像竹子，其實是用鐵打的。」

他連隨以指一彈，笛子發出叮的一聲脆响。

小紅顯得非常奇怪。

尹青竹接道：「這支笛子之內，而且還藏着一支利刀！」

話口未完，笛子一端「錚」的突然彈出一支足有半尺長的利刀！

小紅驚訝的說道：「你原來是武林中人。」

尹青竹道：「姑娘現在大概可以放心留在這裏的了。」

小紅忽然道：「你教我武功，可以不可以？」

尹青竹一怔道：「什麼？」

小紅道：「人說練武可以强身，我練好武功之後，說不定就不會現在這樣子多病。」

尹青竹立即點頭，道：「練武的人的確是很少病痛。」

小紅道：「你還沒有答覆我。」

尹青竹連忙道：「當然可以。」

小紅道：「那麼以後我每天這個時候，就來這裏等你好不好？」

尹青竹正中下懷，連聲說道：「好！好！」

小紅又問道：「以你看，女孩子應該學些什麼？」

尹青竹道：「還是劍術比較合適。」

小紅道：「你也懂劍術？」

尹青竹傲然道：「十八般武藝我樣樣精通。」

小紅怪羡慕的說道：「原來你這樣本領。」

尹青竹笑不攏咀。

小紅接着又說道：「可是，我那裏找劍？」

尹青竹道：「這個簡單，明天我給你準備一支。」

小紅道：「不過得存放在你那裏。」

尹青竹道：「爲什麼不拿回家去？」

小紅解釋道：「舅父最反對就是女孩子舞刀弄棒，給他瞧見，準得挨罵。」

尹青竹道：「你喜歡怎樣，就怎樣好了。」

小紅道：「尹哥哥，你眞好。」

尹青竹一聽這個稱呼，簡直就像灌了三斤老酒，心神俱醉。

小紅接問道：「是了，今天你教我什麼劍法？」

尹青竹想想道：「青萍劍法如何？」

一面說，一面以笛作劍比劃了幾下。

果然是青萍劍法的招式。

小紅眨着眼睛，道：「這就是青萍劍法？」

尹青竹劍勢不停，一面點頭道：「這套劍法最適合女孩子練。」

小紅道：「太快了，我看不清楚。」

尹青竹一聽收住勢子。

小紅順口問道：「現在這一招，叫做什麼？」

尹青竹道：「仙人指路。」

小紅道：「就先教我這一招好不？」

尹青竹不禁感到啼笑皆非，幸好他眞正的目的並非在收小紅做徒弟，所以連隨道：「你喜歡就先學這一招好了。」

他跟着將這一招「仙人指路」從頭施展一遍。

小紅眼睛直眨，搖搖頭道：「還是太快。」

尹青竹再次施展，說道：「這一次如何？」

這一次他實在施展得非常緩慢，小紅終於點頭道：「是不是這樣？」

說着她伸出小手。

尹青竹下意識將那支笛子遞過去。



小紅接笛在手，輕呼道：「好重。」

尹青竹笑道：「今天我倒不如替你削一支木劍。」

小紅倔强的道：「不用，這支笛我使得動的。」

她緩緩施展開那一招「仙人指路」。

尹青竹實在有些不忍卒看，却始終沒有移開目光。

小紅使完了那一招「仙人指路」就問道：「我使得怎樣？」

尹青竹撫掌道：「很好。」

小紅高興的道：「眞的？」

尹青竹陪笑道：「以初學來說，的確巳經很好的了。」

這倒是眞心話。

小紅道：「那麼，一定有很多不妥之處。」

尹竹青道：「你的左手是抬得比較高了些，右手却太低了。」

小紅道：「我再使一遍。」

笛子一展，又是一招「仙人指路」。

這一次左手微沉，右手亦抬高少許，動作雖然一樣慢，最低限度巳經像一招「仙人指路」。

尹青竹不由暗暗點頭，心忖道：「這個女孩子的天資可不差。」

小紅即時道：「這次又如何？」

尹青竹笑道：「太好了，姿勢尤其是美妙之極。」

小紅道：「沒騙我。」

尹青竹點頭道：「這一招由你使來，才像是『仙人指路』。」

小紅一怔道：「哦？」

尹青竹道：「姑娘天仙化人。」

小紅噗哧失笑道：「你以前見過天仙的了？」

尹青竹道：「沒有。」

小紅道：「那麼你怎知道天仙就是我這個樣子？」

尹青竹道：「我只知道姑娘這種美麗巳不像是人間所有。」

小紅道：「你也就是懂得說話。」

尹青竹道：「也都是老實話。」

小紅嬌笑道：「跟你學武功，倒是挺開心的。」

尹青竹更加開心。

小紅接道：「我練多一遍你看看。」

尹青竹道：「就像前一遍那樣，如果能够，最好快些。」

小紅咬咬嘴唇道：「我盡力試試。」

手中笛「仙人指路」，指向尹青竹。

這一次非獨姿勢美妙之極，而且使得比尹青竹似乎還要地道。

笛一出，迅速如電閃！

尹青竹只覺眼前寒光一閃，就聽到胸膛之上响起「奪」的一聲。

然後他感到了一陣錐心的痛苦。

笛端那支利刄巳刺入他的胸膛要害之內。

× × ×

利刃一刺入尹青竹的胸膛，小紅就鬆手，身形同時暴退，一退竟然遠達三丈！

尹青竹雙眼瞪着小紅，脫口驚呼道：「你……」

一個「你」字方出口，小紅巳蝴蝶一樣，舞上了旁邊的一株柳樹之上。

尹青竹又是一驚，道：「好輕功！」

小紅笑問道：「這次的『仙人指路』够快了吧。」

尹青竹歎了一口氣，道：「够了。」

他的右手巳握在笛子之上，却沒有將那支利刄拔出來。

因爲他知道，一拔出，不難就立即死亡。

現在他實在死難瞑目。

他歎息着接道：「非獨够快，而且……快得要命。」

小紅笑道：「你心裏，現在一定很奇怪。」

「奇怪之極！」尹青竹追問道：「你到底是……是誰？」

「小紅。」

「眞的姓聶？」

「眞的。」

「倪宇也眞的是你的舅父？」

「這却是假的了。」

「我與你有何仇怨？」

「毫無仇怨。」

「那麼你……你殺我……」

「只因爲我是一個職業殺手，有人出錢要買你的命。」

「是誰？」

「不知道。」小紅似乎有些抱歉的，道：「我只是負責殺人。」

「接頭的另有其人？」

「正是。」

尹青竹一再歎息道：「我活得不算胡塗，死怎麼死得這樣胡塗？」

小紅嬌笑道：「一個人，豈非難得胡塗？」

尹青竹道：「你武功雖然也不錯，但不是這樣，要殺我只怕沒有這麼容易。」

「我知道。」

「你怎會想出這個辦法？」

「有人告訴我你的弱點。」

「我的弱點。」

「就是好色。」小紅抬手輕理雲鬢道：「尤其特別喜歡那種，蠻有詩意的女孩子。」

尹青竹苦笑道：「那個人一定是我的好朋友。」

小紅道：「聽說，你平日表現得很君子。」

「所以只有好朋友，才知我這個弱點。」尹青竹忍不住問道：「到底是誰告訴你。」

小紅道：「高松骨。」

尹青竹一怔道：「原來是他。」

「他是不是你的好朋友？」

「他是的。」尹青竹頷首道：「我還記得他曾經說過……」

語聲忽斷，他痛苦的抬起左手，捂住胸膛。

小紅好奇的道：「說過什麼？」

尹青竹吁了一口氣，道：「我遲早死在女人的……的手上。」

「他是必還記得曾經對你說過這句話，所以讓我來殺你。」

「他……」

「他其實也是一個職業殺手。」

「難怪他近年來忽然變得那麼闊綽……」尹青竹忽然笑了起來。「無論如何對

我總算……總算够朋友。」

小紅一笑。

尹青竹道：「他若是親自來殺我，就不够朋友了。」

這時候鮮血染紅了他的胸膛，可是他仍然談笑自若。

小紅實在有些佩服了。

尹青竹大笑道：「能够死在一個你這樣漂亮的女孩子的手上，雖死亦無憾。」

他突然反手拔出那支笛子！

血同時標出，身形兩幌，終於倒下。

小紅看着尹青竹倒下，幽然道：「你眞的無憾？」

說着手一抹，抹下那張全無血色的臉龐。

這原來只是一張精巧的人皮面具。

面具之後的那張臉龐並不漂亮，而且佈滿了傷痕，每一分每一寸的肌肉，都透着一種說不出的殘忍。

尹青竹並沒有看見這張臉龐。

小紅那張漂亮的人皮面具剝下之際，他已經死亡。

也所以，在他的臉上仍留着那種滿足的笑容。

×　×　×

風吹柳舞。

小紅亦蝴蝶般迎風飄下了那株柳樹，飄入了柳烟春霧之中。

她甚至沒有過去看一看尹青竹是否眞的已死亡。

一個職業殺手對自己的出手如果也沒有信心，根本就不是個優秀的職業殺手。

官三保僱用的都是優秀的職業殺手。

## 狡施暗算　玉殞香消

楊柳風輕。

雖然輕，終於還是吹乾了尹青竹胸膛的鮮血，却吹不掉尹青竹的笑容。

屍體的旁邊這時候多了兩個人。

沈勝衣與阿纖。

看見尹青竹的屍體，他們知道是來遲了，看見尹青竹那種滿足的笑容，他們却奇怪之極。

沈勝衣俯身檢查了尹青竹的屍體一會，不覺道：「奇怪？」

阿纖忍不住問道：「什麼事？」

沈勝衣道：「他胸膛上那個傷口顯然是他自己手中那支笛子刺出來的。」

阿纖道：「自殺？」

沈勝衣道：「如果不是，就是他甘心情願將笛子交給對方，讓對方刺入胸膛，再自己伸手拔出來，這與自殺其實也沒有分別。」

阿纖道：「會不會是對方奪去他那支笛子？」

沈勝衣道：「這附近並沒有打鬥過的痕跡。」

阿纖點頭道：「嗯。」

沈勝衣接道：「看他的樣子，也不像曾經與人交手，而且他還有一臉笑容。」

阿纖道：「因此，我才不以爲他是自殺。」

沈勝衣道：「自殺的確並不是一件值得他高興的事情。」

阿纖道：「他若是被殺，從那份名單上面的名字排列來看，殺他的只怕就是那個小紅。」

沈勝衣點頭道：「只怕就是。」

阿纖道：「那個小紅一定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女人。」

「何以見得？」

「小紅應該就是一個女人的名字，美麗的女人不是往往能够令到一些男人神魂顚倒？」

沈勝衣淡然一笑。

阿纖道：「殺人的如果眞是小紅，她與及名單上下排其餘六人，就是殺人者的了。」

「我們暫時仍然不能够肯定。」

「沈大哥是說，殺人者可能是尹青竹，暗算失手，反招殺身之禍？」

沈勝衣道：「並不是每一個殺人者都能够成功的。」

「這也是。」

「怎樣也好，我們是來遲了。」

「那麼現在？」

「立即趕去樂仲那裏。」

阿纖領首道：「只希望這一次我們趕得及。」

沈勝衣長身道：「走！」刷的縱身掠上坐騎。

阿纖不敢怠慢。

叱喝聲中，馬蹄翻飛，衝烟破霧。

×　×　×

一樣是柳林，這座柳林却一片熱鬧。

是樂仲帶來這片熱鬧。

樂仲今年不過二十六，二十六歲已經成名，追魂刀據說未遇敵手。

他是一個很喜歡交朋友的人，加上他性格豪爽，仗義疏財，兩河少年都喜歡與他結交。

所以無論他走到那裏，左右總有一大羣朋友。何況他今天離開金陵。

幾乎所有的朋友都來給他送行，大半送出城外，還有小半一路送至五里外的這座柳林。

柳林中有一間小小的酒家，他們十四個人將這間酒家坐滿了。

十四個都是年輕人，自然毫無拘束，不熱鬧才奇怪。

這間小小的酒家本來是何老頭夫婦所有，他們也不是第一次光顧的了，現在他們却不見何老頭夫婦，只見一個年已花信的女人。

那個女人雖無十分姿色，但仍有動人之處，一條柳腰簡直比柳條還要柔軟，三步一扭，風情萬種。

可是她做起事來倒也不慢，招呼了樂仲他們坐下，很快就給他們送來了酒，還有下酒的東西。

他們的話題不覺轉落這個女人身上。

一人笑道：「何老頭就是有辦法，找來這樣的一個好帮手。」

另一人道：「這個女人的確帮得一下手。」

「他們夫婦以我所知很少會外出，怎麼今天不在？」

「誰知道。」

「莫不是將這間店子讓給了這位大姐，回鄉去了。」

「不會吧，兩天前我在這裏喝酒，他



們夫婦也沒有提及。」

「我倒希望是這樣，那麼我以後就多了一個好去處。」

「這兒？」

「正是！」

「原來你已經瞧上了這位大姐。」

「她總比何老頭夫婦好看得多。」

「這個當然。」

「說句正經的，他們夫婦到底那裏去了？」

樂仲已經很久沒有開口，這時候突然插口道：「你們要知道，何不一問那位大姐？」

那個女人一直站在旁邊聆聽他們說話，聽到樂仲這樣說，立時嫣然一笑，應道：「他們都去了隣鄉喝喜酒。」

樂仲道：「哦？」

那個女人補充道：「他們在那兒的一個親戚今天娶媳婦。」

「如此非去不可了。」樂仲轉問道：「你又是他們……」

那個女人道：「我只是他們的一個隣居。」

旁邊一人笑問道：「好像你這樣美的一個女孩子，獨個兒留在這裏，難道不害怕？」

那個女人道：「我若是年輕一二十年，一定害怕，可惜我實在太老了。」

「不老不老。」

「而且我兒女都已有了七個。」

「多少個？」

「七個。」

「一些不像。」

「等會兒就像了。」

「哦？」

「我那個老公，等會兒就會與他們到來。」

「哦？」那個人大大的歎了一口氣，對於眼前這位大姐，他已經一些興趣也沒有了。

樂仲看着那個女人，倏的又插口道：「你好像並不是這兒人氏。」

那個女人詫聲道：「客官怎知道？」

樂仲道：「聽聲音。」

那個女人恍然一笑，說道：「我是吳人。」

樂仲道：「你說的却是京語。」

「說得好不好？」

「字音雖然不大正，但悅耳之極。」

樂仲笑道：「怪不得有說——吳人京語美如鶯。」

那個女人笑笑。

她的笑容美麗如春花，溫柔如春風。

×　×　×

春風吹拂，從店外吹入了柳花芬芳。

樂仲忽然大笑道：「撲鼻的是柳花的芬芳，壓酒的是吳姬——」

那個女人面色一寒。

樂仲沒有在意，環顧衆人，笑接道：「送行的是金陵子弟，我幾乎以爲自己就是李白了。」

那個女人聽到這裏，面容又如春風解凍。

衆人也都會意，齊皆大笑，拍手歌道：「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喚客嘗，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

這正是李白當年離開金陵之時，留別故舊的詩。

詩中別情既濃，勸酒之意更切。

樂仲聽罷擧杯，振吭道：「來，我們痛盡三杯！」

衆人轟然一聲「好」，齊聲道：「別易會難，各盡杯觴！」

於是一杯，兩杯，三杯！

那個女人目注他們將酒喝下，又露出了笑容。

這一次她的笑容之中，彷彿隱藏着一種冰雪般森寒的冷酷。

冷酷而惡毒！

×　×　×

樂仲第二杯下肚，第三杯才喝到一半，一張臉就變了，突然怪叫一聲：「酒中有毒！」

衆人一驚，「叮噹」的一聲，一人酒杯脫手墮地。

他們之中，喝得最後的一個人，這時候也都已喝下了第二杯。

一人一怔，立即大笑，道：「樂大哥怎麼開這種玩笑？」

樂仲一字字的道：「不是開玩笑！」

那個人看見樂仲這樣說話，面色不由就大變。

樂仲霍地回頭，盯着那個女人，道：「你到底是誰？」

那個女人道：「很巧，我就是姓吳，單名姬！」

樂仲厲聲道：「爲什麼你要在酒中下毒！」

吳姬道：「當然就是爲了要殺你！」那種冷酷與惡毒刹那畢露無遺。

樂仲道：「只是殺我？」

吳姬道：「只是殺你！」

樂仲道：「他們呢？」

吳姬道：「他們若是不送你，全都能够活到一百歲亦未可知。」

樂仲斷喝道：「給解藥他們！」

吳姬道：「你不要？」

「我不要！」樂仲沉聲道：「只要你放過他們，樂某人這條命交給你，由得你處置！」

吳姬不禁點頭道：「果然是一個爲朋友不惜兩脅插刀的好漢！」

衆人一旁都聽得清楚，全都一面激動之色，一人高呼道：「樂大哥不要理會我們！」

其他人轟然齊應，他們都是年青人，一腔熱血，滿懷熱情。

一人連隨大叫道：「死就死，算得了什麼！」

話口未完，他突然一聲慘叫，掩腹衝前兩步，仆倒地上。

衆人應聲望去，只見他一張臉已發紫，七竅黑血狂湧，不由齊都變了面色。

樂仲失聲道：「好厲害的毒藥。」

吳姬嬌聲笑道：「三步絕命，當然厲害。」

樂仲大驚道：「唐門三步絕命散？」

吳姬道：「如假包換。」

樂仲嘶聲道：「給他們解藥！」

吳姬歎了一口氣，道：「你什麼時候聽說過唐門三步絕命散有藥可解。」

樂仲面色慘白道：「好毒的女人！」

吳姬笑道：「有人叫我毒仙！」

樂仲恐聲道：「毒仙就是你……」

吳姬這個名字他雖然全無印象，毒仙他却是如雷貫耳。

死在毒仙毒手的江湖人到現在沒有一千，只怕也有八百的了。

旁邊十一個少年聽到這裏，亦盡皆面色慘變。

吳姬笑望他們一眼，道：「大家對於我『毒仙』這個綽號似乎都並不陌生。」

樂仲截口道：「聽說你是官三保手下一個職業殺手。」

吳姬道：「事實是。」

樂仲道：「是誰要殺我？」

吳姬道：「這個問題相信只有官三保才能够回答。」

樂仲斷喝道：「說！」

吳姬笑道：「這個時候，我還有騙你的必要？」

樂仲悶哼，額上汗珠紛落。

吳姬笑顧那十一個少年，道：「我雖然不能够救你們，其他人說不定能够的，你們還呆在這裏幹什麼，等死？」

兩個少年立時轉身奔了出去，才奔出幾步，便先後慘呼倒地。

這種毒藥實在太驚人。

千古艱難唯一死，他們雖然都一腔熱血，但面臨毒發身亡，亦不免大感驚慌。

樂仲望着倒下的兩人，沉痛的道：「大家不要妄動。」

吳姬笑截道：「不動也是要死的。」

話口未完，又一個少年慘叫着捧腹倒地。

他們其實早已在運功抗毒的了，可是那種毒藥實在太厲害。

那個少年的內功也實在太不濟。

樂仲是衆人之中功力最深厚的一個，他當然明白那種毒藥的威力，眼看着給他送行的朋友一個又一個倒下，內心實在痛苦之極。

他的手終於握在刀柄之上。

「嗆」的刀終於出鞘！

× × ×

刀長三尺，閃亮！鋒利！

吳姬目注這把刀，笑問道：「你還想殺我？」

樂仲厲聲道：「不想還是人？」

吳姬笑道：「只怕你已經沒有殺我之力！」

樂仲道：「有沒有也要一搏！」

他悽然一笑，回頭道：「三步絕命無藥可解，你們打算如何？」

一個少年道：「拚！」

拚字出口，他的人已經飛出，手中一支利劍急刺吳姬胸膛！

劍未到，吳姬已飄飛！

少年身形一落欲起，突然一聲慘叫，連人帶劍，倒仆地上！

樂仲眼都紅了。

他左手倏的一抬，亦落在刀柄之上，雙手捧刀，平胸指向吳姬。

閃亮的刀鋒猛然嗡嗡的抖起來！

吳姬看在眼中，聽在耳裏，露出了驚訝的神色。

樂仲功力的高強實在是大出她意料之外。

刹那刀光大盛，樂仲人刀暴射！

嗤一聲，刀鋒斬裂了空氣，斬向吳姬的咽喉！

吳姬飛退！

樂仲人刀緊迫！

吳姬一退半丈，再一閃，閃入一張桌子之後！

「唰」一聲，桌子刹那刀光中一分為二，左右飛開，樂仲人刀當中穿過，追刺吳姬！

吳姬大驚再退，退到牆前，後背撞在一個大酒缸之上！

刀迅速斬至！

吳姬窈窕的身子間不容髮拔高！

兩塊鞋底凌空落下！

削下了吳姬兩腳的鞋底，削在大酒缸之上！

喀吱的酒缸上截迎刀飛開，缸中酒如箭飛射！

兩顆人頭酒箭中飛了起來。

一男一女，正是何老頭夫婦的人頭！

他們兩人早已被吳姬活活浸死在酒缸之內。

樂仲一刀斬開酒缸連何老頭夫婦的人頭，也被他這迅速已極的一刀斬飛。

激烈的刀風激起了缸中美酒，兩具無頭屍體亦被刀風激起來。

一室酒香。

吳姬人在半空，脫口道：「追魂刀果然名不虛傳！」

一句話尚未說完，樂仲人刀已凌空追斬！

吳姬凌空一連兩個翻滾，閃開兩刀追斬，環身倏的閃起了一蓬慘綠的光芒！

是暗器！

九種八十一支慘綠色的暗器以飛蝗般射向樂仲！

樂仲視如不見，凌空追斬！

八十一支暗器刹那將他打成刺蝟一樣，他的刀亦同時斬到吳姬的頭上！

吳姬暗器出手，身形難免一慢，她實在想不到樂仲完全不閃避她的暗器。

她根本忘記了她說過，樂仲也明白，唐門的三步絕命散是無藥可解。

既然這一刀可能殺她，樂仲又豈會在乎被暗器打成刺蝟？

她總算身手敏捷，倉猝間半空一折，讓開了頭顱。一條左臂却讓不開了。

刀落臂飛。

臂飛開，血才射出來。

× × ×

臂落刀落，樂仲連人帶刀斜落在地上，刀唰的直沒入柄！

他握刀雙手立時被震脫，整個人亦飛摔一旁。

摔地不起，混身濺血。

血紫黑，他的肌膚亦紫黑。

打在他身上的八十一支暗器無一不是毒藥暗器！

× × ×

刀快如閃電，那刹那吳姬完全感覺不到斷臂的痛苦。到她感覺痛苦的時候，她那隻左臂已經落地。

她人亦落地，反而吁了一口氣。

雖然斷了一條左臂，這條命總算保住



了。

對於用藥的份量，對手的功力，她很少估計錯誤，這一次錯得這麼厲害，能够不死已經就值得慶幸的了。

她那口氣還未呼盡，眼旁就瞥見了劍光！

閃亮的劍光，亂箭般飛來！

不是一支劍，是八支！

那八個少年一直在旁邊等機會出手，現在終於出手了。

八個人，八支劍，全力出擊！

這八個少年竟然能够支持到現在，又是吳姬意料之外。

這一驚非同小可，她右手連揚，十二支喪門釘分別打入了三個少年的胸膛，雙腳鴛鴦飛踢，亦將兩個少年踢飛！

還有三個少年，三支利劍！

噗，噗！噗！三支利劍分別穿透了吳姬的咽喉，胸膛，小腹！

吳姬慘呼倒地。

三個少年亦倒下，大笑倒下！

笑聲既蒼涼，又短促。

× × ×

沈勝衣阿纖聽到了那三下既蒼涼，又短促的笑聲。

他們在馬上。

馬已經奔到了店前。

沈勝衣身形驟起，箭一樣離鞍射出，嘩啦一聲，撞碎一扇窗戶穿窗飛入店內！

店中人應該已聽到馬蹄聲，他若是衝門而入，說不定就會遭遇暗算。

這樣破窗飛入，出其不意，對方相反就會措手不及。

他當然不知道無論他怎樣進去，現在都已是一樣。

店中現在已一個活人也沒有。

最後的一個少年亦已在他進入之前毒發身亡。

任何方式的迎接也沒有，沈勝衣就正如闖入了一間沒有人的店子。

他實在意外。

身形一落下他便已看出發生了什麼事，不禁歎了一口氣。

他仍然抱着一絲希望，迅速的轉了一圈。

到他停下來的時候，阿纖已仗劍衝進來。

一見遍地屍體，阿纖嚇了一跳，脫口道：「這一次我們又來遲了。」

沈勝衣點頭，他正是停在樂仲屍旁。

樂仲的面龐已開始變形，但現在還不至分辨不出他是那一個。

阿纖的目光自然亦落在樂仲的面上，鼻子不由得一酸，說道：「這個人死得好慘。」

沈勝衣說道：「他就是我們要找的樂仲。」

阿纖道：「吳姬呢？」

沈勝衣手指那邊道：「相信就是那個女人了。」

阿纖目光一轉，道：「她竟然能够一個人殺死那麼多人。」

沈勝衣說道：「因為她將毒藥下在酒中。」

阿纖這時候已發現缸中浸着的那兩具無頭屍體，她也是一個聰明的女孩子，立時亦猜到吳姬用的是什麼詭計。

沈勝衣接道：「以樂仲江湖經驗的豐富，如果已知道有人要殺他，未必會上這個當。」

阿纖道：「可惜他不知。」

沈勝衣道：「而且他今天也實在太高興了。」

阿纖道：「這麼多朋友給他送行，他是應該高興的。」

沈勝衣嘆息道：「一個人太高興，難免就會有些疏忽，何況，他怎會想得到一個女人竟然有胆量對他們十三個人同時下手。」

阿纖道：「我也想不到。」

「吳姬這個女人也實在太狠毒了。」

阿纖不由打了兩個寒噤。

沈勝衣苦笑一下，道：「我們這一次雖然又趕不及救人，總算已可以肯定一件事。」

阿纖道：「那份名單上排的十個人是被殺者，下排的七個人是殺人者。」

沈勝衣道：「不錯。」

阿纖道：「所以我們要應付的其實不是十七個殺手，是七個。」

沈勝衣糾正道：「六個。」

阿纖目光再一次落在吳姬的面上，道：「不錯，六個！」

沈勝衣忽然一聲歎息，道：「葉生高松骨原是俠義中人，東方無病出身少林，也是名門弟子。」

阿纖道：「這三人現在却是一手血腥，殺人如麻的職業殺手。」

沈勝衣歎息道：「人總是會變的。」

歎息聲中，春風又從店外吹進來柳花的芬芳。

沈勝衣嗅着這柳花的芬芳，又一聲歎息，道：「柳花的芬芳賣酒的吳姬，送行的金陵子弟……」

「沈大哥。」阿纖截口道：「你是否想起了李白那首金陵酒肆留別的詩。」

沈勝衣點點頭，漫吟道：「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勸客嘗，金陵子弟來相送……」

語聲却是充滿了殺伐之意。

同樣一首詩，出自沈勝衣口中之時，滿店除了柳花的芬芳，還有血腥的氣味。

吳姬與金陵子弟俱已變成死人。

詩吟罷，店外又來了三騎。

這三騎來得也是飛快，鞍上的三個騎士都是勁裝疾服的中年大漢。

看到了拴在店外柳林的十幾匹健馬，當先一人立即道：「不用追下去了，樂仲他們必然是進入了這間店子。」

後面一人道：「這麼多朋友遠送到這裏，這個人我相信眞的是一條好漢。」

「毫無疑問。」

「既然如此，我們兄弟非交這個朋友不可。」

說話間，馬騎已來到店前，當先那人勒住韁繩，突然道：「小心！」

「什麼不妥？」

「這麼多人，何以店內如此靜寂？」

當先那人伸手握住了刀柄。

其他兩人的右手不覺亦向刀柄抓去。

刀尚未出鞘，沈勝衣阿纖已經現身。

三人一見脫口道：「纖姑娘！」

阿纖還未回答，沈勝衣已問道：「來的可是鄂北三傑？」

「正是我們！」當先那人打量了沈勝衣一眼，道：「閣下相信就是沈大俠。」

阿纖道：「你們怎麼原來並不認識沈大哥？」

「聞名雖久，却是始終緣慳一面。」當先那人翻身下馬，抱拳一禮，道：「兄弟胡培。」

「我叫胡烈，排行第二。」後面一人相繼下馬。

最後一人亦自下馬，道：「最小是我，叫胡昇。」

胡培接道：「我們分三面追出了五十里，沿途打聽，都說不見沈大俠經過，便自趕返李家莊，看見地上的留字，立即又動身趕去找尹青竹。」

胡烈道：「可是我們趕到去之際，尹青竹已經死亡。」

沈勝衣道：「阿纖與我，亦是遲了一步。」

胡培道：「於是我們轉去找樂仲，知道他離城南下，忙放馬追來。」

胡昇道：「想不到就在這裏遇上。」

沈勝衣道：「我們不過早到片刻。」

胡培道：「樂仲是否在店內？」

沈勝衣道：「他與送行的十二個金陵少年全都在。」

語聲沉重，面容沉重。

胡培一聽忙問道：「他們怎樣了？」

沈勝衣道：「全都被一個叫做吳姬的女人毒殺，無人倖免！」

鄂北三傑大驚。

胡培失聲叫道：「這個吳姬到底是什麼人？」

沈勝衣道：「我最初也不知，但看到樂仲身上所中的暗器與及衆人毒發的樣子，已可以猜得出……」

「是誰？」

「毒仙！」

鄂北三傑又是一驚。

沈勝衣接道：「我的猜測，相信不會錯。」

胡烈急問道：「現在這個毒仙走去了那裏？」

沈勝衣道：「她已經死在衆人臨死一擊之下。」

胡烈擊掌道：「好！」

胡培轉問道：「殺尹青竹的不知又是何人？」

沈勝衣道：「小紅。」

胡培皺眉道：「這個名字倒陌生。」

沈勝衣點頭道：「現在要找這個人也的確無從着手。」

胡培道：「聽說，他們一共有十七個人。」

沈勝衣道：「只是七個人，毒仙吳姬已死，就只剩下六個了。」

胡培問道：「我們如何才能够找到他們。」

沈勝衣道：「除了小紅，其餘五人我們相信可以在他們要刺殺的對象那裏遇上，問題只是在我們到得是否及時。」

胡昇插口道：「這五個人又是誰？」

沈勝衣道：「高松骨，梅化鶴，柳先秋，棄生，東方無病！」

鄂北三傑聽得怔在那裏。

沈勝衣接道：「這五人之中，有三個人都是俠義中人，棄生，高松骨，東方無病！」

胡培低聲說道：「這其中只怕有些誤會……」

沈勝衣一字字的道：「樂仲與十二個金陵少年剛替我們證實了這件事。」

胡培歎息道：「想不到。」

胡昇連隨問道：「我們現在怎樣，是否趕去秦淮河畔的夫子廟？」

胡烈應道：「當然是了，沈大俠豈非留字叫我們若是尹青竹樂仲兩處都不見，就趕去夫子廟等候，不見不散？」

沈勝衣却搖頭道：「現在不是了。」

鄂北三傑奇怪的望着沈勝衣。

沈勝衣解釋道：「最初我所以這樣留字，只是因爲恐怕你們追不上，夫子廟這個地方比較易找，現在既然已見面，就無須多此一擧。」

胡烈道：「然則，現在應該去什麼地方。」

沈勝衣說道：「去他們要刺殺的人那兒！」

胡烈連連點頭道：「對！」

胡昇追問道：「他們現在是去刺殺什麼人？」

沈勝衣取出那張名單，迎風抖開。

鄂北三傑圍了過來，目光一齊落在名單之上。

沈勝衣接道：「由這份名單與及他們這兩次的行動看來，他們顯然並不是聯手採取行動，要殺的對象也不是住在同一個地方，所以我們不能够同時阻止他們！」

胡烈道：「我們不是有五個人？」

胡培歎息道：「雖然有五個人，可是以我們兄弟的本領，卽使以三對一，只怕也並非他們任何一人的對手。」

胡烈嘿嘿冷笑道：「未必！」

胡培瞪了他一眼，道：「柳先秋，梅化鶴我們不認識，且不說，棄生，高松骨，東方無病武功如何。你難道完全都沒有印象？」

胡烈沉默了下去。

阿纖一旁接口道：「就是我，也同樣沒有把握應付他們之中任何一人，不過如果我們趕得及通知他們要殺的人，與他們要殺的人聯手，却未必應付不來。」

胡培點頭道：「這也是，諸葛兄弟三槍連環自誇無敵手，江萬里峨眉刺水底稱雄，司馬昆仲拳劍亦曾經震動江湖，都不是尋常可比。」

沈勝衣道：「你們認識他們？」

胡培道：「見過幾面。」

沈勝衣問道：「知否他們住在什麼地方？」

胡培點頭。

沈勝衣道：「很好。」

胡培道：「沈大俠要我們怎樣做？」

沈勝衣道：「分頭去通知江萬里，諸葛與司馬他們，我則與阿纖西行趕赴白于玉那裏，然後再繼續西去搶救徐劍卿！」

他一頓接道：「高松景五個人別採取行動，我們目前只有這樣做的了。」

胡培道：「嗯。」

沈勝衣沉聲接道：「我們去到之時，



也許他們已經得手離開，也許湊巧與他們碰上，大家都必須小心。」

胡培道：「我們會小心的了。」

沈勝衣微喟道：「當然最好就是我們搶在他們前頭，這一來，最少也可以有一個準備。」

他接着叮囑：「萬一他們眞的仍然未採取行動，你們必須將整件事詳細告知被殺者，請小心考慮淸楚，如果完全沒有戰勝對方的把握，就暫時躲開爲妙。」

胡培說道：「諸葛、司馬一向自負，只怕他們明知道不是對方的手脚，也絕不肯退縮。」

沈勝衣道：「那麼最底限度也請他們將家小撤到安全的地方。」

他沉聲接道：「他們知道李家莊與及這裏發生的事情，應該明白對方手段如何毒辣了。」

胡培道：「這也是。」

沈勝衣道：「他們所以被人買兇暗殺，好歹必然曾經做過一些對不起別人的事情，死不足惜，亦未可知，但無論如何，罪不及妻兒，他們的家小總是無辜，我們又焉能坐觀。」

胡培道：「這個我們兄弟非常明白，一定會悉力以赴。」

沈勝衣道：「事不宜遲，大家立刻上馬出發。」

胡培倏地轉身，吩咐道：「二弟北上司馬家，三弟東赴諸葛府，我西去尋江萬里。」

胡昇胡烈一聲知道，相繼上馬。

沈勝衣道：「江萬里也是在西面？」

胡培道：「嗯。」

沈勝衣道：「已然同路我們三人就一齊去。」

胡培道：「兩位的坐騎何在？」

阿纖道：「在那邊。」快步奔過去，一左一右，將兩人的坐騎拉了過來。

沈勝衣接過韁繩，道：「有勞。」

阿纖道：「沈大哥就是客氣。」

沈勝衣一笑上馬，轉對胡烈胡昇道：「兩位千萬要小心。」

胡烈胡昇一齊抱拳，說道：「不必牽掛。」

說話間，阿纖胡培亦先後上了坐騎。

沈勝衣立即揮手，道：「走！」

語聲一落，五騎分三個方向疾奔了出去。

急激的蹄聲又再敲破柳林的靜寂。

× × ×

向晚輕寒。

沈勝衣三人馬不停蹄，奔馳在郊外。

道路筆直的向前面伸展，彷彿沒有盡頭，又彷彿就通往那一輪血也似的夕陽之中。

夕陽已開始西沉。

沈勝衣突然回頭，道：「阿纖，以你看，入夜前我們能否趕到白于玉那裏。」

阿纖道：「以我看就不能。」

胡培在旁不覺插口道：「那個白于玉到底住在那裏？」

阿纖道：「虫二閣。」

胡培道：「你說什麼閣。」

「虫二。」

「這個名字眞怪。」

「怪是怪一點，不過也有意思的。」

「什麼意思？」

「就是風月無邊的意思。」

胡培「哦」一聲，又問道：「這個虫二閣，到底是什麼地方？」

「據說本來是……是……」阿纖一連說了兩個「是」，臉龐忽然間一紅。

胡培一見會意道：「莫非本來是一座青樓？」

阿纖道：「據說白于玉本來也就是那裏的一個妓女，一夜突然失蹤，幾天後回來非獨練就了一身武功，而且變得很有錢，竟然將整間虫二閣買下來。」

胡培道：「買下來自己做老闆娘？」

阿纖道：「不是，一買下，她就將原有那些人都趕走。」

胡培道：「不成她拿那間虫二閣做住宅。」

「可不是。」

「一個人？」

阿纖道：「除了她之外，就是一批新僱的婢僕。」

「這個女人的行事作風倒也奇怪，什麼地方不好買，買一間青樓來做住宅。」

「大概是因爲那個地方的景色太迷人，充滿了詩意，此前我與義父在那兒經過，也不由在附近徘徊了相當時候。」

胡培道：「我不知道有這個地方。」

阿纖道：「也大概就因爲那個地方太迷人，不少騷人墨客都喜歡在附近留連，據說只要人長得英俊，都不難有機會被白于玉請進去虫二閣，一親香澤。」

沈勝衣道：「是麼。」

阿纖紅着臉，道：「所以近年到那附近留連的據說已非獨騷人墨客的了。」

沈勝衣信口問道：「那個白于玉，莫非長得很漂亮？」

「應該就是了。」

「何以她單獨垂青騷人墨客？」

「據說她很喜歡詩。」

「詩？」沈勝衣有些意外。

「尤其是唐詩。」

「唐代詩人那麼多，不知她喜歡的又是那一個的詩？」

× × ×

「我喜歡李商隱的詩。」

白于玉這句話並不是回答沈勝衣，是回答柳先秋。

黃昏的時候，她在虫二閣之外，遇上了柳先秋，現在柳先秋已經在她居住的小樓。

柳先秋當然是一個英俊的青年，否則也不會受到她這種招待。

她也的確是一個很漂亮的女人，否則又怎能引起那麼多人的興趣？

其實她的年紀已經不少的了，因爲保養得好，又懂得裝扮，看上去仍然只像二十許人。

她顯然眞的喜歡李商隱，閨房的四壁掛着的詩畫，詩是李商隱的詩，畫也是取意李商隱的詩，這幅畫之上都題有李商隱的名句。

詩畫掛的倒不少，柳先秋一數，竟然有四十八幅之多。

一個居住的地方有些詩畫，無疑是比較清雅，但太多，却又變得很俗氣了。

柳先秋一面數着那些詩畫，一面笑應道：「我看得出來。」

他笑的時候更加英俊，而且露出了兩個淺淺的小酒渦。

白于玉回問道：「你呢？」

柳先秋道：「也是李商隱。」

「眞的？」

「你懷疑什麼？」

「我一直以爲，男人比較少喜歡他的詩。」

「以我所知，很多男人，都喜歡他的詩。」

「是麼？」白于玉連隨問道，「他的詩之中你是喜歡那一首？」

柳先秋道：「春雨。」

他轉望窗外，漫聲輕吟道：「帳望新春白袷衣，白門寥落意多違，紅樓隔雨相望冷，珠箔飄燈獨自歸，遠路應悲春晼晚，殘宵猶得夢依稀，玉璫緘札何由達，萬里雲羅一雁飛。」

窗外夜色已深沉，春雨正飄飛。

× × ×

春雨烟霧一樣淡薄，窗外院子的幾盞長明燈迷離雨中。

白于玉聽罷也往窗外望了一眼，道：「這首詩太凄涼了。」

柳先秋回過頭來，道：「的確凄涼，每吟到萬里雲羅一雁飛，我便覺珠箔飄燈獨自歸如何寂寞。」

白于玉忽然一笑，道：「今夜你是絕不會寂寞的了。」

柳先秋道：「哦？」

白于玉道：「我又怎忍心讓你飄燈獨自歸？」

柳先秋又是「哦」的一聲。

白于玉道：「你眞的不明白？」

柳先秋道：「假的。」

白于玉嫵媚的一笑，道：「既然如此，怎麼你仍然站在那裏發呆？」

這句話已經非常露骨。

柳先秋聽了仍然站在那裏。

白于玉佯嗔道：「還等什麼？」

柳先秋道：「等你……」欲言又止。

白于玉奇怪道：「等我什麼？」

柳先秋道：「聽說你人如其名，肌膚眞的其白如玉。」

白于玉截口問道：「那你是否有些懷疑？」

柳先秋道：「多少有些。」

白于玉笑道：「要證明還不簡單？」雙手一垂，挺起胸脯。

她那件衣衫的領子本來就已經很低，這一挺，雪白的胸脯便大半露了出來。

柳先秋似乎眼都定了。

白于玉看進眼內，道：「你難道連替我脫衣服也不懂？」

柳先秋一笑道：「不是不懂，只是好像一個你這樣美麗的女人脫起衣服來，自然亦是美妙之極，難得有這種眼福，我又不是呆子，豈肯錯過？」

白于玉道：「想不到你人表面上看來老實，骨子裏一些也不老實。」

柳先秋站在那裏一動也不一動，一副色迷迷的樣子，只笑不答。

白于玉接道：「這在我雖然是破題兒第一趟，但，誰叫我什麼人不喜歡，偏偏喜歡上你這個冤家！」

她笑解羅帶，分開衣襟。

白玉一樣的肌膚燈光下耀目而誘人。

她的動作果然美妙，脫來自然，一些兒也不見害羞。

一個女人若是第一次在男人面前脫衣服，又怎會這樣從容？

柳先秋怔怔的盯着白于玉，倒像是眞的變了一個呆子。

白于玉雙手徐徐後曲，衣衫便水洗一樣順臂向下瀉落。

衣衫才開始瀉落，呆站在她面前的柳先秋就動了。

動如脫兔，身形一閃，已落在白于玉身前，雙手駢指如劍，一齊點出！

那刹那之間，白于玉已發覺柳先秋眼瞳中殺機閃動，她到底也是一個高手，立時就知道不妙，想出手阻止，一雙手被半脫的衣衫封死，想退避，後面是床緣，想起脚，柳先秋兩手的手指已點在她的穴道之上。

她武功雖然高强，但出其不意，柳先秋身形出手又是如此迫速，雙手沒有衣服的影响，或者還可以來得及消解，現在就只有挨打的份兒！

柳先秋的武功本來就不在她之下！

他認穴尤其準確，雙手一落，連點白于玉身上十六處要穴，沒有一處偏差。

白于玉整個身子都癱軟了，向後一倒，仰倒在床上。

柳先秋並沒有點她的啞穴，她却也沒有呼叫。

因爲她明白呼叫也沒有用。

虫二閣之中，事實就只有她一個人懂得武功。

她看着柳先秋，竟還笑了起來，道：「今夜我本來就打算給你的了，何必多此一舉？」

柳先秋道：「你以爲我看不出你眞的打算將身子給我？」

白于玉道：「難道你與別人不同，喜歡弄些古怪的玩意，怕我不肯遷就？」

柳先秋眼中殺機更濃，回問道：「你說是不是？」

白于玉道：「似乎不像，那麼……」

柳先秋負手微笑問道：「你眞的不明白？」

白于玉眨着眼睛道：「明白什麼？」

柳先秋道：「我封住你的穴道，主要當然是不想你反抗……」

白于玉截口道：「我怎會反抗？」

她露出了一種嫵媚已極的表情。

柳先秋笑答道：「殺你也不反抗？」

白于玉一怔道：「殺我？」

柳先秋正色道：「這才是我在附近徘徊的眞正目的！」

白于玉仍然懷疑的問道：「眞的要殺我？」

柳先秋道：「很快你就會知道是不是眞的了。」

白于玉道：「以前，我好像沒有見過你。」

柳先秋道：「相信沒有。」

白于玉道：「難道我開罪了你的什麼朋友？」

柳先秋道：「沒有此事。」



「應該沒有。」白于玉沉吟道：「我從來就沒有開罪過任何人。」

柳先秋笑道：「沒有又怎會有人出錢買兇殺你？」

白于玉一驚，道：「你是一個職業殺手？」

柳先秋沒有否認。

白于玉接問道：「是誰出錢，要你殺我？」

柳先秋道：「不知道。」

「怎會不知道？」

「因爲接頭的不是我。」柳先秋一頓接道：「我只是負責殺人！」

白于玉忽然道：「不要開玩笑了。」

柳先秋一怔。

白于玉笑笑，道：「我看來看去，你都不像個職業殺手。」

柳先秋道：「如果像，又怎能够成爲一個出色的職業刺客？」

白于玉沒有作聲。

柳先秋接又問道：「你還有什麼話要說？」

白于玉驚問道：「你現在就動手？」

柳先秋道：「難道等你運功冲開了被封的穴道才動手？」

白于玉這才眞的變了面色。

她事實在暗中運功企圖冲開穴道。

柳先秋笑笑，抽回背負的雙手。

他雙手之中，赫然已多了兩支柳葉飛刀！

閃亮的刀鋒，燈光下閃出了懾人的寒芒。

白于玉忽然又笑了出來，道：「你眞的這樣狠心？」

她的表情更嫵媚。

柳先秋也狂笑，笑中充滿了譏諷。

白于玉並不在乎，櫻唇微張，丁香半吐，咽喉中發出了一種近乎飢渴的聲响。

她不愧天生尤物，四肢雖然不能够移動，單就是這種表情，這種聲音，已令人心猿意馬。

何況她衣衫還半脫？

這種如此强烈的挑逗，誘惑，只怕沒有幾個男人能够抗拒。

柳先秋偏偏無動於中，捏着柳葉飛刀的手指貼着刀身緩緩後縮。

他的飛刀已準備出手。

白于玉看得眞切，那刻表情再也嫵媚不下去，忍不住脫口問道：「難道我一些也引不起你的興趣？」

柳先秋點頭道：「不錯。」語聲非常堅定。

白于玉歎了一口氣，道：「很多人都說我漂亮。」

柳先秋道：「他們沒有騙你。」

白于玉道：「被我請到這裏來的男人，往往只要我對他們笑一笑，他們便已經不能自已。」

柳先秋道：「你的確有這種魔力。」

白于玉道：「我從來都沒有像討好你這樣討好別人，可是你竟然一些反應也沒有。」

柳先秋道：「事實沒有。」

白于玉道：「既然如此，怎麼你還要我脫下衣服？」

柳先秋道：「因爲你雙手在袖中，我突然出手，你一定不能抵擋。」

白于玉苦笑道：「只是這個原因？」

柳先秋道：「到這個時候沒有理由我還要說謊。」

白于玉道：「好像你這種男人我還是第一次遇上。」

柳先秋笑笑，忽然說道：「老實說，我若是男人，只怕也未必能够抵抗你的誘惑。」

白于玉一愕，問道：「你難道不是男人？」

柳先秋道：「的確不是！」反手摘下頭巾，一頭烏黑的秀髮瀑布般瀉下。

這一變，他看來便已有五分像女子。

他連隨踢掉靴襪，露出一雙小小的弓鞋，雙手從容的脫下衣衫。

白于玉櫻唇即時一閤一開一吐，兩點銀光嗤嗤的從她口中噴出，射向柳先秋雙目。

那是兩顆豆般大小的銀丸，去勢急勁，若是射中了，非獨會眼睛，性命只怕亦難保。

這也是出其不意，可惜柳先秋並不是她先前那樣子脫衣服。

柳先秋先脫一半，才再脫其餘一半。

她順手一揮，就以手中衣衫將那兩顆銀丸捲去，道：「金劍銀丸不過如是。」

白于玉冷笑道：「你什麼時候見識過我的金劍了。」

柳先秋道：「我本來是準備見識一下的，現在當然沒有這樣必要了。」

白于玉道：「有種你就解開我的穴道，我們公平一較高下。」

柳先秋大笑道：「你就當我沒有種好了。」

白于玉實在沒有辦法。

柳先秋笑着將衣衫拋下。

在這件男人衣衫之內，是一套淡青色的女子衣衫，再加上這套衣衫，他就十足一個女子了。

白于玉盯着她，忽然又嘆了一口氣，道：「今夜便合該我命絕，也該叫一個男人來殺我！」

柳先秋冷笑道：「好像你這種女人倒少有！」突然揮手。

兩支柳葉飛刀閃電般射向白于玉的咽喉！

白于玉不由自主脫口一聲慘叫！

慘叫聲立即被那兩支柳葉飛刀釘斷！

× × ×

輕寒如水，纖雨如塵。

沈勝衣三騎終於來到虫二閣之外，院內有燈光，隱約有笑語聲傳出來。

三人不由都吁了一口氣。

以官三保一衆的行事作風，柳先秋若是已到來，裏頭那裏還有活人。

胡培連隨下馬，上前敲門。

沒有蔵，門就打開，一個丫環掌燈探頭出來，望了他們三人一眼，問道：「你們是……」

胡培道：「來找白姑娘。」

丫環笑道：「這個時候？」

沈勝衣應聲道：「萬不得已。」

「什麼事？」

「這件事關係白姑娘的生命安全。」

丫環一驚。

阿纖問道：「白姑娘到底在不在？」

丫環道：「在。」

阿纖道：「勞煩給我們引見。」

丫環面有難色，道：「現在不成。」

阿纖道：「哦？」

丫環道：「姑娘正在招呼客人，吩咐過我們，不要騷擾她。」

沈勝衣心中一動，插口問道：「她是在招呼什麼客人？」

丫環道：「一位姓柳的公子。」

沈勝衣脫口問道：「柳先秋？」

丫環奇怪道：「你們認識他？」

沈勝衣點頭，沉聲道：「白姑娘住在那裏，快引我們去。」

丫環在猶疑。

沈勝衣急道：「這個柳先秋乃是一個職業殺手，他到來目的其實在取你們姑娘性命！」

丫環有些不信道：「你們在說笑。」

沈勝衣說道：「現在並不是說笑的時候。」

阿纖道：「你看我們趕得這樣急，就應該知道並不是開玩笑的了。」

丫環目光落在三人的身上。

三人都一身水濕，額上更汗珠紛落。

她仍然不放心，囁嚅着問道：「你們說的事實……」

阿纖急道：「你不肯引路，我們自己去找。」奪門而入。

丫環看見這樣，慌忙道：「姑娘是住在那裏。」燈一引，急步向那邊走去。

沈勝衣三人緊跟在後面。

一路上遇上好些丫環婢僕，看見奇怪，都跟了上來。

方踏進內院，他們就聽到了白于玉死前的那一聲慘叫。

沈勝衣面色一變，身形暴起，箭似一樣射向慘叫聲傳來的方向，凌空吩咐：「你們兩左右前去，千萬小心。」

阿纖應聲拔劍，向左方竄出，胡培長刀同時出鞘，往右奔去。

其他人却是亂做一堆，但結果還是湧向那邊小樓。

## 銅牆被破　鐵人飲恨

沈勝衣身形箭射，飛越過一座樓房，一條花徑，三個起落，終於來到那座小樓之前。

他雖然從來都沒有到過這地方，一看那座小樓華麗的外表，已知道白于玉可能就住在其中，身形一落又起，一拔兩丈，翻過欄杆，落在樓上門旁。

樓中燈火淒迷，一片靜寂。

沈勝衣屈指一叩，揚聲叫道：「白姑娘。」

沒有人回答。

沈勝衣沒有再問，一腳將房門踢開。

門內有一道珠簾，隔着珠簾望進去，隱約看見有一個女人倒在床上。

沈勝衣雙眉一剔，大踏步跨入。

沒有暗算，也沒有任何的聲响。

他撥開珠簾就清楚看見釘在白于玉咽喉上的兩支柳葉飛刀。

雖然他並不認識白于玉，但一看這種情形，就知道這個女人一定是白于玉。

白于玉外傳武功高强，怎會這樣被兩支柳葉飛刀釘進咽喉？

沈勝衣實在有些奇怪，三兩步先到床緣，細看了一遍，以他的經驗，當然很快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原來是乘她脫衣之際出其不意先點了她的穴道。

沈勝衣的目光連隨落在那堆男人衣服之上，又皺起了眉頭。

——這又是怎麼一回事？難道柳先秋殺人之後，知道不能夠久留，衣服鞋襪也不穿就光赤身子逃了出去？

——以他殺人的鎮定，似乎沒有理由這樣子。

沈勝衣接着迅速的在樓內轉了一個圈子然後取下懸着的一盞宮燈，縱身越窗躍下了小樓。

燈光與人影迷離在雨空中。

× × ×

阿纖才奔出兩丈，有人就從那邊月洞門轉出來。

是一個女人。

柳先秋！

阿纖並不認識柳先秋，只知道柳先秋是一個男人，所以一些也沒有在意。

若是柳先秋這個時候飛刀出手，阿纖十條命只怕也不够死。

柳先秋沒有出手。

因為從阿纖本來的身形，她已經知道阿纖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女孩子。

她從來都不做沒有把握的事情。

——虫二閣除了白于玉怎麼還有人懂得武功？

——這個女孩子到底是誰？

她奇怪的望着阿纖。

阿纖只道是虫二閣的人，連隨揮手道：「快到那邊去，與大家一起，不要到處跑。」

柳先秋一怔，道：「出了什麼事？」

阿纖道：「方才那一聲慘叫，你難道沒有聽到？」

柳先秋說道：「好像是我們姑娘的聲音。」

阿纖道：「這不是你們管得了的事情，大夥兒一齊也有個照顧。」

說完這句話，她的身形又展開，從柳先秋身旁燕子般掠過。

柳先秋飛刀刹那在手，但仍然沒有出手。

那刹那之間，她突然有一種非常奇怪的恐懼感覺，竟想到逃命。

她知道事情已經起了變化，而且危險向自己迫近。

這完全是一種野獸的本能。

但她想不透。

她想着不覺向那幾個丫環走過去。

那幾個丫環正在望着她。

「那邊的是誰？」

「好像是春香。」

「春香沒有那麼高。」

她們才說得三句話，柳先秋已走近。

掌燈的那個丫環下意識將手中燈籠照過去，一照之下，當場一怔。

旁邊另一個丫環即時道：「她不是這裏的人。」

掌燈那個丫環面色忽然一變，失聲道：「她——」



一個「她」字才出口，一支柳葉飛刀釘入她的咽喉。

其他人的咽喉之上亦幾乎同時多了一支柳葉飛刀，相繼倒下。

柳先秋飛刀出手，身形便一旁飛射，幽靈般投入花樹之中。

× × ×

阿纖繼續向左面奔出，也不知何故，心情越來越緊張。

轉了幾個彎，都沒有遇上其他的人。

再轉一個彎，前面倏然閃出了一盞宮燈。

阿纖一收步，輕叱道：「誰？」

「阿纖麼？」一個人應聲轉出。

「沈大哥！」阿纖不禁吁了一口氣。

沈勝衣道：「沒有事吧。」

「沒有。」

「很好。」沈勝衣口中說話，目光却落在地上。

阿纖急忙問道：「白姑娘怎樣了。」

沈勝衣沉聲道：「已經被殺，兩支柳葉飛刀正中咽喉！」

阿纖心頭一凜，說道：「我們又來遲了。」

沈勝衣一聲輕歎，繼續向前行。

阿纖跟住後面，接問道：「那麼柳先秋？」

沈勝衣道：「已經離開，却留下一身的衣服鞋襪。」

阿纖一怔道：「他難道就光着身子走出來？」

沈勝衣說道：「最初，我也以為是這樣。」

阿纖道：「後來呢？」

沈勝衣道：「原來我細心一想，就發覺沒有這種可能。」

阿纖道：「為什麼沒有。」

沈勝衣道：「第一，他沒有理由知道我們的到來。」

阿纖道：「否則他未必冒險來採取行動。」

沈勝衣道：「第二，即使已經知道，斷然採取行動，一擊得手，便是來不及穿上衣服，最低限度也應該來得及將鞋子穿上，將衣服帶走。」

阿纖道：「沈大哥，你以為他留下衣服鞋襪又是有什麼目的。」

沈勝衣道：「我相信他身上是另外有衣服。」

阿纖道：「那麼鞋襪？」

沈勝衣道：「最奇的，也就是這件事了。」

阿纖苦笑道：「就是去殺人，也沒有理由穿上兩對鞋子。」

沈勝衣道：「如果她是女扮男裝，那麼就大有理由了。」

阿纖一怔。

沈勝衣接道：「我就是這樣想才掌燈下去院子搜查。」

阿纖道：「發現了什麼？」

沈勝衣道：「在窗口對下的地上我發現了一對女人鞋子的鞋印。」

沈勝衣目光微抬，接道：「今夜雨雖然不大，但已將泥土弄得很濕，人在上面走過就會有鞋印留下。」

他一頓又道：「那些鞋印就只得一行，一路向這邊走來。」

阿纖心頭不禁一動，脫口失聲道：「那麼……」

沈勝衣道：「莫非你在這邊遇上了一個女人？」

阿纖道：「是在月洞門那邊，我方入，正好遇着她出來，我還叫她走過去方才跟在我們後面那些丫環身旁。」

她突然打了一個寒噤，道：「現在想起來，那個女人的確是有些可疑。」

沈勝衣道：「她若是這裏的人，聽到白于玉的慘叫聲，應該向小樓那邊走去一看究竟才合理。」

阿纖點頭。

沈勝衣混身突然一震，道：「阿纖，你方從鬼門關之前轉了一圈。」

沈勝衣道：「她若是突然向你出手，你一定避不開。」

阿纖奇怪道：「怎麼他會不向我出手呢？」

沈勝衣道：「大概她一時摸不清你的底細，這種人，沒有把握是絕不會輕舉妄動的。」

阿纖道：「嗯。」

沈勝衣皺眉道：「那些婢僕只怕沒有你這樣幸運了。」

阿纖道：「雖然回復女兒身，那些婢僕既然見過她，多少總會有些兒印象，若見她不是這裏的人，一定會特別留意，那麼一定會看出，一看出不難就會呼叫。」

沈勝衣道：「她絕不會讓他們呼叫出聲的。」語聲未落，身形急起。

只可惜他的身形就算再快，也來不及阻止柳先秋下手的了。

× × ×

昏黃的燈籠，慘白的臉龐，殷紅的鮮血。

六支柳葉飛刀，六條人命！

沈勝衣眼中露出了痛恨之色。

阿纖站在他的身旁，打由心底寒了出來。她的確在鬼門關之前轉了一圈。

胡培因為看見沈勝衣人與燈在空中飛掠，也轉了回來，知道發生了什麼，亦自痛恨道：「她沒有殺她們的必要。」

阿纖道：「都是我害了她們。」

沈勝衣搖頭道：「錯了，她顯然就已是有意在刺殺白于玉之後，殺盡這裏的所有人，否則她在殺人之後，不會走這條路，走得這麼從容。」

阿纖道：「我實在想不到她原來是一個女人。」

沈勝衣道：「她所以女扮男裝不外在針對白于玉的弱點。」

阿纖冷笑道：「白于玉可以說是咎由自取，死有餘辜。」

沈勝衣道：「柳先秋也無疑是一個非常狡猾的殺手。」

胡培握拳道：「我們去找她。」

沈勝衣道：「現在去找她太遲了。」

阿纖道：「黑夜之中要找一個人本來就不容易。」

沈勝衣道：「所以我們不如臨夜趕路，早些到徐劍卿那裏。」

他歎息接道：「我們已經到晚了三次

的了。」

阿纖苦笑道：「只望這一次我們趕到去的時候，那個梅化鶴，尚未對徐劍卿採取行動。」

沈勝衣說道：「希望如此。」轉身趕步。

阿纖追上去，道：「只不知那個梅化鶴又是怎樣子的一個人。」

沈勝衣道：「你意思是……」

阿纖道：「他到底是一個男人抑或是一個女人。」

沈勝衣苦笑道：「在未見面之前，誰敢肯定？」

阿纖道：「連你也不敢肯定的了。」

沈勝衣道：「先是小紅，接來一個吳姬，現在加上一個柳先秋，三個都是女殺手，再來一個女殺手也不爲奇。」

胡培歎息道：「想不到女人的手段也這樣毒辣，怪不得人家說青……」

話說到一半，他突然住口。

阿纖正在盯着他道：「你不說下去，我也知道你要說甚麼。」

胡培笑笑。

阿纖接道：「青竹蛇兒口，黃蜂尾上針，兩般皆不毒，最毒婦人心。」

胡培道：「幸好並不是每一個婦人都如此。」

阿纖道：「你怎麼知道？」

胡培撫着鬍子道：「最低限度我媽媽第一個就不是。」

阿纖沒有作聲。

她自幼父母雙亡，媽媽是好是壞，並沒有任何印象。

沈勝衣似乎知道她在想甚麼，插口轉回方才話題道：「即使梅化鶴亦是一個女人也不要緊，只怕我們又去晚。」

阿纖說道：「我們却是已經盡了力的了。」

沈勝衣微喟道：「大抵生死有命。」

阿纖忽然道：「不過從名字看來，梅化鶴應該是個男人。」

沈勝衣笑道：「男也是一樣，女也是一樣。」

阿纖說道：「都是沒有人性的職業殺手。」

沈勝衣沉聲接道：「即使我們每一次都被他們搶在前面，事後我們仍然可以找之算賬。」

阿纖點頭道：「因爲我們知道他們的名字。」

沈勝衣道：「總之這件事絕不會在他們殺掉了尹青竹樂仲等人後就結束。」

語聲與態度同樣堅定。

× × ×

梅化鶴是一個十足十的男人。

他已入中年，因爲太過瘦，面上的皺紋，手臂的青筋，都非常明顯。

站在斜陽下，他的影子就像是一支竹竿。

他的相貌却並不難看，三綹長鬚再襯上襲道袍，令人看起來甚至有一種超塵脫俗的感覺。

沒有人知道他爲甚麼喜歡作道士打扮，很多人都知道他除了外表像一個道士之外，便沒有甚麼地方像一個道士。

他喜歡喝酒，更喜歡殺人。

甚麼人他都殺，只要有錢。

不過也有例外，就是他突然想到要一顆人心下酒的時候。

那時候，沒有錢他也一樣殺人。

幸好這種例外並不多，據說他一生之中，只吃過三顆人心。

這種人正是天生的職業殺手。

× × ×

雨後却斜陽，杏花零落香。

梅化鶴依然獨立在高牆下一株杏花樹旁，一面的得色，鼻翅不住在嗅動。

在他的脚下，倒着一個老蒼頭。

杏花的芬芳中充滿了血腥的氣味，他嗅的也正是這種氣味不是花香。

他剛殺了三十四個人。

徐劍卿是他殺的第一個，倒在他脚下的那個老蒼頭是第三十四個。

也是這間莊院的最後一個。

他冒雨闖入，挑戰徐劍卿，足足三百五十七招才能夠以手中那對飛鶴爪抓裂徐劍卿的鐵骨摺扇，三百八十二招頭上，方一爪抓裂徐劍卿的胸膛，震碎徐劍卿的心臟。

然後他見人就殺。

殺其他的人，在他簡直就斬瓜切菜一樣。

那個老蒼頭本來打算越牆逃去，可是才爬上梯子，就給他凌空飛爪，一爪抓住頭顱，跌了下來。

這個高度無疑是跌人不死，老蒼頭仍然命喪當場。

在他頭顱上已多了五個血洞。

飛鶴爪鋒利如錐，梅化鶴手力更是驚人。

他似乎意猶未盡，飛爪叮的互擊，歎息道：「這裏的地方雖然不小，可惜就住了三十四個人……」

語聲未落，突然回頭。

在他的身後，不知何時已出現了一個人。

那個人冷然獨立在花徑之上，散髮披肩，白衣如雪。

沈勝衣。

梅化鶴一見大笑，道：「想不到這裏還有第三十五個人。」

這句話才說到一半，阿纖胡培亦已穿過月洞門奔進來。

「三十六，三十七！」梅化鶴數着問道：「沒有了。」

沒有人回答。

阿纖恨恨的盯着梅化鶴，胡培一面殺氣，刀已出鞘。

梅化鶴視如不見，目光停留在沈勝衣的面上。

沈勝衣也正在盯着他。

雙方的目光一接觸，梅化鶴不禁心頭一凜。

他從來都沒有接觸過，這樣凌厲的目光

沈勝衣的目光如利劍，如閃電。

× × ×

杏花無言，夕陽無語。

這剎那之間，連風也靜止。

梅化鶴忽然點頭，道：「好！」

沈勝衣應聲，一字字的問道：「梅化鶴？」



梅化鶴道：「正是。」

沈勝衣道：「聽你說話，已殺了三十四個人。」

「一個不少。」

「徐劍卿呢？」

「第一個我殺的就是他。」

「你要殺的人其實只是他。」

「不錯。」

「殺他一個已可以，你又何必多殺無辜。」

「當然有我的道理。」

「他們與你並沒有任何仇怨。」

「徐劍卿與我也沒有。」

「但殺他你有報酬。」

「殺多幾個也不見得就虧本。」梅化鶴笑笑道：「殺人在我不單止是一件工作，也是一種樂趣。」

沈勝衣怒道：「好一種樂趣。」

梅化鶴接道：「何況他們還看見了我的本來面目。」

沈勝衣冷笑，道：「我們現在也看見了。」

梅化鶴道：「所以，我只好再殺多三人。」

「我們三人。」

「正是。」

「請。」

「何必着急？」

「還待甚麼？」

「你們好像並不是這裏的人。」

「不是。」

「你們却知道我到來這裏殺徐劍卿，而且知道我的名字。」

「還有你是以甚麼爲職業。」

「從何得知？」

「官三保的遺物之中。」

梅化鶴一驚：「官三保死了。」

沈勝衣道：「伏屍李家莊內。」

「是誰有這個本領？」

「李東陽！」

「那麼李東陽相信也是凶多吉少的了。」梅化鶴捋鬚笑道：「官三保出了名就是寧死不吃虧。」

沈勝衣冷笑。

梅化鶴道：「你們是必說官三保的身上搜到了那份名單。」

「可惜你們並不是七個人一起行動，而且一得手，立即就離開。」

「我們殺人一向都速度與功效並重，自己的安全當然也要兼顧。」

沈勝衣冷冷的道：「不用說，我們也知道。」

梅化鶴目光一掃，道：「這之前，我看你們已到過不少地方。」

沈勝衣沒有否認。

梅化鶴又問道：「你們第幾個找到我的？」

「第四個！」

「前三個如何？」

「都遲了一步。」

「這一次也是。」

「幸好還不算太遲。」

「因爲我人仍在這裏沒有走？」

「正是。」

「對你們，這並不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

沈勝衣冷笑。

梅化鶴道：「你們這樣賣命，到底是李東陽的甚麼人？」

沈勝衣目注阿纖，道：「這位是李東陽的義女。」

梅化鶴道：「阿纖？」

沈勝衣道：「在突襲李家莊之前，官三保自然已調查清楚。」

他轉顧胡培，道：「那位是鄂北三傑之首的胡培兄。」

梅化鶴笑笑道：「鄂北三傑？」笑容中充滿了譏誚之意，似乎未將胡培三人放在眼內。

胡培冷笑道：「我們兄弟三人都是李大哥的好朋友！」

梅化鶴沒理會他，轉問沈勝衣，道：「你想必也是李東陽的好朋友了。」

沈勝衣道：「我與他認識前後還不到半個時辰。」

梅化鶴道：「這是說他臨死之前才將你找到來的了？」

沈勝衣沒有否認。

梅化鶴道：「他給你甚麼好處？」

沈勝衣道：「一些好處，他也沒有給我。」

「那麼你爲甚麼替他賣命？」

沈勝衣冷聲道：「只爲了看不慣你們的所爲。」

梅化鶴「哦」的一聲，道：「原來是一個俠客。」

沈勝衣沒有作聲。

梅化鶴接問道：「高姓大名？」

沈勝衣應道：「沈勝衣。」

梅化鶴一怔，道：「原來是你啊，怪不得敢胆到處追獵我們。」

沈勝衣只是冷笑。

梅化鶴忽然說道：「早先我經已勸告官三保乾脆連李東陽也一併殺掉，省得日後麻煩，他就是不聽，否則又何至於賠上一條命。」

沈勝衣說道：「也幸好他不聽你的勸告。」

「在你們是幸，但在我們就是不幸的了。」

「不錯。」

「江湖上傳說說你劍術高强所向無敵，我一直都有些懷疑。」

「現在你是否想證實？」

「不想行不行？」

「不行。」

「這就是了！」梅化鶴冷然一笑，雙脚一分。

沈勝衣同時一步跨前。

阿纖胡培左右齊上。

沈勝衣右手一揮，一股勁風捲出，攔住了二人，又再踏前一步，劍「錚」的突然出鞘。

三尺長劍，閃亮奪目，斜陽一時也爲之失色。

梅化鶴道：「好劍！」

沈勝衣無言。

梅化鶴接道：「不知劍術又如何？」

沈勝衣道：「要知道還不簡單？」長身射出。

梅化鶴同時發動，左右飛鶴爪交擊，錚一聲分開，突然脫手飛襲沈勝衣。

左七右八，一瞬間連環十五爪！

這雙飛鶴爪與一般的鐵爪完全不同，每一支彎爪上都有一支尖刺突出來。

尖刺半尺，彎爪四寸，鐵柄三尺，柄端相連着一條丈多長的鐵鍊，近可守，還可攻。

沈勝衣人在半空，爪已擊至，也就在那刹那間，他手中三尺長劍嗡的震出了連串劍花。

每一朵劍花都正好落在飛鶴爪之上。

十五朵劍花，彈開十五爪飛爪飛襲，梅化鶴雙手交替，竟然快不過沈勝衣的一隻左手。

沈勝衣連接十五爪，身形落下，已迫前半丈。

梅化鶴却亦相應倒退半丈，雙爪連隨又飛擊。

這一次的攻勢更凌厲。

沈勝衣一劍上下翻飛，一面封擋，一面迫前。

梅化鶴快，他更快，梅化鶴雙爪左二十九，右三十二一陣急攻，他亦六十一劍出手！

爪勢一緩，劍勢立即侵入，當中迫進，勢如破竹。

梅化鶴一收鍊子，連退八步，後背已撞上後院圍牆。

沈勝衣劍勢更急。

梅化鶴不覺脫口一聲：「左手快劍果然名不虛傳！」

這句話只得十個字，這說話之間，他左右雙爪已攻出了三十招。

沈勝衣連接三十招，就勢一引，又是當中殺入。

梅化鶴雙爪急剪，「錚」一聲，將沈勝衣的劍交剪在雙爪之中，雙爪柄上的鐵鍊同時蕩起，左右撞向沈勝衣的胸膛。

這兩條鐵鍊雖然並不鋒利，此刻却注滿眞力，若是撞上去，也絕不好受。

沈勝衣劍已被雙爪剪住，縱然再快，亦未及抽出，封擋這一撞的了。

看來他只有棄劍才能夠化解。

梅化鶴已準備一待他棄劍之際，全力迫殺。

這之前已經有三個高手在他這兩條鐵鍊出其不意的襲擊之下重傷！

沈勝衣却是高手之中的高手，臨敵經驗尤其豐富。

鐵鍊一蕩起，他立即覺察，身形立即就倒射，手中劍同時倒抽。

劍鋒與鶴爪相擦，發出極其刺耳的「吱」一聲。

梅化鶴內力分成兩股，一半在雙鍊，只有一半在雙爪，當然無法剪穩沈勝衣那支劍的劍鋒。

就因爲發覺劍鋒沒有被剪死，沈勝衣才沒有棄劍。

他的身形却不免因此一慢，不過已足以讓開那兩條鐵鍊的撞擊。

雙鍊擊空，相撞在一起，「噹」的迸出了一蓬火星。

鐵鍊距離沈勝衣的胸膛，最多不過一寸，帶起的勁風激起了沈勝衣的衣襟。

這一切顯然都已在沈勝衣意料之中，劍抽出連隨又刺回！

梅化鶴雙爪急分，左爪橫截，右爪釘向胸膛！

雙爪二式，每一式之中又暗藏七種變化。

沈勝衣一劍刺出，未到一半，一劍就變成五劍，刺到五劍已化爲十五劍，十四化劍震開雙爪，一劍當中閃電般刺入！

梅化鶴一聲驚呼，瘦長的身子貼着牆壁斜裏閃開。

沈勝衣偏身追擊。

梅化鶴身形三變，雙爪十七擊，仍然不能夠阻止沈勝衣的長劍，人已退至牆角中。

沈勝衣即時一聲長嘯，全力迫刺，一劍十三式。

梅化鶴左五右七連擋十二劍，身形颼地突然拔起。

沈勝衣的第十三劍嘶一聲從梅化鶴脚下刺過。

梅化鶴後面的牆壁之上刹那出現了七個洞。

這一式之中，竟然又包含了七個變化在內。

梅化鶴身形一拔，左手飛鶴爪就射出，叮的鉤在高牆的牆頭之上。

他連隨一聲：「後會有期。」左手猛一沉，借力使力，身形如箭，射上牆頭。

到現在他已經肯定絕對不是沈勝衣的對手。

他視人命如草芥，對於自己的性命却是珍惜得很，打不過就走，立刻走。

沈勝衣縱身追擊，那份迅速不在梅化鶴之下。

梅化鶴耳聽風聲，人在半空，右手飛鶴爪嗖的又飛出，鉤在右邊丈外的高牆上，身形一翻，凌空向那邊翻去，右手一收，連隨將左爪收回。

這雙飛鶴爪原來還有如此妙用，可以帮助他飛簷走壁。

沈勝衣一眼瞥見，知道這樣追下去，未必追得上。

莊院外又是一片柳林，梅化鶴如果一過高牆，那雙飛鶴爪在柳林間更可以充份發揮它那種妙用。

他心念一動，左手劍颼的脫手向梅化鶴飛去，人同時凌空一個觔斗，翻落在阿纖胡培兩人身旁。

阿纖胡培方自奇怪，沈勝衣已雙手齊展，將他們的一刀一劍奪下。

劍刀一在手，立即又脫手，飛擲梅化鶴。

左劍右刀。

刀飛旋，劍箭射。

沈勝衣人亦翻身飛掠前去。

× × ×

梅化鶴借力使力，凌空飛身一掠丈外，右脚一落，已落在那邊高牆之上。

身形未穩，沈勝衣的劍已射至。

劍快如閃電，閃避已經來不及，梅化鶴左手飛鶴爪急擋。

「錚」一聲，那支飛鶴爪五爪盡斷，劍同時震飛！

梅化鶴亦震得右手一陣痠痲，身形亂幌，他驚魂未定，已瞥見一刀飛旋斬至。

他眼快手急，右手飛鶴爪急回！

刀爪「鏗」的相交，刀彈開，爪脫手，梅化鶴身形又一陣亂幌，但仍然沒有跌



下高牆來。

一劍却就在那刹那之間射到，箭一樣射入他的胸膛。

梅化鶴一聲慘叫，終由高牆上翻身墮下。

沈勝衣同時凌空掠至牆邊，左手一抄，就抄住被擋飛的自己那支劍？

那一刀一劍即使亦被梅化鶴擊下，亦應該可以截下梅化鶴掠出的身形，所以他刀劍擲出，立刻又撲回。

現在他却已無須出手。

梅化鶴就倒在他身前。

劍穿心，血奔流，梅化鶴悶哼一聲，身形一挺，連隨又再倒下。

沈勝衣左手劍一挑，將那支劍挑出了梅化鶴的胸膛，接在右手。

阿纖胡培雙雙奔至。

沈勝衣右手將劍還向阿纖，方待過去替胡培將刀拾回，胡培已連聲道：「讓我讓我……」自己走了過去。

阿纖接劍在手，盯着劍尖上的鮮血，心頭激動之極。

雖然並不是她手刄仇人，她的劍終於嚐到了仇人的血。

沈勝衣連隨道：「我們立即上路，趕去江萬里那裏怎樣？」

阿纖點頭道：「好。」轉身第一個奔了出去。

他們雖然三次撲空，這一次總算及時截殺一個殺手。

這在她無疑是一種強烈的刺激，現在她當然想盡快趕去江萬里那裏。

× × ×

也是夕陽西斜時候。

胡烈一騎來到一幢莊院之前。

莊院大門緊閉。

胡烈一抬頭，就看見「司馬無敵」那塊橫匾，他知道已來到了目的地！

三里之內，只有這幢莊院。

「司馬無敵」？

除了司馬正直兄弟，有那一個姓司馬的這麼大口氣。

胡烈冷笑一聲，縱身下馬，一步才踏上石級，莊院大門就在內打開，一個中年人一步跨了出來。

中年人身裁頎長，鼻高唇薄，丹鳳眼，雙眉斜飛入鬢，衣飾高貴而脫俗，一面高不可攀的表情。

一見胡烈，他兩邊鼻翅忽一皺，反手將門掩上。

胡烈幾步走上石級，上上下下的打量了那個中年人幾遍。

中年人無動於中。

胡烈的目光忽然一轉，停留在中年人的左腰上。

那裏掛着一支長劍。

三尺長劍，裝飾得很華麗。

中年人仍然沒有反應。

胡烈目光一抬，道：「司馬兄弟拳劍無敵，不用說你就是司馬直了。」

中年人冷笑。

胡烈道：「我叫做胡烈。」

中年人道：「鄂北三傑之一。」

胡烈道：「是老二。」

「告訴我幹什麼。」

「你對人說話怎麼這樣不客氣。」

中年人冷哼一聲。

胡烈道：「你們兄弟就算眞的是拳劍無敵，未必就是葉生的對手。」

中年人一怔，問道：「你這句話怎樣說？」

胡烈道：「你應該問我來意。」

「正要請問。」

「我這一次到來，馬都跑折了一匹，乃是來救你們兄弟的性命。」

「哦？」

「你不相信？」

「你尙未說出來，焉知我不相信？」

胡烈道：「請我進內喝杯茶，坐下再說也不成。」

「你不是來喝茶。」

胡烈怒道：「不是。」

中年人又道：「這裏不方便說話？」

胡烈大聲應道：「方便得很。」

中年人道：「請說！」

「你們兄弟的架子倒不小。」

「你要說的就是這件事？」

「不是這件事。」

「那是什麼？」

「葉生準備來殺你們。」

「哦？」

「葉生是官三保屬下的殺手！」

「是麼？」

「我們乃是從官三保那張名單之上知道了這個秘密。」

「你們？」

「我們是五個人。」

「那五個？」

「我們三兄弟，李東陽的義女阿纖，還有沈勝衣沈大俠。」

「沈勝衣？」

「連他你們兄弟也不放在眼內？」

「焉敢。」

「官三保與他的七個殺手，殺了東陽兄一家，他本人却遇上了東陽兄，被東陽兄拚命擊斃，在他的身上找到了一份名單，知道他那七個殺手正在去刺殺十個人，其中兩人就是你們兄弟，負責刺殺你們兄弟的也就是所謂名劍客葉生！」

「眞的？」

「沈勝衣已證實。」

「李東陽與他有何關係？」

「並沒有什麼關係，只是東陽兄臨死之前，請得他到來主持公道。」

「如何主持公道？」

「追獵官三保那七個殺手！」

「這個人我知道一向都好管閒事。」

「因爲他是一個眞正的俠客。」胡烈冷笑道：「他這次若是不管，我根本就不會趕來通知你們兄弟去防範葉生！」

「那麼你們三兄弟，又是李東陽的什麼人？」

「好朋友，所以，也得替他討一個公道！」

「憑你們那幾下子如何討得了？」

胡烈悶哼。

中年人轉問道：「沈勝衣他現在在那兒？」

「去截擊其他的殺手，搶救他們要殺害的對象！」

「有沒有成功？」

「他趕到尹青竹那裏的時候，尹青竹

已死亡，殺尹青竹的小紅已不知所踪，趕到樂仲那裏，樂仲則亦已經與毒仙吳姬同歸於盡，所以他才叫我們分頭去通知其他人。」

「如果都來不及又如何？」

「天意果眞如此，無話可說，但即使完全失敗也不要緊，我們遲早都會找到生存的那六個殺手。」

「憑什麼？」

「我們知道他們的名字，知道他們的底細，正如要殺你們的葉生就是，除非他改頭換面，用過第二個姓名，以後又絕足江湖，否則莫說他現在尚未採取行動，就算已採取，又成功離開，我們要找他也是容易。」

中年人連連頷首道：「不錯不錯。」

他旋即回身，道：「請進內說話。」

胡烈道：「現在請我進去了。」

中年人一笑，偏身道：「請！」一手將左面大門推開。

胡烈道：「恭敬不如從命。」大步跨進去。

中年人緊跟在他後面。

入門才三步，胡烈就嗅到了血腥味。

他一嗅再嗅，道：「我好像嗅到了血腥味。」

中年人脚步一收，道：「那事實是血腥味。」

「那裏傳來的？」

中年人抬手一指。

胡烈循指望去，就看見一個白衣人浴血站在那邊一座假山之下。

白衣人面山站在那裏，雙拳深陷在假山之內，背後一個血洞，血水猶在不停湧出，一襲白衣幾乎已變成了紅衣。

胡烈脫口道：「他是誰？」

中年人反問道：「司馬兄弟之中，那一個能夠雙拳打進石頭之內？」

胡烈道：「司馬正。」

中年人道：「不錯！」

胡烈大驚道：「葉生莫非已來了？」

中年人道：「已來了半個時辰。」

「他莫非已經死在你的劍下。」

「你看左邊門後。」

胡烈霍地回頭。

左邊那扇門的後面赫然又站着一個白衣人。

他其實並非站在那裏，是被一支利劍穿過胸膛，釘在門板上。

血從他的胸膛，從他的手掌流下。

他那雙手掌竟然握在劍鋒之上！

胡烈更驚，道：「這個又是……」

中年人道：「他就是司馬直！」

胡烈見鬼一樣瞪大眼睛，瞪着那個中年人，吃吃地道：「你是……」

中年人道：「我是——」忽然一笑，道：「給一個燈謎你猜猜如何？」

胡烈一怔。

中年人接道：「桃花開後——捲簾格，聊目一。」

胡烈怪叫道：「葉生！」

中年人道：「一猜就中，有獎！」

胡烈連退兩步，道：「什麼捲簾格，什麼聊目一，誰懂那一套，我只知道你就是葉生！」

葉生笑道：「你憑什麼肯定？」

胡烈道：「除了你，有誰會殺死他們，有誰有這種本領？」

「過獎！」葉生淡然一笑，道：「司馬兄弟拳劍無敵，雖然過甚其詞，但也不是尋常可比，足足五百招我才有機會殺司馬正，再加三百招我才能挑飛司馬直手中劍，還來一招將他那支劍擊回，反插入他的胸膛，將他釘在門上。」

胡烈不語，嗆啷拔出腰間長刀！

葉生完全不爲所動，接道：「是了，我應該給你猜謎的獎品。」

胡烈一愕，道：「胡說什麼？」

葉生道：「我向來言出必行！」

胡烈信口道：「是什麼獎品？」

葉生道：「一——劍！」

「一」字出口，劍亦出鞘，「劍」字未落，劍已朝向胡烈咽喉！

胡烈長刀急展，一劈三十六刀！

三十六刀都劈在刺來的葉生那支長劍之上！

葉生長劍被劈得左彈右飛，可是一彈又飛回，一飛又彈回，仍是刺向胡烈的咽喉！

胡烈三十六刀劈過，三十七刀還未劈出，葉生那支長劍就刺入他咽喉之內！

一劍奪命！

× × ×

葉生第二次走出司馬兄弟的莊院。

這一次他仍然反手將門掩上，然後他從容走下石階，走向左面一個雜木林子。

沒有人追出。

莊院之內也根本一個活人也沒有，在胡烈到達之前，已全倒在他劍下！

× × ×

雜木林子中一株不知名的樹下停着一輛馬車，旁邊等着一個車把式。

看見葉生走來，那個車把式連忙迎前道：「公子的事情已辦妥了？」

葉生道：「嗯。」

車把式又道：「方才我好像隱約聽到莊院那邊有刀劍聲響。」

葉生道：「你沒有聽錯。」

車把式道：「發生了什麼事？」

「有人在莊院內殺人！」

「在司馬兄弟的莊院之內，誰有那麼大的胆子。」

「我！」

車把式一怔，說道：「公子不要說笑了。」

葉生道：「你沒有看見，我手上的利劍？」

他的劍仍在他手中，猶在滴血。

車把式一直沒有在意，現在在意，大驚道：「眞……眞……」

葉生截道：「千眞萬確！四十七人，無一活命！」

「什……什麼？四十七……七個人？」車把式面都青了，突然轉身奔出！

葉生一聲冷笑，手中劍一動！

那個車把式的頸後剎那出現了一個洞，鮮血怒射！

他仍然奔出三步，才叭嗟倒下。

葉生又一聲冷笑，道：「四十八！」一振劍！

嗡一聲，血珠從劍鋒彈飛！

他連隨收劍入鞘，右手抄起馬車後面的簾子，左手從廂內取出一個竹籠。

竹籠內有七隻信鴿！

× × ×



司馬兄弟拳劍自誇無敵，諸葛兄弟三槍聯手，也是向稱無敵。

可是他們三兄弟從胡昇口中知道已被人買兇暗殺，兇手就是東方無病，仍然不免一驚。

諸葛智捏着茶杯的手青筋畢露，連隨問道：「此事當眞？」

胡昇道：「絕無虛言！」一面不住的喘氣。

他一路飛馬狂奔，終於趕到來諸葛府，現在看見諸葛兄弟無事，才放下了心頭大石。

諸葛仁看在眼內，道：「看他這樣子，的確不像是說謊。」

諸葛勇旋即拍案道：「是那個烏龜王八買兇殺我們？」

諸葛智揮手止住，道：「這件事日後必有一個水落石出，目前我們務須立刻準備應付東方無病的暗算！」

諸葛勇道：「立刻。大哥何必這麼緊張？」

諸葛智道：「東方無病這個時候只怕已經在暗中窺伺！」

諸葛勇道：「便這樣又如何，我們三人難道怕他一個東方無病？」

諸葛仁輕叱道：「三弟住口！」

諸葛智接道：「東方無病拳脚震中州，十年來據說未逢敵手！」

諸葛勇道：「算他再厲害也只是一個人，他的拳頭，難道硬得過我們的三支鐵槍？」

東方無病赤手空拳力戰諸葛兄弟三支鐵槍。

諸葛智道：「無論如何，此人究非尋常可比，我們還是謹慎的好。」

諸葛仁道：「大哥說的正是。」

諸葛勇摸着鬍子，道：「你們什麼時候變得這樣胆小？」

諸葛仁瞪了諸葛勇一眼。

諸葛勇自顧接道：「可恨他現在不在這裏，否則——」

「否則如何？」一個聲音突然凌空傳來。

諸葛智手中杯「波」一聲立時粉碎，諸葛仁長身而起，胡昇的手猛握在刀柄之上。

諸葛勇也自嚇了一跳！

四人不約而同抬頭仰望。

「轟」一聲，廳堂上的一塊承塵突然碎裂，木飛塵揚之中，一人凌空落下！

三十左右的一個灰衣人，顴骨高聳，兩頰如削，一面病容。

諸葛兄弟三人只是一怔，身形暴起，一齊撲向那邊兵器架！

那個兵器架之上，插着三支鐵槍。

他們一動，灰衣人身形，凌空就一折，飛鳥般撲向諸葛勇！

諸葛勇的手才摸上槍桿，灰衣人已撲至，凌空一拳擊出！

「霍」一聲暴响，拳未到，拳風已激得頭巾亂飛。

諸葛勇實在想不到灰衣人來得如此快，要閃避已經來不及。

他天性慓悍，咬牙繼續拔槍！

也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寒光一閃，一刀突然橫來，斬向灰衣人的手腕！

胡昇的長刀！

他快，灰衣人更快，手一縮，刀已斬空！

灰衣人連隨拳代掌，拍向刀背！

胡昇方待收刀，灰衣人一掌已拍在刀背上。

整把刀立時被拍得猛一沉，嵌入地面的青磚之內！

胡昇的身形亦同時向前一栽。

灰衣人連隨屈肘撞向胡昇的咽喉！

他出手之迅速，變招之敏捷，實在在胡昇意料之外！

胡昇一聲驚呼，咽喉已然被灰衣人一肘撞凹。

驚呼聲頓斷，胡昇連人帶刀疾飛了出去，撞在一條柱子上！

整條柱子隆然一震，灰塵紛落。

這一肘之力何等厲害！

諸葛兄弟三人心頭亦爲之大震！

三人鐵槍都已經在手，諸葛勇大吼一聲，挺槍急刺！

他眼見胡昇爲了救自己慘遭毒手，又是驚，又是怒，出手不留情，一槍十三式，連刺灰衣人十三處要害！

諸葛仁智兩槍同時亦刺出，左右齊上，左十七槍，右十九槍！

灰衣人身形倒翻，連翻三個觔斗，躍上一張八仙桌。

諸葛三兄弟三槍四十九刺盡落空，竟然無一追得上灰衣人的身形！

灰衣人八仙桌上一站，大笑道：「諸葛三槍無敵，原來不過如是！」

諸葛智道：「東方無病？」

灰衣人道：「正是無病！」

諸葛仁嘶聲道：「生死存亡，我們拚了！」標前刺槍！

諸葛智勇兩槍同時殺前！

東方無病不等槍到，又是一個觔斗，翻下八仙桌。

整張八仙桌連隨飛起來，迎向諸葛兄弟的三槍！

諸葛兄弟三槍齊刺入八仙桌，劈拍三聲，八仙桌裂成四塊飛開！

三槍從中刺過，仍刺向東方無病！

東方無病大喝一聲：「好槍！」雙掌齊出，抓住兩條桌脚連桌面，身形一退丈外，猛一彎，「鐵板橋」，雙手抓住的兩條桌脚連桌面迎向諸葛仁、智左右兩槍！

即時颼一聲，諸葛勇的鐵槍從他的胸腹之上一寸刺過！

槍鋒後的紅纓刀一樣裂開了他胸前的衣服！

「奪奪」兩聲，諸葛仁、智二槍同時亦刺在桌面上！

桌面尚未裂開，東方無病雙手已然一合！

三支鐵槍「錚」的合在一起！

東方無病左右手一鬆，反手往地上一撐，身形如箭離弦，颼的射前，左脚踢向諸葛仁，右脚踢向諸葛智！

諸葛仁、智急退！

他們又如何快得過東方無病的身形？

「砰砰」兩聲，諸葛仁、智小腹一齊中脚，口中鮮血狂噴！

東方無病雙脚一縮，人已彈起，雙手一抄，就抄住了諸葛勇那支鐵槍！

諸葛勇急奪，一奪不動，東方無病雙手猛一掄，他就站也站不穩，雙脚離地，連人帶槍被掄入半空！

東方無病右脚立時飛踢！

諸葛勇人在半空，急鬆握槍雙手，凌空倒翻了出去！

東方無病一脚踢空，雙手就將鐵槍擲出！

諸葛勇身形未落，鐵槍已閃電一樣飛至，奪的飛入了他的胸膛，活活將他凌空釘在一條大柱上！

諸葛智、仁目眦欲裂，挺槍奔回，兩人的脚步都已經踉蹌！

東方無病不等他們衝到來，疾迎了上去！

諸葛仁、智雙槍猛刺。

東方無病一面奔前，一面左閃右避，左閃十四槍，右避二十槍，身形忽一轉，雙臂猛一揚！

雙槍恰好從他的脅下刺過！

諸葛仁、智以爲刺中，猛然發覺並未刺中，方欲收槍，東方無病雙拳已至！

諸葛智只聽得轟然一聲，就感覺有如墮入萬丈深淵之下！

這也是他一生最後的感覺。

東方無病右拳一拳就打塌了他的鼻，打花了他的面，連他的頭顱也打裂了！

諸葛仁也在同時胸膛挨了東方無病左拳一拳，肋骨斷折，內臟碎裂，連人帶槍，飛出丈外，撞倒一面屏風，倒地不起！

東方無病雙手互搓，滋牙一笑，一面豹狠一樣兇殘的表情。

他出手之兇毒，判斷之準確，也實在可怕！

好像一個這樣的殺手，竟然被視爲名俠，天下間的睜眼瞎子亦未免太多！

他瞪着諸葛仁氣絕，才緩緩的轉過身子。

除了諸葛兄弟，廳堂中還有好幾個婢僕。

他走向他們。

衆人驚呼，轉身狂奔，第一個還未奔出廳堂，頭已被擊碎！

葉生入宅，鷄犬不留。

東方無病也是一樣！

× × ×

深院鎖黃昏。

江萬里負手站在水軒之內。

水軒建在一個荷塘中，九曲橋連，四圍皆水，荷香到處。

未有花開，站在水軒之內，清風徐來，仍然令人心神舒暢。

江萬里却面色凝重。

他才從沈勝衣口中知道自己已被別人買兇暗殺，來殺他的就是高松骨這件事。

這一次沈勝衣三人總算來得是時候，在高松骨採取行動之前找到江萬里。

這個江萬里乃是黑鯉帮的帮主，莊院設在一個大湖的旁邊，除了他一家老幼之外，還有他的手下百多二百人與他們的一家大小。

黑鯉帮據說原是一帮湖賊，但自從江萬里五年前金盤洗手，據說已經沒有在江湖上掠刧，轉而在附近漁樵耕獵。

沈勝衣並不懷疑這個傳說，因爲他們一路走來，曾經多次向附近的居民打聽江萬里莊院所在，那些人都無不坦言相告，一些沒有顯示厭惡或者驚訝。

他們在莊院之外也看見良田百頃，黑鯉帮衆亦顯得很和善。

所以他們都高興看見一個活生生的江萬里。

江萬里也高興看見他們，尤其是沈勝衣。

沈勝衣名滿江湖，江湖豪客莫不以一識爲快，江萬里恰好正是其中之一。

可是知道沈勝衣他們的來意，知道自己的處境，不免亦憂心起來。

他雖然已經退出江湖五年，對於江湖上的事情並沒有完全忘掉。

高松骨這個人在他也不是完全陌生。

是以他沉吟片刻，忍不住問道：「這件事當眞？」

這個人以他所知，却是一個名俠。

沈勝衣反問道：「江帮主懷疑我們的話？」

江萬里搖頭，道：「雖然我今日才認識沈兄，但沈兄是怎樣的一個人，我一向已有耳聞，問題在……」

沈勝衣說道：「高松骨，也是俠名昭著？」

江萬里道：「不錯。」

他一頓接道：「再說，樂仲徐劍卿等人的死，到現在我仍然沒有一些兒消息。」

胡培截口道：「江帮主這樣說似乎是認爲我們無中生有。」

江萬里道：「不敢。」

沈勝衣道：「我們一路趕來，三個人前後已經跑折了六匹馬，消息就算傳出，



也絕對快不過我們。」

江萬里道：「這個也是。」

沈勝衣接道：「江帮主相信也明白我們這樣趕來目的不過在阻止對方殺你。」

阿纖插口道：「我們其實是可以過後再找高松骨算賬，用不着這樣奔波。」

江萬里連連點頭道：「對於三位的好意我萬分感激……」

沈勝衣揮手止住，道：「無論江帮主相信與否，爲這個莊院所有人的安全設想，由現在開始，請小心防備！」

江萬里沉聲道：「我一會就吩咐各人小心！」

胡培問道：「江帮主，還是相信我們了。」

江萬里忽然一聲歎息，道：「我其實一開始就相信。」

胡培道：「哦——」

江萬里道：「你們風塵僕僕趕來，一身汗濕，人馬疲倦，就只是爲了我莊中各人的性命安危，對自己並沒有任何好處，這樣的人我不信，還信什麼人？」

胡培道：「可是你……」

江萬里道：「除了高松骨是名俠之外，我其實還有一件事想不通。」

「什麼事？」

「五年前我巳經金盤洗手，就是有什麼恩怨，當日就應該找我了斷！」江萬里沉吟接道：「至於這五年以來，我可是一直都沒有再與任何人結怨。」

沈勝衣淡淡的道：「有能力當日找你了斷的人，根本就不用聘請職業殺手！」

江萬里一怔，道：「這也是！」

沈勝衣道：「然則江帮主現在打算怎樣？」

江萬里道：「沈大俠，你認爲怎樣才好。」

沈勝衣忽問道：「江帮主自比高松骨如何？」

江萬里沉吟道：「我只怕不是他的對手。」

他忽然一笑，道：「不過黑鯉帮昔年與我出生入死的四個堂主現在仍在我左右，合我們五人之力，應付一個高松骨相信還不成問題！」

說着他抬手遞出，徐徐轉了一個身。

四面九曲橋上都站着一個黑衣中年人凝目望着水軒這邊。

江萬里接又道：「給三位介紹，黑鯉帮的四個堂主——焦復、賀鵬、施展、郭寧！」

胡培冷笑道：「四個堂主在四面監視，江帮主敢情一直在防我們？」

江萬里沒有否認，道：「三位來得也實在突然。」

「你却是仍然這麼快接見我們。」

「人總有好奇心。」

「他們都站在軒外，我們三人若是取你性命之人，在軒內一齊動手，他們如何來得及搶救？」

江萬里目光一落，失笑道：「你們一動手的話，這個水軒的地板就會迅速下沉，到時候，他們就會在水裏侍候的了。」

胡培詫異道：「這個水軒原來裝上了機關。」

江萬里笑道：「所以我才在這裏接見你們！」

胡培忽然大笑道：「方才我看見你這樣隨便請外人入內院相見，還暗罵如此粗心大意，簡直就不知死活，誰知道，你原來已有分寸！」

江萬里笑道：「我本來就是一個老江湖。」

胡培道：「你若是老江湖就該將這個秘密暗藏在心中。」

江萬里笑道：「我既然是老江湖，又怎麼會瞧不出三位這一次到來完全是出於好意，如此這個秘密說出來又有何妨。」

胡培道：「嗯。」

江萬里道：「不是三位我一定不會去提防高松骨這個人，大恩大德，眞是不知如何報答……」

沈勝衣笑截道：「縱然我們不來，高松骨要進來這裏殺你，我看也不容易！」

江萬里道：「沈兄有何發現？」

「這個莊院，尤其內院這裏，不是滿佈機關陷阱？」

「沈兄目光果然銳利，佩服！」

「高松骨相信亦瞧得出來。」

「嗯。」

「大概是這個原因，到現在仍然沒有採取行動！」

「或者他還未來到這裏。」

「他應該走在我們前面。」

「也許他路上另外有要事。」

「怎樣也好，由現在開始，江帮主應該全面戒備的了。」

「我立刻下令，所有的帮衆盡快回來，開放全部機關，隨時準備應戰！」

「這一來，高松骨以你看來能否闖進來？」

「縱然能够，我看也要付出相當慘重的代價！」

「如此最好。」

江萬里四顧一眼，道：「這個莊院一向就是黑鯉帮的根據地，由建成到現在，先後巳經好幾次被襲，但沒有一次偷襲的敵人不是傷亡慘重，被我們從容擊退！」

沈勝衣道：「莫非就得助於莊內的機關？」

「正是！」江萬里笑笑道：「黑鯉帮上一代的帮主，亦即是家父，乃一代巧匠『天機子』的入室弟子。」

沈勝衣道：「原來這般。」

胡培奇怪的道：「我們一路進來，都不覺得怎樣。」

江萬里道：「因爲你們是我請進來的客人。」

胡培道：「如果是闖進來的敵人，一定會遭遇機關阻截的了？」

「一定會！」江萬里自信的道：「即使目前的機關設置，敵人縱然能够闖進來，也無法瞞過守衛的耳目！」

沈勝衣忽然問道：「江帮主，你只是吩咐手下四個堂主軒外接應？」

江萬里一怔道：「沈兄此言何意？」

沈勝衣說道：「請帮主先回答我的問題。」

江萬里道：「我的確只是吩咐過他們四人。」

沈勝衣剔眉道：「那麼軒底這個人又是誰？」

江萬里一驚道：「軒底有人？」

「不錯！」沈勝衣應聲忽一個虎跳，一跳七尺，劍已在手！

人落劍落！

「奪」一聲，一劍穿透水軒的地板！

一下水聲即時從軒底下傳來。

沈勝衣身形如飛，劍拔又刺下！

「奪奪奪」水軒地板上剎那又是幾個劍洞。

江萬里看這種情形，已知道怎麼回事，手一揮振吭道：「水裏有人，搜！」

一個「搜」字出口，四面九曲橋上的焦復、賀鵬、施展、郭寧便自飛魚一樣，先後縱身越欄插入水中！

一入而沒。

沈勝衣也即時收劍，一看劍鋒上沒有染血，亦想投入池塘內。

「且慢！」江萬里慌忙叫住他。

沈勝衣應聲收住了勢子，目光落在水面之上，道：「有你那四個堂主，相信已經是足够了。」

江萬里道：「在陸上我不敢肯定，在水裏，我肯定高松骨絕對無法同時應付他們四人。」

他補充接道：「他們的水性絕非尋常可比！」

胡培聽說大聲道：「高松骨來了？」

江萬里說道：「除了他，誰有這個胆量。」

沈勝衣却道：「那個人雖然胆大，只怕未必就是高松骨！」

「何以見得？」

「我是因爲呼吸聲响發現他的存在，以高松骨的武功，又怎會發出那麼大的呼吸聲响？」

「若不是高松骨，相信我們很快就知道那個人是誰的了！」

話口未完，池塘左面嘩啦一聲水响，一個身穿水靠的中年人仰面疾浮了上來。

他左右雙手各執一支匕首，手腕却是被別人扣住，雙脚也一樣！

黑鯉帮四個堂主相繼從水中冒出來，那個中年人的四肢正是扣在他們手中。

他們一面將那個中年人托起來，一面踏水，浮身在水面之上。

江萬里沒有誇口，他們的水性果然高明。

阿纖目光一落，道：「這個人可是高松骨？」

沈勝衣斷然道：「不是！」

阿纖道：「那是誰？」

沈勝衣道：「問他！」

江萬里立時大喝道：「你是誰？爲什麼躲在水軒之下？」

那個中年人冷笑不答。

江萬里怒道：「說！」

那個中年人仍不作聲。

江萬里忽然一笑，道：「好，我倒要看看，你如何口硬！」

他連隨吩咐道：「先灌他幾口水！」

焦復賀鵬四人一聲轟應，各自一沉腕，硬硬將那個中年人按在水中！

那個人穴道被制，想閉住呼吸也不能够。

水面上立即浮起連串氣泡。

一會兒，焦復賀鵬四人才將那個人托出水面。

那個人將頭亂搖，口鼻噴水，咳嗽不休，猶自緊閉着眼睛。

江萬里瞪着他，冷笑道：「你現在是否願意回答我的問題？」

那個人勉强睜開眼睛，喘着氣，並沒有回答。

江萬里道：「怎麼，仍不願意？」

那個人只是咳嗽。

江萬里面色一沉，道：「將他再按入水裏，直到他開口說話爲止。」

焦復四人齊應道：「好！」便待將那個人再按入水中，那個人突然大叫道：「我說！」

四人應聲停下手。

江萬里笑問道：「好，你叫做什麼名字？」

「朱貴！」

「翻江蛟朱貴？」

朱貴苦笑道：「現在連水老鼠也不像了。」

「聽說你的水性相當高明。」

「若是高明又怎會落到這般田地？」

「這只怪你什麼地方不去，偏偏闖進我們黑鯉帮的地方。」

朱貴歎了一口氣。

江萬里接道：「我們黑鯉帮縱橫水上，水裏功夫自然都有幾下子，何況你遇上的又是黑鯉帮的四大堂主？」

朱貴又歎了一口氣。

「我担保他們任何一個的水性都不在你之下。」

朱貴不由點頭。

江萬里道：「雙拳難敵四手，何況八手？」

「早知道他們都在這裏，我就不進來了。」

「你進來幹什麼？」

「我是一個賊，除了偷東西——」朱貴微喟道：「還有什麼幹？」

江萬里道：「我知道你是一個賊，而且是一個很聰明的賊，所以從來都沒有失過手。」

「這一次例外。」

「因爲這一次你不是偷東西。」

朱貴正想分辯，江萬里說話已接上：「好像你這樣聰明的一個賊，怎會偷到我這裏來？」

朱貴道：「我……」

江萬里截口問道：「你眞正的目的是什麼？」

朱貴歎息道：「我眞的……」

江萬里斷喝道：「再按他入水！」

朱貴脫口道：「我……」

一個「我」字才出口，人已被按入水中，下面的說話立時被水淹沒。

這一次，好一會，江萬里才吩咐焦復四人將朱貴抱起來。

朱貴簡直就是剩半條人命，一出水面，立即咳嗽着道：「是高松骨叫我來！」

江萬里笑望了沈勝衣一眼，道：「他終於肯說眞話了。」

沈勝衣道：「很好。」

一頓接口道：「先問他從什麼地方進來！」

江萬里一驚道：「不錯！」



回頭叱喝道：「你如何進來這裏？」

朱貴吶吶道：「我是泅水進……進來的。」

江萬里一怔。

朱貴道：「這個池塘與外面的湖泊相連……」

江萬里追問道：「你們如何知道？」

「我們在出口附近看到這個池塘流出去的荷葉。」

「那個出口設有鐵柵！」

「鐵柵已生銹，很容易弄斷。」

「高松骨就叫你試試能否從那裏偷進來？」

「是。」

「他還叫你怎樣？」

「弄清楚你那個房間的正確位置。」

「然後……」

「他進來殺你！」

「只殺我一個人？」

「是！」

阿纖插口道：「什麼時候他變得這樣仁慈？」

朱貴道：「他也想大開殺戒，可惜他知道，這個地方到處都佈滿機關陷阱。」

沈勝衣道：「這個人行事倒小心！」

朱貴道：「他從來都不做沒有把握的事情。」

江萬里道：「所以先派你來探路。」

朱貴點頭。

江萬里道：「你們想必不是第一次合作。」

朱貴淡然一笑。

江萬里接又問道：「他與你是什麼關係？」

朱貴道：「表兄弟。」

「哦？」江萬里連隨問道：「他現在又在什麼地方？」

朱貴不答。

江萬里笑道：「不知道？」

朱貴搖頭。

江萬里喝問道：「在那裏？」

朱貴道：「要我說出來，除非你先答應我一個條件！」

「這個時候你與我談條件？」

「就是這個時候才要談條件。」

「給我灌水，看他說也不說！」

朱貴竟然笑道：「隨便！」

焦復四人正待下手，江萬里忽然又揮手止住，道：「你這一次怎麼不怕了？」

朱貴道：「若是不談妥條件，我說了出來，你們說不定立即殺我？」

「你怕死？」

「螻蟻尙且貪生。」

「不說我就灌到你說。」

「這樣我無疑非常痛苦，但想到，你絕不比我活上多久，那怕再痛苦，我也一樣受得來。」

「倒要看看。」

「請！」朱貴笑。

江萬里雙眉一軒，便要下命令，朱貴忽又道：「不過你最好吩咐他們小心一些，莫將我淹死，否則就算你改變主意，到時候我也不能够告訴你的了。」

江萬里冷笑道：「我可以吩咐人在入口的水裏重新裝上鐵柵。」

朱貴道：「高松骨不一定要從那裏進來才能够殺你，而且他時間多着。」

他笑笑接道：「除非你能够立即將他找到，否則他知道我落在你手中，一定會高飛遠走，日後再採取行動，一到他採取行動，你就死定了。」

「是麼？」

「他殺人從未失過手！」

江萬里皺起眉頭。

朱貴道：「我雖然不時替他探路，從未替他殺過人，好像我這種人，你就算饒我一命，亦未嘗就是一件壞事。」

江萬里道：「你的條件就是要我放你一條生路。」

「還要毫無損傷。」

江萬里沉默了下去。

朱貴道：「你無妨考慮清楚。」

江萬里忽然回頭，目注沈勝衣，道：「沈兄以爲應該怎樣處置他？」

沈勝衣道：「我以爲不妨答應他。」

「可是……」

「這個人武功有限，不足爲患，高松骨不同。」

江萬里點頭。

沈勝衣轉對朱貴道：「你說。」

朱貴道：「你們答應我的條件？」

江萬里道：「不過這一次放了你，以後你若是再爲惡，我們知道，必定全力追你人頭。」

朱貴忽然一聲歎息道：「你以爲我眞的願意替高松骨做這種事。」

江萬里冷笑道：「不願意，爲什麼又做？」

朱貴道：「他武功遠在我之上，我若是不做，早已死在他杖下。」

「你是被迫？」

「過去我雖然做賊，只是偷東西而已，莫說殺人，就是傷人，能够避免我都盡量避免。」

旁邊賀鵬插口道：「帮主，這倒是事實。」

江萬里道：「賀堂主，怎麼知道是事實。」

賀鵬道：「以前他在大名府附近最活躍。」

江萬里恍然說道：「你則是大名府人氏。」

「不錯。」

江萬里終於點頭，道：「好，我們接受你的條件。」

朱貴喜形於色，道：「讓我上來。」

江萬里點頭揮手。

賀鵬焦復四人立即將手一揚，呼的將朱貴扔上九曲橋上，四人亦相繼躍上去。

朱貴叭的死魚一樣摔下，好容易才爬起身來，他收起手中那雙匕首，喘氣道：「高松骨現在在鎮上五福客棧壽字二號房等我的報告。」

「當眞？」

「你們可以找到了他才放我。」

「諒你不敢騙我？」

「不過你們得當心，這個人非常機警，一給他察覺，要截住他就難了。」

「我們自會謹慎。」

「還有，他生性狡猾，這時候說不定就在莊院外徘徊，看我有沒有失手。」

「這個，不知如何是好？」江萬里沉

吟起來。

沈勝衣接口道：「這樣吧，我們三人去客棧找他，你則與帮中各人小心戒備，同時修好朱貴進來的水道那道鐵柵。」

江萬里道：「我豈能由得你們去爲我冒險。」

沈勝衣道：「我們本來就是爲了找他來的，並不是因爲你才去對付他。」

江萬里不覺頷首。

沈勝衣道：「同時，萬一他眞的在莊院外面暗中監視，一見你外出，必定會跟踪，從而知道朱貴的失手。」

江萬里道：「不錯不錯。」

「事不宜遲，我們三人這就趕去五福客棧。」

「我派人助你們一臂之力。」

「事出倉猝，莊院內同樣需人使喚，我們三人應付一個高松骨相信可以了。」

江萬里看着沈勝衣，道：「憑你的武功，的確已足以應付。」

「交手才知究竟。」

「我對你有信心。」

沈勝衣道：「大家小心就是！」抱拳告退。

阿纖胡培緊跟在他後面。

江萬里忙道：「焦復賀鵬代我送客，同時傳我命令，吩咐各人戒備。」

焦復賀鵬一聲應命。

江萬里又吩咐道：「一切都必須謹愼，莫太着形跡。」

焦復道：「我們知道怎樣做的了。」

江萬里點頭，沒有再多說什麼。

焦復賀鵬跟隨了他那麼多年，對於兩人的辦事能力他當然清楚。

這時候，沈勝衣等三人，已走過了九曲飛橋。

目送沈勝衣的背影，江萬里不禁歎道：「果然名不虛傳。」

旁邊施展亦道：「好像他這種人實在不多。」

郭寧連隨道：「我們也應該修好那道鐵柵的了。」

江萬里道：「這件事交給你？」

郭寧一聲：「是！」轉身奔出。

江萬里目光一轉，落在朱貴的面上。

朱貴不覺恐懼起來。

江萬里看得出朱貴的恐懼，笑了笑，道：「你放心，我答應得你，就絕不會傷害你。」

朱貴吁了一口氣！

江萬里目光再轉，轉落在池塘之上，忽然道：「高松骨水性如何？」

朱貴道：「絕不比我差。」

江萬里道：「我什麼也不担心，只担心他已經尾隨你偸進來，伺機暗算！」

朱貴一怔，却立即笑道：「每一次他都是在我回報之後，才決定是如何採取行動，這一次怎會例外。」

江萬里道：「如此看來，他倒是一個很小心的人。」

朱貴道：「如他工作不小心怎行。」

江萬里道：「他們並不知道沈勝衣在隨後追獵？」

朱貴道：「不知道，否則相信他們必然是會放下工作，聯手對付沈勝衣。」

江萬里道：「不錯。」

朱貴道：「錢雖然可愛，命比錢却更可愛。」

江萬里笑道：「沒有命，有錢又有什麼用？」

朱貴道：「所以我肯定，他們仍然會知道。」

江萬里道：「其中也許已經有人知道的了。」

朱貴道：「如果是這樣其他人必定很快知道。」

江萬里道：「哦？」

朱貴道：「這一次他們的行動，不出李家莊院周圍八百里，他們之間，如果要聯絡，也並不困難。」

江萬里道：「是麼。」

朱貴道：「他們有一種很迅速的聯絡方法。」

江萬里道：「飛鴿傳書。」

朱貴道：「是！」

江萬里道：「這幾天你並沒有看見，高松骨收到飛鴿傳書。」

朱貴道：「沒有。」

江萬里忽然一笑道：「高松骨突然看見沈勝衣去找他，一定很意外。」

朱貴道：「他並非是一個容易屈服的人。」

江萬里道：「以你看他的武功比沈勝衣又如何？」

朱貴道：「我沒有見過沈勝衣的武功，即使見過，以我的目光也瞧不出來。」

他緩緩接道：「我只知道他殺人從未失手。」

江萬里打了一個寒噤，道：「這一次，他非獨例外，而且要嚐嚐被人追獵的滋味了。」

朱貴無言。

施展一旁插口道：「帮主，我們是否在這裏等候沈大俠他們？」

江萬里想想道：「我們先到處走走，看看各處的佈置是否需要增補，再到忠義堂等候消息。」

他仰天一聲微喟，道：「太平了這些日子，各位兄弟只怕有疏忽的地方。」

施展轉問道：「帮主以爲是誰買兇來殺你？」

江萬里搖頭道：「我方才一想，已經有五個之多。」

施展道：「有五個之多？」

江萬里道：「現在管他們，先解決了高松骨，才調查這件事也不遲。」

施展道：「帮主說的是。」

江萬里轉過身子。

施展連隨對朱貴一擺右手，道：「朱兄先請。」橫移一步。

看來他對朱貴仍然不放心。

朱貴苦笑，舉步前行，施展緊跟在他後面。

江萬里看在眼內，淡然一笑，負手踱出了水軒，走上那邊的九曲飛橋。

一步，兩步——

颼一聲一道白影突然箭矢一樣從水中射出。

江萬里應聲偏頭，那道白影就釘在他的胸膛之上。

一支白色的木杖。

江萬里慘叫未絕，整個身子就已被撞向水軒之內！

木杖激起的水珠這時候仍然在半空。



## 名俠追擊　聖地屠兇

水珠仍然未落下，又一條白影從水中飛出來。

這一次是一個人，一個白衣人。

白衣人四十左右年紀，長身如鶴，一張面蒼白如紙！

他標出水面，凌空一折，就飛入水軒，右手一抄，已握住那枝木杖的杖頭。

施展朱貴即時回頭。

朱貴一見，脫口驚呼：「表哥！」

「高松骨？」施展混身一震，嗆一聲，腰間長刀出鞘。

白衣人冷笑一聲道：「正是高松骨。」手一奪，將木杖拔出。

一股鮮血立時從江萬里胸膛射出來。

江萬里這刹那之間面已如金紙，捂着胸膛，道：「你也是在水中？」

高松骨冷笑道：「不錯。」

江萬里怒瞪着朱貴。

朱貴失聲叫道：「我不知道他也在水中。」

江萬里冷笑道：「是麼？」

高松骨道：「他並沒有說謊。」

朱貴道：「你——」

高松骨截道：「我原在客棧之內等你回來，但是突然接到了飛鴿傳書。」

朱貴道：「傳來什麼消息？」

高松骨道：「沈勝衣在追獵我們。」

朱貴道：「所以，你立即趕來待機行事？」

高松骨道：「我本來準備與你會合之後，看情形才行定奪，那知道我游水進入這個池塘之時，就發覺你已經落在他們的手上。」

朱貴道：「於是你暗中泅到橋下伺機出手？」

高松骨道：「這無疑是一個機會。」

一頓接道：「因爲你們絕對不會提防我在水裏出現，突施暗算。」

朱貴長歎道：「你一向是一個很懂得利用機會，把握機會的人。」

高松骨冷笑。

江萬里即時從地上彈起來，手一翻，一雙蛾眉分水刺已在握！

他重傷之下，身形竟仍然相當矯捷！

高松骨冷笑甩手，噗一聲，杖頭就撞在江萬里胸膛的傷口之上！

江萬里痛極慘呼，身子倒飛，撞在一條柱上，口鼻鮮血狂湧，爛泥一樣倒下！

這一撞之力不輕！

再給這一撞，江萬里命喪當場！

施展一見，目眦迸裂，嘶聲高呼：「有刺客！」騰身揮刀撲向高松骨！

高松骨視若無睹，一直到施展撲入水軒，手中杖才刺出！

一出手就是七杖，使的竟然是劍招！

施展連擋六杖，右肩就被杖尖刺穿，手中刀再也握不住，嗆啷脫手落地。

高松骨雙手一錯，又一杖橫掃！

施展身形方落，雙脚已被那一杖掃中，砉一聲破裂，倒翻在地上。

高松骨却沒有再出手，收杖道：「我留你這條性命傳我口訊，告訴沈勝衣十七日之後正午，我們在百歲宮前恭候他！」

這句話說完颼的就伸杖封住了施展的穴道，身形一閃，已在九曲飛橋之上，朱貴之前。

朱貴不由倒退三步。

高松骨却叱道：「還不快走！」

朱貴驚喜道：「表哥你……」

高松骨冷聲截道：「對方必是想不到我這麼快就得手，聽得有刺客，自然向這邊奔來，我們由原路退出，他們如何來得及阻截？」

說話間，月洞門外已經有人影閃動，有刺客之聲陣陣傳來。

高松骨不再多說，縱身跳入了水中。

朱貴想一想，終於越欄跳下去。

他人在半空，尚未落下，高松骨那支木杖，從水中飛出，插向他的胸膛。

實在意想不到！

以他的武功，半空中如何閃得開這一杖？

杖尖「奪」的插入了他的小腹要害！

朱貴驚呼出聲，人已掛在杖上，他脫口嘶聲問道：「爲什麼？」

高松骨頭從水中冒出，冷冷的道：「因爲你出賣我！」

語聲一落，杖已從朱貴小腹抽出，人已落入水裏。

朱貴的身子同時落下！

他尚未氣絕，慘呼着在水中不停的掙扎，傷口湧出來鮮血，染紅了週圍的水。

這時候，黑鯉帮的人已經趕到，當先的就是郭寧。

他另外叫來幾個帮衆，正準備前去修整那道鐵柵，遙遙就聽到施展那一聲「有刺客！」

他立即吩咐帮衆高呼「有刺客」，全力向這邊趕回來！

就算他再快，現在也沒有用了。

他奔上九曲橋，只看見朱貴在水中掙命的掙扎！

衝入水軒，就看見江萬里倒在血泊之中。

那刹那之間，他的心情激動到極點，回身衝出九曲橋，戟指朱貴道：「你這個畜牲。」

連隨拔出腰間一對判官筆，縱身跳入水中！

「噗通」一聲，他正好落在朱貴身旁身一翻，一對判官筆疾朝朱貴身上扎去。

朱貴根本就沒有能力閃避，身上片刻間多了十多二十個血洞！

郭寧仍不肯罷休，判官筆亂扎，似乎不知道朱貴在他那雙判官第一次扎下之後，便已經死亡。

鮮血一股股在朱貴的屍體之內湧出，不過片刻，他外露的肌肉已變成死魚肉一般。

郭寧還是不肯罷休，一直到沈勝衣霹靂一聲暴喝凌空落下：「住手！」

× × ×

沈勝衣三人方出忠義堂，還未上馬，就聽到郭寧一衆呼喚！

沈勝衣大驚，焦復賀鵬二人更吃驚。

五人幾乎同時展開身形撲向內院！

他們之中，第一個趕到水軒的自然是

沈勝衣。

第一眼看見郭寧在水中刺殺朱貴，沈勝衣並沒有制止，在水軒之內轉了一圈，才大聲喝止！

郭寧混身一震，停手回頭嘶聲道：「就是這個畜牲殺死了帮主！」

沈勝衣喝道：「不是他！」

郭寧嘶聲道：「不是他是誰？」

沈勝衣隨口而出：「高松骨！」

郭寧道：「我趕到之時，只見他一人負傷在水中向外掙扎。」

沈勝衣道：「他那雙匕首仍然在腰間，江帮主也不是死在匕首之下。」

郭寧怔住。

沈勝衣不再多說，回身細看了施展一眼，突然出手，拍在施展身上。

這一拍正好拍開施展被封的穴道。

施展呼了一口氣。張開眼睛，一見沈勝衣，狂呼道：「趕快截住他！」

沈勝衣急問：「誰？」

「高松骨！」

「人在那裏？」

施展不知。

沈勝衣轉問道：「高松骨從那兒出來的？」

施展道：「他從池塘中突然飛杖刺殺帮主！」

沈勝衣一怔道：「他也在水裏？」

施展道：「朱貴被擄之時，他已經進來！」

沈勝衣問道：「好一個朱貴！」

施展道：「朱貴也不知，」

沈勝衣道：「怎麼？」

施展道：「高松骨的確原在客棧等他消息，因爲接到飛鴿傳書才趕來。」

沈勝衣道：「高松骨這樣告訴你？」

施展道：「還叫我轉告你一件事。」

沈勝衣道：「什麼事？」

施展道：「十七日之後，他們在百歲宮前會你！」

沈勝衣道：「他們已經知道我在追獵他們？」

施展道：「據說，就是飛鴿傳來的消息。」

阿纖他們這時候已經都趕到來，聽到這裏，胡培忍不住道：「他們怎知道？」

沈勝衣面色忽然一變，道：「妳的兩個兄弟只怕必有一人落在他們手中。」

胡培一聽身不由顫抖起來。

郭寧即時問施展，道：「高松骨殺死帮主之後那裏去了？」

施展搖頭道：「我穴道被封，後來的事情並不清楚！」

沈勝衣接問道：「朱貴是傷在誰人的手下？」

施展道：「不是我。」

沈勝衣道：「那必是高松骨的了。」

郭寧道：「朱貴是他的表弟。」

沈勝衣道：「好像高松骨這種人，莫說是表弟，就算親生兄弟也一樣下得了毒手。」

郭寧道：「爲什麼他要……」

沈勝衣說道：「因爲他知道朱貴出賣他。」

郭寧道：「那麼他現在——」

沈勝衣道：「你們進來之時可見有其他人？」

郭寧道：「只見朱貴在水中！」

沈勝衣道：「那麼高松骨必然也是在水中，水裏來，水裏去，重傷朱貴以引開別人的注意，狡猾！」

郭寧嘶聲道：「我下水找他。」

焦復賀鵬一齊上前。

沈勝衣急忙喝止：「現在才下水，太遲了！」

焦復三人不以爲然。

沈勝衣道：「他泅水進來，我們都毫無所覺，足見他水性之高，以他水性之高，現在是必經已從原來泅出莊外！」

焦復道：「你是叫我們就此罷手？」

沈勝衣道：「我就算這樣叫，你們也一定不答應。」

焦復冷笑道：「帮主與我們四人情同手足！」

沈勝衣道：「你們的心情我非常明白，不過他十七日之後必是在百歲宮！」

焦復道：「這種人也講信用？」

沈勝衣冷然道：「以前我不敢信，這一次他們是必在那裏等我！」

焦復道：「這豈非送死？」

沈勝衣道：「單打獨鬥，他們或者眞的無一是我對手，但聯手對付我，却有十分勝算！」

焦復道：「這是說，你同時對付他們的話，一分勝算也沒有。」

沈勝衣並不否認，道：「他們還有五個人，以一敵五，我的確是一分勝算也沒有。」

他一頓接道：「他們五個人全都是一流的殺手！」

焦復道：「所以，他們才這樣約你前去！」

沈勝衣點頭道：「他們也非約我前去不可。」

焦復道：「爲什麼？」

沈勝衣道：「我既然知道他們的名姓，遲早一定會將他們一個個找出來。」

他仰首望天，接道：「合五人之力，再加上百歲宮一帶最適宜伏擊暗算，這一戰，他們一開始便已佔盡上風，又何惜一戰？」

衆人不覺點頭。

阿纖道：「沈大哥，你準備怎樣？」

沈勝衣不假思索道：「赴約！」

阿纖道：「我也去。」

胡培道：「自然少不了我的一份！」

他沉痛的道：「到時候，他們一定會告訴我，我的兩個兄弟遭遇了什麼。」

焦復一旁連隨也道：「還有我們黑鯉帮！」

賀鵬郭寧同聲道：「帮主之仇，非報不可！」

施展掙扎着坐起了半身，道：「莫忘記了我！」

焦復道：「你傷成這樣如何去得。」

賀鵬道：「方才，你已經盡了你的力了！」

郭寧道：「我們三人再加一百兄弟足以應付的了！」

沈勝衣忽然道：「我知道你們都是血性漢子，一定會去，但有一件事，希望你們也明白。」



焦復道：「什麼事？」

沈勝衣道：「這五個殺手都是高手，並不是人多就可以對付。」

焦復道：「我明白你的意思。」

他回頭一望，道：「帮中的兄弟武功有限，去也是送死，起不了什麼作用。」

賀鵬道：「那麼就我們三人好了。」

郭寧道：「就決定這樣。」

沈勝衣目注他們，激喟道：「高松骨那句話其實可以直接通知我！」

焦復瞪眼道：「沈大俠這是說我們武功太差，去不去也是一樣？」

沈勝衣搖頭，道：「我只是不希望你們再有任何的傷亡。」

焦復大笑道：「我們本來就不是什麼好東西，就是死，也不值得可惜。」

賀鵬道：「這件事與沈大俠可以說並無任何關係，沈大俠却仍然賣命，我們若是不去，豈非教江湖上的朋友們笑話？」

沈勝衣一聲：「好！」橫掃衆人一眼正色道：「但無論如何，希望大家都盡量小心！」

一頓接道：「當知這五個人無一不狡猾惡毒，稍爲不愼，便會喪命。」

衆人點頭。

「即使死，我們也要死得有價值。」

沈勝衣目光緩緩落下。

落在池塘的水面之上。

水面的鮮血經已逐漸淡散。

× × ×

七尺銅棺放入了江萬里的屍體。

第一炷香尚未燒盡，六騎快馬已衝出黑鯉帮莊院。

正是拂曉。

沈勝衣一馬當先，左邊阿纖，右邊胡培。

賀鵬焦復郭寧三騎在後，三人額上都束着一條白色的頭巾。

風急巾舞，殺氣飛揚！

× × ×

妙有分二氣，靈山開九華。

——李白

皖人可謂得天獨厚，省內有一座黃山已經够驕人，還有一座玲瓏天際，宛如九瓣蓮花的九華山。

九華山的名稱是詩人李白改易的，也是由於李白的一篇遊記顯名於世。

山上東崖頂有一座古寺，就叫做東崖寺，相傳爲陽明先生宴坐悟道之處。

東崖寺規模宏壯，因限於地勢，殿宇高聳而狹隘。

門左有鐘樓，寺後接近崖邊有地獄殿，遠望就像山頂上一座保寨，不似伽藍。

由東崖嶺脊起到小天柱峯，山路崎嶇，奇崖怪石，深林密藪。

過小天柱峯，就是百歲宮。

× × ×

百歲宮一名護國寺，在摩空嶺上，相傳無瑕禪師自玉室來此結茅而居，圓寂時壽達一百零八歲，故名。

寺前有一株古松，峙立路旁，絕似一隻鳳凰，而且作躍躍欲飛之狀。

這株鳳凰松非獨有頭，頸、翅、尾、脚，甚至有一雙眼睛，天生如此，不能不令人驚佩造化神奇。

× × ×

拂曉。

鳳凰松下，一人獨立，灰衣舞風。

東方無病！

他負手向天，若有所思，又似有所等待。

× × ×

朝霧凄迷。

一個女孩子飛仙般從小天柱峯那山石間凌空飄來。

東方無病忽然側望那邊，說道：「小紅？」

那個女孩子正是殺尹青竹的小紅。

她飄然落在東方無病面前，道：「只來了你一個人？」

東方無病搖頭。

一個男人的聲音即時冷冷應道：「第一個到來的是我——」

人同時從鳳凰松後傳出。

白衣鐵劍。

葉生。

小紅目光一轉再轉，回顧東方無病，道：「你是第二個？」

東方無病又搖頭。

「不是你是誰？」

「是我。」一條木杖應聲從左面一塊大石之後伸出來，跟着是一個中年人。

高松骨。

小紅笑對東方無病道：「第二個該是你了。」

一個清朗的聲音從天而降，道：「也不是。」

小紅一聽失笑，道：「不成是你？」

「正是我！」應聲從鳳凰松之上掠下了一個眉清目秀的書生。

柳先秋。

小紅嬌笑道：「這麼早，少見哦。」

柳先秋道：「彼此。」

葉生霍地四顧一眼，道：「很好。」

小紅道：「什麼很好？」

葉生道：「我們總算都來了。」

小紅奇怪道：「吳姬怎樣了？」

葉生道：「殺樂仲之時，已經與樂仲同歸於盡。」

小紅道：「我早就叫她，將樂仲讓給你對付的了，他就是不聽我。」

葉生道：「生死有命。」

小紅問道：「梅化鶴又怎樣了？」

葉生道：「已死在沈勝衣的劍下。」

小紅道：「是眞的。」

東方無病道：「接信之後我因爲順路，探了一趟徐劍卿那個莊院，見他已伏屍院中。」

小紅道：「也許是徐劍卿下的手。」

東方無病道：「徐劍卿已死在他飛鶴爪下，屍體離開他最少十丈。」

小紅轉顧葉生道：「你信上所說的是眞的了？」

葉生頷首道：「嗯。」

小紅道：「那麼我們應該怎樣應付這件事？」

葉生道：「以我看只有一個辦法。」

小紅道：「說出來大家研究一下。」

葉生冷笑道：「殺死他。」

「原來是這個辦法。」

葉生道：「也是最簡單，最實際的一個辦法。」

「要殺他我看並不容易。」

「單打獨鬥，我們只怕無一是他的對手。」

「他眞的這麼厲害？」

「是不是眞的，這之前巳經有很多人替我們一再去證明。」

「聯手又如何？」

「必可以殺之。」

「這還不簡單，我們現在起程，一齊去把他殺掉就是！」

「你也是這個意思？」

「不成你也是？」

「我也是。」

「那麼眞的就現在起程？」

「我們不必去找他。」

「哦！」

「今天正午，他必到這裏來。」

小紅一怔道：「莫不是他知道我們在這裏？」

葉生點頭。

小紅道：「這個人的消息，也可謂靈通？」

高松骨插口道：「是我代大家約他來這裏決一死戰！」

小紅又是一怔道：「你不是說笑？」

高高松骨道：「不是。」

小紅道：「你怎知我們一定同意？」

高松骨說道：「他既然巳經知道我們的名字，又開始追獵我們的人頭，以他的經驗，遲早定會找到我們，將我們一一擊殺！」

小紅忽然道：「這只是你們三人。」

高松骨道：「我們三人？」

小紅道：「你，葉生，東方無病。」

高松骨道：「不是我們五人？」

小紅道：「當然不是了。」

高松骨淡然一笑。

小紅接道：「好像我與柳先秋，名不經傳，尤其是柳先秋誰知道她是女人？」

柳先秋笑道：「你們都知道。」

小紅道：「沈勝衣却不知道，只要你回復女人裝束，他如何去找？」

柳先秋輕歎道：「可惜我們兩人現在都應約走到這裏來。」

小紅眨着眼睛，道：「這句話什麼意思？」

柳先秋道：「眞的不懂？」

小紅道：「假的。」

柳先秋道：「我們兩人，現在如果要離開了，只怕首先就得與他們三人大打一場！」

葉生笑笑道：「我們七個人不是曾經發誓有禍同當？」

小紅道：「我記得好像有這件事。」

高松骨接道：「你們兩人的記憶力以我們所知一向都是不大好，所以如果一開始就讓你們知道這一次的約會就是與沈勝衣一決死戰，並非商量如何應付沈勝衣的話，只怕你們就不會到來的了。」

小紅道：「高大哥眞是善解人意，我現在有點喜歡你了。」

她話說喜歡，面容却有如寒冰。

高松骨看在眼內，笑一笑道：「眞的麼？」

小紅道：「你說呢？」

高松骨笑道：「即使生氣也等事了之後才生氣如何？」

東方無病接道：「以五敵一，無論如何總是比以三敵一的好。」

葉生道：「而且沈勝衣未必不能够找到你們兩人。」

小紅沉默了下去。

柳先秋插口說道：「聽來，你們三人似乎早就巳會過面，決定了今天應該如何的了。」

東方無病沒有否認道：「不錯。」

柳先秋笑問道：「三位到底決定怎樣辦？」

東方無病道：「一齊出手，各盡全力去擊殺沈勝衣。」

葉生跟着解釋道：「以沈勝衣的武功，我們若不是通力合作，不難就先自亂了陣脚，反給予他可乘之機，將我們一一擊殺？」

高松骨補充道：「當然，此人絕非常人可比，即使我們五人全力搏殺，亦難免有傷亡，但可以肯定，總不會盡皆死在他的劍下。」

小紅冷笑道：「總之就各安天命，是不是？」

高松骨道：「正是。」

東方無病道：「兩位意下如何？」

小紅道：「我們難道可以不同意？」

柳先秋接道：「大家好歹也是老朋友，總不成大家大打出手，自相殘殺。」

高松骨道：「兩位巳然如此明理，這件事就此決定了。」

小紅歎了一口氣，道：「你約了他什麼時候來這裏？」

高松骨道：「正午。」

小紅道：「就在這株鳳凰松之下？」

高松骨道：「這裏那裏够地方，我們幾個人大顯身手？」

小紅道：「那麼在……」

高松骨道：「百歲宮前。」

小紅道：「現在還早啊。」

高松骨道：「所以我建議大家先進去百歲宮之內好好的休息一下。」

小紅道：「你肯定他一定會到來？」

高松骨道：「第二個我不敢肯定，沈勝衣嘛，就算明知這是一條死路，也會闖進來的。」

小紅道：「這兒附近一帶形勢險惡，我們不若暗中埋伏，各展所長……」

高松骨笑截道：「這樣力量就全分散，而且萬一兩位埋伏不出，待機開溜如何是好？」

小紅瞪了他一眼，冷笑道：「不是很多人都說你是一個君子？」

高松骨道：「那是他們有眼無珠。」

「那麼其實是小人的了。」

高松骨冷笑。

東方無病大笑道：「難怪你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高松骨只是冷笑。

小紅瞟了柳先秋一眼，道：「看來我們現在還是進去百歲宮休息一下的好。」

柳先秋道：「不錯。」

高松骨立即道：「我給兩位引路。」第一個向百歲宮那邊走去。

小紅無可奈何的拖起脚步，與柳先秋跟在高松骨後面。



東方無病葉生相顧一笑，亦自舉步。

山路逐漸平坦。

遠望百歲宮，淒迷白霧中有如魔境，赫然抓在一隻大鵬的爪下。

那隻大鵬却一動也不一動。

小紅第一次到來，看見奇怪，遙指那隻大鵬道：「那是什麼東西？」

後面東方無病道：「一塊石。」

小紅道：「哦？」

也就在此際，一陣風吹開那邊淒迷的白霧。

小紅終於看清楚。

果然是一塊大石，形狀却竟如大鵬騰霄。

東方無病又道：「因爲它像一頭大鵬鳥，所以就叫大鵬石。」

葉生插口道：「亦叫大鵬聽經石。」

小紅道：「是什麼原因？」

前面高松骨應道：「在天台絕頂有一平台，相傳爲地藏王拜經之處，叫古拜經台，但那裏遠望這邊，大鵬不就像側身向天台峯聽地藏王講經。」

小紅道：「你倒也清楚。」

高松骨道：「年輕的時候我曾經三次遍遊九華這裏。」

東方無病道：「我只是七年前到過了一次。」

高松骨道：「正値我第三次來遊。」

東方無病道：「我們就是那時候認識，上到天台峯——」

葉生截口道：「恰好遇上我。」

小紅道：「這麼巧。」

東方無病道：「就是這麼巧。」

葉生微喟道：「那時候我們却都是窮光蛋，想請對方喝一杯酒也不成。」

東方無病道：「之後沒有再來了。」

高松骨道：「因爲由那時候開始，我們就拚命去賺錢。」

東方無病道：「想不到七年後的今天大家竟然舊地重遊。」

葉生道：「說不定這亦是我們的埋骨之所。」

東方無病道：「僥倖過得了今天，我們就在『非人間』之下舉杯慶祝如何！」

「非人間！」葉生撫掌道：「最好不過了！」

小紅道：「什麼非人間？」

東方無病道：「在天台峯絕頂有一間古寺，叫地藏禪林，寺左有一塊摩崖，上書『非人間』——」

語聲未落，脚下突然一軟！

其他四人幾乎同時驚呼失聲！

長逾三丈，闊近八尺的地面那刹那之間突然沉下！

五人亦沉了下去。

實在太意外，五人空有一副好身手，無人來得及施展。一時間塵土飛揚！

× × ×

下面是一個只一丈的淺坑。

坑底倒插着無數尖削的劍刀！

若是深坑，五人雖然來不及翻身，亦必然來得及運功護體，只得一丈，五人心念方動，便巳到底！

小紅驚呼未絕，右脚足心巳被竹刀洞穿，一對判官筆同時後旁飛來，「奪奪」的插入了她的後心要害！血飛激！

小紅的身子亦被撞得往前一栽，驚呼變爲慘呼！

慘呼出口，她右手突然反抄，一抄一扣，扣住了暗襲她的那個人的咽喉，輕叱道：「你是誰？」

那個人嘶聲應道：「黑鯉帮郭寧！」

小紅道：「好！」手一緊，「格」一聲，郭寧的咽喉立被捏斷！

郭寧雙手判官筆相應一送，洞穿小紅的後心要害！兩人一齊倒在竹刀上！

× × ×

高松骨亦落坑中！

當先着地的却是他手中的七尺木杖！

他就以木杖支着身子，雙脚只差一寸沒有踏在竹刀上。

一把斬馬刀即時斬至！

刀在賀鵬的手中，他與郭寧焦復貼壁埋伏淺坑巳經多時，等的就是這一刻！、這一刀自然全力斬出！

高松骨耳聽風聲，整個身子就往上拔了起來。

他以杖借力，這一翻迅速巳極，竟避過賀鵬的全力一刀！

刀從他的脚下斬過，斬在杖中！

那支木杖「刷」的立被斬斷！

高松骨身形不由亦下沉，那刹那之間他右脚猛然踢出，正踢在賀鵬胸膛之上！

賀鵬的胸膛「卜」的下陷，連人帶刀側飛，撞向後面坑壁！

蓬一聲，他半邊身子竟嵌入坑壁中，口一張，一股鮮血如箭般噴出！

人也就嵌在坑壁之內，一動也不見再一動。

高松骨木杖此時又落地。

他握杖右手猛一按一鬆，那半截斷杖「哧」的入地盈尺，身形就借此一按之助，呼的飛出陷阱！

凌空未落，一道劍光突然飛來！

高松骨偏身急閃！

一閃，再閃，三閃，刹那間他身形十七變。

劍亦十七變！

再一變，奪的刺入了高松骨的胸膛！

高松骨混身眞氣亦被刺散，脚落地，身形藉那入胸一劍之助，勉强站穩。

他這才看清楚用劍那個人。

那個人白衣如雪，散髮披肩，以左手握劍！

高松骨面色慘白，道：「沈勝衣？」

白衣人道：「正是！」

高松骨破口罵道：「你出其不意暗算，是那門子的英雄好漢！」

沈勝衣道：「對你們這種人，自當不擇手段！」

高松骨道：「陷阱也是你的主意。」

沈勝衣道：「是黑鯉帮三位堂主建議，對這個建議我完全不反對。」

高松骨道：「你們何時到來？」

沈勝衣道：「比你們早三天。」

高松骨道：「氣死我了！」張嘴一口鮮血。

他本來也是打算利用百歲宮附近的地形埋伏對付沈勝衣，只因爲恐怕自己吃虧，相信不過其他人，才改了一齊出擊這決定，誰知道，現在却落入對方埋伏之中！

難怪他生氣。

他吐血接道：「我手中杖若未斷，一百招之內，你未必能夠殺我！」

沈勝衣道：「現在我只用十八劍就已取你性命！」

高松骨道：「却也是一命換一命，我上來之前，總算殺了你們一個人！」

「誰？」

「他是用斬馬刀！」

「賀鵬？」

高松骨沒有回答，一個頭霍地垂下。

沈勝衣冷然收劍。

高松骨倒下，胸膛血如箭激射！

沈勝衣連隨飛射了出去！

人劍如飛虹！

× × ×

柳先秋落在小紅之旁。

她倒也幸運，雙脚都落在竹刀之間。

阿鐵也就貼壁等候在她的左面，手中劍馬上刺了上去！

柳先秋耳聽風聲，身形急偏，鐵的劍從她頭上刺過，刺下了她的書生頭巾！

一頭秀髮瀑布般瀉下！

她目光一轉，格格大笑，道：「又是你？」

阿鐵道：「今日你就算回復女兒裝束我也不會放過你的了。」

柳先秋冷笑道：「那天晚上我沒有殺你是你的運氣，想不到今日你又撞在我手上，這一次我如果仍然不殺你，就未免太對不起自己了！」

語聲一落，她右手已拔出了一把柳葉刀，左手亦扣住了兩把，却是兩把柳葉飛刀。

刀長二尺八，寬不過寸半，兩支柳葉飛刀却只得三寸長，一指寬。


**岑凱倫・巨著**

**無敵女金剛故事之「死亡婚禮」（單行本）**

婚禮結束，新郎紛紛斃命，一個星期內去世之倒運新郎達十三名之多，且看女金剛馬丁妮如何運用超人力量破獲連串命案？故事曲折離奇，過程驚險緊張……

**即將出版・敬請留意**


一聲嬌叱，身形急起，一拔兩丈！

阿鐵貼壁一縱，亦縱起兩丈，凌空一劍，兩劍，三劍！

柳先秋連擋三劍，身形已落在陷阱之旁，兩支柳葉飛刀突然出手，射向阿鐵的咽喉！

阿鐵偏身一閃避開，長身擊劍！

柳先秋一刀接下，嬌笑道：「想不到你也有幾下子！」

阿鐵沒有理會她，長劍展開，哧哧刺去！

柳見秋一見，笑容一斂，掌刀急忙招架！

絲毫她也都不敢大意，因爲，她已經看出阿鐵的武功實在不錯，而且又蓄意拚命！

劍刺九十八劍，刀連擋九十八刀，回攻一百二十刀！

刀比劍更快！

× × ×

柳先秋頭巾被刺飛那刹那，葉生的劍已出鞘！他的右脚踩在一支竹刀上，鞋穿透，三隻脚趾被竹削斷，痛澈心脾。

可是他沒有抽脚。

一把長刀已斬至！

葉生一劍架開，目光一閃，道：「胡培？」

襲擊葉生的正是胡培，聞言一怔，道：「你認識我？」

葉生道：「你與一個人相像！」

「誰？」

「胡烈！」

「我二弟何在？」

「司馬家中！」

「他……」

「已死在我劍下！」

胡培嘶聲叫道：「我兄弟與你勢不兩立！」

東方無病的語聲劃空傳來，道：「你一共有多少個兄弟？」

胡培側首道：「這又是什麼意思？」

東方無病道：「胡昇已被我在諸葛家中一肘撞碎咽喉！」

胡培撕心裂肺的大吼一聲，刀一翻，霍霍斬向葉生！

葉生一劍豎起，左右交抹，連擋十刀，猛一落，平胸疾刺了出去！

× × ×

東方無病雙脚都蹲在竹刀之上，雙脚却無損，那兩支竹刀反而被他踩入泥土之內！

埋伏一旁的焦復連隨出殺！

他用一對日月輪，日輪三現，月輪四出，三現十六招，四出二十式，一上手就是連環三十六擊！

東方無病赤手空拳，硬接焦復的日月輪！

三十六擊盡被他接下。

焦復方待再出手，日月輪猛覺一緊，赫然已捏在東方無病左右雙手姆指之中！

如何被東方無病捏住焦復竟然也不清楚。

這一驚非同小可！

他急忙全力後奪，但一動都不動！

東方無病冷然盯着他，還分神與胡培說話。



兩人的武功明顯相差甚遠。

焦復不禁由心寒了出來，脫口喝道：「放手！」

東方無病冷笑道：「好，我放手！」

手指忽一鬆！

焦復想不到東方無病竟眞的鬆手，不由的一怔！

也就在這刹那東方無病雙手突然猛向前一探，拉住了焦復的雙腕！

焦復急起脚！

脚還未踢出，他人已被東方無病掄起來，猛擲！

焦復慘叫一聲，一個身子已釘在那些竹刀之上！

東方無病這才鬆開手。

同時間，葉生的長劍奪地刺入胡培的胸膛！

胡培眼看着葉生那支劍刺向自己的胸膛，竟也來不及阻擋！

刺痛錐心！

胡培忍痛揮刀，刀未落，葉生已將劍拔出，左一引，斜敲在胡培那柄刀的刀鋒上！

「呼」一聲，那柄刀竟長了翅膀一樣橫飛了出去！

胡培刀都已握不穩。

血從他胸膛射出，他混身的氣力亦隨着射了出去！踉蹌着貼壁倒下。

葉生冷笑一聲，拔起身子！

他身形方動，胡培突然怪叫一聲，倒下的身子向後一撞一彈，如箭般上射！

葉生身形凌空丈八，胡培就撲至，雙手一抱，抱住了葉生的右小腿！

葉生的身形立時一頓，一劍即時飛虹般刺至。

沈勝衣的劍！

× × ×

葉生人在半空，已瞥見沈勝衣凌空一劍刺來，他冷哼一聲，手中劍立刻劃出。

以他的劍法，絕對可以凌空接下沈勝衣這一劍。

可是就在這時候，胡培抱住了他的右小腿。

他的身形一頓，手中劍就失了準頭！

沈勝衣的劍立時刺入他的眉心。

葉生「哇」一聲怪叫，人凌空急落！

竹刀刺入了胡培的身子，刺入了葉生的身子！

兩人都沒有反應。

這刹那之間，兩人都已經死亡！

× × ×

沈勝衣人劍連隨倒翻，落在陷阱旁。

一條灰色的人影同時落在他身側！

東方無病！

人落拳出，勁風呼嘯。

右拳！

沈勝衣一步橫移，左手劍飛刺來拳！

東方無病化拳爲掌，一偏一拍，讓劍尖，拍劍鋒，將劍拍出外門，立即進馬，左拳急打！

沈勝衣一聲：「好拳！」人已退出三步。

東方無病步步緊迫，雙拳交替，左十七右十八，連環三十五拳！

拳拳急勁！

沈勝衣身形閃！

東方無病三十五拳落空，左拳變掌，右拳化抓，九手十八抓，雙脚起鴛鴦，同時踢出二十四脚！

沈勝衣手中劍竟然被對方掌抓脚封死，完全施展不開！

沈勝衣又一聲「好！」

這個「好」字出口，人已在半空。

東方無病如影隨形，右抓回拳，左拳轉爪，拳打胸膛，爪鎖咽喉！

沈勝衣風車大翻身，落在一株松樹之上。

東方無病窮追猛打。

枝葉紛飛，樹梢「轟」的迎拳一斷爲二，凌空倒下。

沈勝衣人却已貼着樹幹滑下。

東方無病貼着樹幹追擊！

「噗噗噗」一連幾聲，樹幹上又多了七個爪印，三個拳洞。

沈勝衣落地，東方無病亦落在他的前面。

拳擊脚踢！

沈勝衣長嘯一聲，劍飛展，一刺九十六劍！

勁風激盪！

寒芒亂閃！

突然間，勁風飛逝，寒芒消斂，東方無病沈勝衣兩人的身形亦停頓。

東方無病手脚之上多了二三十個劍洞，鮮血淋漓，沈勝衣胸腹肩七處衣服碎裂，口角溢血。

劍仍在他手中，劍尖却捏在東方無病的左手姆食指之內，距離東方無病的心房只一寸！

東方無病若不是及時捏住，劍已然刺入他的心房之內。

他的拇指死魚肉般發白。

沈勝衣握劍的右手亦青筋怒突，彷如爬滿了一條條的蚯蚓。

劍鋒已彎起！

東方無病突然開口說道：「果然名不虛傳！」

沈勝衣道：「彼此！」

東方無病右拳突出，擊在劍鋒之上！

「崩」一聲，劍棒折斷，東方無病右拳鮮血淋漓，他左手立時揮出，揑着的一截斷劍橫切沈勝衣的咽喉！

沈勝衣的斷劍亦同時刺出，仍然刺向東方無病的心房。

斷劍入心！

東方無病的斷劍却沒有插入沈勝衣的咽喉，距離沈勝衣的咽喉却不過一分！

血從東方無病的胸膛流下。

他忽然笑道：「想不到你的判斷比我還要準確！」

笑語聲都已微弱。

沈勝衣冷然拔劍，道：「那一拳若是擊前一寸，現在死的就是我，不是你！」

東方無病大笑倒下！

沈勝衣突然汗落淋漓，一身衣衫濕透，急速的喘息起來。

喘息着他倏的回頭。

回頭一瞥，手中斷劍脫手飛出！

柳先秋阿鐵就在那邊！

阿鐵的劍正被擊落，柳先秋的刀正刺向阿鐵的咽喉！

刀快如閃電！

阿纖偏身急閃！

她閃得雖快，刀仍然削在她的右肩上了！

入肉兩寸，血如箭射！

柳先秋進身正欲加一刀，就聽到破空聲響，回刀急劈！

「叮」一聲，沈勝衣那枝斷劍被她一刀劈落，她那枝柳葉刀，亦被那枝斷劍撞斷！

沈勝衣連隨飛身撲來！

柳先秋一督手中斷刀，身形忽起，向前急掠了出去！

阿纖翻身從地上跳起，緊追在後面。

柳先秋頭也不回，右手反揮，颼颼兩支柳葉飛刀向阿纖胸膛射去！

阿纖冷不提防，要閃避已經來不及。

正當此際，一手橫來，一抄再抄，抄住了兩枝柳葉飛刀！

阿纖驚魂甫定，沈勝衣的語聲已身旁響起：「你的肩膀怎樣？」

阿纖道：「不……不要緊！」

她望了沈勝衣一眼，驚叫道：「你也受傷了。」

沈勝衣道：「挨了一頓拳脚，斷了一條肋骨，幸好未碎！」

說話間，柳先秋已掠出了六丈。

沈勝衣目光一閃，探手執起阿纖被擊落地上的劍，道：「我們追！」縱身追前去。

他的身形明顯的已沒有那麼靈活，阿纖甚至能夠跟得上了。

柳先秋的距離逐漸與他們拉遠！

阿纖也覺察了，道：「沈大哥，你其實傷的……並不輕！」

沈勝衣說道：「幸好，她走的是那條路。」

阿纖奇怪道：「那條路怎樣？」

沈勝衣道：「絕路！」

×　×　×

層標過遲日，半壁明朝霞。

日已升，露未散。

柳先秋掠出了百數十丈，突然停下。

在她前面是一個斷崖，筆直如削，下面的茫茫一片霧氣，也不知有多深。

她回頭，沈勝衣阿纖距離雖遠，但很快無疑就會追到。

兩旁並沒有第二條路。

她仰天歎了一口氣，忽然漫吟道：「淚續淺深綆，腸危高下絃，紅顏無定所，得失在當年。」

這也是李商隱的詩，她最喜歡吟李商隱的詩，尤其是在殺人之時。

這一次，她還能殺誰？

語聲蒼涼，隨風消逝，她再回頭，沈勝衣阿纖已經在身後不到兩丈。

她的目光落在沈勝衣手中那支劍之上，忽然笑道：「你是一個很謹慎的人。」

沈勝衣淡然一笑。

柳先秋轉問：「他們都死了？」

「都死了！」

「他們這一次的判斷，錯得實在太厲害。」

「否則，合你們五人之力，我即使能夠生存，也絕不能夠站得好像現在這樣穩定。」

「我們一生暗算別人，想不到亦死在別人暗算之下，莫非就是報應？」

柳先秋又歎了一口氣。

阿纖冷笑接口道：「你現在打算怎麼樣？」

柳先秋側頭瞟了阿纖一眼，說道：「想不到，你竟然能够兩次逃過我的毒手，遇上一個好像你這樣走運的女孩子，合該我倒霉！」

阿纖道：「你還沒有回答我。」

柳先秋反問沈勝衣，道：「你看我能否殺你？」

沈勝衣笑道：「方才，我手無寸鐵，你若是出手，雖然刀已斷，仍然有五分機會。」

柳先秋道：「我問現在如何？」

沈勝衣道：「不能。」

「那麼我只好殺另外一個人了。」

「你已經錯過了兩次機會，仍不死心，還要殺阿纖麼？」

柳先秋搖頭，道：「我現在要殺的不是她！」

阿纖道：「那是誰？」

「我！」柳先秋凄然一笑，縱身突然向斷崖跳下。

沈勝衣阿纖一怔，雙雙搶前去。

他們奔到崖邊，往下望去，只見柳先秋身形急落，迅速的墮入白霧之中。

阿纖失聲大叫道：「她竟然這樣跳下去。」

沈勝衣淡然道：「她本來就是一個無情的殺手，對人無情，對自己也一樣。」

阿纖無言輕息。

沈勝衣亦自歎息一聲，又往下望了一眼。

斷崖下白霧仍舊凄迷，人却已不知何處。

(完)

奇招絕技

# 陳君五蹬脚顯奇能

・麥海雲・

去年在香港病逝的一個武林高手陳君五，他是有功夫的，擅長俠家拳和羅漢拳，而且精通喇嘛拳，又懂得跌打醫學。

故此，他二十年前，已經在江湖上很有名氣。

當時有一個賣武爲生的人叫做鄧飛熊，跟陳君五很是合得來，有一次，鄧飛熊得罪了當地的一個惡僧，發生問題，找陳君五解圍，這件事仍是給武林中人津津樂道。

那時鄧飛熊習慣了在南番東順開檔賣武。

有一天，他在官山附近的吉利墟開檔，他很喜歡在開場白的時候說一句：「衫袖長過頸」，這句話跟「唔係猛龍唔過江」的意思相同，本來是隨口說的一句話，並非有意詆譭甚麼人，眞料不到，他開檔剛剛說了這一句，忽然之間有一個和尚走出來，問他的衫袖究竟有多麼長，是否憑着衫袖就可保橫掃千軍。

那個和尚出言不遜，鄧飛熊定眼看看，覺得他的身材短小，似乎是個道友，仙風道骨，身上沒有甚麼肉，根本上就不會把他看在眼裏。

故此，他很驕傲的點了點頭，說：「是的，我確是說過這句話，如果你想知道我的衫袖究竟有多少長，是否能够橫掃，請即過招。」

說完這句話，鄧飛熊就擺好了打架的姿勢，準備跟他較量高下。

那個和尚看見他已經擺招，便不客氣，說：「我正是來踢盤的，請你盡量施展本門的絕招把我殺退。」

說完他就立刻動手，把左右兩手接在一起，兩個前臂相疊，看來好像十字形，這種手法本來是擋格來拳使用的，他却用十字手進攻，而且一步一步的追前，將他的橋手猛撞鄧飛熊上半身。

鄧飛熊不敢怠慢，退後一步，即時用右手劈下，以爲一手劈中對方十字手的中間，便可把和尚壓倒。

殊不料他的右臂劈下，竟然落空，跟着對方用五隻手指進馬抓他的臉部，這才知道那個和尚的十字手只是誘敵發招，然後乘虛而入。

鄧飛熊並非弱者，看見五指撲攻，立刻把頭和頸向背後一仰，收回雙臂向上擋格，護住了中上門，隨即順勢飛脚向和尚踢去。

這一招叫風搖殘荷，剛剛破了對方的虎爪，不過，鄧飛熊既然身體仰後踢出一條腿，那個和尚是武林中人，當然看得出這種拳路，趕快閃身，雙手齊出，希望接受他的一脚。

不過，鄧飛熊一脚落空，便即收回，跟住發拳，從他的頭部冚落去，這一招快如閃電，無奈他的武功根底，比不上那個和尚，對方並非左閃，而是雙手齊出，仍用交义手擋格，剛剛擋格鄧飛熊迎頭冚落的一擊，就把兩隻手，當胸的一隻稍爲移開，快如閃電，以腋底針的手法，向鄧飛熊腋下插去。

那是一個大穴，一旦受擊，直達肺尖，登時發生劇痛。

鄧飛熊驟然覺得渾身痲木，無法再鬥，迫於罷手。

那個和尚冷笑一聲，說：「鄧飛熊，你的衫袖雖長，已被割裂，內部受傷，如果想得同一條性命，三天之內，預備白銀三百両，到龍津海口的寶林寺找我施救，我的法號叫做惠衆。」

和尚說完了這句話，他就一搖三擺的走開。

鄧飛熊看見他揚長而去，心知肚明，自己確是受傷，不覺呆了半截，旁觀的人立刻趨前，向他說出這一個「惠衆和尚」的來歷。

原來，這傢伙是寶林寺的主持，精通武藝，能够把二十八枚大光錢放在掌心，使勁一扼，放手的時候，所有銅錢給他扼到彎曲，而且能够抓住雨傘使用水上飄萍的輕功，在水面上行走，故此，人人畏懼，看來他已傷了鄧飛熊的內臟，不能不求他醫治了。

鄧飛熊聽說，心裏吃驚，想去求他診治，但因身上沒有這樣多的錢，不覺心亂如麻。

鄧飛熊危急當中，忽然想起陳君五來，在武林當中，陳君五不但擅長各派拳脚，而且懂得點穴和解穴，立刻收檔，搭渡回到廣州，找着陳君五，把此事向他訴說一遍。

陳君五聽了鄧飛熊此言，雖然埋怨他賣武的時候太過誇張，因此結怨，但因他只是誇張自己的武藝高强，並無詆譭別人，對方是個僧人，更加不該施展毒招，打傷他的內臟，因此之故，他決心插手，辦理此事。

陳君五先把自己秘傳的藥丸來替鄧飛熊醫治，還開幾味藥立刻先服，使他喝了清除積瘀。

跟着詳細詢問當時的情形，沉思一會，便即下了決心，等到鄧飛熊痊癒之後，他就親到龍津海口走走。

到達寶林寺的時候，陳君五自稱是商人，入寺遊玩，並且拿出十両銀作爲香油費。

惠衆和尚見錢開眼，以爲他是大客，極表歡迎，言談當中，表示出禪房裏有一個烟局。

陳君五順勢直落，也說他喜歡玩兩口公烟，惠衆就招呼他入靜室抽吸鴉片，談天說地。

在一燈相對的時候，陳君五說道：「聽說大師有本領能够抓住廿八枚大光錢，把它扼到彎曲，又能够步行水面，是否屬實呢？」

惠衆和尚聽了，諸多推搪，陳君五發覺他並無如此深厚的內功，亦無輕功，他打傷鄧飛熊只是靠普通的拳脚，不過武功比較鄧飛熊略高而已。

立刻翻臉，向他直認姓陳，名叫君五，是廣州的拳師，跟鄧飛熊一向深交，鄧飛熊給他打傷，還說他有這種本領，故此特來拜候，希望他懂得武林規矩，切勿出手傷人。

陳君五身型非常高大，氣力沉雄，雙臂如鐵，手腕特別粗壯，而且，他學過幾派拳脚，惠衆和尚不敢輕易跟他交手，只好低頭認罪。

陳君五乘機對他說道：「你是個出家人，根本上就不應該跟江湖賣武的人相鬥，而且，下毒手揷傷對方，勒索幾百両銀子，然後肯醫治他，這種行徑，簡直是犯了清規，兼是武林中的敗類，記得這件事情，以後切勿再犯，否則，我仍要找你算賬的。」

說完這句話，陳君五突然從烟格飛身躍起，向距離八尺的一堵牆使勁撑出，他的雙飛脚先後向牆壁蹬了兩脚，然後落地，在距離地面五尺高的一處牆壁，留下兩個脚印，深達三分。

向牆壁蹬了兩脚，留下脚印，有許多人辦得到，可是，忽然從烟床躍起，施展燕子穿簾這一招，立刻蹬脚，那就不易辦得到了。

即使向牆上施展壓力，也不容易入牆三分。

當時陳君五脫下鞋子，躺在烟床玩烟，亦是蹬向那一堵牆壁，至今仍然在牆上留下兩個脚印。

惠衆和尚看了暗吃一驚，加倍向他道歉。還說以後不再跟江湖上的朋友爲難，陳君五認爲滿意然後離開。

事後他的大名因此更响，不必細表。

——完——



風·林·火·山傳奇故事／朱羽·文 盧令·圖

# 烈如火（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劉棠應小斗子之請，將蠻妞的殘廢父親釋放回鎭，但這對於雲海鎭的威脅，並沒絲毫鬆懈，仍有六名鎭民被俘作人質，那晚，一歹徒往江家祠去找江五爺，勒令後天日落前將二千兩黃金交出，否則當處殺人質，詎知那歹徒剛將話傳完，驀遭人暗殺，歹徒首領適時出現對江五爺發出警告，縮短交金日期爲明天日落之前，以作他的同伴遭殺的懲戒，江五爺遭此打擊不禁痛哭出聲，驀地小斗子在他眼前出現，江五爺將剛發生的事告之，小斗子回顧不見屍體，疑是江五爺情緒不安發生錯覺，江五爺力辯——

## 天翻地覆變　路轉峰迴曲

小斗子道：「人在最勞累的時候，情緒不安的時候……」

「小斗子，別跟我說這些，我絕不會看錯，死者是那夥强盜中間的一個，心口插着一把刀。接着，强盜的首領就出現了，他硬說他的手下是我殺死的。」

「强盜的首領？」

「是呀！聽口氣他好像是那夥强盜的頭頭。」

「他是長得像什麼樣子？」

「沒見着他的人，兩次了，他都沒有露面。」

小斗子想了一想：殘廢者多半有自卑感，劉棠只有一條腿，他自慚形穢，當然不願露面。而且，他也怕別人發現他只有一條腿之後而不再怕他。

「他說你殺了他的手下，你當然不會承認。」

「是呀！我本來就沒有殺人啊！」

「他怎麼說呢？」

「他將限期縮短了一天，明天日落，如果他們得不到那二千兩黃金，他們就決定宰人，頭一個就是我孫子……」

江五爺正說到這裏，突見一個人慌慌張張地跑了進來。

是曹金貴。

「五爺！不得了啦！五爺！」他一面跑一面嚷着。

「金貴！出了什麼事？」江五爺一個大步迎了上去。

「死了人，死了人啦！」

「那兒死了人？」

「我家裏……」

「是誰……」

「五爺！我那認識他是誰呀！躺在前面店堂的櫃枱上，直挺挺的，心口上插着一把刀，嚇死人啦！」

又是心口插着一把刀，江五爺不禁打了一個冷顫。

「金貴！沉住氣，別大呼小叫的，你先回，我隨後就來……」

「五爺！你可一定要來呀！」

「我會來的。」

曹金貴走了。



江五爺道：「小斗子！一夜兩命，你有什麼看法？」

小斗子沒作聲，他似乎沒有正確的答案。

「我不用去看，也知道被殺的人又是一個强盜。」

小斗子仍然沒有作聲。

「小斗子！我先前還有一個想法：我以爲是你殺了那個强盜……」

「我不會作這種傻事。」小斗子終於開腔了。

江五爺道：「傻事！小斗子！你認爲這是傻事？」

「當然。殺了他們只會引來强烈的報復。」

「小斗子！如果你沒有動手，那會是誰？」

「五爺！咱們去看看死者再說吧！」

在昏暗油燈的火苗照射下，死者的面皮蠟黃，儘管如此，小斗子還是一眼就認出了他是劉棠的手下之一。

再看那把刀插進的部位，小斗子不禁深深佩服，眞是一個用刀的好手，不但奇準，而且一滴血都沒有流出來。

曹家酒坊並非第一現場，死者是在被殺之後移屍到這兒來的。目的呢？當然又是嫁禍。殺人者想使劉棠遷怨於江五爺和曹金貴。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是早就潛伏在鎭上？還是外地來的呢？

這個人接二連三地暗殺劉棠的手下，是伸張正義？是抱打不平？還是另有陰謀呢？

「小斗子！你看，殺人者，是什麼來路？」

「很難說。」

「他的用意何在？」

「看起來他好像是帮着鎭上對付强盜，其實他是和鎭上過不去；而且，光殺這種小嘍囉又有什麼意義？」

江五爺憂心忡忡地說：「情況好像愈來愈複雜了。」

「誰說不是？」小斗子也深有同感地說：「五爺！看樣子，劉棠那一夥人來到鎭上也不單純是爲這二千兩黃金；也許，追尋黃金之說只是一個藉口而已。」

「小斗子！你能直截了當去問問劉棠嗎？」

「問他他也不會說……五爺！你回去歇着吧！別急，船到橋頭自然直，情況不會那麼糟糕的。」

「這具屍首怎麼辦呢？」曹金貴迫不得已開了口。

「拿塊白布蓋上，我會通知劉棠來收殮的。」

小斗子親自送江五爺回祠堂，九十三歲的高齡，眞可能經不起這樣的折騰。

誰也想不到，蠻妞竟然也在祠堂裏等着。

「蠻妞！出了什麼事嗎？」小斗子疾聲問。

「小斗子！我爹又不見了……」

不見了？一個癱瘓的老人，若是突然發現他不在床上，那鐵定是不見了。

「蠻妞！」江五爺問道：「多早晚的事？」

「我也不知道……迷迷糊糊地睡着，突然聽見一聲响動，起來到隔壁一看，我爹就不在床上了。」

江五爺看着小斗子，他似乎希望從後者的口中得到答案；小斗子却低着頭，沒有吭聲。

「我猜，一定是那夥人將我爹刦走了。」蠻妞猜測地說。

「應該不會呀！」江五爺說：「既然放了妳爹，幹嗎又把他再刦回去？」

「五爺！」小斗子開口了：「蠻妞的猜測並非不可能。劉棠怕蠻妞她爹洩漏什麼秘密，所以再把他弄回去……五爺！你歇着吧！我跟蠻妞上客棧去看看。」

「我也去。」

「不！五爺！你一定要歇着，」小斗子很誠意地說：「你這麼大年紀，千萬不能太過操勞。」

江五爺拗不過小斗子，只得心不甘，情不願地躺上了床。小斗子再三囑咐江五爺要好生休息，這才和蠻妞聯袂離去。

走在路上，小斗子漫不經意地問：「蠻妞！妳認爲妳爹會再度落到山上那夥强人的手裏去嗎？」

「可能。」

小斗子道：「蠻妞！可是妳一點兒也不緊張呀！」

「我猜想那個一條腿的人不會傷害我爹。」

「爲什麼？」

「他不是很同情殘廢的人嗎？他再將我爹逮了去，只是怕我爹洩漏他們的秘密而已。」

「其實妳爹什麼秘密也不知道。」

「那個一條腿的人並不了解實際情況呀！」

「蠻妞！只要妳不着急，我就放心了……」小斗子突然口氣一轉：「剛剛鎭上死了兩個人。」

「哦？」蠻妞顯得非常吃驚的樣子。

「兩個都是劉棠的手下，是被人用刀子捅了的。」

「是誰幹的？」

「我能回答就好了。」

蠻妞是從後門溜出來的，後門還敞着，他們就從後門進了客棧。

小斗子要來看看，也無非想看看現場是否留下什麼痕跡，但他絕沒有想到一眼就看見蠻妞她爹躺在床上。

回頭看，蠻妞正以驚訝的目光怔望着他。

小斗子打了個眼色，蠻妞會意，就進了房，走到床邊，輕輕叫喚她爹。

老人家睜開惺忪睡眼，語音糢糊地問：「幹什麼呀？」

「爹！你老人家沒事吧？」

「怎麼啦？孩子！爹不是睡得好好的麼？」

「爹！你老人家繼續睡吧！」

小斗子和蠻妞走到客棧的後院，他輕輕地問：「蠻妞！到底是怎麼回事呀？」

「小斗子！剛才我明明看見床上是空的呀！」

「妳肯定妳沒有看錯嗎？」

「絕對沒有看錯。」

「蠻妞！妳一定是看錯了，這幾天你格外累，又時時担心妳爹，所以精神就恍恍惚惚的……」

蠻妞道：「小斗子！請相信我，我的精神很好……」

「愈是精神恍惚的人愈認爲自己沒問題……好啦！蠻妞！咱們別爲這件事抬槓子，反正妳爹安穩沒事就行了，睡吧！我還要到山裏找劉棠去。」

小斗子眞要去找劉棠；但他並不知道上那兒去找。

然而劉棠要找小斗子却很容易，他就在鎮口上等着。

「劉兄！我正要去找你。」

「我也正要找你。」

「這麼說，咱們是不期而遇，不謀而合。」

劉棠道：「小斗子！我的手下有兩個被捅了！」

「我知道了。」

「但是你不知道事情有多嚴重。」

「不管你認爲多嚴重，你都不能將這筆帳記在雲海鎮的頭上。」

「可是，我的人是在鎮上被殺的。」

「劉兄！」小斗子語氣凝重地說：「你這麼說是不公平的，沒有眞臟實證，怎可在別人頭上亂扣帽子？」

「小斗子！這兩人是你殺的嗎？」

「當然不是。」

「那不就結了嗎？如今雲海鎮只有你一個人是外來的，如果你沒有下手，殺人者不是雲海鎮的人還有誰？」

「你也不能因爲其中有一個人是兇手你就遷怒全鎮呀！劉兄久走江湖道，應該是個講道理的人。」

「一隻老鼠，壞一鍋湯，你沒聽說過嗎？」

「好啦！我不跟你抬槓，你打算怎麼樣？」

「我的手下被殺，怪他們學藝不精，警覺不够，我沒什麼好說的。當我發現第一個手下被殺的時候，我就通知江五爺，三天的期限縮短了，現在，我又縮短半天，日出之前，如果咱們見不到黃金，我們就宰人，頭一個就是江福奎，用最嚴酷的手段，教雲海鎮的人明白，咱們不是來唬嚇唬嚇就算了，是說到就要作到的。」

小斗子道：「這些話你爲什麼不去告訴江五爺？」

「一個九三高齡的老者我怕他受不了這樣嚴重的刺激。」

「你很仁慈。」

「有時候我的確很仁慈。」

「不過，你也露出了破綻。」

劉棠似乎吃了一驚：「什麼意思？」

「這表示你一直認爲江五爺是個無辜者，如果尋找黃金之說不是藉口，那就一定是你們還在瞎子摸象，對象是誰，根本沒有找到。」

劉棠吼道：「小斗子！我要向你提出嚴重警告。」

「哦？」

「出門過路的人，少管閑事爲妙。」

「這不是管閑事。」

「不是管閑事是什麼？」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劉棠那一隻獨脚登登連退了三步，冷冷地說：「小斗子！你聽清楚：在日出之前，如果你沒有離開雲海鎮，我就教你死無葬身之地。」

「劉兄太衝動了。」

「情勢所逼。」

「劉兄最好冷靜一點，情勢沒有逼你，我也沒逼你，逼你的是另外一個人。」

「誰？」

「那個暗中下手，除去你兩個手下的人。」

劉棠沉默了，小斗子的話像一把無情的鐵錘敲擊在他的心頭上。

小斗子一見此話發生作用，又緊接着說：「劉兄！這個人很明顯地也想打擊雲海鎮，不過他却借了劉兄的手，劉兄在道上也薄有名聲，又何必爲人作劊子手？」

劉棠道：「小斗子！你能助我查出這個人嗎？」

「如果劉兄能冷靜下來，需要我相助一臂之力，我有把握。」

「那麼，你就在明天日出前找出這個人來。」

「劉兄！這不是逼人過份嗎？」

「什麼？小斗子！你說我逼你？」

「時間太倉促，根本就來不及。」

「那是你的事。小斗子！主宰是我，不是你，我留下這個機會已經是很看得起你了。」劉棠說完之後轉身就走。

事實上他不是「走」，而是「跳」走了。

小斗子並沒有追上去，他發現：這個獨脚漢子非常倔强，非常固執，單是在嘴皮子上去用功夫是沒用的。

方才他千方百計地要江五爺上床休息，現在他却要去吵醒江五爺。他不願如此作，但他又不得不如此作。

其實，江五爺根本就沒有躺上床。

他即使躺在床上，也一定睡不着。

他就坐在院子裏，小斗子一進祠堂他就看見了。

「五爺！你沒睡？」

「我能安心睡覺嗎？」江五爺反問了一句。

「五爺！」小斗子憂心忡忡地說：「情況很嚴重。」

「你見過山上那夥人的頭子了？」

「嗯！」

「他將限期又縮短了一天，是嗎？」

「明朝日出之前。」

「看樣子，我們只有聽任宰割的份兒。」江五爺很冷靜，一個活了近一世紀的人應該具有這種功夫。

「五爺！我想問您一件事兒。」

「哦！你問吧！」

「蠻妞她姓什麼呀？」

「哦！這一問，可把我問住了，不知道。」

「她自己沒談過她的身世嗎？」

「沒提過。誰也不會去主動打聽，大夥兒叫她蠻妞，叫她老子叫蠻妞她爹，姓什麼有什麼關係？」

「她家以前是幹什麼的呀？」

「跑江湖賣藝的。」

「她爹會武功嗎？」

「當然會一些江湖把式，我就看他練過三叉戟。」



「他癱了有多久啦？」

「好像是剛來鎮上不久，就癱了。」

「五爺！你認爲他是眞的癱了嗎？」

江五爺顯得非常吃驚，霍地站了起來，他訝異地問道：「小斗子！你怎會有這種想法呀？」

「五爺！剛才蠻妞說她爹不見了，我陪她回去的時候，她爹却好端端地躺在床上，而那段時間正好有人被殺，如……」

「小斗子，你懷疑蠻妞她爹是殺人兇手？」

「五爺！我的確有這種想法。」

「小斗子，蠻妞她爹也許會爲咱們雲海鎮而殺人，因爲鎮上的人對他們父女倆不薄，可是，他爲什麼要假裝癱瘓？這好像沒有理由呀，而且，連他的女兒都不知道？」

「五爺！我想去試試他。」

「如何試法？」

「我喬裝刺客前去行刺，如果他不是眞的癱瘓，他絕不會閉目等死。」

「如果他是眞的癱瘓呢？」

「我會在最後那一瞬間收手。」

江五爺道：「小斗子！你爲什麼要先來告訴我？」

「五爺！你是鎮上的長者，當然要先讓您知道。」

「小斗子！你去試試吧，但願他是個假癱子。」

「五爺！如果他是個假癱子，那就不妙了。」

「這話怎麼說？」

「請問：他爲什麼要假裝癱瘓，那是因爲他想留在雲海鎮，他藉機留下來的眞正意圖又是什麼？」

江五爺沒接碴兒，小斗子的話似乎將他嚇呆了。

在江五爺的印象中，蠻妞她爹是個風趣而又和氣的人；由於走遍五湖四海，總有說不完的故事。在他癱瘓之前，日子過得固然舒坦，得病之後他的日子過得也不賴。

「五爺，還有件事要請你帮忙。」

「你說！」

「我去找蠻妞，就說你叫她，她來了，你留她一會兒，我不希望她知道這件事，免得她傷心。」

「小斗子！如果蠻妞她爹眞是個假癱子呢？」

「那就只怕瞞不住了，能瞞我一定盡力想法子瞞住她。」

「小斗子！如果蠻妞她爹眞是在裝病，又怎知蠻妞不知道？父女不同心，這好像不太可能吧？」

「我相信蠻妞一定不知道內情。」

「小斗子！你的猜測太肯定了。」

「蠻妞待人眞誠，不會作假，如果她知道，不會裝得這樣像。五爺！我相信她一定不知道內情。」

「我相信你看人不會錯……下手千萬要留情啊！」

「我知道。」

小斗子又潛進客棧，依舊在窗外叫醒了蠻妞。

蠻妞根本就睡不着，輕聲一喚，她就到了窗前。

「小斗子！什麼事呀？」

「五爺教妳去一趟。」

「現在？」

「是呀！」

「你呢？」

「我要到山裏去。」

「好！我立刻就去。」

小斗子躲藏在後院裏，看見蠻妞打從後門出去了，他才悄聲進屋。

蠻妞她爹的那間屋子爲了夜裏進出照料不致有响動，早就把房門拆除了，只掛了一幅簾子，這更帮助了小斗子的行動，他只要一掀簾子，三、兩步就到了床前。

老人睡在那兒，似乎剛入夢鄉，睡得很沉。

小斗子絕不輕估對方，他把對方看成一個勁敵，而這次的攻擊行動也是只准成功，不准失敗的，因此他在攻擊剛一開始時一定要使出全力，才不會被對方看出破綻。

熟料，有一個意外的情況發生了。

他的一隻脚才跨過門檻，老人突然坐了起來。

這一個意外情況的發生，立刻使小斗子的肢體僵住了。

「我等了你好幾年，」老人的聲音略顯沙啞，却非常有力。「總算是把你等到了。」

小斗子心頭暗暗一怔，莫非老人家認錯了人。

「進來呀！站在門口，你能搆得到我嗎？」

小斗子另一隻脚也跨進了門檻，却沒有再往裏進。

「你剛剛來找我問東問西的時候我就發現你到雲海鎮來就是爲了找我。現在你可以殺我了，這裏只有咱們兩個人，沒有人看見你行兇，不管你是用刀，還是用槍，甚至用你的雙手，都行，一個癱瘓的老人是不會抵抗的。」

老人將小斗子的計劃澈底破壞了。

「老人家！你知道我是什麼人嗎？」

「你叫小斗子，那當然不是你的眞姓名。」

「你說，我是來找你的，還說我要殺你……」

「難道不是？你到雲海鎮不是爲尋訪仇家而來麼？」

「是呀！」

「我就是你的仇人，你萬里追踪的仇人。」

「你不是。」

「我就是。」

「你不是，如果你是我所追踪的仇人，你想躲都還來不及，幹嗎要自己承認？這太不合情理了。」

「小斗子！我自己承認，那是有原因的。」

「哦？什麼原因？」

「我整天癱在床上，這種日子已經過膩了，可是我又沒勇氣自戕，索性借你的手了斷我的殘生吧！」

小斗子乍聽起來，眞像那麼回事。不過，小斗子却冷靜得很；而且，他找怎樣一個仇人，只怕除了他自己之外，再也沒有別的

人知道。」

「你貴姓？」小斗子開始問對方的根底。

「我姓什麼，我早就忘記得乾乾淨淨了。」

「那麼，你又作了些什麼傷害我的事呢？」

「我殺了你的父親。」

「什麼時候的事情。」

「好多，好多年了，詳細的日子已經記不清了。」

「老人家，你不但癱了，而且，還瘋了。」

「什麼？我瘋了？我的腦袋瓜子比誰都清楚。」

「老人家，我要追一個什麼樣的仇人我自己難道不清楚嗎？老實告訴你，我根本就沒有父親……」

「你沒有父親？你在說什麼混帳話呀？你難道是石頭縫裏蹦出來的？連貓狗畜牲都有牠們的父親呀！」

「老人家！別說這些閑話了，我想問你一件事。」

「哦？什麼事？」

「你這一生中，欺騙過別人嗎？」

「人生在世，有時候，總會說說謊話的。」

「你騙過你女兒嗎？」

「你是說蠻妞！那樣乖的女兒，誰忍心騙她？」

「老人家，你又在說謊話，你明明是騙過你的女兒。」

「沒有。」老人用力地搖着頭。「我發誓沒有。」

小斗子道：「老人家！我可要拆穿你的謊言了。」

「沒有關係，只要有憑據，你就儘管說。」

小斗子俯着身子，將頭伸近了些，一個字一個字地說：「你根本就沒有癱瘓，你說，蠻妞被你騙得好苦！」

「什麼？小斗子！我看你才眞是瘋了哩！我沒有癱瘓？你以爲我這樣每天躺在床上很痛快，是不是？」

「老人家！我親眼看見你離開這張床，離開這間房。」

「哎呀！這是打那兒說起呀？你一定是看錯了。」

「我絕沒有看錯，你不但離開過，而且還殺了兩個人；那兩個人都是盤據在大尖山上的强盗。」

老人似乎想笑，但是他的嘴角僅僅牽動了一下，又靜止了。

「老人家！我可沒有說錯吧！」

「小斗子！但願我是那麼健康，那麼勇敢……小斗子！你一定是看錯了人，那不是我，那絕不是我。就算我能下床，我也沒有勇氣殺人，我是不好種！我是不好種！」

小斗子原先的計劃是想以殺招去測驗對方的，現在他却遲疑不敢動手，他發現這個老人語無倫次，心智已經不太正常。

他想扶着老人躺下去，然後離開；他眞後悔他怎麼會有這種無聊的想法。去懷疑一個很痛苦的人是假裝痛苦，那不但卑鄙，也太殘忍。

其實，有時候一個同情別人，憐憫別人的人，他自己才眞正需要同情與憐憫，因爲他並不了解眞象，也可以說是判斷力不够，誰善誰惡，誰强誰弱，他還難以分辨。

變化在一瞬之間，看上去好像是小斗子要扶老人躺下去，其實是老人以右手扣住了小斗子的鎖骨。

輕輕巧巧，無聲無息，如果有個人在窗外偷窺，他也不可能發現屋裏的情勢發生了急驟的變化。

在那一瞬間，屋裏顯得格外靜，只聽到兩人的心跳聲。

小斗子有些意外，却不吃驚，反而有些喜悅，因爲他的判斷得到了證實，老人是個假癱子。

「小伙子！」老人的聲音很輕。「這台戲終於演到精彩處了，咱倆是好搭檔，好對手，可別弱了。」

「老人家！我的判斷畢竟對了。」

「對什麼啦？你估計的事沒有一件是對的。」

「你是個假癱子，我沒看錯吧？」

「錯了，我癱的是下半身，腰以上的部位跟常人一樣，耳能聽，眼能看，嘴能說，鼻能嗅，兩隻手更可殺人，腦袋瓜子也會想，我當然也能分辨敵人與朋友。」

「老人家！你把我當作什麼？敵？或友？」

「敵人。」

「好像不對吧？」

「沒錯。你跟那個獨脚人是一夥的，只不過分開來到雲海鎮。本來我不想多管閑事，你偏偏纏上了我寶貝閨女。她錯把壞人當好人，我不能再袖手旁觀。」

「老人家！那你是歪曲事實了，蠻妞跟我接觸，無非是爲了救你脫險，這樣一來，你豈非恩將仇報？」

「好啦！小伙子！像你這種外表老實，內心險詐的人我見得多啦！說吧！你來到雲海鎮到底是爲了什麼。」

「尋仇！」

「尋什麼仇？」

「不便奉告。」

「好！我不勉强你，是怎麼樣一個仇人呢？」

「一個年齡够資格作我父親的人。」

「這種人雲海鎮太多了，他姓什麼，名什麼？」

「不知道。」

「他是副什麼模樣？有什麼特徵？」

「不知道。」

「這不成了笑話了嗎？你連那個人的情況一點兒也不清楚，你尋什麼仇呀？小伙子！說眞話吧！」

「我說的全是眞話。」小斗子的語氣很平靜。

「小伙子！我手上的勁頭你感覺出來了嗎？」

「很强。」

「强勁得足以捏碎你的鎖骨，使你成爲殘廢，你相信嗎？」

「相信。」

「那就好了，你還在等待什麼呢？」

「等你放手。」

「小伙子！我今兒個非要把你的來意



摸清楚不可，你要是堅持不說，我就只有下毒手了。」

小斗子道：「老人家！你不會那樣橫蠻無理的。」

「我會，我一定會；告訴你吧！我懷疑你就是來找我的。我過去殺過人，被我殺的人一定有兒子，他一定會爲父報仇……小伙子！已經見面了，又何必賴賬。」

「我說過好幾遍了，你不是我要找的人。」

「如果你不是爲尋仇而來，就一定是那些强盗的同夥。鎮上有七個人被刦持，你只把我放出來。鎮上那麼多人，你只跟蠻妞接近，你又一次一次地窺探我，不會沒有原因，不會沒有原因！」

「老人家！說句良心話，我對你很懷疑。」

「懷疑什麼？」

「懷疑你流連雲海鎮的眞正意圖。」

「小伙子！你實在很不聰明，如果我眞正有什麼意圖，你這麼一問，豈非逼我向你施展殺手？」

「試試看吧！」

「哦？聽你之言，莫非認爲我傷害不了你？」

「試試看吧！」

老人吼道：「喝！你在耍猴呀！我倒要試試看……」

小斗子的兩手齊動，十根指頭，兩片手掌，交叉相握，扣住了老人的右腕，如果他想遽施殺手，也沒法子着力，這就是小斗子保護自己的方法，也是他有把握的原因。

「小伙子！你還有幾手嘛！」

「老人家！這只是其中一手而已。」

「這麼說，你還留了一手，作爲防而不備？」

「不錯。」

「什麼時候使出來呢？」

「現在……」那個「在」字還在舌尖滾翻，小斗子的兩手突地一用力。

老人扣住小斗子鎖骨的那五根指頭鬆開了，同時發出急喘的呼吸聲，他的軀體也在床上作了一個滾翻，現在是背部向上，那隻手也扭曲到背後。

老人的這個動作顯示他正遭受嚴厲的痛苦，小斗子所施展的勁頭已達到骨碎筋裂的地步。

「老人家！你的下半身，並沒有癱瘓呀！」

「小伙子！你爲……你爲什麼這樣殘忍……？」

「老人家，這是沒辦法的事，因爲我不喜歡老江湖，尤其不喜歡耍奸巧的老江湖。現在，請你回答我兩個問題……」

「小伙子！請你先……先放開手，我的骨頭就快要斷……斷……了……」

「老人家，還沒有斷……我還留了餘地……如果我再多用點兒力道……那可眞要斷了……」

「好！好！好！你要問什麼，儘管問吧！」

「你爲什麼要假裝癱瘓？」

「我沒有假裝呀！」

「還沒有假裝？如果腰上不使力，你翻得過去嗎？」

「我……我也不得知是怎麼回事……手上一痛，人就翻過去了……」

小斗子那兩隻手突地一提。

老人的身子也就懸了空。

小斗子眞像是發了狂的野獸，他將老人的身子蕩到床外，突地一鬆手。

噗通一聲，老人的臀部着地，摔了個結結實實。

任何一個會武功，或者肢體健全的人絕不會這樣着地的；而且當老人懸空的時候他的兩脚就好像隨風飄飛的楊柳枝。

小斗子立刻有愧疚的感覺，如果老人眞是個下半身癱了的病人，他這樣作法就實在太過份了。

「小伙子！」老人喘着氣：「你……滿意了嗎？」

「老人家！到現在爲止，我還不相信你是個癱子。」

「小伙子！你要怎樣才相信？要不要砍下我的兩條腿來看個仔細？聽人說，癱子的骨髓都爛掉了。」

「老人家！我這樣作的目的只想證實一件事。」

「你想證實什麼？」

小斗子道：「那兩個人究竟是不是你殺的。」

「我已經回答過，那兩個人絕不是我殺的；我沒有離開過這間屋子，沒有離開過這張床。」

「老人家！是眞話嗎？」

「我沒有必要對你說假話，信不信在你。」

小斗子走過去，抱着老人送他到床上去，小斗子仍有防範，不過，老人這回並沒有再施展詭計。

「老人家！我有個請求。」

「你說！」

「這件事不要讓蠻妞知道。」

老人道：「我答應你，不過，我也有個請求。」

「請吩咐。」

「不管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要傷害我那寶貝女兒。」

「老人家，你請放心，我永不會傷害她。」

「小伙子！這是你親口答應的。」

「叫我小斗子……」

「那不是你的眞名，我不願叫一個捏造的假名。」

小斗子爲老人蓋上被單，退了出去。當他帶上房門的時候，不禁吁了一口長氣。

當小斗子來到江家祠堂的時候，江五爺已經快蹩不住了，他說這說那地套住蠻妞，已經到了無話再聊的地步了。

「小斗子！痲煩你送蠻妞回去吧！」

出了江家祠堂，蠻妞突然問了一句：「小斗子！到底是怎麼回事？你可不能把我蒙在鼓裏呀！」

小斗子道：「蠻妞！妳這句話可把我問胡塗了。」

「小斗子！別以爲我看不出來，江五爺搭七搭八說的全不是主要的事，分明是藉故把我拖住……」

「蠻妞！妳太聰明了！」

蠻妞道：「說吧！小斗子！到底是怎

麼回事？」

「夜裏鎮上死了兩個人。」

「嗯！」

小斗子道：「妳說，半夜曾發現妳爹不在床上。」

「是的。」

「因此，我懷疑是不是妳爹……」

「小斗子！你怎麼會有這種想法？」

「怎不可能？妳不是經常在爲妳爹煎藥熬湯嗎？有病的人長期服藥，總會好的，也許他看不慣那夥强盜的作爲，激忿之下，病情霍然而癒……」

「剛才你去跟我爹談過？」

「嗯！」

「他怎麼說呢？」

「他不承認幹過這件事。」

「他的腿……」

「他還是癱在那兒。」

「我倒寧願那兩個人是他老人家幹掉的，那怕是他殺錯了人……小斗子！你知道嗎？我願意付出任何代價，只要我爹不再癱在床上……」

「蠻妞！天快亮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

「這一塲血腥殺戮，咱們似乎無力尅制了。」

蠻妞沒有說什麼，她的心情顯得很沉重。

兩個人也不是走向客棧，而是走向鎮口上。

鎮口上有幾塊青石，他們就在青石上坐了下來。

他們沒有說一句話，只是楞楞地看着東邊的天際。

天色在變。

天色由藍變黑，由黑變成黯紅，晨鷄已經啼過無數遍。

「小斗子！你看！」蠻妞突然低聲說道。

路旁有個崗子，崗子上有人在活動。兩個、三個……或者更多。

他們在忙碌着，有的在挖土，有的在搬石，最後，他們在崗子上豎了一根粗大的木柱子。

木柱子上還綁了一根橫木，看上去像個十字。

十字樁上又多了一個黑影，像是有個人綁在上面。

天色終於漸亮，他們已能看清楚綁在十字樁上的是江福奎，他的上衣已經被剝光了。

一定有別人也看到了這副異象，一傳十，十傳百，現在，鎮口上已經聚集了不少人。

他們或坐，或站，一個個，都沉默無言。

江五爺也來了，他的步履蹣跚，手在發抖。但他的嘴却閉得很緊，神色也很穩定，頭一個開刀的是他的孫子，他對雲海鎮也算有了交代。

「五爺！」小斗子走到了老人的身邊低叫。

「唔！」

「五爺！你必須拿個主張出來了。」

「主張？什麼主張？」

「雲海鎮這樣多的人，就這樣束手待斃嗎？」

「拳脚怎可以抵擋刀槍？」

「團結可以抵抗侵略與暴力，五爺！你瞧瞧，這些人的心裏都燃燒着一股烈火，你可以將這些烈火聚集起來呀！」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江五爺懂得這個道理。可是他沒有把握能將這些人心頭中的怒火聚集成一股狂飆烈焰，何況在實際情況上看來是爲了營救他的孫子。

「五爺！你還在猶豫什麼？瞧！大夥兒都在等你一句話。」小斗子又在加油。

「包管你一呼百諾。」

「不行！」江五爺用力地搖頭。「我不能這麼作。」

「爲什麼？」

「我不能用鄉親的血肉之軀救我孫子的性命。」

「五爺！你……」

小斗子的話突然停住，原因是馮超走了過來。

「江五爺！咱們老大教我來傳句話。」馮超說。

「唔！」江五爺顯得非常穩定。

「咱們老大說，殺人刧金者不但沒交出黃金，反而殺害了咱們兩個弟兄，咱們被迫採取血腥行動。第一個開刀的就是令孫，以後，咱們每隔一個鐘頭殺害一個人質。」

「能不能再給我一個時間……？」

「不行。」馮超說完了之後，回身就走。

「站住！」小斗子突然厲叱一聲。

「幹什麼？」馮超站住了，却沒有回頭。

「馮超，我不容許這種事情在我眼前發生。」

「那麼，你就不妨閉上你的眼睛。」

「馮超，你說得太輕鬆了吧？」

「小斗子，咱們老大一直希望你置身事外。」

「我也一直想置身事外，可惜我還沒有人性絕滅。」

「那你就嚐試阻止這件事情吧！」

「我已經開始阻止了，如果江五爺的長孫被殺，我就殺你抵命。」

「我會那麼好說話嗎？」馮超回過頭來了。

就在他回頭那一瞬間，小斗子已經衝了過去，他出招極快，馮超還沒有看清楚是怎麼回事，頸項就已經被小斗子强勁的臂彎扼住了。

小斗子以行動表示了他的決心。

他的行動很可能會引發一連串的行動，可是，那些看熱鬧的人還是怔怔地站在那裏，也許他們太缺乏勇氣，也許他們在沒有得到江五爺的示意之前絕不蠢動。

這一轉變，馮超似乎沒有想到。

其實，劉棠事先也沒有料到。他似乎有足够的信心，沒有任何人能阻止他的瘋狂行動。

劉棠這時在山岡上出現了，後面站立着好幾個彪形大漢，他冷冷地看着這邊，他一定看清楚馮超被小斗子控制的情況，但他毫無反應，就好像這與他毫無相干。

劉棠微微一搖頭，一個光着上身的大漢出現了。



他手裏握着一把鬼頭刀，似乎是個劊子手。

然後，劉棠凝視着東方的天際。

他顯然是在等待某一個時刻的來臨。

氣氛顯得很緊張，連小斗子都有些透不過氣來，他盡力克制自己，右手緩緩抽出七首，抵在馮超的太陽穴上，如果劉棠殺死江福奎，他一定會幹掉馮超。

劉棠仍然目注着東方天際，天際一遍銀紅，光度愈來愈亮，太陽就要在人間露面，也許這正是劉棠所等待的時刻。他難道要太陽來評判他的作爲是對是錯嗎？

馮超和江福奎的命運完全一樣，但是，劉棠毫不在乎，在他心目中，任何人的生命似乎都是一樣。

「劉——棠——」突然有人在嘶聲力竭地大叫。

大夥兒循聲望去，竟是蠻妞她爹。

癱瘓的老人是爬行來的，滿臉都是沙泥。

在這一瞬間，劉棠的臉色似乎閃動了一下。

蠻妞狂喊一聲，瘋狂般奔了過去。

「爹，爹，你怎麼啦？你……」

她扶持着，還有別人帮忙，才把癱瘓老人扶了起來。

小斗子心頭一震，蠻妞她爹怎麼叫得出劉棠的名字，自己沒對他說過呀？蠻妞也不知道……

「劉棠！」癱瘓老人又在叫嚷：「你是個欺善怕惡的無胆鼠輩，你爲什麼不找我，去找那些無辜的人？……」

「爹，爹，」蠻妞似乎慌了手脚。

「劉棠！要找那二千兩黃金儘管找我，黃金在我這兒，你明明知道在我這兒，爲什麼去找別人？」

劉棠這才將目光，移到癱瘓老人的臉上。

他似乎現在才發現，有這麼一個人似的。

他的手緩緩舉起，向後一揮，劊子手的鬼頭刀放了下來，緩緩向後退去，氣氛稍稍鬆弛下來。

劉棠上前一步，踞高臨下地問道：「你是誰？」

「宋祿天！」老人大聲說：「你不認識了？」

「宋祿天？」這個名字似乎爲劉棠帶來巨大的震動。

「宋祿天，不錯，我就是宋祿天，」這個名字使癱瘓老人自傲。「當年關外八傑之一，怎麼？連你都不認識我了？你曾經把我抓去關在山洞裏，却又把我放了出來，我還以爲你在要什麼花樣，原來你是眞不認識我了。」

「你還沒有死？」劉棠那條獨腿在發抖。

「我不是站在這裏跟你說話嗎？」

「宋祿天，原來是你在耍花樣，我們以爲你死了，還在爲你緝兇復仇，想不到是你一個人的陰謀。」

「劉棠，你在爲我緝兇復仇嗎？你所追尋的是黃金，不是那個殺我的人……」

小斗子突然明白了，宋祿天就是當初押解那二千兩黃金的人，他投宿客棧，死了，黃金不見了。事實上，是宋祿天事先玩了手法，死在客棧中的是別人不是他。

那麼，他第二度再來雲海鎮的目的又何在？

「宋祿天，你實在很高明，」劉棠冷冷地說，「咱們許多人都被你要過去了，你已得手，你已巨富，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去享福，幹嗎又跑到這兒來？」

「因爲黃金在這裏。」宋祿天指着脚下。

「在這裏？」劉棠也下意識地看看脚下。

「不錯。因爲黃金數目太大，我就找地方埋起來，等過些時候再回來挖取。沒想到……唉，一切都是天意，我再也找不到藏金的地方，下半身又癱了。」

蠻妞臉色蒼白，嘴微微張着，她似乎不敢相信她父親是這樣一個人，可是，每一個字都是從她父親嘴裏說出來的呀，沒有誰逼他，也沒有誰哄他，甚至沒有人提出問題。

那座岡子離地約莫有二丈高，劉棠只有一條獨腿，但他却輕鬆地跳了下來。

他冷冷地看着老人，看了許久，他的頭開始緩緩搖動。

「你不是宋祿天，你一點也不像宋祿天。」

「我是宋祿天，歲月使人的容貌改變了……」

「歲月的確會使人的容貌改變，但是不會改變這樣多，簡直像脫胎換骨一樣，完全不認識了。」

「劉棠，你算算有多久了？這麼長一段時間，我已經從中年進入老年，而且已經過病魔的折磨……」

「如果你是宋祿天，如果是你親自將黃金埋藏起來的，你就一定知道那二千兩黃金埋在什麼地方……」

「人改變了，地方也改變了……」

「胡說！」劉棠發出了一聲厲吼。「連我都知道黃金埋在什麼地方，你以爲我跑到雲海鎮來摸瞎嗎？」

「你知道？」非但癱瘓的老人吃驚，在場的人無不感到意外。

但他們心中也有一個疑惑，如果劉棠眞知道這批黃金的下落，直截了當去挖好了，又何必費這麼大的手脚？

「現在咱們不談黃金的問題，」劉棠轉變了話頭。「說，你到底是誰？」

「我是宋祿天！」老人一口咬定。

「你不是宋祿天！」劉棠又逼進了一步。

「我是。」

劉棠突地伸出右手，捏住了老人的兩頰，用力一捏，使老人的嘴吧張得很大。

小斗子本想放鬆馮超，趕過去阻止劉棠對老人施展粗暴的手段，但是，劉棠又很快地放開了手。

「你不是宋祿天。」

「我是。」

「你不是。許多年前，我跟宋祿天發生誤會，我在他左腮上敲了一拳，敲下他三顆牙齒，你的牙齒長得好好的，你還想混充嗎？現在請說實在話，你到底是什麼來路？」

老人傻眼了，他似乎沒想到劉棠有這樣一個絕招。

（未完）

奇招妙式

# 連消帶打破毒招

希華

在武俠小說常常看到的一招「二龍爭珠」，那是禁招之一，其他還有幾種禁止使用的絕招，例如：「獨劈華山」，以及「三仙歸洞」等都是禁招，明朝到清朝，武館教授徒弟，不准傳授這種招式，如果發生命案，有人死在這種招式之下，不管是何種形式的決鬥，都看做謀殺案，可見這些禁招是非常毒辣的，不准練習，更加不准它施展出來。

獨劈華山是由高處一拳打落的，剛剛擊中對方頭上的百會穴，那一處正是顱骨正中交合之處，特別軟弱，一擊即碎，腦漿噴出，無藥可醫，此是苦練頭捶的人，頭硬如鐵，然後抵擋得住。

三仙歸洞就是把右手的三隻指頭駢合，抓對方咽喉軟骨，使勁一揑，男性的體型照例有一個喉核凸出來，喉核爆裂，無法鉗住氣管，等於沒法呼吸，登時窒息喪生。

這兩招都是立刻置人於死的，二龍爭珠是用兩個指頭挖眼，看來異常殘暴，但却不一定使對方喪命，因爲一個人失去了一雙眼睛，等於失去整個世界，故此，這一招雖然不是立刻置人於死地，仍是不准使用的，列入禁招之內。

現時我想告訴你一些簡單可行的方法，既然可以閃避對方打來的撩陰腿或二龍爭珠，而且可以乘機反攻，不必施展毒招，仍可獲勝。

凡是踢起一條腿，除非像黃飛鴻那麼厲害的教頭，能够踢出無影脚來，否則是下邊踢脚，上邊的肩膊微向後有些移動的，如果肩膊傾到前面來，那是上邊發招，並非下邊踢脚了，上邊既然發掌，下邊踢出一條腿來，這種姿勢十分勉强，那一條腿是沒有勁的，同時上邊打出去的拳掌或標指同樣的乏力，就因爲此人手脚同時打出之際，必須沉住氣把腰勁壓低，否則，他自己站也站不穩，如此攻勢，徒具外型，完全沒有份量，故此，踢脚一定肩膊微動，憑着這一點，你就可以覺察到他是否起脚。

照例右邊動就踢右脚，左邊動就踢左脚，同時此人喜歡用右拳右掌出擊，也是喜歡踢出右脚的，照普通練武之人來說，俱是用右邊打出，倘若你跟相熟的人交手，沒有特殊的證據指出他喜歡用左拳左脚之前，不妨把他看做右拳右脚。

確定了這一點，剛剛接招，你就想辦法繞到他的左邊去，這樣做最低限度可以避免他連環施展下邊踢陰上邊挖眼的攻勢，因爲你向他左邊繞着走的時候，當然保持相當距離，並非僅有兩尺遠，二龍爭珠無法在這樣長的距離施展，起碼少了一種擔憂。

至於那條腿，因爲你繞到左邊，他要轉身再踢，慢了一步，如果他轉身，你也可以轉身的，八卦門的步法總是繞着敵人不斷向左轉，或者忽然轉身繞着他向右邊轉動，就是擾亂他的視綫，使他失去攻擊的目標，這種脚法需要苦練多年然後有成就，如果你想用移步換形的一招，連消帶打，不必繞着他奔走，只是繞着他的左邊發招而已。

由於你已經繞到他的左邊去，他無法立刻施展毒招，勢必轉身，在這一瞬間，你可以施展虎尾脚，即是說，你剛剛繞步走了兩三步，便即把右脚由前面踢到後邊去，這一招就是李小龍最擅長的第三脚，稱做「烏龍擺尾」。

有一些人認爲轉身踢出一條虎尾脚，那是不容易的，但在事實上，如果舉動靈活，身手敏捷，能够一條腿承受整個身體的壓力，那就會踢得很順利，故此，這種脚法並非空說的，先要有一段時間好好練習，便會達到目的。

另一方面，爲了對抗用二龍爭珠這一招，應該把一雙手加以嚴格的訓練，使它左撥右撥，或者由上邊壓下來，都能够舉動自如，達到這個目的，自然會防患於未然，使對方的手無法進了中上門的範圍之內，向你偷襲。

你應該懂得這一點，二龍爭珠這一類的絕招只是在偷襲的時候施展出來，平時沒法施展的，原因是每個人的眼睛非常敏銳，但見一團黑影撲來，自動會閃開，或者向後退縮，故此，二龍爭珠多數是在兩手相交之際，壓下對方一隻手，猝然標指進攻，想擺脫二龍爭珠這種毒招的威脅，就是把自己的一雙手作密集防衞，蔡李佛的拳脚不喜歡使用二龍爭珠，認爲這一招太過殘忍，兼且有傷陰德，但却想出了很好的一招把它擋住，這一招就是「猛虎歸山」，有許多拳脚的招式是從野獸方面學習得來的，蔡李佛的拳師研究過老虎入山，並非由頭先入，而是把虎尾先入，走入山洞之際，老虎的後腿和臀部伸入山洞之前，先行豎直尾巴，把它看做盲公竹，左撥右撥，認爲安全，牠然後入內，故此，有甚麼野獸在背後追擊，老虎仍然可以張牙舞爪，把牠殺退。

蔡李佛的猛虎歸山的用意如此，有如老虎入洞，身體向後退，左手和右手分別兜圈，由上邊壓下來，並非由下邊兜上去，兜完一個圈，再兜另外一個，兩隻手的圈子分別繞動，敵人就無法用直拳或者伸手抓眼了，這一招的優點就是如此，不妨一知。

猛虎歸山兜的圈子，必須用勁，那個圈子往上伸起來的時候，不必發力，往下壓的時候才發力，一經發力，手上有勁，別人就沒法乘虛而入，最重要的是那個圈子快要放在眼睛之前的一瞬，那時不必發力，但却要把速度加强，盡可能的避開視



綫，不要因爲自己的手兜圈就遮住自己的一雙眼。

太極避勢的一雙手，一前一後，根本上對方就無法用直拳打來，或者伸直手抓眼，故此，一個拳師在毫無防衞之下忽然受到別人發招撲攻，就要擺出這種姿勢應戰。

詠春手跟太極避勢相似，也是兩手一前一後的，不過沒有伸得那麼遠，上述那幾種招式都有相同的作用，能够避免對方使用陰毒的一招「二龍爭珠」。

喜歡用毒招進攻的人，既然出手毒辣，這個人的心腸也是很毒辣的，從眼睛看得出來，所謂「目露兇光」，就指這種人的情緒反應而言，倘若你發覺有甚麼人在打鬥的時候，一雙眼望住你的眼睛，似乎滿肚陰謀，他的眼睛殺機大露，就要防範他施展這一招了，除了繞步避過正面的攻擊，或者用雙手輪流兜圈去預防對方施展二龍爭珠的一招之外，你還可以用攻勢去打消他的陰毒絕招，換句話說，你落場交手便即搶攻，使他忙於招架，甚麼毒招也不容易發揮出來。

白鶴派的一招翻天印相當有勁，它可以變招出擊，連打十多拳，碰着這種招式，想施展二龍爭珠的人，就給拳風封住，無法活動，這一招是如此施展的，你跟敵人相對三幾尺，標馬上前，展開攻勢，先把左手向他臉前撥下來，然後右手由下邊提到高處，向下迎頭打落，用拳背打擊，希望這一拳打中他的眼鼻之間，或者臉孔任何一處，使他發生痛楚，然後跟着發出第二拳。

第二拳必須跟着翻天印即時打出，不管他是否給你打中一拳，你的短拳立刻施展，那就不容許他有喘息的機會。

這種打法就是長拳之後跟着短拳，故此，應該打到貼身，本來貼身出擊，有些危險，因爲兩人相距僅有兩尺，很容易給對方施展二龍爭珠之類的招式向上門撲攻，可是，白鶴拳的威力極爲猛烈，對方只是招架，實在來不及反攻。

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你的冚捶或者翻天印由高處打落，打不中他，他必然向後或向左右閃避，那時你的左手向上提高，跟着右拳順勢向他的小腹打出去，如果這一招打得毒辣一點，還可以再貼近他，然後施展撈月這一招打出，雖然向小腹進攻的短拳或者提高少許，把他的胸部突出來那一塊劍骨，施展黑虎偸心這一招相差不遠，但却比不上海底撈月那麼大的威力，一招就可以把對方打到重傷，至於海底撈月所打擊的是甚麼部位，不必多說，自然明白。

白鶴派的拳術總是落場便即撲攻的，除非萬不得已，然後連退幾步，不過，他剛剛站穩，那就繼續撲攻了，因此，對方跟他交手，實在很難有機會施展挖眼鎖喉之類的絕招。

白鶴派的弓箭拳，相當有勁打來好像扯綫一樣，右手扯完就是左手扯，有如拉住一條綫，一經出擊，連發六七拳，不管進馬發拳，抑或後退發拳，也是如此。

白鶴派習慣了使用第一招就向上一揚，跟住進馬發拳，假如左手向上握拳提高，右手就向前出擊，跟住左手再向前展開攻勢，食住這一招，左右手輪流以直拳打，有如彎弓射箭，故此它稱做弓箭拳，如果那個人打得起勁，對方是不容易用手擋搭的，因爲一隻手難擋兩個迎面而來的直拳，故此他就要閃避，凡是兩人相鬥，無故閃開，先就吃了虧，白鶴派的連環飛脚，在對方閃避之際，乘虛出擊，踢出來的脚法綿密，配合一雙手進攻，不是打赢便是打輸，輸了便即轉身飛奔，那時對方就更加無法使用纏住一雙手偷襲挖眼鎖喉之類的毒招了，如果你担心對方使用挖眼鎖喉這一類的招式，應該練習白鶴派，採用純粹攻勢的拳法應戰。

在拳術方面有所謂五形拳，它是龍蛇虎豹鶴，後來加上另外的五種形格，即是獅象馬猴彪，變成十形拳，其中有一種拳是蛇拳，出擊極快，有如一條蛇，如果對方練習過蛇拳，你跟他以普通的拳法應戰，那就相當危險，因爲這種蛇拳的蛇形手，特別擅長在中上門轉動，黏住對方的手，突然發招，就此搶眼抓喉，蛇形手是一種毒門的拳脚，左右兩隻手都可以運用，忽軟忽硬，並非硬如鋼鐵，有時却是柔軟如棉的，因此之故，你想避過他的攻勢，那就不要跟他在極短的距離之內纏住一雙手，除非你懂得他不是以蛇形手的絕招進攻，然後可以這樣做。

泰國拳脚很喜歡貼身打鬥，不過，它的兩隻手經常提高，豎起前半截的手臂，作爲預防，有如袋鼠的一對手，這種手特別宜於短拳出擊的，即使如此，仍然比不上蛇形手那麼厲害，因爲它是硬碰硬的招式，蛇形手却可以軟硬兼施，當然厲害得多。南方的拳脚有一種拳術叫做乞兒拳的，由飯籮五這個拳師創造出來，那雙手叫做攞飯手，兩隻手分別把手掌伸開，掌心向天，幾乎是貼身那麼的距離，逐步走近，有如乞丐攞飯，但却含有殺機，因爲他已經擺出掌心向天的姿勢，隨時接住來手，如果你正面發拳，正合他的意思，他隨便用一隻手接拳，另外一隻手就向你的咽喉撲攻，從陽手變爲陰手，一抓就中。另一方面，他還可以用葉底穿花的一招，好像用飯鏟去鏟飯那麼快速，練過鐵砂掌的人，只憑五指，就可以打傷對方，因爲在很短的距離發招，肋骨不够硬，給鐵指打中，便即傷及內臟。

如果兩個人站在一起決鬥，俱是希望在極短的距離發招，一招致命，甲方擅長蛇形手，乙方擅長攞飯手，那就落場交手僅有兩三分鐘就會有人倒下來，出手快速的人佔了上風。從這方面看，似乎苦練過鐵砂掌的人稍爲佔上風的，因爲他不止是向對方的眼耳鼻喉搶攻，特別有勁，而且可以僅憑五指之力向敵人軀幹中部發招，一招就使對方受傷。蛇形手沒有這種强大的勁，客觀的看來，乞兒討飯手，或稱攞飯手，比較蛇形手的威脅更强。

不論如何，你跟陌生人迫於交手的時候，一定要預防他用挖眼鎖喉的絕招進攻，除非你練習過貼身作戰的拳脚，像蛇形否則，應該盡量保護中上門。（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馮嘉・文　盧令・圖

# 毒手獅王（四）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司馬洛怒海餘生返回總部，小江派媚媚跟他再次出發，途中司馬洛私自離去，媚媚迫得重回總部，小江求助於電腦，獲知司馬洛曾在電腦部查詢老洪記錄，猜知老洪並未喪生，而殺死馮安者可能正是老洪，因爲馮安是被人用繩子勒死的，而用這手法殺人的人，多數曾當過傘兵的——

## 詭異的命案　謎樣的遺言

「我的天！」小江說，「我應該早想到的！司馬洛也老早就巳經提過，這是傘兵手法！」

「他的腦筋似乎比你靈活。」媚媚說道。

「那是因爲他的處境比我簡單得多！」小江說，「我的手下這樣多，我怎能夠把他們的歷史全部記得清清楚楚？假如我能夠這樣的話，那我們根本不需要檔案部門，更不需要電腦了！」

「那你現在準備怎辦呢？」媚媚問，「還等不等？」

「不等，」小江說，「當然，我不會動員人員去找尋司馬洛和老洪兩個人了，他們去自殺，當他們死掉好了，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做我們的工作，我們仍然可以繼續找尋西北風和這個布魯斯的！」

「這是一個很明智的決定，」媚媚說，「那麼我該做些什麼呢？」

「你？」小江皺眉看着她。

「我這是自動請纓，」媚媚說，「我失去了司馬洛，我覺得我似乎應該將功補過，最好能立一點功勞。你知道，我們做這種工作都不是爲了錢的，我們都希望有點事情做做，而不希望放假！」

「你也可以試試去找布魯斯，」小江說，「自由進行，不過最好別學司馬洛的壞習慣，你去幹什麼，到什麼地方去，都要向我報告。」

「這當然了，」媚媚說，「我是受過嚴格訓練的！」

小江從抽屜中拿出了一份文件來交給她，說道：「這就是我們所知的關於布魯斯那一點資料。最近所知的下落，是十八個月之前，十八個月是很長的時間，一個人在十八個月之內，可以環遊世界好多次了。」

「我希望我能從這裏研究出一些端倪來，」媚媚說，「我總相信，人的腦子有許多地方都是勝過電腦的！」

「祝你好運！」小江說。

媚媚出去了。

小江用兩手托住後腦，在椅背上一靠，便睡着了。

×　×　×

司馬洛並沒有化裝，因爲這世界上到處都是人。他又不是美國總統，那張臉經常出現在報紙雜誌電視上，差不多人人都認得。

他不去找他所認識的人，就沒有人認得他了。

而且他相信沒有人正在找他。

而且他還是晝伏夜出。

在夜晚的街上，有人認出他的機會就更少了。

雖然，這個時代，在許多地方，夜間獨自行走在街上是並不安全的。

特別是一個人，特別是他是走在這樣僻靜的地方。

忽然之間，司馬洛頸背上的汗毛直豎起來了。

因爲他有了一種受到跟踪的感覺。

他就是有這種感覺。還沒有看到人，就巳經有所感覺了，而且他這種感覺通常都是不會錯誤的。

他故意行近一部停在路邊的小型貨車，而從這小型貨車的照後鏡向後面望望。這照後鏡是伸出車子外面的，而且高度也差不多恰可。

他果然看到後面有一個人。這個人正在二十呎之外跟着他走。本來兩個人同在一條街上走，這應該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然而使司馬洛懷有戒心的就是這個人的行動顯得鬼鬼祟祟的，雖然他沒有扭轉頭去看，也可以覺察得出來。

他繼續向前走，顯得若無其事似的，不過心中却巳經在盤算着了。

這是怎麼回事呢？難道他巳經給認出來了嗎？沒有這個可能吧？這樣快？他根本沒有跟任何熟人接觸過。除非有人老早



就知道他並沒有死去，老早就在小江的總部外面等着他出來吧？但這亦是可能性並不高的事情。

跟踪司馬洛這樣一個人而不被發覺，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假如跟踪他的像是後面這樣一個人。跟踪得這樣顯明，那怎麼可能在跟踪了這樣久之後才給他發覺呢？

接着那人大叫一聲。似乎不是叫他，也聽不出那是怎樣一句話，祇是大叫一聲而巳。

司馬洛下意識地轉過身去望望，看見那人巳站住了，手中出現了一把刀子。刀子？這是什麼玩意？難道他們不知道他身上是有槍的嗎？

而且不論是怎樣一個用刀好手，這個距離也還是太遠一點了。

但隨即，司馬洛又聽到了身後也有腳步聲。連忙轉過來，看見另一個拿着刀子的人也出現了。

這個人則比較近得多。這個人顯然是從那條橫巷中出來的，而現在司馬洛也明白那叫聲是什麼了。

那叫聲是暗號，通知這第二個人應該出來了。

暫時是這個近身的人的威脅性較大的，所以司馬洛首先就是注意着他。這是一個新潮打扮而很年輕的人，不過這仍不能代表他是否就是一個容易對付的人，因爲這個時代，年輕人是人材輩出的，特別是那些壞的人材。

跟着司馬洛看到那人的鞋子，就知道這不會是一個殺手了。四吋高鞋底。這是傻瓜穿的鞋子，平時走路不小心也可能要把腳踝扭斷，更別說穿着這樣的鞋子去殺人了。即使穿慣了，也總是及不上普通鞋子方便。

一個殺手，決不會穿着這樣的鞋子去「開工」的，尤其是知道對手就是司馬洛的話。

那人馬上說出司馬洛懷疑他不是殺手的身份。

那人說：「不要逃，朋友，我們要的不過是錢吧了！」

沒有錯，不過是兩個年輕刧匪，行刧一個獨行的過路人而巳。司馬洛的心裏暗叫一聲倒霉。

也許倒霉的意思雙重的。在這一方面而言，倒霉就是因爲他得浪費一些無謂的時間和手腳，在那兩個人的方面而言，則他們是倒霉在他們找錯了對象，這一次錢刧不到，還要吃大虧了。

「錢拿出來！」那個較爲接近的人一隻手拿着刀子，另一隻手的食指和姆指互相磨擦着。他眼中有一種使司馬洛戰慄的光芒。戰慄倒不是因爲恐懼，而是因爲那是一種醜惡的光芒。這個人要錢，而且還要血，即使司馬洛乖乖把錢奉上，他還是要有機會一用他的刀子才感到舒服的。

後面那個人也正在接近。

「我……我沒有帶錢，」司馬洛說，「我不過是出來散步吧了！」

那人吐出了一連串非常骯髒的咒罵，然後：「沒有你也得變一點出來，不然你要看見紅色了！」

司馬洛則巳經把背貼在那部小型貨車上。這樣他起碼可以免除腹背受敵的威脅。他說：「你們不走開，我要叫喊了！」

他們兩個人沒有時間合作，一齊夾攻了，既然司馬洛說要叫喊。接近的這一個馬上一刀向司馬洛刺過來。也許這又是一個在武術館裏學過幾下武術招式的人，姿勢還不錯。但武術這回事不是學一下就可以的，假如不勤練，充其量也祇能得到皮毛而巳。這種人把時間都放在鬼混上面，當然不會有機會勤練。

他也看不見司馬洛是怎麼弄的，總之刀子到達的時候，司馬洛巳經不在原處了。他的刀子戳到了車身上，那一震巳經使他失去平衡，司馬洛再一手在他的胸前推了一把，他便向後跌出去，撞到牆壁上，再給牆壁撞回來，忽然大叫一聲，蹲下了。這就是那雙高底鞋子帮他的忙。這樣失去平衡，一來一去地一撞，他的足踝就巳經扭傷了一隻，另一個也巳到達了。

這一個手上的是一把長刀，舉起就向司馬洛迎頭劈下。

舉刀劈人有時並不上算，因爲刀子要經過一段相當長的距離才能到達目標，而且司馬洛祇要上前一步，就進入了刀子一時劈不到的範圍了。司馬洛上前一步，一手托住了他的刀手，拳頭就向他這邊的肋骨上一擊。「蓬！」那人痛得放了手，連刀子也丟在地上了。

他穿的鞋子並不太高，司馬洛相信推他也不會傷害到他的腳踝的，於是就蹲下來把刀子拾起。

那人恐怖地連忙逃走。司馬洛沒有追，祇是一揮那刀子。刀子劈在那人的鞋面上。假如沒有皮鞋護着，他的腳可能巳經分成兩截了。但有那皮革抵銷了攻擊，刀子祇是進去一半。而這一刀也使他一失足而仆到地上了。

一仆之下，要想爬起身來可就沒有那麼容易了。

祇有一隻腳可以動，另一腳巳經給那把刀子喫了進去，動也不能動了。

司馬洛轉向那第一個人，那個人正在爬起身來。一隻手扶着牆壁，但是看來假如他放手的話，他就無法站穩了。司馬洛一手撈起了那人的刀子，舉起來，直衝過去，看來是要劈下去的樣子。那人尖叫着連忙逃走。性命交關的時候就顧不得腳上的痛了。他向前一衝，馬上又仆倒下來，因爲又是那高跟鞋子在作祟，腳踝巳經扭傷了，現在再扭一扭，更加不得了。他想逃走也逃不動了。

他連忙用兩手抱着頭，哭叫起來：「不要！不要！救命——」

司馬洛的刀子沒有劈下去了，祇是露出着一個猙獰的微笑。現在他肯定這傢伙是跑不動了。既然他要爬起身來逃命的能力都沒有，他當然是跑不動了。

司馬洛把刀子丟下來，再轉向另外那人，那人正在哭！哈！一個堂堂男子漢，腳上給劈一刀，就哭起來了。

司馬洛向他走過去，就輪到他陷入了極度恐怖之境了。

「先生——對不起！」那人哀求着，「我不敢了！」

「現在不敢了嗎？」司馬洛冷笑，「剛才你又是怎麼講的？」他揪住那人的腋

下，把那人整個舉起來，向空中一丟，「蓬」的一聲響，那人便跌在那部小型貨車的頂上了。

司馬洛再向那個扭傷了脚踝的人走過去。

這個人也是遭遇了同一的命運。也是給丟上車頂上去了。那車頂等於是一個窄小的平台，兩個人就伏在那上面。他們却不敢下來，因爲要下來的話就要跳下六七呎高的高度，而以他們的脚的目前狀況，他們是不可能亦不敢跳下這個高度的。這也正是司馬洛的計劃。司馬洛並沒有興趣把他們交給警察，就跟他們留在那上面過夜好了，到了早上，他們自然會給交到警察手中的。

「再見！」司馬洛向他們擺擺手。

然後他回頭就走。

兩個人都在車頂上哭泣起來了，正如司馬洛所料，他們是不能够跳下來的了。

司馬洛迅速地走遠，轉了那個彎，就不見了。

他繼續步行，登上了一條荒凉的山徑。那上面有一座孤零零的建築物，乃是一座佛堂。在日間，這裏會是相當熱鬧的，但是晚上則沒有人來了，上香許願求神的人都不會在這個時間出現的。

司馬洛走進了佛堂那從來不會加以關鎖的門口，一個打扮樸素的人出現了，好奇地看着他，由於司馬洛不像是會來這種地方的那種人。

尤其是這個時候。

那人問道：「先生，有什麼事嗎？」

「我來看看。」司馬洛說。

那個人看來是管理這個地方的主持人之類。他懷疑地打量着司馬洛，又問道：「先生，你想看些什麼呢？」

「對不起，」司馬洛說，「這個時間來打攪你。閣下是──？」

「我是法華居士，」那人說，「我是照顧這個地方的！」

「讓我先上一炷香好嗎？」司馬洛說。他雖然不信什麼教，但是對這些地方的規矩也是略知一二的。

法華居士無可不可地接受了。雖然上香祇是一點心意，也不一定要分什麼時間，但這個時間來上香還是特別的。所以他仍然以好奇的眼光接受了司馬洛的隨緣樂助，而且讓司馬洛上了香。

上香的禱告多數都是祇有上香的人自己才會聽到的，而司馬洛也是這樣。他是在喃喃着禱告這裏的神明，假如是眞的有靈的話，希望原諒他在這裏說謊，因爲他是逼不得已的。

之後他再轉問法華居士：「是這樣的，我是從美國回來的，一位朋友託我。這位朋友的女兒在那邊飛機失事死了，連屍體也找不回來！……」

法華居士口唸佛號，表示同情，這一類人講話也是另有他們的一套作風的。

「那邊沒有佛堂，」司馬洛說，「所以他想在這邊爲他的女兒裝一個靈位之類，我聽說是可以這樣的。」

「不錯，」法華居士說，「多數人都是把骨灰安放在這裏，不過間中也有一些情形像你所講的一樣，連屍骨都找不到，就在這裏安放一個靈位，有些人沒有時間常常來，也是我們負責爲他們燒香！」

「我可以參觀一下嗎？」司馬洛說：「所有費用和手續方面，希望你也能給我講清楚一點。」

「很好，」法華居士說，「請你跟我來吧！」

他把司馬洛領到佛堂的另一個部份，那裏果然是放着一行一列的骨灰瓶的。這個時代，死也不是容易的事情，住在大都市的人，假如不是有相當充裕的經濟能力，就會有死無葬身之地之嘆，就祇能够在這樣一個地方佔一個小小的位置了。

也有一個部份則是連骨灰瓶也沒有的，祇有一隻木牌寫着名字。這就是司馬洛所講的那一類了。司馬洛一面跟法華居士討論着價錢和手續的問題，一面就運用着他的犀利的眼光。

後來他說：「我看這大致不成問題了，讓我跟他商量一下，我明天再帶他來好了！」

他再向法華居士道歉了這個時間打攪他，然後便離開了那個地方。

現在，他肯定老洪果然是活着了，因爲他看見了一個新的名牌，上面的就是老洪的女兒的名字。他對老洪這個人很清楚，他知道老洪是在這方面很誠心的。老洪暫時不能够出現在女兒的墳前拜祭，一定會先爲她做這種手續。而且他知道老洪假如做這種手續的話，一定是到這裏來，老洪的女兒也跟她的父親有同樣的信仰，她拜佛燒香總是到這佛堂來的。

司馬洛再經過剛才受襲的地方時，就走在街的另一邊。那兩個現代青年仍然困在車頂上不能下來。太遠了，他們不認得這就是剛才把他們放上去的人，以爲祇是另一個路人。

「喂！你過來！」其中一個人叫道。

另一個人也作了同樣一個命令，而且還加上一句粗話。他們是在求助，然而却是命令式的。

他們究竟是在怎樣一個世界長大起來的？沒有禮義廉耻，祇有征服或者被征服。他們難道不知道這樣祇會使任何過路的人敬而遠之嗎？

然而這樣的人却是往往活得好好的，反而像老洪父女，這樣心地良善的人，却遭遇了如此悲慘的事情。

司馬洛眞想過去把他們殺掉，但結果他祇是充耳不聞地走了。

他沒有權殺這兩個人，而殺人亦不是他的嗜好。當他殺人的時候，他總是逼不得已的，爲了自衞的理由比較多。

他截住了一部經過的的士，離開了。

不錯老洪是來過這座佛堂，而且替他的女兒裝好了靈位，但他就是因爲已經辦妥了應辦的事情，所以短期之內是不會再來的了，要找老洪，就要到別處去找。

他仍然知道下一步到什麼地方去找。

正如小江所講的，他沒有辦法記住關於每一個手下的細節，主要就是因爲他沒機會像朋友一樣跟每一個說話，而司馬洛則有的。司馬洛不認識他的每一個手下，但是司馬洛所認識的人，司馬洛都有機會像朋友似的哏他們談話，因此司馬洛也知道得比他多了。而司馬洛知道的也還是連電腦都不會提供的。



譬如這座佛堂，譬如這座逃亡者的公寓。

當司馬洛進入這座公寓的時候，他又是另一副面目了，臉上相當骯髒，頭髮蓬亂，而身上的衣服雖然不致於是破爛的，也不像平時那麼講究了。

那是一座四層的公寓，很蹩脚，外表看上去就像隨時都要坍倒下來似的，而裏面的設備也與外表很配合，與司馬洛以「阿龍」的身份出現時所住的那家旅館有異曲同工之妙，而這裏也是不會過問住客的身份的，祇有房租不欠就行了。

不過假如你肯出錢的話，你却是可以問一點問題的。司馬洛就是用鈔票交換一些答案。他拿出一張鈔票來交給把他帶進房間的茶房，說：「錢我是出得起的，但是我不想人家知道我在這裏。假如有人來這裏找我這樣一個人，你別告訴他們，你先告訴我！」

那茶房點點頭：「我懂了。」

司馬洛遞出一張鈔票：「我也担心找我的人先到這裏來了，最近有些什麼新來的住客嗎？」

「除了你祇有一個。」茶房說。

「是怎樣一個人？」司馬洛問。

那茶房遲疑着，司馬洛再遞上一張鈔票：「那人並沒有付錢給你叫你不要講，所以你講出來也沒有關係了。」

那個茶房只好應允了。他把這個新來的人形容了。

那模樣就是老洪。司馬洛的血液奔流得快速了一點。

「這個人……」那茶房表示担心。

「不，」司馬洛搖頭說謊道，「這個人對我並沒有危險，我可以放心了！」

「他是還有一個同伴的。」那茶房說。祇說這一句。

司馬洛瞥了茶房一眼，覺得這個人倒是很懂得分期勒索的。他祇好再遞上一張鈔票。

那個茶房這才繼續講下去，而形容得較爲詳細一點了。他形容了那個與老洪一起的人，這個人的形貌却不是司馬洛所認得的。而且那個茶房說，這兩個人的行動有點古怪，兩個人不是一起來的，先來的是老洪，老洪租下了這間房間之後就是睡覺，睡到晚上出去，說會有一個人來住在這房間裏，走了之後沒有多久，這個人就來了，也是一進房間就倒頭便睡！

怪的就是兩個人從來不碰頭。那人白天起來才出去之後不久，老洪便回來了，也是一回來就倒頭便睡，他根本沒有見過他們兩個人一起出現。

「這有什麼莫明其妙？」司馬洛微笑聳聳肩，「他們也許是一個做夜班工作，而一個做日班工作的，時間沒有衝突，兩個人就可以合租一間房間住了。」

「唔，也許正是這樣吧。」那茶房尋思着說。

不過他也告訴司馬洛，這兩天，却是兩個人都不在了，日夜都沒有人回來，不過房租他們則是已經付了半個月的了。

「這兩個人，」茶房說，「你要我替你留心着他們嗎？先生？」

「唔──」司馬洛沉吟着，「聽你講，我是不認識他們的，不過，爲安全起見，他們回來時你通知我一聲，讓我看清楚他們的樣子！」

「這個辦得到，」茶房說，「先生還有什麼吩咐嗎？」

「沒有了，」司馬洛說，「暫時就是這樣。」

「你有什麼需要，找我就行了，」茶房說，「我阿超是什麼都可以替你辦到的。」他覺得像司馬洛這樣一個肯花錢的人，的確是值得爲他服務的。

司馬洛打了一個呵欠，表示他想休息了，於是茶房退了出去，司馬洛則靠在床上尋思着。現在怎辦呢？他當然知道老洪和這個不知姓名的合作人並不是上班的，分日夜班倒是眞的，他們所做的工作就是監視着西北風，老洪夜班，那人日班，所以他們當然不能在此碰頭了。他們一天二十四小時都不要讓西北風離開他們的視綫，所以睡覺的一個起床出去接班，另一個才能够回來。

這裏就是繩子殺手最後出現過的城市，這酒店是以前司馬洛聽老洪提過的，老洪說一個人要躲的話，這是一個很好躲的地方，這裏的人就是認得你是什麼人，也會詐作不認得而不會向外間說出去。老洪曾經在這裏抓過一個被通緝的人，所以有感而發。

果然，老洪就是躲在這裏來了。或者應該說在這裏躲過。老洪也許不會再回來了，除非西北風再回到這座城市中來。

老洪和這個神秘人之所以兩天都沒有出現，很明顯就是因爲西北風已經離開了這座城市了。在屋中發現了屍體之後，西北風當然不敢再逗留在原地了，他會逃到另一座城市去，老洪和他那個助手既然繼續在監視着西北風，那麼當然不會再回來這裏過夜了！

老洪現在到了什麼地方去呢？這是無法預測的，因爲他無法預測西北風逃到什麼地方去，而且即使知道西北風到了哪一座城市，也未必就能知道老洪會選擇什麼地方過夜，西北風在這座城市，而這座城市又有這樣一家酒店，這已經是十分巧合的事情了。

而且，與老洪合作這個人究竟是誰？是什麼人值得老洪如此信任呢？老洪是一個已經「死了」的人，假如讓人知道他仍然活着，這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了。

司馬洛躺在床上，狂吸着香烟，吸了一根又一根，一直在思索着，但是綫索似乎到此爲止了，即使像他這樣一個有辦法的人，現在也沒有什麼辦法了。

這就像從大海裏找一根針。

天！老洪這個人眞的變成了一個瘋子了，他怎麼可以獨自一個人做這件事？司馬洛就是想跟他聯絡，及時把他制止，因爲就連司馬洛也不贊成老洪這樣做的，對手太强了，獅王的勢力太大，老洪一次兩次過了關！這是幸運的，再有第二第三次，獅王就會猜出來，那時獅王要找的就是老洪，以及司馬洛了。

司馬洛靠在那裏，漸漸閉上了眼睛，而夜是愈來愈深了。後來，當街上連車聲都沒有了的時候，他就從床上跳下來，把門鎖開了，從袋裏取出一綑幼幼的繩索來，看上去就像是一根鞋帶似的，司馬洛四

面望望，終於看中了瓷盤下那根鉛水管，就把這幼繩的一端縛在水管上面，另一端則垂出窗外。

然後他就拉着繩子爬出窗外，直垂下去，垂到比他低兩層的地方。

由於這是一座古舊的建築物，所以每兩層樓之間還有一條大約半呎的邊緣突出，這是新的樓宇所沒有的，而這邊緣正好讓他作爲踏脚之用，不過這邊緣已經太老了，究竟能否承得起一個人的重量仍是一個疑問，所以司馬洛一直沒有把繩子放掉，還是拉着繩子，踏着邊緣，扶着牆壁，而向左邊走去。

他到達了第三個窗口外面，那裏就是老洪的房間了。他已從那茶房的口中知道房間號碼，而每一層樓的分佈都是一樣的，祇要數一數，就知道那房間是在何處，而且那房間的窗口也是沒有鐵枝的。既然司馬洛的窗口也沒有，這裏當然亦是沒有了。窗門則當然是已關牢了的。

關上了的窗門，對於司馬洛來說也不是一個大問題，尤其是他隨身已帶了不少應用的工具。那窗門很容易就打開了，脚下踏着的邊緣有些碎屑脫出而跌到街上，不過還未至於承不起他的重量而崩陷。

司馬洛把繩子拉進了房中在瓷盤的水龍頭上繞了一匝，然後他就開了床頭燈，在房間裏動手搜索起來了。

這樣的簡單房間，並沒有太多可以搜的地方。床頭櫃，衣櫃，床底。他們雖然不是把東西都完全帶走，但是亦沒有留下多少東西，也許是因爲根本沒有什麼可以留下來的東西。祇是幾件髒衣服。

對於那另外一個人，司馬洛祇知道他是吸一種香烟型的幼幼的小雪茄的，由於抽屜裏面還留下一隻空了的烟包，以及一種輕微的雪茄烟味。

跟着，門上就忽然响起了鎖匙開門的聲音了。

司馬洛根本沒有時間爬出窗外或者把繩子解下來，他就祇有時間熄燈，向床底下一滑，伏在那裏，槍已經握在手中了。他不知道是誰進來，不一定會是老洪自己回來的。

窗子開了他倒不担心，担心的是那根幼繩。

他剛剛完全進入了床底，門就開了，有人踏了進來，又把門掩上了。床底下的的視野有限，司馬洛看不見進來的是什麼人，不過可以絕對肯定就是進來的並不是老洪或老洪那個神秘的助手，進來的那雙腿子是屬於女人的。

花花綠綠的喇叭[illegible]着高[illegible]款木鞋子。

這個女[illegible]是靜靜[illegible]麼。[illegible]到搭在水龍頭[illegible]

假如看見[illegible]人的正常反應都應該是走到窗前去向外望望，那時司馬洛有機會爬出來而在背後佔得優勢了。

但是這個女人的反應則不是這樣，她祇是忽然一跳，就坐到床上來，這一下差點使司馬洛叫喊起來了。這是那種下面用鐵網代替彈簧而承着床褥的床，鐵網與地面的距離並不多，她一跳上去，鐵網便壓下來，司馬洛的頭頂給鐵網一撞，下頷就也與地板撞了一下。他的槍也差點給撞得脫手而飛了。

而且她還是繼續在那裏一彈一彈的，把司馬洛撞得六神無主。他眞想就這樣隔着床褥向上面射一槍。但祇是想而已，叫他這樣做，他也還是有心無力的。

終於，她停住跳動了，兩脚放回地上，說：「我看你也應該出來了！」

司馬洛連忙爬出來，通過她的兩腿之間，那是媚媚的聲音。她開亮了床頭燈，果然就是她。

「你！」司馬洛低聲叫道：「你瘋了嗎？」

媚媚得意地微笑着：「來而不往非禮也，你把我丟在車子上又如何呢？」

「我是說假如床底下的不是我又如何，」司馬洛說，「你可能會連頭也給人家轟掉的！」

「但我肯定是你，」媚媚說：「我到[illegible]的房間，看見這黑綫通下來，我本來[illegible]把黑綫拉掉的，但又不想太缺德。你偏要鑽到床底下，那你這是自作自受。」

「很本事的女孩子，」司馬洛苦笑着，「但你又是怎麼找到這裏來的？你沒有可能跟踪我！」

「我並不是來找你的，」媚媚說：「不過找到你也算是意外收穫了！」四面望望，「唔，這就是老洪的房間，他呢？」

「走了兩天，」司馬洛說，「看來很難知道他是到什麼地方去了。」

「我猜你已經搜過了。」媚媚說，「有什麼綫索嗎？」

「我祇知道老洪有一個助手，是吸小雪茄的，」司馬洛打開抽屜拿出烟包來，「這個，不過這個却不能告訴我們他們的人是到何處去了。」

「但是烟包總算可以告訴我們，老洪的助手就是波比。」媚媚說。

「什麼波比？」司馬洛問。

「我看還是回到你的房間裏再談吧，」媚媚說，「在別人的房間裏太久總是不大方便的，」她走過去解了繩子，推出窗外，又熄了床頭燈，然後走過去打開房門，向外面張望了一下，對司馬洛招招手，閃了出去，司馬洛也跟着出去，外面的走廊中並沒有人，她關上了門，領着司馬洛走到樓梯間，步行上樓。

回到司馬洛的房間裏，司馬洛把繩子收回來，媚媚則在床上一躺，司馬洛說：「我猜我也得向小江道歉一聲了。」

「他還不知道這件事。」媚媚說。

「看來你似乎也染上了我的壞習慣了，」司馬洛說，「難道你也肯依我，自己來幹嗎？」

「不，」媚媚說，「我還沒有查出什麼，所以沒有跟他聯絡吧了，但我終於還是要向他報告的。」

「究竟誰是波比？」司馬洛問。

「波比是一個好青年，他本來可以成爲老洪的女婿的。」媚媚說。

「我倒不知道有這個人，」司馬洛說，「你就是從波比的身上，查到這個地方的？」



「是的，」媚媚說，「正如我的上司江先生所講，他沒有時間記得每一個手下的詳細資料。但我們不是他，我們就不同了。」

「對了，」司馬洛說，「我們有機會大家作朋友之間的談話，因此我們也有機會知道他所不知道的事情。」

「你就是這樣找到這裏來的。」媚媚問。

「是的。」司馬洛點點頭。

「那你又是憑什麼綫索的？」媚媚問，「不，不要叫我先講，你先講，我先贏了你這一局，所以應該由你先講了。」

司馬洛無可不可地聳聳肩，他不想在這個時間與她作意氣之爭，他祇是想爭取時間而已，所以他告訴了媚媚，然後說：「你也是這樣找來的？」

「後一半是的，」媚媚說：「前一半則是在波比的身上。那祇是一種靈感，我知道波比仍很爲他的未婚妻的死而傷心，我不知道老洪會不會去看他，我猜老洪多數是不會的，不過結果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我去找波比的時候，波比的母親告訴我波比請假旅行去了，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波比那份工作不是可以隨便請假。更可疑的就是他沒有講清楚要到什麼地方去，他說沒有一定，到處走走吧了，不過他到一個地方，就會寄一張明信片回來，第一張明信片是從馮安死的那城市寄回去的，第二張明信片則是從這裏寄回去。」

「而這裏也是西北風到過的地方，」司馬洛說。

「不錯，」媚媚說：「這就很清楚了，一加一等於二，波比就是那個繩子殺手，或者是在帮着老洪，但波比是不懂用繩子殺人的，所以他是在帮着老洪了。我也跟你一樣，記得老洪提過這酒店，於是我也來了！」

「那老胡塗！」司馬洛說，「他還要把一個年輕人拉去送死！」

「這也難怪他的，」媚媚說，「波比是唯一他可以[illegible]可以帮助他的人[illegible]

「這個波[illegible]會做些什麼？[illegible]

「他當然不是像[illegible]領了，」媚媚說，「不[illegible]很能打空手道六段！」

「六十段也擋不住一顆子彈！」司馬洛說。

「我相信他會懂得盡量避免與拿着槍的人找麻煩的。」媚媚說。

司馬洛用拳頭一搥手掌：「媽的，我們得快點找到老洪，不能夠讓他們這樣下去。」

「我們應該找得到的，」媚媚說。

「等下一張明信片？」司馬洛問。

「是的，」媚媚說，「這是比較可靠的辦法，所以我猜你也不會反對我向江先生報告了。」

「明信片跟報告有什麼關係？」司馬洛問。

「我總不能再跑回波比的母親那裏去等明信片的，」媚媚說：「但江先生就可以派一個人做這件事，他等到了就馬上通知我們！」

「他知道了我們在幹什麼的話，」司馬洛說，「你以爲他會有怎樣的反應？」

「不會有怎樣的反應！」媚媚說，「他也是祇好讓我們兩個繼續幹下去而已。他總不能再展開一個調查網，以加速獅王殺死老洪或者殺死你的。」

「有點道理，」司馬洛說，「因此他現在是不能吩咐我們做什麼了，就祇有我們吩咐他做什麼。」

「對了，」媚媚咭咭地笑起來，「這[illegible]眞有趣的事情，我們吩咐他做事！」

「很好，」司馬洛說，「這一次我不反對這種壞習慣了，媚媚！」

「你認爲壞的習慣，他却認爲是好的習慣，」媚媚說，「好了，你等在這裏，我出去打個長途電話，當我回來的時候，你不准失踪！」

「我怎能失踪呢？」司馬洛苦笑，「這一次我要靠你了。不過何必把我留下來呢？我們可以一起去，然後我們找一個靜一點的地方過夜，反正老洪他們兩個人暫時也不回來了，我們實在沒有必要在這裏的。」

「這也是一個好主意。」媚媚說。

×　　×　　×

西北風始終擺不脫那種受到跟踪的感覺。

也許這是由於恐懼在作祟，也許是由於在這一行是經驗豐富的，當他受到跟踪或者監視的時候，他自然就會有所感覺。

這一次，他又是到了另一座城市了，一座他沒有到過的城市，這裏他不認識什麼人，亦沒有什麼人認識他。他住的仍然是一間荒涼的小屋子，臨時向一個不認識的人租來的。平時他日間不敢露面，那是因爲他的樣子太特別了，即使是在一個沒有人認識他的地方，要找他也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不過今天白天却破例出去過一次，而且出去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僱了一部的士，載着他在這座城市中遊覽了好幾個鐘頭，就像他現在還有心情欣賞這裏的風光似的。

現在，黑夜已經降臨了，他就躲在這小屋子之中，沒有開燈，而拿着一副望遠鏡，向窗外的周圍瞭望着，很小心地觀察着。

他顯然是正在找尋有沒有什麼敵人，有沒有什麼人正在監視着他。但假如有的話，他是看不見了，這些人一定躲得很好，祇是看不見而已，總之決不會是沒有人正在監視着他的，他不相信他已經擺脫了這條尾巴。他觀察了接近了一小時，還是沒有看見什麼，但也還是不能放心，終於，他放下了望遠鏡，拿起屋中的電話，打了一個電話出去。

大約五分鐘之後，一部車子就來到了他的屋子門口了，那是一部電召的士，西北風拿槍在手，在槍上搭上了一件上裝，然後才開門出去，這上裝遮住了槍，看上去他不過像是手上搭着一件上裝而已，但假如那的士司機有什麼異動的話，他一定可以先發制人放槍的，由於他的槍咀乃是對準着這的士司機！

但那的士司機並沒什麼異動，祇是轉身伸手替他打開了車子的後門，而另一隻手則很正常地放在方向盤上，清清楚楚，

可以看得見這的士司機是並沒有携着什麼武器的。西北風上了車，關上車門，告訴了的士司機一個目的地，的士司機把車開動了。

西北風舒了一口氣，不過手上的槍還是對着那司機。他現在是處於草木皆兵的形勢之中，這的士司機仍然不能使他放心，假如萬一跟踪他的人有辦法在他的電話綫上搭了一條分綫偷聽着，那來的可能就不是一部眞正的的士，而司機就可能實在是一個殺手了。

那部的士開了好遠一段路，來到了一座環海的山崖上。

「這裏?」的士司機回頭問。

「是的，」西北風點頭說，「這裏行了。」

那司機感到莫明其妙。這個時間來到一個這樣荒凉的地方，坐車來是容易的，但回去時怎辦?這裏根本不可能再截到的士，走路回頭，就要走很久很久了。

「要我等嗎?」的士司機問。

「不必了!」西北風說着遞上一張鈔票，「也不必找續了。」

「謝謝你，」的士司機說。

「不過我却還要麻煩你一件事情，」西北風說着，上裝拿開，槍就露出來了。

司機嚇得連那張鈔票也丢掉了。

「擧起手轉過去?」西北風說。

「先生，你究竟想怎樣?」那司機哀嗚着問!

也許是行刧?但是行刧的人却給得起他這樣鉅額的車資，這也是怪事。

「不是行刧，」西北風說着再遞上一張鈔票，「這是補償你的受苦的，也是掩口費。這件事，你不准向任何人提起，不然我會找到你，給你一顆子彈的!」

「先生，」那司機哀嗚着，「你究竟想我替你幹什麼?」

「這個，」西北風說着，槍管就放在司機的後腦上。」

司機暈過去了。

西北風小心地在司機的身上搜了一遍，沒有武器，再在前座也細細搜了一遍，也是沒有武器，看來這是眞眞正正的的士司機。不過西北風是不能不這樣做的，他要肯定，否則的話，那的士司機就可能在他下車之後向他背上放上一槍了。

他從袋裏取出一叠透明膠袋來，把槍用膠袋一重又一重地包裹起來，再用橡皮圈箍着，塞在腰間，然後下車，走到崖邊，向下面望去。

那下面是一片黑暗的海水。他就這樣一跳，向那接近六十呎下面的海面跳下去，那下面很可能是石頭，他一撞上去就要一命嗚呼了，但是他知道沒有，因爲他白天已經到這裏來過了的。

他深深地沉進了水底，再冒出來，然後向前游去，前面的海灣中心有幾艘小型遊艇停泊着。

他游到了最接近的一艘遊艇，爬上了去、

那遊艇上是有一個人守着的，這個人訝異地看着他游過來，看着他爬上了船。

「唏，你怎麼了?」那人問道:「我好像看見你從那崖上跳下來!」

「我是掉下來的。」西北風說。

「你怎會這樣不小心?」那人問，他看見西北風從腰間拿出一包東西，解開來，一點沒有懷疑那是什麼，直至膠袋都解下了，槍露出來，槍咀指着他。

那人連忙把兩手擧起來，叫道:「等一等，朋友，這船上沒有錢的!」

「我不是問你拿錢，」西北風說，「我是要租你這艘船一用!」

「但這船不是出租的!」那人說。

「不是出租的?」西北風這個問題就像是從槍咀內吐出來似的。

「是——是!」那人連忙說，「你要到什麼地方去?」

「快點開船好了，」西北風把一卷鈔票掏出來在甲板上一放，「這是鈔票，乾了之後一樣可以用!」

那人祇好起錨，把船開動了。西北風坐在他的身邊，一身的衣服都是淋淋，祇有那把槍是乾的，由於一直都是受着膠袋的保護。

那艘船向海灣的出口處駛去，那人以奇特的眼光再向西北風一瞥，問道:「你要租一艘船，爲什麼不到那邊碼頭去呢?那邊有些船是出租的。」

「有人在追我，」西北風說:「我想擺脫他們!」

那人張開咀巴，但沒有再說話便又閉上了。他覺得還是不要問得太多的好，來者看來不是善男信女，對於這個來人，他還是知道得愈少愈妙。

西北風向後面望了，雖然知道不會看見什麼的，他心裏在想，這樣應該行了，假如有人跟踪他到這裏來的話，也沒有可能再由水路繼續跟踪的。這是一個擺脫的好方法。至於這個駕駛船的人，運氣就不像那的士司機那麼好了。這人到了目的地之後會給他殺掉，而這船亦會給他毁滅的。不過西北風並不覺得抱歉，他就是這種人，別人的性命不當一回事，祇有他自己的性命才是最要緊的。

但是，西北風心目中的計劃還是沒有機會實現。

忽然之間，那人覺得西北風的身子震了一震，咀巴張開來，說:「他的臉……馬剛……沙達城……」跟着咀巴裏吐出來的就不是聲音，而是血。

「你——你怎麼了?」那人問。

西北風的身子向前一仆，就不動了，那人發覺他的背上開了一個洞，血巳從那個洞湧出來。

「喂，你!」他那人用手輕搖一下西北風，西北風一滾身，就仰跌在他身邊。

原來西北風的前面也有一個洞，却是比較後面那個洞大得多。一個碗口般大的洞。一顆子彈從背後鑽進去，而從前面鑽出來了。

那人發覺西北風巳經死了。一顆子彈從背後射來把西北風射死了的，這個莫明其妙的乘客，的確是來得莫明其妙，也去得莫明其妙。

西北風說有人在追他顯然並不錯，而且這些追他的還是一些很犀利的人物，可以從這樣遠一槍射過來把人射死，看來槍彈乃是來自那山崖上的。西北風從山崖上跳了下來，那些人追到崖邊，不能再追，就開槍了。



但是他自己又如何?假如開槍的人是在崖頂，那有很多角度可以射中他的，甚至可以瞄準油箱開槍而使這船爆炸起來，他可以說簡直是無路可逃的。

他祇好惶急地揮着手，表示請求那人手下留情，表示他是什麼都不知道的，就是把他殺掉也沒有用處。這樣複雜的意思實在很難用手勢加以表達，不過也許他在惶急之中是成功了，也許用槍的人是早巳決定放過他，不然的話，他也會與西北風同時中槍了。

這個人做了一番手勢，都沒有什麼反應，便把船再開動了，這一次則是直向碼頭那邊駛過去，這是一件嚴重的事情，他的船上有一具屍體，他不能够不報案的。

當他的船回到碼頭邊的時候，巳經有人在那裏等着他了。那是一個相當年輕的人，那人吸着一根小雪茄，跳下船來，對他亮了一亮一張也不知道是什麼證件，然後走到屍體旁邊去看看。

「死了!」噴了一口雪茄。

「是的，」那開船的人吶吶着說，「不過——不過，這並不關我的事，並不是我——」

「我知道，」那年輕人說，「有人從崖上開槍的，我們巳經派了人到崖上去看了。」動手在西北風的身上搜索着。由於這人是一副警探的神態所以開船的人不覺得還需要再進一步報警去了。

年輕人吸着雪茄，在屍體身上搜了一遍之後沒有搜出什麼來之後，問道:「究竟經過情形是怎樣的?」

那開船的人詳細地說了，包括西北風最後所講的那兩句話。這兩句話是最耐人尋味的。

那人考慮了好一會，跟着又有一個人來了，這是一個年紀大得多的人，開來了一部車子。這個人就是老洪，但是開船的人當然是不知道的!

既然這個人年紀較大的人是老洪，那麼年紀較輕的一個顯然就是波比了。但這個也是開船的人所不知道的事情。那一老一少兩個人商量了一番之後，老洪說:「我看我們還是把你帶回去詳細問話吧!」

那人表示惶恐。「我……我並沒有犯什麼事呀?」

「這祇是手續問題，」老洪說，「你是目擊證人，你得塡寫口供表之類的。來吧，波比，你跟他一起開船去好了，當然屍體我們也得帶走!」

那人緊皺着眉頭。他雖然不大懂法律，但他仍然覺得這件事情是有點不尋常的，他記得起碼電影上就不是這樣。出了命案，最重要的第一點就是什麼都不要碰，等待警方到場。把屍體運到警局去似乎不大合手續吧?

「行了，」碼頭上有一個人說，「讓我來辦這件事情好了!」

老洪和波比都飛快地轉身，老洪巳經拔出槍來了。

碼頭上站着的人就是司馬洛。

「你，」老洪的眼睛突出着。

「那人是誰?」波比在他的耳邊低聲問。

老洪也低聲告訴波比，不過波比還是沒有鬆弛下來。因爲他知道司馬洛雖然不會對他們有什麼危險，但在目前的情形之下，司馬洛却是不受歡迎的人物。

司馬洛跳到船上來，對那人說:「我巳經叫來了警察了，警車馬上就要到，現在你聽着，這是一件很不尋常的案件，當警察來到的時候，你不要說什麼，你要見一位黃明警長，見到他之後才把經過情形說出來，明白嗎?」

那人迷惘地點頭，而警車聲果然正在自遠而來。

司馬洛對老洪扭扭頭，說道:「我們走吧!」

老洪的手好像鷹爪般緊抓着司馬洛的手臂，低聲但是兇狠地說:「司馬洛，這件事情是我的，你不能……」

「媽的!」司馬洛也低聲說，「我們不方便在警察的面前露臉，事情一傳開去，我們就死定了，而且，那崖上也許仍然有一把槍對着我們，媚媚巳經上去對付那開槍的了，但是不知道她成績如何，你想在這裏做槍靶嗎?走吧。」

老洪不論如何捨命做這件事，他還是愛惜自己的性命的，因爲假如性命沒有了的話，他就什麼也不能做了。於是他點點頭，跟波比一起跳回了碼頭上。

「直開回你的住處，」司馬洛說，「我們一會兒再談好了!」

「你——知道我們住在什麼地方?」老洪問。

「我知道。」司馬洛說着，匆匆走向較遠的一部汽車。

老洪與波比祇好也上了他們的車子。他們的車子開走時警車也差不多來到了，他們的車子就與警車迎面相擦而過。

司馬洛果然知道老洪是住在什麼地方，事實上他還是開車在前頭領路。

那間屋子也很像西北風所住的屋子，地處荒僻，不過寬大而設備好得多。

司馬洛在屋子前面停了車等着，老洪和波比也來到了，老洪用鎖匙開門進屋。

「別開燈!」司馬洛說，「我們並沒有什麼人監視着這間屋子，因爲這件事情我們不想太多人知道。」

他們在黑暗中坐下來，老洪說:「你怎會找到我們的?」

「先是波比的明信片，」司馬洛說，「跟着我們就查出波比租了這部車子，你們一定需要車子，你們也一定是用波比出面去租，而你們一向對這一型的車子偏愛，所以找你就不很難了，當然，找的工作還是由媚媚負責的，我也不便出面。」

「你用不着來的，司馬洛，」老洪說，「這是我們自己的事情!」

「這也是我的事情，」司馬洛說，「你聽我講，老洪，這事你們兩個人是幹不來的，我們不但找到了這裏來，也找到了你住過的酒店，下一步，也許獅王也會派人找來了，你也知道我的性格的，在別種情形之下，也許我也會加入你們，跟你們一起幹這件事，但這一次却不行了。」

老洪沒有做聲。

司馬洛又說:「這一次，重要的就是把事情做好，不管是誰做。我很抱歉沒有把你的女兒的事情告訴你，但在那個時候，我不能開口。」

「現在也別提了。」老洪說。

「那麼，」司馬洛說，「我們可以合作了？」

「我看……」波比說，「我們還是這樣的好。」大概波比也是心裏在害怕的，也許起初是雄心勃勃的，但是對於他這樣一個沒有這方面的經驗的人，事情愈發展下去就的確是愈教他心寒的。

「到了這個地步，還有什麼辦法？」老洪說。

「那麼，」司馬洛說，「開船的人對你講了什麼？西北風死前有講什麼嗎？」

老洪告訴了他。反正那人給帶回警局之後也是會對那個警官黃明講出來的了。黃明當然也是他們在此地的人。

司馬洛想了好一陣，還是皺着眉頭：「這是兩句很奇怪的話，西北風似乎想告訴我們什麼！」

「我終於把他逼出來了，」老洪說，「他果然是知道一點秘密的。」

「你認為這幾句話是什麼意思呢？」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老洪說，「我暫時想不出來。」

「也許你們總部的電腦會知道吧，」司馬洛說，「這種問題倒是電腦比較精於解答了。黃明會把這話傳過去的了。」

「我已經盡了我的能力，」老洪說，「假如我捉住了西北風，他不會告訴我什麼的，他一中槍，知道一定是獅王開的槍，他就說出來了。」

「你幹得很好，老洪，」司馬洛說，「但是就到此為止了吧。下一步，我們要一起來幹了，怎麼樣？」

老洪長長地嘆口氣：「到了這個地步，我還能說什麼？」

「你仍然能說，」司馬洛說，「也仍然能幹，不過不是單獨吧了。」

「但我的目的是不同的，」老洪說，「我要殺死獅王，而你們假如可能就會活捉他！」

「活捉他也不過是讓他痛苦地活得久一些吧了，」司馬洛說，「他還是要死的，而且他亦等於是死在你的手上，假如不是用你這辦法，西北風也不會說出這樣一句話。也許就是憑西北風這一句話，我們就可以把獅王捉到了！」

「他說得對，」波比也附和着，「我們已經做得相當够了！」

老洪在黑暗之中用兩手掩着臉。

「這祇是一個開始，而不是一個結束，」司馬洛說，「老洪，你的女兒死了，但她一定希望你好好地活下去，多捉幾個殺她的那一類人，你每成功一次任務，你就可以在她的靈位面前告訴她一次，這不是很好嗎？聽我說，老洪，你以後還有很多機會為她復仇的，這並不是最後一次。你現在是更有生存下去的理由了。」

「我知道，司馬洛，」老洪說，「假如你的意思是怕我會結束自己的生命，那你放心好了。讓我告訴你吧，我不會的，我會活下去，而我活下去的理由也正是你所講的理由，我是比你先想到的。」

「那最好不過了。」司馬洛說，「但是有一點也許你沒有想到的，老洪，那就是波比，我不認為你該讓他繼續下去！」

「但，」波比馬上抗議起來，「這一件事也是我的事情呀！」

「他講得對，」老洪說，「正如你們所講，我們已經做得相當够了，假如你退出，我的女兒不會怪你，但假如我讓你繼續下去，她就會怪我了！」

「但——」波比還是大為不服氣。

「你已經幹了很多，」老洪說，「事實上今天晚上是你的功勞最大，你負責跟踪西北風，你察覺到他有逃走的跡象，就馬上打電話通知我來。你已經幹了這許多，你還想幹什麼？你沒有經驗，也沒有受過專門的訓練，將來假如一出錯誤的話，就可能是出在你的身上了。」

「對了，」司馬洛說，「老洪，現在你恢復了一個幹練的人員的冷靜態度了！」他很高興老洪對這件巨大刺激的反應不像他所害怕的那麼糟。

「有部車子來了，」波比忽然伸手向窗外一指。

「可能是媚媚來了。」司馬洛說。

波比走到窗前，小心地揭開窗簾看着外面。

「留心着車頭燈吧，」司馬洛仍然坐着說，「三明三滅，那就是她！」

波比小心地看着，後來點點頭說：「就是她了，我們現在該怎辦？」

「開燈吧，」司馬洛說。

波比服從地開了燈。司馬洛現在是自從分手之後第一次清楚地看到老洪。老洪明顯地憔悴了，但是眼神則不同。以前他的眼神總是帶點悲觀的，現在則是有着一種固執的光芒。也許是一個人已經悲觀到無可再悲觀了，剩下來的祇有憤恨，以及報復的決心。汽車的聲音來到門外，停下了，車門打開和關上的聲音。波比離開窗口過去開門。他當然是因為已經看清楚了下車的人是誰才這樣做的。

媚媚踏進來了，拍拍波比的肩：「你還好吧，波比？你真行，我倒沒有猜到你這樣能幹！」波比忸怩地紅着臉，她則再走到老洪的身邊，擁抱着他。雖然男女有別，但是年紀也有別，她等於是女兒擁着父親吧了。

（未完）

# 張溪大棍威震一方

慧心

舊日香山有許多武林高手，其中有一個高手叫做關通，擅長大棍，可以說是威震一方的拳師，不過，這套棍法為甚麼稱做「張溪大棍」呢？原來它是有來歷的。

此事發生在光緒年間，當時香山的武功鼎盛，縣內所屬各鄉村為了擴充本鄉的力量，多數由祖嘗的田產撥出一部份來開設武館，並且聘請有名的教頭訓練本鄉子侄，所有武器，獅頭，鑼鼓，俱由公欵支付，本鄉如果有子侄精通技擊，先行請他教授武功，假如沒有這種人材，就請外人擔任。

自古劉關張結拜兄弟，交情很深，「張溪鄉」也是如此，本來是姓關和姓張兩族居住的，所設的武館由姓關族人關通負責教練。關通雖是三十多歲，已經做教頭，他所學的武功確是少林真傳，硬橋硬馬，當地兩姓的後輩十分敬仰他。

說到關通的功夫，除了拳脚，還在棍法有很深的研究，所用的棍是鼠尾棍，普通鼠尾棍僅長六尺多些，他的鼠尾棍却長七尺二寸，雖然略長，但仍有內勁震動那一條棍，棍風虎虎，棍尖倒刺有如花槍，巧妙無比。

故此，認識他的朋友，尊稱他做棍王，久而久之，棍王關通這個名稱就响噹噹，附近各鄉都知道有這麼一個人。

有一天，他正在召集幾個得意門徒在館中教授棍法，忽然大雨傾盆，有一個賣蓆的人，托了一綑草蓆，放在門外避雨，他倚門而立，看見關通教棍，好像很注意似的。

關通以為他是過路的人避雨，不必理會，照常指點門徒如何發棍，對於各棍法，指點得十分精采，從起式到收式，逐項玩出來，一邊玩棍一邊教棍，十分有興趣，經過半個時辰，那一路鼠尾棍業經玩完，他的徒弟自然口口聲聲喊好，關通心裏也覺得高興，料不到斜倚門前的那個賣蓆漢子却偶然之間發了一聲冷笑。

關通很有涵養，擡頭一望，看見這個賣草蓆的小販，體格粗壯，雙目有神，雖然有五十多歲，看來仍很精壯，料想他無意中冷笑一聲，當然是看到他自己有甚麼弱點，故此並無怒容，而且趨前走近他身邊，拱手為禮，說：「這位英雄看見我玩棍，無意中冷笑一聲，當然是因為我揮動棍棒之際有些破綻，無意中笑了出來，我的所學不過如此，已經打盡了，好漢既然看得出我舞棍有甚麼弱點，當然是棍法比我高明得多，敬請賜教。」

聽了這句話，賣草蓆的小販才知道自己失儀，很想罷手，不過，看見關通如此謙虛，聽到別人冷笑，沒有半點怒容，還自稱棍法生疏，敬請指教，不能不指點一下，聽了就說：「老哥的棍法本來不錯，但因為這是普通的棍法，並非高手，如果跟高手過招便會吃虧，有些地方改善。」

聽了這番話，關通立刻知道對方必然是棍法極精，心裏有數，先把他留下來，然後借故把一羣門徒暫時遣散，隨即把祠堂的門關上，非常有禮貌的向他請教。

賣草蓆的小販說：「既然關上了門，誰勝誰負，只有我們兩人知道，我不妨跟你真正的研究一下。」

那時兩人各取一棍，跟着拆招，奇怪得很，交手之後，不過幾招，關通手握之棍給他捲住一扯，成枝棍飛開，他的褲襠也被棍尖戮穿一個小孔，到了這時，他才知道此人的功夫確是天下第一，不假思索，拜在他的面前，務懇指教。

那個小販說：「關通，你的棍法精通已經算了，何必再求深造呢？」

關通說：「師傅，不瞞你說，別人把我稱做棍王，對我來說，是一種精神上的負擔，因為有許多人以為我確是棍中之王，跟我較量，如果那些人當中有一個人好像師傅那麼精通棍法的話，我就倒地身亡，但卻不能走開，因為我要在此地教授武藝謀生，防患於未然，最好把那條棍練得更精，正如師傅所說，高手過招，亦不吃虧，那就夜間能夠安睡。」

他說得入情入理，不知名的小販聽了，便即欣然點頭，於是變成他的師傅。

此人在關通的武館中一住兩個月，沒有徒弟在旁，便把他所學的棍法相教，這一套棍一共分六趟，每趟八點，即是四十八式，每一式都是落手很重的，鯉魚化龍一招更加是殺手，接棍就捲，捲完即打，連發幾招，當時他破了關通的棍，就使用這一招，叫關通特別留心學習。

關通的確苦心練習，而且把此事藏得很深，無人知曉，關通學成後，那個賣草蓆小販就飄然而去，沒有留下姓名，故此，關通無計可施，只好把他學到的這一路棍法稱做張溪大棍，表示他由張溪鄉學習得到。

果然不出所料，事隔三月，真的有人從遠方到來，自稱過路客，實則想登門踢盤。

此人不肯留下姓名，只說：「棍王關通，我只是仰慕你的棍法而來，心裏早已準備打輸，故此不願把真姓名相告，免得你贏了我到外邊說出來，輾轉傳入了我的耳中，使我難過，閒話休提，為了保存棍王的聲譽，請你跟我較量一下。」

這傢伙當然是蓄意踢盤了，如果打赢，他必然把真姓名說出，令關通無顏再在武館立足，理所當然，因此關通不能不拿出賣蓆小販所教的武功跟這傢伙應戰。

兩人擺下招式，各取一條鼠尾棍，俱是長七尺二寸的，跟着交手。

關通認為對方一定有特殊的本領，不敢怠慢，剛剛落手，不過三幾招，就把師傅教落的「鯉魚化龍」這一招兜住對方的那條棍，連捲幾下，向後一扯，跟住一棍刺去。

當時他敗在師傅的棍下，就是如此，他以為必然把這個怪客擊退，怎料對方好像早已知道這一招，雖然給他兜住鼠尾棍連捲幾下，但卻沒有發力，反而沉住氣把雙臂握緊那一條棍，故此，關通使勁往後一拖，竟然扯不動他，就在這時，此人那一條鼠尾棍已經如箭離弦似的當胸直刺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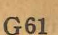
關通既然運力在兩臂之上，使勁向後一扯，根本上就沒有防範對方反攻的，故此，猝然覺得一條黑影當胸刺來，暗呼不妙，趕快向後仰臥，然後避過這一招。

關通到底是特別[illegible]的，他早就覺得師傅所教的棍似乎尚有多少未盡，若干變化，只是教了一半，平時沒有悟出其中奧妙來，到了那時展開龍虎門，給人一棍迫到仰後跌倒，而且是自己以仰臥的姿勢躺下，立刻懂得其中奧妙，使用右手撞棍，免得負擔太大，渾身氣力放在兩條腿上面，不過跌了一半，就擺好姿勢，身形剛剛落地，立刻發力，左右兩腿向對方前鋒馬挾住使勁一撐，這一招金較剪的脚法，竟然把來人右脚的小腿骨撐斷，倒地呻吟，棍也抛丟。

關通立刻趨前替他敷藥診治，這傢伙一言不發，亦不向他道謝，憤然離去。

事隔多年，關通才知道此人也是賣草蓆小販所學的同門，即是他的師伯，論理是鬥不過這傢伙的，幸而他臨急醒悟起用金較剪的脚法以補棍法的不足，然後反敗為勝，保存棍王的聲譽，雖然事隔了多年，仍是感到此事非常危險，萬一避不過對方當胸刺過來的那一棍便會命喪黃泉。

此後關通知道武功這方面的確是人上有人，天上有天，不敢自傲，比以前更加謙虛，而且把師傅所教的棍法從頭到尾繼續研究，增加幾十個變招，此後，張溪大棍就更加出色，威震一方。



俠義傳奇中篇

高皐・文
盧令・圖

# 風雨殘陽

（六）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黃騰梭在沙洲因拯救武夷雙龍，與一不知姓名的白衣姑娘結怨，相約翌午在伯牙湖上決鬥，期屆黃騰梭單身赴約，不料白衣姑娘在來此途中遭人截擊，身負重傷，但她仍不肯罷鬥，盡最後一點餘力向黃騰梭撲攻，黃騰梭一手奪過她雙劍，詎知劍柄淬毒，致使黃騰梭中毒昏去，待黃騰梭醒來，發覺身處白衣姑娘香閨，他欲離去，驚覺全身功力盡失，黃騰梭雖是不甘認命，不願聽人擺佈的人，只是身中奇毒，功力全失，父母生死未卜，不認命又能如何，因此他接受白衣姑娘的要求，有條件的交換她師父的解藥。——

## 神功殲虎倀　情絲縛鳳心

究竟是什麼條件才能換到解藥，必須等待白衣姑娘的師父來了才會揭曉，這一點他早巳有了打算，如果條件太苛，他寧死也不會答允的！

第六天的傍晚，芹兒接來一個面貌慈祥，年約六旬的道姑，白衣姑娘行了參見之禮，再介紹黃騰梭道：「師父，這位是黃少俠，他……」

道姑微微一笑道：「他奪了妳的雙劍，因而也中了緣毒，是麼？」

白衣姑娘螓首一垂，道：「是的，師父。」

黃騰梭眉峯一皺，暗忖：天下奇毒的名稱極多，但緣毒二字却是聞所未聞。

道姑似巳忖知黃騰梭的心意，因而瞅着他一笑道：「黃少俠還不知道什麼是緣毒吧？」

黃騰梭點頭道：「晚輩愚昧，的確不知。」

道姑道：「其實十分簡單，有緣奪劍，有緣中毒而已，祇不過緣毒的配方較爲複雜，它能使你功力消失，却無害於你的身體，如果你只想做一個平常之人，仍然壽考可期，少俠要不要有條件的恢復武功，貧道決不勉强。」

黃騰梭道：「請前輩先以交換的條件見示，讓晚輩考慮考慮。」

道姑道：「少俠今年貴庚？」

黃騰梭不明白道姑何以有此一問，仍據實回答道：「晚輩年華虛渡，巳經十九個寒暑了。」

道姑道：「十九歲還是個孩子，你該沒有娶妻吧？」

黃騰梭道：「不，晚輩巳經娶了妻子了。」

道姑面色一變道：「什麼，你巳經娶了妻子，那你爲什麼還要奪貧道徒兒的雙劍？」

黃騰梭道：「晚輩娶不娶妻與奪劍何關。」

道姑道：「自然有關了，否則劍柄之中爲何放置緣毒？」

黃騰梭巳約略忖知是怎麼回事，遂面色一整道：「晚輩有一不解之處，說出來



希望前輩不要見怪。」

道姑道：「你說吧。」

黃騰梭道：「聽前輩的口吻，身中緣毒之人，必須娶令徒爲妻了？」

道姑道：「不錯。」

黃騰梭道：「如若奪劍者是一個老翁，出家人，或者是女人，難道令徒也要嫁給他們？」

道姑道：「這個……咳，這就是一個緣字了，如若當眞這樣，劣徒只得跳出三界，遁入空門了。」

黃騰梭道：「咱們話說回來，前輩又怎能責怪奪劍者沒有妻子？」

道姑道：「不行，萬緣道姑的弟子何等身份，焉能做你的小星！」

黃騰梭道：「前輩說的對，令徒國色天香，做小星豈不是一項罪過。」

道姑道：「說的是，依你之見呢？」

黃騰梭道：「請前輩打消此意，賜給晚輩解毒之藥！」

道姑冷哼一聲道：「好主意，可惜貧道無法接受。」

黃騰梭道：「咎不在我，晚輩是無辜的。」

道姑道：「你是無辜的。請問，是誰叫你奪劍的？」

黃騰梭道：「可是晚輩並不知道劍柄之中藏有緣毒。」

道姑道：「普天之下，沒有人知道玉簪的劍柄之中藏有緣毒，爲什麼別人不奪她的雙劍？」

黃騰梭一楞道：「這個……」

道姑道：「這就是個緣字，也是天意，違天不祥，少俠你就不必再堅持了。」

黃騰梭道：「晚輩如若停妻再娶，難道就不是違背天意？」

道姑思忖半晌道：「看來玉簪只能做小星了，徒兒，妳看如何？」

白衣姑娘輕輕一嘆道：「這也是命，但憑恩師作主。」

道姑道：「少俠的妻子是誰？」

黃騰梭道：「師姐劉薇怡。」

道姑問道：「可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黃騰梭道：「家父母存亡莫卜，師們巳無人活在世上，咱們……只得從權。」

道姑道：「如此說來你們只是苟合，不能算做夫婦，貧道雖是不願迫你將她拋棄，但咱們玉簪應爲正室。」

這是一廂情願的自說自話，可是黃騰梭却找不出有力的反駁。

於是，他略作沉吟道：「晚輩與敝師姊的結合，是形勢所逼，出於無奈，但一錯不能再錯，否則晚輩豈不變作無行的小人了。」

道姑道：「這可不同，有我替玉簪作主。」

黃騰梭道：「前輩可以替玉簪姑娘作主，但只能代表女方，晚輩的婚事，必須稟明家父母才能定奪。」

道姑道：「尊父母現在何處？」

黃騰梭道：「晚輩自八年前與家父母失散，迄今尚未找到兩位老人家踪跡。」

道姑道：「令尊黃大俠名滿八荒，尋找當不是什麼難事，待你毒傷痊癒，功力恢復，咱們立即前往尋找，你看可好？」

黃騰梭道：「爲晚輩之事怎敢勞動前輩，再說晚輩在武漢未了之事尚多。」

道姑道：「武漢縱有未了之事，難道比尋找尊父母還要重要？」

黃騰梭道：「這個……」

道姑道：「大丈夫處事，應該分明輕重，決不能本末倒置，好了，解藥拿去，服用後每日早午晚運功三週天，三日後功力就可全部恢復。」

黃騰梭接過解藥道：「多謝前輩。」

玉簪（白衣姑娘）吩咐小芹將黃騰梭帶往另一房間解毒運功，待他們離去，她以滿腹疑雲的神色對道姑道：「師父，黃大俠失踪巳逾八年，徒兒担心他只怕巳不在人間了。」

道姑道：「不，依爲師判斷，他必然尚在人間。」

玉簪道：「師父如此說法，必是有所根據了。」

道姑道：「可以這麼說。」

玉簪道：「請師父明示。」

道姑道：「黃大俠身負絕學，武林中無人能出其右，八年前他可能遭到意外，但要他死却不是那麼簡單。其次，黃大俠除了領袖十三把刀，還有一個生死之交的朋友，那就是丐帮的長老海濤。」

玉簪道：「師父是說海長老會知道黃大俠現在何處？」

道姑道：「不錯，不過八年前黃大俠失踪，海濤也從此絕跡江湖。」

玉簪道：「這就難了，咱們連海長老也無法找到，怎能尋找黃大俠？」

道姑道：「爲師與丐帮帮主鐵翼頗有交情，丐帮弟子遍天下，只要鐵翼答允帮忙，我想不會太難。」

玉簪道：「鐵帮主住在何處，咱們現在就去找他？」

道姑道：「丐帮總壇在開封，爲免夜長夢多，只待黃騰梭的功力恢復，咱們立刻起程。」

玉簪忽然面現隱憂之色道：「師父，此事我爹該不會反對吧？」

道姑道：「應該不會，因爲妳爹當年將妳交給爲師時，曾經說明一切由爲師作主。」

玉簪道：「這個，徒兒知道，可是，爹……」

道姑道：「不必担憂，這些都包在爲師的身上就是。」

玉簪道：「多謝師父。」

道姑道：「妳去瞧瞧黃少俠吧，爲師要調息一下。」

玉簪道：「是，徒兒告退。」

她退出道姑的房間，沿着一條走廊緩緩前進，目光向東廂瞥了一眼，柳眉又輕輕的皺了起來。

「天啊，爲什麼？爲什麼？」

她喃喃自語，語聲極輕，除了她自己，沒有人知道她在說些什麼。

只是她眉峯之間的皺紋更深了，那逗人喜愛的嬌容，像是蒙上一層陰影。

顯然，這位原本天眞無邪的姑娘，像忽然之間成熟了，但成熟却爲她帶來憂患，帶來煩惱。

人生就是這樣，入世逾深，煩惱逾多，祇不過她的煩惱比別人更甚幾分罷了。

因此，她幾乎不敢再見黃騰梭，但又不由自主的向東廂移動雙脚，雖然她走的十分緩慢，終於還是到達了東廂。

廂門虛掩着，她在門前木然的停了下來。

「誰？」

一聲輕叱，爲黃騰梭護法的小芹已閃身而出。

「小姐，是妳？」

「嗯。」

「黃公子內功極高，療毒的經過十分順利，八成就要醒來了。」

「嗯。」

「妳是怎麼啦？小姐。」

「啊，沒有什麼。」

「不，小姐的氣色不好，妳的內傷可能還未痊癒，這兒有小婢服侍，小姐還是去歇息吧。」

「好，我只是要瞧一瞧……」

她輕輕推開房門，向榻上投下一瞥。

瞧一瞧不過是看看黃騰梭療傷的情形是否眞像小芹所說，但她這一眼瞧出，竟像木雕泥塑一般的發起呆來。

這並非黃騰梭的傷勢發生了什麼變化，也不是東廂之內有任何意外發生，然而這位姑娘的目光却無法收它回來。

那麼她到底瞧到了什麼？

說起來幾乎令人不敢相信，她所瞧到的只是入定中的黃騰梭而已。

難道黃騰梭身上有花？

不，花會使人喜愛，却無法令人如此痴迷。

那是什麼會使她如此？

很簡單，只是一個情字罷了。

原來玉簪姑娘是爲情所累。

「情」看不見，摸不着，是一個極端奇妙的東西。

但一笑傾城，再笑傾國，那些不愛江山愛美人的君王，莫非爲了一個情字。

這一個情字，不知在人間留下若干可歌可泣，動人心弦之事。

只是，玉簪姑娘與黃騰梭才是初識，她縱然有情，也不會如此之深。

要是認眞的追究原因，應該有兩種解釋。

第一，玉簪姑娘自小就隨着萬緣師太在深山中潛修，除了一些粗俗的樵夫獵子，很少見到青年英俊的男人，她現在情竇初開，又巧遇天縱英姿，儀表絕俗的黃騰梭，她埋藏心底的那股情焰，怎能不一發而難以遏止！世間一見傾心的男女，就是這麼造成的。

其次，萬緣師太精通佛理，認爲萬事都有因緣，她對愛徒的終身大事，也付諸一個緣字，所以才別出匠心，在玉簪姑娘的劍柄之內放置緣毒。

玉簪姑娘自然知道緣毒的作用，也自然知道巧中緣毒之人就是她終身依靠的丈夫。

她有父親，但長年難得一見。

她有師父及婢女，可惜，她們全是女人。

在同性相斥，異性相吸的原則下，她逐漸傾向於未來的丈夫，在長久的思念之中，未來丈夫的份量在她的內心日漸加重，幾乎就要呼之欲出。

不過那只是夢想。

只是夢想一旦實現，那種喜悅就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了。

她是一個潔得如同一張白紙的少女，少女總是矜持的，因此她欲前又却，欲語還休，只有在黃騰梭入定之時來悄悄的探望，從來不敢踏入東廂一步。

三天終於過去了，黃騰梭的武功已完全恢復，這天晚餐之後，萬緣師太（即道姑）對明日之事做了幾項安排。

「黃少俠，咱們明天一早就去開封，你還有什麼事要辦？」

黃騰梭道：「晚輩想留書友人，以免他們懸念。」

「好，不過你只能說尋父，不可說明咱們的去處。」

「這爲什麼？」

「江湖上無人知道令尊隱身之處，依貧道猜忖，令尊必是不願爲人所知，所以人多了反足壞事。」

「好，晚輩遵命。」

「還有，爲免招惹是非，少俠以掩去本來面目爲宜。」

「前輩說的是。」

萬緣師太對易容之術頗有心得，得她替黃騰梭玉簪易容改扮，原是一對少年璧人，立即變爲一雙中年夫婦了。

翌晨他們由漢口出發，沿官道北上，逕向信陽馳去。

這是一條貫通豫鄂的主要官道，行人自然十分之多。

此時微風徐揚，細雨紛飛，衣裳雖是稍稍濕了一點，却是一個適於走長途的好天候。

這天他們到達武勝關以北的新店，天色已經入暮，他們一行五人就在一家長昇客棧住了下來。

長昇客棧住的旅客不少，自然少不了江湖中人。

最詫眼的是一個高瘦個子，黃騰梭一眼瞧去，便覺得此人頗爲面熟。

與此人同行的還有兩名中年大漢，及兩名面色木枘的道長。

兩名中年大漢全都一身勁裝，身帶兵刄，擧動十分粗俗，處處顯露出兇悍的本色。

這四人共佔一桌用餐，他們像是朋友，但氣氛却極不調和。

江湖之上千奇百怪的事很多，因而黃騰梭只向高瘦漢子瞧了一眼，並未對他們十分注意。

也許合當有事，黃騰梭用餐的食桌，偏偏與這般人靠得十分之近，於是他又向那瘦高漢子投下一瞥。

「難道是他？」

瞧神情，這瘦高漢子與誘他墜入絕谷的二結化子頗爲相似，但此人身着青衫，一副文士的打扮，瞧不出是丐帮中人。

黃騰梭只是心有所疑，瞧不出就算了，但隣桌一聲叱喝又引起了他的興趣。

叱喝的是一名背負長刀的勁裝大漢，對像是兩名面色木枘的長道。

「牛鼻子，你們可得識相一點，別敬酒不吃吃罰酒，一旦到了總壇就有你們好受的了。」

「無量壽佛，施主强擄貧道二人，究竟爲了什麼？」



「少裝蒜，牛鼻子，大爺告訴過你，私藏武功，你們犯了法！」

私藏武功，這可是一個十分罕見的新名詞，私藏武功算犯法，這項法律也是古今少見。

因此，食堂中的旅客無不大爲驚訝，所有的目光一起向那勁裝大漢投去。

那位語驚四座的大漢，並無半點顧忌，接着冷哼一聲道：「咱們盟主接獲密報，有人告發你們武當牛鼻子私藏武功，意圖危害江湖，咱們主盟天下，此事焉能不管！」

答話的道長年約五旬，面色雖是有點憔悴，仍然神態沉穩，頗具一代宗師的風範。

難道他就是武當掌門水中子？

不管他是不是武當掌門，事不關己，誰也不願招惹是非，何況對方是當代武林盟主的屬下，管閒事很可能招來殺身之禍，因而人們雖是心中不滿，可是誰也沒有吭出一聲。

但武當是施玉磬公孫小小的師門，在江湖道義，與朋友的立場着眼，黃騰梭決不能袖手旁觀。

不過這兩名武當道長爲什麼如此俯首貼耳，任憑那般人作威作福，他却有點大惑不解，因而暫時按下心情，瞧此事如何發展下去。

此時另一名年約四旬的道長道：「敝派的武功秘笈已全部被貴盟搜去，敝派自掌門以下，又全被貴盟暗中下毒，殺人不過頭點地，你們爲什麼還不放過咱們？」

勁裝大漢撇撇嘴道：「武當的那點玩藝，實在難登大雅之堂，咱們如此做只是怕你們不知自量，自尋死路而已，你們不知報答，竟敢私藏武功，意圖不軌，雲中牛鼻子，你可千萬不要打錯了主意。」

敢情這位道長名雲中子，是武當三老之一。

雲中子嫉惡如仇，是武當三老中脾氣最爲火爆的一個，雖是身落人手，仍意氣宇軒昂的道：「出家人不打誑語，咱們實在不知道什麼叫流雲手，貧道言盡於此，信不信只好由施主了。」

食堂之中有不少武林人物，他們只聽說有一種名叫流雲飛袖的武功，對流雲手却是聞所未聞。

惟一知道的是黃騰梭，因爲該項武功是萬里流雲公孫介所創，曾經傳給他一女一徒，及黃騰梭劉薇怡等四人。

那麼武林盟是怎樣知道的？又是什麼人告的密？

他相信施玉磬師兄妹與劉薇怡均不會洩漏，難道公孫介又傳了他人？

不管怎樣，武當二老他必須援救，對告密之人他必須追查，因而劍眉一揚，冷哼一聲道：「在下見過不少飛揚跋扈之人，但對出家人如此無禮的倒是少見。」

勁裝大漢一怔，道：「朋友，你在說誰？」

黃騰梭冷冷道：「你應該知道我在說誰，這豈不是明知故問？」

勁裝大漢呆了一呆，忽然縱聲大笑道：「有胆量，先報上你的名號，好讓大爺想想怎樣消遣你。」

黃騰梭道：「好大胆的奴才，你竟敢狗仗人勢，欺侮到你家太爺的頭上來了，按律就該掌嘴。」

按律？按什麼律？

掌嘴？那只不過一句笑話罷了，他們雙方的食桌雖然很近，相隔最少也有五六尺，手臂沒有那麼長這個嘴如何掌法？

但人影一閃，立即响起兩記清脆的掌聲，勁裝大漢呆了，他雖是挨了兩記沉重的耳光，却不知道耳光何以會天外飛來。

其實整個食堂的人都呆了，他們瞅着勁裝大漢面頰上的指印，以及嘴角旁的血漬感到無比的驚詫。

因爲每一個食客都瞧到人影一閃，却沒有一人能瞧清這兩掌是怎樣抽上去的，那麼這出手者功力之高豈不是駭人聽聞！

自然，這必然是黃騰梭的傑作，因而所有的目光一起向他拋射過來。

挨摑的勁裝大漢丟人現眼，這口氣無論怎樣他都嚥不下去，於是一聲怒吼，他就待撲向黃騰梭。

那文士打扮的瘦高漢子忽然沉聲叱喝道：「給我坐下。」

勁裝大漢收住去勢道：「供奉，那小子……」

瘦高漢子道：「你先坐下，此事本座自有分寸。」

勁裝大漢道：「是。」

待勁裝大漢落座，瘦高漢子才回頭打量着黃騰梭道：「朋友好身手，咱們似乎從未見過！」

黃騰梭道：「這不奇怪，你要是見過在下才叫做怪。」

瘦高漢子道：「此話怎講？」

黃騰梭道：「供奉身份何等崇高？在下祇不過是一個流浪漢罷了。」

瘦高漢子道：「朋友可知道咱們是奉盟主之命辦理公務？」

黃騰梭道：「不知道。」

瘦高漢子道：「現在你知道了？」

黃騰梭點頭道：「知道了，但有點不信。」

瘦高漢子道：「爲什麼不信？」

黃騰梭道：「武林盟是天下武林衆望所歸，應該振綱紀，行仁政，明是非，維道德，豈會以莫須有的罪名加諸武當，並以下流的手段暗中使毒！」

瘦高漢子面色一變道：「朋友，你可知道你在做什麼？」

黃騰梭道：「不勞閣下費心，在下清醒得很。」

玉簪道：「公子，事不關己啊！」

黃騰梭道：「不平則鳴，怎能說事不關己。」

瘦高漢子哼了一聲道：「朋友可曾想過與武林盟爲敵的後果？」

黃騰梭冷冷道：「在下只見一義，不見生死，要怎樣閣下不妨划下道來。」

瘦高漢子道：「好，咱們外面見。」

在鎭外一片丘陵之上，湧來了一股龐大的人潮，新店鎭的居民傾巢而出，似乎誰都不願放棄這個瞧熱鬧的機會。

此時黃騰梭已經與瘦高漢子對面而立，萬緣師太，玉簪姑娘，以及小芹小玫兩名婢女則在身後五尺之處悄悄的交談着。

「師父，怎辦？徒兒去阻止他……」

「不，妳不能去。」

「那……妳老人家……」

「我也不便阻止他們。」

「為什麼？師父。」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武林人的本份，若為師出面攔阻，就是違背江湖道義。」

「可是……可是……」

「為師知道你的難處，但此事妳却不能插手，何況那幾個人也太過囂張了，應該讓他們接受一點教訓。」

玉簪姑娘嘆息一聲，她不便再說什麼，其實她縱然想說也無濟於事，因為黃騰梭已經與使刀的勁裝大漢展開了搏殺。

勁裝大漢的功力頗高，一柄長刀也使得出神入化，他要報復兩記耳光的侮辱，一上來就以全力搶攻。

黃騰梭沒有使用兵刃，也沒有出手還擊，只是藍衫飄飄，在刀光之中，遊走閃避。

勁裝大漢一連十幾刀惡狠狠的劈出，可惜刀刀落空，竟無法沾到黃騰梭的一絲衣角。

在江湖道上，神刀張強，鬼劍馬幹，是兩個叫得響的人物，否則武林盟主楊長俠豈會賦給他如此重要的任務。

所謂盛名之下無虛士，勁裝大漢張強能够獲得神刀的美號，在刀法上的確有幾招神來之筆。

只是他這幾招獨門神奇刀法，從不輕易出手，一旦使出，無不立竿見影，見血方收。

現在他碰到一個罕見的高手，壓箱底的本領自然要一古腦的搬出來了。

於是，在一聲暴叱之下，神刀張強的刀勢一變，只見銀芒滿天，寒氣侵人，黃騰梭每一寸肌膚幾乎都暴露在張強的刀鋒之下。

黃騰梭心頭一懍，他決未想到這位粗俗的大漢，在刀法上會有如此高深造詣。

避讓已不可能，除了破解已別無選擇，因而雙掌齊出，逕向刀光中插了進去。

在武術之中有一種空手入白刃的功夫，但此項功夫絕對無法破解張強這幾招神奇刀法。

黃騰梭使的決非一般空手入白刃的功夫，威力之強，也不是空手入白刃所能望其項背的。

但聞一聲悶哼，那滿天銀芒突然一起消失，敢情神刀張強的長刀到了黃騰梭的手中，他却面如黃蠟，全身顫抖，痛苦的汗水不斷由額頭滲出。

沒有人看清楚黃騰梭使的是何種武功，連萬緣師太也顯出一片驚詫之色。

黃騰梭沒有理會這些，左臂一伸，猛向神刀張強的胸衣抓去。

以黃騰梭那身超凡絕俗的武功，這一抓神刀張強自是逃避不得。

也許張強有自知之明吧，他挺立原地，壓根兒就沒有逃避的念頭。

令人不解的是黃騰梭並未抓到神刀張強的胸衣，因為他忽然發覺張強的神色有異，掌到中途他就收了回來。

難道身負重傷，穴道受制的神刀張強還會玩出什麼花樣？

他的確玩了花樣，用他的牙齒咬碎了一顆預藏的毒丸。

這顆毒丸的毒性極端劇烈，一經咬碎，無不立刻身亡。

黃騰梭發現張強面色忽變，一股腥臭的紫色血水由嘴角不斷的滲出。

張強死了，他這一抓如何還能抓得下去。

於是他身形一轉，衝着瘦高漢子冷哼一聲道：「輪到你了，朋友。」

瘦高漢子身旁的另一名勁裝大漢道：「神刀已死，鬼劍豈能獨生，閣下就一併成全馬某吧。」

黃騰梭嘆了一口氣道：「在下不想殺人，朋友如果放下屠刀，在下願意網開一面。」

鬼劍馬幹道：「少說廢話，你殺了神刀，咱們已勢難兩立，接招！」

語落招出，竟然踏中宮，走洪門，連人帶劍一起向黃騰梭當胸撞來。

在江湖上，鬼劍之名較神刀還要響亮幾分，如果像這等打法，實在不配鬼劍之名！

那麼他是想死。

武林盟是一窩為禍江湖的毒草，應該沒有一個好人。

估不到這窩毒草之中，居然會長出一株芝蘭。

為友殉難，義不獨生，在世風日下的世道中，此等人實在不易多見！

因此，黃騰梭的手中雖然握有一柄奪來的長刀，他却無法揮它出去。

他不願意毀掉一個忠義之士，誅殺鬼劍將使他難以心安。

於是，他足尖倒踩，騰身避讓，將鬼劍這一不要命的招式避了過去。

但戰場上的氣勢往往是此消彼長的，黃騰梭撤身避讓，鬼劍可就得理不饒人，長劍再揮，跟踪來了一記無情的痛擊！

這一招才是鬼劍的成名絕藝，但見陰風拂面，烏光陡然暴長三尺，劍鋒還未到達，那絲絲勁氣，已有裂肌刺骨之感！

黃騰梭大吃一驚，他知道適才一念之仁，已將自己置於危機，繫於一髮的險地，此時除了硬接來招，已經別無選擇。

於是，他大喝一聲，一刀劈了出去。

這柄刀是他奪自張強的神刀。

神刀雖是百煉精鋼，似屬一件凡物。

但他這一刀劈出，竟然風雷俱動，這件凡物決不亞於無堅不摧的神兵寶刃。

在一陣金鐵交鳴之中，同時血雨四洒，屍體橫飛，鬥場形象之慘，令人不忍卒覩！

這只是一招拚鬥，這一招拚鬥，却是如此的驚天動地，甚至令人畢生難忘。

因此雙方觀戰之人呆了，全場鴉雀無聲，幾乎落針可聞！

半晌……

「媽呀……」

是瞧熱鬧的鎮民，當他瞧清真像之後，竟嚇得暈倒過去。

這只是說明他的胆量太小，並不是他對搏鬥者有何關心。

當真關心的應該是玉簪姑娘，因為黃騰梭是她的未婚丈夫，夫婦同命，她自然較任何人都要關切。

當她瞧清真象之後，她也叫了起來！



「梭哥哥……」

她不止是叫，而且還在跑，只見一縷白影，其快如風，猛向適才拚鬥之處疾奔過去。

難道是黃騰梭敗了，適才一招搏殺，竟奪去了他的生命？

不，黃騰梭巍立如山，他還是手握長刀，在場中傲然挺立，那麼適才濺血橫屍的自然是鬼劍馬幹了。

他向滴着血水的長刀瞥了一眼，噹的一聲，將它擲在地上。

他原本不願毀掉鬼劍馬幹的，但馬幹終於喪生在這柄長刀之下。

他是劊子手，是殺人者，雖是情非得已，却禁不住心頭上的不安和惋惜。

此時玉簪姑娘已奔了過來，口中喊了一聲「梭哥哥」，一頭便向黃騰梭的懷裏鑽去。

黃騰梭張開雙臂摟着她的嬌軀，她哭了，不知是喜是悲，只是輕輕的咽哽着。

「梭哥哥，你……沒有事吧？」

「不必担心，我很好。」

「可是，適才幾乎嚇死我了，那……那一招……」

「那一招不是過去了麼？來，擦乾妳的淚水。」

他捧起她的螓首，用衣袖抹去她的眼淚，她嫣然一笑，忽然又叫了一聲道：「他逃了。」

黃騰梭道：「誰逃了？」

玉簪姑娘道：「那瘦高漢子，他在咱們不注意的時候逃了。」

黃騰梭道：「逃了就算了，咱們先瞧瞧那兩位道長再說。」

玉簪姑娘道：「好的！」

武林盟的三人兩死一逃，這兩位道長自然恢復自由之身了。

但他們目光呆滯，不言不動，適才驚天動地的搏鬥，他們好像無動於衷似的！

黃騰梭暗道一聲不好，這兩位道長可能已遭到暗算，及奔到他們身前仔細一瞧，不幸得很，他們果然已被點了死穴。

黃騰梭恨得咬牙齒切道：「武林盟絕滅人性，所作所為，無一不令人髮指，黃某只要一息尚存，決不與這惡徒干休？」

武林盟的確毒辣兇狠，絕滅人性，黃騰梭一點也沒有說錯，令人不解的是玉簪姑娘，好像黃騰梭在罵她，她那張宜嗔宜喜的俏臉，竟無端端的紅了起來。

好在隨後跟來的萬緣師太喧了一聲佛號，總算替她解除了尷尬的窘境！

「咱們走吧，此地出了四條人命，待下去不太相宜。」

是的，四條人命的確是一件大事，如若惹上人命官司，將是一件極大的痲煩。

於是他向兩位道長的屍體投下歉意的一瞥，轉身隨着萬緣師太向官道奔去。

經過一陣奔馳，距新店已有三十餘里，黃騰梭指着道旁一間茶棚道：「前輩，咱們可否就在茶棚借宿？」

萬緣師太道：「出門之人隨遇而安，當然可以。」

茶棚無人看管，除了幾張長櫈別無他物，好在他們都有一身極高的武功，只要打坐調息一下，就可以恢復一天的疲乏。

黃騰梭經過一陣調息，很快就醒了過來，抬頭向天色瞧了一眼，緩步向一片山坡走去！

其實玉簪姑娘比他醒得更早，祇不過沒有移動罷了。

她雖是沒有移動，一雙秀目却在偷偷的向他打量，此時長身而起，也緩步走向山坡。

她剛剛跨出兩步，萬緣師太忽然出聲招呼道：「玉簪兒……」

玉簪姑娘心頭一跳，她的脚步自然停了下來。

她像一個做錯了事的孩子，不敢瞧看萬緣師太一眼，只是低着頭應了一聲道：「師父……」

萬緣師太道：「妳過來，我有話跟妳說。」

玉簪姑娘道：「是，師父！」

萬緣師太道：「玉兒，妳對今天的事有何感想。」

玉簪姑娘道：「這個……」

萬緣師太道：「不要顧慮，妳儘管說吧。」

玉簪姑娘道：「徒兒有點不安。」

萬緣師太道：「有沒有想過妳為什麼不安？」

玉簪姑娘道：「爹叫徒兒來對付他，結果……」

萬緣師太道：「結果妳却與他聯合來對付妳爹了，是麼？」

玉簪姑娘道：「所以徒兒六神無主，不知如何處理這個局面。」

萬緣師太喧聲佛號道：「於是妳就徘徊岐途，無所適從了。」

玉簪姑娘道：「是的，師父。」

萬緣師太道：「天地之間有一股常存的正氣，無論邪惡怎麼囂張，最後必被正氣所消滅，妳只要嚴守正義，追求真理，妳就不會六神無主了！」

玉簪姑娘道：「師父指教的是，但養育之恩，父女之情，徒兒不能不顧。」

萬緣師太道：「妳這就是婦人之仁了，古往今來，大義滅親之事史不絕書，如若妳助父為惡，殘害生靈，妳就能够心安麼？」

玉簪姑娘心頭一懍道：「徒兒不敢，今後徒兒該如何自處，尚請師父賜教。」

萬緣師太道：「黃騰梭天縱英姿，正氣凜然，是曠世難求的武林奇葩，妳跟着他必然不會有錯，將來在適當時機再為令尊尋找一條生路，這樣豈不是全了父女之情？」

玉簪姑娘道：「多謝師父指點。」

萬緣師太道：「黃騰梭前途無限，還需要妳的協助和安慰，妳去吧。」

玉簪姑娘道：「是。」

她退出茶棚，走向山坡，對萬緣師太適才的啓示，仍有一股不安的感覺。

這也難怪，大義滅親固然史不絕書，也惟有非常之人，才有此等決心和魄力。

玉簪姑娘秉性良善，柔若春水，別看她當日對武夷雙龍那等兇狠，如果龍氏兄弟伸出脖子給她，她必然提不起殺人的勇氣。

雖然如此，但她相信命，也相信萬緣師太替她安排的是一條正確的道路。

於是，她緩緩吐出一口長氣，脚下加

勁，快步走上山坡。

「誰?」

「梭哥哥，是我。」

「哦，是玉妹，妳沒有睡?」

「連床榻都沒有，我到那兒去睡?」

「這……我是說妳應該調息一下!」

「我調息過了，今晚月色很好，想出來走動走動!」

她緩緩靠近黃騰梭的身側，仰起俏臉，不勝關切的道：「有心事?」

「父母存亡未卜，小兄片刻難安。」

「聽說你娘……」

「是的，傳說家母已經遇難，但火場中找不到她老人家的獨門兵刃玉鐲刀，所以……」

玉簪道：「兇案已隔多年，你如何還能找到。」

「不，我訪問過當年清理火場的地保及隣人，他們沒有騙我的必要。」

「這樣看來，她老人家可能逃過了那場刦難。」

「可是。」

「不必担憂，只要兩位老人家還活着，咱們總會找到的。」

「但願如此。」

「梭哥哥，日間那個姓張的提到流雲手……」

「怎樣?」

「你好像知道那項武功?」

「哦?」

「也許我沒有猜對。」

「妳憑什麼如此猜想?」

「你的眼神。」

「玉妹果然心細如髮，不錯，我知道，而且還習過那項武功。」

「這就怪了，武當不傳之秘，怎會傳給外人。」

「它是武當一位俗家弟子的研創，並不是該派不傳之秘。」

「原來如此，那就勿怪武林盟會知道了。」

「不，它雖然不是武當派的不傳之秘，那位武當俗家弟子，對傳藝也十分愼重，就我所知，他一共只傳了四人。」

「連你在內。」

「是的。」

「可能是另三人之一言語不愼，才使秘密外洩。」

「這就難說了，武林盟無孔不入，武林中的機密是很難瞞過他們的。」

「他們當眞這麼厲害?」

「小兄之言決非過甚，譬如，白袍侍衛的武功與啞蟬神功十分相似，江漢分壇的壇主歐陽建業，竟是指中箭的高手。」

「果然可怕，今後，你打算怎麼樣對付?」

「這些問題我必須查個水落石出，不過要等待尋找家父母之後。」

語音才落，忽然又冷哼一聲道：「小爺正要找你，你來吧。」

玉簪姑娘聞言一怔，她知道必是武林盟寃魂不散的又找來了，及順着黃騰梭的目光一瞥，果然發現十幾條人影正向山坡急馳而來。

玉簪姑娘一震道：「梭哥哥，你的兵刃呢?」

黃騰梭道：「我慣用一對手叉子，為免讓武林盟瞧出我的身份所以沒使用!」

玉簪姑娘立即捲起翠袖，露出兩條欺霜賽雪，白如羊脂的粉臂，每隻臂上綁着一個皮套，套中插着一對小巧的短劍。

她將皮套解下，然後瞅着黃騰梭道：「快將衣袖捲起來，待我替你綁上。」

黃騰梭愕然道：「你這是做什麼?玉簪。」

玉簪姑娘道：「給你用呀，來敵十分之多，沒有兵刃怎能應付!」

黃騰梭見過這對短劍，知道它們不是凡物，不由遲疑着道：「那……妳呢?」

玉簪姑娘道：「我慣用長鞭，這對短劍對我並沒有什麼大用。」

黃騰梭道：「可是它們如此名貴。」

玉簪姑娘櫻唇一噘，幽幽道：「梭哥，難道你……嫌棄小妹?」

勿須喬飾，不必做作，那怯弱，幽幽，兼俱嬌柔的神韻，眞個是我見猶憐。

除了槁木死灰，毫無情感之人，否則誰能拒絕她的要求?

於是，黃騰梭急忙分辯道：「不，玉妹，我只是……只是……」

玉簪姑娘嫣然一笑道：「不必只是只是了，拿着這個。」

她將雙劍塞到黃騰梭的手中，然後替他捲起袖管，繫上皮套，以十分熟練的手法，立刻完成了這項工作。

此時來人已經接近，她的嬌軀迅速一轉，已與黃騰梭併肩而立。

在他們身前丈外之處，來人停了下來，黃騰梭沒有猜錯，領頭的正是那名瘦高漢子。

除了此人還有四名白袍侍衛，及七名目射精光，面目冷肅的黑衣大漢，由這般人的神情推斷，每一個似乎都有不凡的身手。

黃騰梭眉峯一皺，暗忖：「上一回是以聲東擊西，各個擊破的手法僥倖得逞，此次只怕不會再有那麼好的運氣，何況，為了掩飾身份，也不便使用接引神罡，那麼今日之戰只能見機而行了。」

打定了主意，遂衝着瘦高漢子冷聲道：「朋友是想找碴?」

瘦高漢子冷冷道：「找碴?嘿嘿，閣下太抬高你的身份了，憑你也值得本供奉找碴?」

黃騰梭道：「有道理，你現在的手下不止兩個，說話的語氣的確應該比上次橫蠻一點，那麼你倒是說說，你這麼氣勢洶洶到底是做什麼來的?」

瘦高漢子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點道理閣下應該懂得。」

黃騰梭道：「懂，不過在下有一事不明，希望朋友能够指教。」

瘦高漢子道：「說說看。」

黃騰梭道：「請問官兵殺强盜是否也要償命!」

瘦高漢子面色一變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黃騰梭道：「借朋友的一句話，這點道理你應該懂得。」

瘦高漢子哈哈一陣狂笑道：「你說咱們武林盟是强盜?有種，有胆量，說出你的名號，讓本供奉見識見識。」



黃騰梭道：「供奉?嗯，武林盟的供奉倒也算得是一號人物，不過世上濫竽充數的太多，先說說你是誰，看配不配讓在下報出名號。」

瘦高漢子先是一怔，隨即哼了一聲，道：「好大的口氣，閣下不嫌太過狂妄了麼?」

黃騰梭道：「那就不必說廢話了，你划下道來就是。」

黃騰梭的確够狂，祇不過他曾經於舉手投足之間連斃武林盟的兩名高手，具有此等功力之人，武林中實在不多。

瘦高漢子身為武林盟的供奉，見識自然高人一些，可是他索搜枯腸，就是想不出黃騰梭是何許人物。

武林盟損兵折將，却摸不出對方是什麼來路，這不止是丟人現眼，而且無法向盟主交待。

於是他哼了一聲道：「老夫獅王鐵羽，配不配知道閣下的名號?」

黃騰梭愕然道：「鐵羽?朋友不是丐帮帮主的胞弟麼?怎麼當起武林盟的供奉來了?」

鐵羽道：「盟主德披四海，廣徵賢能，天下門派，無不以追隨盟主為榮，老夫供職武林盟有何不可?」

黃騰梭哈哈一笑道：「臭味相投，狐鼠一窩，應該，應該，不過，就在下所知，丐帮除了帮主鐵翼，就只有海長老還算得一個人物，你朋友麼，在下實在不敢恭維。」

鐵羽大怒道：「死在臨頭，還敢逞口舌之利!你到底是誰?」

黃騰梭道：「咱們夫婦名叫降妖伏魔，朋友應該有過耳聞。」

鐵羽怒道：「你一再調侃老夫，今天饒你不得，殺!」

他這一聲令下，四名白袍侍衛如响斯應的向黃騰梭撲來，他却點足彈身，退到兩丈以外。

黃騰梭回顧身側的玉簪道：「此人可能知道海長老的下落，妳去對付他。」

玉簪姑娘道：「四名白袍侍衛……」

黃騰梭道：「我能够應付的，妳快去吧。」

他們交談之間，一股重如山嶽的掌力已向他們當頭擊來，黃騰梭喝了一聲「走」，兩人左右一分，向兩側縱身急閃。

玉簪姑娘奔向獅王鐵羽，黃騰梭則以飈風般的身法，繞到白袍侍衛的身後，同時短劍疾吐，猛襲兩名白袍侍衛的脊心。

這是他事先想到的辦法，只有這樣才不致被他們四人聯手的掌力所傷。

而且白袍侍衛功力雖高，神智却不如常人，因他們臨機變化之能也必然較正常人遲緩。

臨陣搏殺，最要緊的是搶制機先，黃騰梭如能把握着這一重點，他就有制勝白袍侍衛的可能。

這一點他沒有猜錯，適才一招甫接，他就已掌握了主動。

他雙劍吐出，快如閃電，白袍侍衛無論功力多高，也必然躲避不過。

白袍侍衛的確躲避不過，其實他們根本就沒有躲避，只是身形一旋，八掌齊揮，掌力挾着雷鳴之聲猛撞黃騰梭的胸膛。

此時黃騰梭只要將雙劍向前輕輕一送，必有兩名白袍侍衛濺血橫屍。

只是那股無堅不摧的掌力也會同時撞上他的前胸。

這一點是他沒有想到的，白袍侍衛悍不畏死，他可以殺死他們兩人，却要付出自己寶貴的生命。

黃騰梭不怕死，但這樣的死他豈能甘心!

於是，他迅速收劍，彈身旁躍，在千鈞一髮之際，避過了這一記同歸於盡的搏殺。

但白袍侍衛絕不會就此中止，他們仍跟踪猛擊，招招如同巨斧劈山，幾招下來，黃騰梭已被迫得狠狽不堪了。

他不便施展接引神罡，縱然施展也無法接下四名白袍侍衛合擊之力。

如若以靈活的身法及小巧的功夫伺機搏殺，的確可以除去這般兇悍的殺手，但他們不知死活，黃騰梭就得以生命作為搏殺的代價。

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之下，他如何還能支持下去，除非發生奇蹟，只怕難以全身而退。

但奇蹟終於發生了，那是一聲尖銳刺耳的長嘯。

嘯聲使白袍侍衛停止攻擊，並轉身飛躍，一起向嘯聲之處奔去。

發聲的是獅王鐵羽，嘯聲一落，逕自率領所屬落荒狂馳。

為什麼?他們分明已勝劵在握。

黃騰梭呆了一呆，忽然大叫一聲道：

「是他，就是他。」

玉簪姑娘奔過來道：「梭哥，什麼就是他?」

黃騰梭道：「他就是那位二結化子，八年前將我誘墜絕崖就是他的傑作。」

玉簪姑娘道：「有這等事?那時你只不過是一個孩子。」

黃騰梭道：「這就是我要追查的原因，玉妹，咱們快追。」

此時萬緣師太及小芹小玫聯袂尋來，黃騰梭只是匆匆說了一下原委，便騰身向獅王鐵羽的身後追去。

獅王鐵羽放着大路不走，偏偏的向着山區狂奔，他是慌不擇路呢，還是別有居心?

不管怎樣，前面縱然擺着一座刀山，他還得追趕下去，因為此人的關係太重要了，解開十三把刀的兇案之謎此人可能是一個關鍵性的人物。

但山林掩映，溝壑處處，經過一陣追逐，他竟然失去追逐的目標。

這一下可糟了，一望無際，連身在何處都不知道了，他怎樣還能追人?

惟一值得安慰的是沒有將他自己追丟，玉簪姑娘主婢與萬緣師太始終緊隨在他的身後。

現在日色已然西沉，只留下一抹淡淡的餘暉，眼看夜幕就要降臨了，今晚的安身之處可能都成了問題。

玉簪姑娘挨到他的身邊，輕輕道：「梭哥哥，咱們尋個地方歇歇，明天再找，你看可好?」

黃騰梭長長一吁道：「也只好如此了，可是到那兒去找安歇之處?」（未完）

# 紅粉金剛（十）

俠艷奇情中篇小說

司馬紫烟・文
盧令・圖

## 虎穴殲虎倀　蜂窩拔蜂螯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南宮俊率日、山雙童與海、月二女前往劉家莊，指斥莊主劉恭正不該窩賊藏贓，劉恭正被迫，命人往找宇文雷到來，南宮俊要他交還鏢銀，宇文雷當然不允，日、山二童奉命往搜，兩名橫江一窩蜂歹徒現身擋路，被二童一招格殺，宇文雷要親身出手，但爲南宮俊所阻，兩童續向門外衝去，但剛到門邊又立刻躍回，誘得埋伏門外的歹徒空自發射了無數毒針，此時，山童撮口作哨，通知海、月二女備鬥，哨聲方落，驀見二女悄無聲息的飛躍出門外，接着聽見兩聲輕呼自門外傳來，兩女又從牆外躍了回來——

她們的手中各握着一枝輝亮的七首，七首上還滴着血，神態極其輕鬆。

月女笑嘻嘻地道：「啓稟公子，牆外有兩個人躲着發暗器，婢子這邊已經解決了。」

海女道：「婢子這邊也是一樣，他們躲在假山石後面，婢子若不是居高臨下，還不容易發現呢。」

她稍歇了一口氣又笑着道：「不過這也有好處，他們以爲不容易被人發現了，因此也沒有戒備，當然也不會想到婢子們會由牆頭上飛過去，一刀一個，也只來得及哼上一聲而已！」

這的確是怪不得他們疏忽的，當牆上開了一個很大的洞門時，誰都不會去越牆的，尤其是這種洞門，只在牆上開一個圓洞，連門都不裝的，所以自從開設以來，從也沒人會由牆上飛越而過。

如果已知牆外有埋伏，或許會有可能，可是那四個人幾乎是同時行動的，日山二童衝向洞門，月海二女只略遲一步行動而已。她們由暗器發出的方向而找人降身突襲，行動之快，配合之精密，都可以說是妙到極點，也使得宇文雷措手不及。

好一會兒，他才由震驚中安定下來，這次他倒沒有憤怒，滿臉都是欽色道：「佩服，佩服，南宮俊，你手下這四個孩子雖是第一次初出江湖，但經驗之豐富，武功之精湛，配合之密切，甚至於出手之俐落，都是萬中難選其一的，在下對訓練他們的人，深致無上的敬意。」

日童笑道：「你別客氣了，訓練我們很不容易，老夫人不知道我們公子另外已有師承，以爲他對武功不感興趣，而南宮世家的擔子，將來他遲早要挑起來的，所以集合府中全部高手，每人各授最擅長的功夫，造就了我們八個人……」

「八個人，你們另外還有四個。」



「瞧你嚇成這個樣子，告訴你放心好了，我們只來了四個，還有四個沒來，我們原不準備這麼早就出來行走的，不過老夫人聽到公子在彭城的作爲，知道他另外承受了東佛一脈的武學，已經着手負起南宮世家的責任了，才派遣我們前來聽候差遣，更因爲處理這件事，用不着太多的人手，所以只遣了一半前來。」

這是海女說的，她一張嘴能言善道，滿口鬼話，居然說得絲絲入扣，誰都聽不出一點破綻來。

倒是她要說眞話，恐怕還沒人相信，因爲天人教是個極端秘密的組織，從沒有公開活動過，而南宮世家却一直都在江南武林奔走着，也一直沒有中止過對新起人員的訓練。

南宮俊只皺皺眉頭，看了海女一眼，沒有作否認，宇文雷却完全信以爲眞了，沉吟片刻後，才朝日童道：「這位小友，我有個問題，請教一下，你們衝到門口，突地止步不前，是已經知道了後面有埋伏了！」

日童微笑道：「不知道！」

宇文雷輕嘆道：「我也相信你們不可能知道，因爲，我來的時候，才吩咐他們埋伏的，可是你們怎麼又會採取那種措施呢？」

日童笑道：「我們的職份是輔助公子行動，因此我們所受的訓練也不僅止是武功，還包括了很多應付各種情況的方法，剛才就是一種，我們忖度一下環境，假如要有埋伏，也必然是在洞門之後，所以才先行試一下，有埋伏，順手清理了，沒有埋伏，也不會有什麼損失！」

宇文雷臉色微微一變，喃喃地道：「不錯！不錯！我今天犯了兩個大錯，一個是太輕估了你們這四個人的實力！」

日童笑道：「我以爲這是你犯下惟一的錯，你居然還能多找出一個錯誤來！」

宇文雷道：「我第二個錯誤更大，那就是錯把你們當作了南宮世家的人！」

日童不禁一怔道：「這是什麼話，難道我們不是南宮世家的人！」

宇文雷道：「我雖然知道你們是南宮世家的人，却沒想到你們的行事會如此刁毒，跟其他的人完全不同！」

日童微笑道：「以前南宮家人在外面行事，就是太講究仁義忠恕了，所以才經常爲小人所乘，尤其是對付你們一帮人，假如再抱着那種態度，豈不太吃虧，所以我們的態度要稍稍改變一點，正如公子教誨我們的，大英雄行事，要存菩薩心胸，而行使霹靂手段！」

這小傢伙的確是鬼精靈，滿口鬼話，說得頭頭是道，連南宮俊聽了都不禁微笑，而宇文雷却一皺眉頭道：「南宮俊，今天你們既是索鏢拜山而來，咱們就以規矩行事，大家各憑眞實功夫一決勝負……」

他也是個善於見風駛舵的脚色，一見暗的行不通，又要求擺明了來了。

日童笑道：「宇文雷，你現在怎麼又講究規矩了。」

宇文雷也不理他。向南宮俊道：「鏢銀都在西跨院中，明天一早在下列陣恭候，你有本事就來拿了去。」

南宮俊笑笑道：「如果你在十天之前擺出這句話，我乃沒有拒絕的理由。」

宇文雷冷聲道：「難道你沒有膽子接受。」

「不是沒膽子，而是我當初只跟你訂了十日之約，今天是最後一天。」

「我可以同意你展延一天。」

南宮俊笑道：「這可不是你單方面就行了，當初我們定約之時，還有很多的人在，大家都聽得清清楚楚，可爲見證，我在今天找到你，恰好是在約期之內，如果明天再找你，就過了約期了！」

宇文雷道：「南宮俊，你別太過於逼人了，話已經講出來了，你愛接受不接受都行，惹煩了我，拚着大家都撈不到，我把那批銀子都沉進江裏去！」

南宮俊道：「你可以那麼做，我也不在乎，我能够找到這兒，當然對你們橫江一窩蜂的底細摸得差不多了，你要是毀了那些銀子，我也可以不擇手段，把你們橫江一窩蜂趕盡殺絕，相信江湖同道，也不會說我行事太狠，因爲這是你們自己言而無信，而且那些受過你所害的人，聽說我那麼做，叫他們傾家蕩產，拿出錢來，補上那筆賑欵，也是願意的。」

宇文雷怔住了，他沒有想到南宮俊年紀雖輕，做事說話，却深思遠慮，半點過門都行不通，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南宮俊道：「今天是十日之約最後的期限，你若是要講規矩，今天就擺下道兒來，我還可以考慮，如果你想耍賴，我也就不照規矩行事了！」

宇文雷怒聲道：「你不照規矩又能如何？」

南宮俊一指地下道：「這兒躺着兩個，圍牆後面還擺着兩雙。這六具屍體中，只要有一具是那天跟你一起在彭城現身露面的，就證明我沒找錯人。那麼我不管殺多少，也都有個交代！」

「你知道這所宅子裏是多少人？」

「我不管，但是祇要是你們橫江一窩蜂中的人，都是死有餘辜之輩。」

宇文雷被逼得沒有辦法，只得道：「好，南宮俊，今天解決就今天解決，老子不相信你眞能吃定了我們！」

南宮俊笑道：「我也沒說一定有把握，不過既然約定了，總得見過眞章……」

宇文雷道：「一個時辰後，我在西跨院候駕，你們不怕死就來好了！」

說完匆匆轉身而退，那邊的劉恭正以詫然的眼光看着南宮俊，半晌才道：「眞看不出，公子這四個從人都有這麼俊的身手，而公子本人更是深藏不露！」

南宮俊微笑道：「老先生也是此中好手了！」

劉恭正忙搖頭道：「不！老朽只是略諳技擊，不過老朽的這對眼睛倒頗爲精確，只要看到一個人的出手，立刻就能知道他的路數以及造詣的深淺。」

南宮俊哦了一聲，劉恭正又道：「南宮公子，以老朽的觀察所得，公子的出手是不必說了，你既是東佛傳人，自然就不會是家傳武學，就是這四位尊屬，也定然

不是南宮家所出。」

月女立刻道：「何以見得呢？」

劉恭正笑道：「老夫說過，這一雙老眼尚稱精確，看一個人出手就知道路數，姑娘與那兩位小友的出手詭異，實非中原的家數，倒有點像西域的路數。」

南宮俊道：「老先生法眼高明。」

日童接口道：「但是你祇看出我們的武學淵源，却並不能因此就判定我們不是南宮家人，南宮世家並沒有家傳武學。老主人身兼百家之長而超出任何一家，自不能說屬於那一家……」

劉恭正笑道：「話誠不錯，但是天下武學，萬流歸宗，縱然是分支千萬，總有其一貫的脈路可循，小友的手法，却與中原完全不同，是以老夫才作此推斷。」

日童突然道：「你的眼光不能說不高明，但是見聞思想却太窄仄了！」

劉恭正居然一點都不生氣，雙手一揖道：「請小友多加指點，啓我茅塞。」

日童道：「南宮門下，奇士如雲，對練武的人，只有心地純正，稟性正直，胸懷浩蕩而有一技之擅的人，莫不尊以上賓，所以才能溶滙百家而成其大，三世四代，一直被尊為武林盟主，就是這種兼容並蓄的胸懷所致！」

「這一點老夫絕對承認。」

「那你就不能說我們不是出於南宮門下，南宮門士是一種極高的榮譽，却不是門戶的派別，你的話如果被敎我們武功的師父們聽見了，就是一種侮辱。」

劉恭正道：「是！是！請小友原諒，老夫不是江湖中人！」

「但你却與橫江一窩蜂為伍！」

「這個嗎？老夫不是橫江一窩蜂中的人，但有個賓主的關係，何況連橫江一窩蜂都不認為自己是江湖人，老夫自然更不能算了。再說老夫沒有正式練過武……」

「江湖人也不是門戶派別，而是行事與所事所屬而言，更不是自己承認了就能算，自己否認就不算的，有些武術世家，他們勤練武事，却是為着投身軍旅，搏殺疆場之用，因此他們即使全家個個都精於武事，却不能算是江湖人，你既然跟橫江一窩蜂有賓主關係，就是個江湖人。」

劉恭正笑笑道：「小友這麼說法，老夫倒是無以為辭，就算是江湖人吧。」

日童道：「你若是江湖人，就不能說那種沒見識的話，你不是江湖人，就少充行家說外行話，言多必失，禍從口出，你總該知道的，就憑你說我們不是出於南宮門下這句話，就可以惹來一場大麻煩，你對南宮門下的人，每一個都認識嗎？」

「這個老夫怎麼會每一個認識呢，老夫所知，只是經常在外走動的那幾個。」

日童繼續擺起臉來敎訓道：「你既然不知道南宮門下有多少人，又憑什麼來斷定那些人是南宮門下那些人不是呢？」

「這個……老夫雖然有點武斷，但是却也多少有個根據的，江南第一武林世家出來的人，都有一股雍容的氣質與恢宏的胸懷，即使是動手與人爭鬥，也一定是用雄渾壯闊的招式武功，有如江河之濤湧，不像小友的出手，招發即致人於死……」

南宮俊的臉色微紅，劉恭正的話，使他多少有點不好意思，但是日童却笑道：「老頭兒，你倒是很有點見識！」

劉恭正笑道：「南宮世家的盛名如日中天，即使不是江湖中人，也都知道的，老夫聽得多了，自然知曉一二。」

日童道：「不錯！南宮世家的人，以前都是那種作風的，這固然贏得了江湖中同道的尊敬，但是也為武林中留下了很多的隱患！」

「哦！這個老夫倒是未之聞也，請小友多加指點：怎麼會留下隱患了！」

「因為南宮世家過去的作風太君子，太仁慈了，對許多惡跡昭彰的兇徒們過於寬厚，以致於造成邪惡坐大的機會，橫江一窩蜂的行為與手段，你應該是清楚的，假如南宮世家早就採取了雷厲風行的霹靂手段，豈會容他們猖獗至今。……」

「這……南宮世家並非不想找他們，而是他們的行蹤太隱秘，找不到他們。」

日童微笑道：「這倒不然，橫江一窩蜂，雖然善於掩藏行跡，但是要有心，仍然一找就找得到的，像我們這次就是個例子！」

劉恭正的神色微微的動了一下，却連連點頭笑道：「不錯！不錯！天下沒有絕對的秘密，小友的話大有道理！」

日童道：「何況南宮世家以前也不是沒有找到過橫江一窩蜂！」

「這個老夫跟他們賓主相處，也有幾年了，怎麼沒聽說過呢？」

「很多人都聽過的，像金刀俠楊公直跟神鞭俠彭奇當年合夥開設鏢局，跟橫江一窩蜂結下了怨，幸得有南宮世家的主人出頭，才保全了彭奇的一家老小！」

「那件事老夫倒是知道，南宮老英雄的一身藝業果眞無敵，聽說橫江一窩蜂那次有十二個人都敗在老英雄的劍下無功而退，那次後，他們好好地歇了一陣子！」

日童笑道：「那次老主人如非心存仁慈劍下留情，見一個殺一個，橫江一窩蜂雖不致於絕了種，總還得多安份幾年。」

「那倒不見得，橫江一窩蜂的人很多，不是一下子殺得盡的，何況那次去的，還不是精銳人物！」

「不錯！但是老主人如果也像橫江一窩蜂那樣趕盡殺絕，或是留下幾個活口，施以苦刑逼供，不難把老窩給掏出來。」

劉恭正沒有開口，日童却繼續道：「自從那次之後，南宮世家的人與橫江一窩蜂零星相遇也有幾次，都是因為要維持英雄豪傑胸襟，沒有先發制人，結果反而遭到了暗算，下落不明！」

劉恭正一震道：「這些小友怎麼知道的？」

「死的是我們南宮家的人，我們自然要追查原因的！」

「這麼說，你們已經把橫江一窩蜂調查清楚了？」

「要是沒調查清楚，我們怎麼能一下子就找到了這裏，又怎麼會派我們來聽候公子的差遣呢？」

劉恭正道：「你們是專為對付橫江一窩蜂的了！」



「對什麼人使什麼手段，反正南宮世家已經覺悟到已往的弱點所在，不會再上當了！」

劉恭正神色又震了一震才道：「這些話小友該對宇文雷說去，老夫不是橫江一窩蜂的人，對老夫說可沒用！」

日童笑笑道：「不錯：老頭兒。兵戰凶危，回頭橫江一窩蜂不知將使什麼手段，而我們要回敬什麼手段更是難說，所以你不必跟去了，免得受了波及！」

劉恭正頓了一頓才道：「老夫雖沒練過很高的　夫，但是，對各家的武功路數都還懂得一點，各位跟宇文雷之戰，必然是精采絕倫，如此好戲，放過了豈不太可惜！」

日童道：「你不怕受到了波及？」

劉恭正笑道：「老夫離得遠一點就是了，在這所宅子裏，老夫忝為居停，也該給各位領個路才是呀！」

日童道：「那就麻煩您老爺子了！」

他一直都稱對方為老頭兒，這時忽然改口稱老爺子，變得客氣起來了，倒使得劉恭正為之一震道：「不敢當，這是應該的！」

日童笑道：「老爺子這麼大的歲數，又還在病中，要給我們帶路，這實在太不敢當了，橫江一窩蜂那伙人可不懂什麼尊賢敬老，要是他們不擇手段亂發暗器，射到老爺子身上，我們就太不好意思了！」

「那還不至於吧，老夫多少是此地的居停，他們是借居的房客，再怎麼不講理，也不會把老夫也傷在裏面的！」

日童笑笑道：「但我們公子却不能這麼想，這樣吧，讓我的兩個同伴侍奉老爺子，她們的身手還不錯，保護老爺子不受誤傷，大概還能稱職，月女，海女，劉老爺子就交給二位了！」

劉恭正忙道：「不必，不必。老夫自己有兩名侍兒，她們能照顧得了！」

月女笑道：「這兩位姐姐嬌滴滴的，看上去一陣風都吹得倒，婢子實在不相信她們能照顧得了您，還是由我們來吧！」

說着一左一右，已經夾在劉恭正的身邊，各扶着他的一條胳臂，把他給架了起來，兩名女郎神色一變，正待上前攔阻，月海二女雙手輕揚，軟劍脫鞘抖直，劍光如電，把她們逼退下去！

日童笑道：「老爺子，您看，她們比起我們可差多了，還是由我們保護的好，二位大姐，妳們可要放明白點，我們不是跟二位客氣，實在是為老爺子好！」

兩個女郎伸手向腰邊，想去拔劍，日童笑嘻嘻地道：「二位大姐，小弟剛才還送了二位一對龍鳳玉鐲，為的是戴在二位的手上很好看，要是沒有了手，那對鐲子可往那兒戴呢！」

他的嘴說着話，眼睛却瞧在兩個女郎的手，意思很明顯，她們如若想拔劍，他就會先出手了，這等氣勢懾住了兩個女的，果然使她們不敢動了！

劉恭正冷哼一聲道：「沒有用的東西，滾下去吧，妳們眞叫我瞧了都生氣！」

日童笑道：「不過二位大姊也還下去不得，老爺子的脚不太好，不能久站：二位還是得抬着他這架軟榻，萬一老爺子要歇腿時，好有個坐處。」

「不必了，老夫走得動。」

月女笑道：「老爺子，現在是我們架着您，回頭忙的時候，可能就分不出一隻手來了，您又是有身份的人，不能把您放在地下，軟榻還是帶着，等用得着的時候，立刻送過來，不是很好嗎？」

劉恭正兩臂一振，忽地臉色變道：「妳們在老夫身上動了什麼手脚。」

月女道：「沒什麼呀。」

「胡說，老夫的眞氣突然受阻，分明是妳們下了毒手暗算。」

日童笑道：「原來老爺子已經能把眞氣練到能收能發的境界了，那可是眞不容易，在表面上怎麼一點都看不出來呢？」

南宮俊心中也暗自吃驚，他知道劉恭正與橫江一窩蜂的關係必然很密切，也知道劉恭正說沒練過多深的武功是托詞，他能對各家武學瞭如指掌，絕非泛泛之輩。

他吃驚的是月海二女一出手就能制住了劉恭正的手法，於是忙道：「月女！妳們對劉老先生不可太無禮。」

月女道：「沒有啊，婢子們攙着他老人家，恭敬得很呢。」

南宮俊臉色一變道：「月女，是我在對妳說話，妳該如何答覆我！」

月女這才惶恐地道：「婢子們在他的氣海穴上，刺進了一枚細針！」

南宮俊怒聲道：「妳們怎可用這種手段！」

月女道：「這也怪不得婢子，是這位老爺子自己不好，針是他自己吸進去的，婢子攙住他的時候，只把手抵在氣海穴上，這位老爺子內力深得很，他如果要用勁的話，一掙就可以把婢子震開了，可是他不知為了什麼，氣才運了起來，立刻又猛收回去，於是婢子夾在指縫中的細針就被那一吸之力，由毛孔進入體內了！」

南宮俊道：「老先生是這麼樣嗎？」

劉恭正哼了一聲道：「老夫自承曾經收回內力，但是怎麼會將針吸進去呢？」

月女道：「那針比牛毛還細，肉眼難辨，質地極脆，你如果用足了勁外震，一碰就斷，絕對傷不了你，就算是我們用勁，也很難能把針刺進穴道，只有你自己用力內吸，才會整枚進入體內，不信的話，我這兒還有一把，你自己看好了！」

她很是大方，在長指甲中倒出了幾枝極細的毛針，攤在掌上，凑到劉恭正的眼前，劉恭正道：「老夫不信，如果是一枚針刺進去，怎麼老夫會全無感覺！一定是妳們在別處施了手脚！」

月女笑道：「這種針的外層塗了麻藥，觸入經脈，就使那兒麻痺沒有知覺……這不能怪我們，你明明有一身功夫，却偏要裝傻，是何居心！」

日童笑道：「那還要問，他自然是想叫我們不去防備他，然後出其不意，對我們也來上那麼一下子！」

「胡說，老夫豈是那種人！」

日童笑道：「你若無此心，此舉對你也沒有害處，最多不能用勁而已，行動一如常人，十二個時辰後，這種針自己會在

體內化盡，你又可以如常了，我們是怕你扮豬吃老虎，不得不防上一手而已！」

劉恭正氣得滿臉鐵青地道：「老……老夫……」

他也不知該如何說了，日童却道：「我們是拜山索鏢而來，自然不辭一戰，但要憑本事公開地對搏，如果是傷在暗算之下，就不值得了，老爺子的功夫如此精純，却偏要裝成一副病瘺之狀，跟我們在一起，實在叫我們難以放心……」

劉恭正啼笑皆非地道：「好，好；小友你眞够精明的，老夫一生用奇，今天居然會栽在你們幾個小孩子手裏，老夫也只有認了，現在放下老夫吧……」

「老爺子不是要給我們引路的嗎？」

劉恭正嘆了口氣道：「領個屁的路，老夫見你們實在太鬼，所以才想抽冷子給你們一下的，既然被你們拆穿了，老夫還跟去幹什麼！」

日童笑道：「老爺子不想去了，我們却捨不得呢，宇文雷那傢伙也是不擇手段的，我們不怕正面交手，却很忌諱他施暗算，所以，要把老爺子請在一起鎭壓他一下。」

劉恭正道：「老夫跟橫江一窩蜂各不隸屬，怎麼能鎭壓得住呢？」

日童笑道：「老爺子具此身手，自然地位不會比宇文雷低，相信老爺子說句話叫他們守點規矩，他們必不至違抗的！」

「老夫沒有這麼大的面子！」

「那麼把實在的情形告訴他們，叫他們施鬼計陰謀時別把老爺子也坑進去！」

「老夫說過了，沒這麼大的面子！」

「那就很不幸了，老爺子如果對他們連這點影響力都沒有，也祗好認倒霉了，誰叫您老人家要跟這種人爲伍的呢！」

南宮俊這時對這幾個小鬼，倒是眞佩服了，他們整起人來，的確高明，因此笑笑道：「劉老先生，你既然早對我們存有不善之心，此刻受點委屈也是應該的了；我們不能就擱太久，就請老先生辛苦一下吧！」

劉恭正見事已如此，自己的心思完全被人摸透了，只有嘆口氣道：「老夫今天算是認栽了，不過有一點不明白的！」

日童笑道：「老爺子有話儘管問，小可一定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你們是早就有計劃地對付老夫了，但是又怎麼知道老夫的功力深淺呢？」

「老爺子能與宇文雷分庭抗禮，當然不會是泛泛之輩。」

「這……不是理由吧！」

「這不是理由，但是對老爺子將很適合，如果說出了眞正的理由，怕老爺子生氣！」

「老夫既已認栽了，還有什麼好氣的，我自信我的藏晦功夫，已經相當到家了。在外表上絕對看不出來，又有着退致知府的身份，你們絕不可能一開始就知道老夫底細的，老夫只想明白錯出在那裏。」

「錯在老爺子的話太多，太喜歡賣弄了，您老人家能够把一身武功練到深藏不露的境界，那是很不容易的事，可是您老人家偏又喜歡開口多說話，發表您的武學高論，這一來不是又等於穿了帮嗎?您說的那些話可是聽不來，學不會的，只有多年的深切武功浸淫，才能體會得出來，有您這麼一位武林高手在旁邊，我們怎能不多一份小心呢？」

劉恭正只差沒有氣昏過去，勉强地擠出一聲乾笑道：「好，好算計，好見解，南宮少主，你這四位尊屬眞叫人眼紅，不僅資質是上上之選，更兼心思靈活，技藝出衆，一個就抵得上十個高手，公子得此四人，自然無往而不利了！」

日童笑道：「老爺子可眞謝謝您金口美言了，您把我們說得這麼好，可眞叫我們又高興又慚愧，可是公子還不當意，說我們比家裏的那四個差遠了！」

「另外還有四位？」

「是的，我們一共是八個人，四男四女，這次只派了我們較差的四個來聽候公子驅策，要是另外那四個來了，您老爺子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他們爲什麼不來呢？」

「老爺子，瞧您這話問得多新鮮，辦事兒嘛，講究量才而用，像今天這種事兒，用不着他們，我們已經可以對付了！」

劉恭正不開口了，因爲他發現再說下去，只有暴露自己的缺點，換來一項譏嘲而已，那個小鬼太可惡，他雖然滿口老爺子，但語氣之尖刻，比他稱呼老頭兒時還可惡。

日童在前，月海二女架了劉恭正居次，那兩個女郎抬着軟榻又跟在後面，山童侍奉着南宮俊，開始向西跨院行走。

日童一面走，一面還不閒着，笑嘻嘻地道：「老爺子，您多招呼着點，我知道這兒凶險重重，路不怎麼好走！」

劉恭正想不理他的，但仍忍不住說道：「怕危險就別來，你以爲是來遊山玩水的？」

日童笑道：「我可不是爲自己擔心，而是怕您老爺子吃虧，萬一有個什麼響動，在場的人，以您老爺子的行動最慢，對那些飛鏢飛針的，躲閃起來不會太如意，可是那些施放的人，不知道您老爺子這會兒行動不太方便，還以爲您是平常的龍馬精神，絕不會在乎那些玩意兒，一下子招呼了過來，那豈不是糟了，所以小可是一片好心，想代您老人家先打個招呼！」

劉恭正冷哼一聲道：「你的心實在太好了，簡直比我的親孫子還孝順。」

日童微笑道：「老爺子，您有家人沒有？」

劉恭正一瞪眼，道：「你問這個，幹嗎？」

日童道：「關係很大，如果您有家人，可以叫了來，把您的情形告訴他，讓他去對宇文雷說一聲，別對您亂招呼，假如您沒有親人，反正是孤老一個，死得也沒有人關切，那就算了。」

劉恭正氣得混身直抖，喝道：「小畜生，你現在儘管口頭上佔便宜好了，回頭就有你受的，老夫不把你撕成一片片的，就不姓這個劉字。」

日童嘖嘖連聲道：「老爺子，您這那像個做過官的，連一點涵養都沒有，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小可對您如此尊敬，縱然您不肯領情，也犯不着惡言相向呀，像這麼破口大駡，倒像是市井匹夫了。」



劉恭正怒極地喝道：「南宮俊，你難道是聾子，由着你這個小鬼對老夫如此侮辱！」

南宮俊淡淡地道：「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你老先生如果不是與匪人爲伍，又何至於受人如此輕慢呢？」

劉恭正怒道：「放屁，老夫怎麼與匪人爲伍了。」

南宮俊道：「你跟橫江一窩蜂在一起總是事實，橫江一窩蜂的所作所爲，你總不會全無知聞，匪人兩字還算客氣的！」

劉恭正咬牙道：「南宮俊，橫江一窩蜂只不過殺人取財而已，如果你惹惱了老夫，那就會叫你南宮世家死無噍類！」

南宮俊哦了一聲道：「這麼說來，劉老先生的身份地位，似乎還高於橫江一窩蜂了！」

劉恭正咬牙不語，南宮俊又道：「在下曾經遇見了另外兩個人，自稱是蜂王座下的使者，地位雖較宇文雷略低些許，但是不相隸屬，想來老先生也是蜂王的臣屬了。」

劉恭正道：「老夫不必告訴你這麼多，反正有你後悔的就是了。」

南宮俊一笑道：「在下無意得罪劉老先生，不過是想看看老先生在宇文雷心目中的份量而已，如果老先生在他眼中無足輕重，得罪老先生的一定是他們，如果老先生在他眼中够份量的話……」

劉恭正道：「那又如何？」

南宮俊笑笑道：「也沒有甚麼，在下不會拿老先生做人質去向宇文雷談條件，叫他退還失鏢的。」

「希望你別存這個幻想，那是不可能的，我們之間各有所司，雖然有相互關照之義務，都不能妨碍到彼此的權責，你們若是以老夫爲人質，他們就可以斷然不顧，但是傷了老夫，這筆賬可就寄在你們頭上。」

南宮俊笑笑道：「月女，回頭不管有甚麼人對你們出手，你們都拿劉老先生擋上去，我們跟橫江一窩蜂巳經是沒完沒了，又何在乎多記上一筆賬呢！」

劉恭正急忙道：「你們敢？」

日童笑道：「老爺子，只希望你長命百歲，多活幾天，就可以知道我們敢不敢了，哎呀！說來就來了。」

就在他說話的當兒，一陣振鈴聲，一支響箭帶着吊鈴，丁令令地掠空射來，逕直射向領頭的日童。

這是作爲警告的招呼，箭發並不急，日童本可以輕而易舉地接住的，可是他居然一閃身子讓過了，聽任那枝箭射過來，而且是對準劉恭正射至。

劉恭正見狀大驚，作勢欲閃，可是月海二女把他架得緊緊的，動都動不了，那枝箭一直射中了劉恭正的肩窩。

劉恭正的身子一顫，好在那枝箭的勁道不足，到了他的肩口時，箭勢已竭，只在肩窩上撞了一撞，又丁令令地掉了在地下。

劉恭正的臉都嚇白了，雙腿一軟，就差沒有跪落下去，日童笑嘻嘻地道：「還好，這枝箭是拔了箭鏃的，否則老爺子這一下雖不致送命，可也挨得够重了。」

他彎腰拾起了箭，但見箭桿上還綁着一塊白布，布上還寫了字，就打了開來唸道：「莫及無辜，放手一決……哈！老爺子，看來你老人家還眞有點份量呢，橫江一窩蜂居然爲您撇清說您是無辜的呢！」

劉恭正額上冷汗直淌，但是他居然又挺起了胸道：「老夫本來就是無辜的，你們跟宇文雷衝突，與老夫何干？」

日童一沉聲道：「橫江一窩蜂行事向來講究不留痕跡，找上誰都是趕盡殺絕，鷄犬不留，他們還敢說出莫及無辜的話，何況你老兒跟他們還關係密切，怎能算是無辜，我們就是殺了你也不爲過。」

他的口氣不變，目中已瀉出殺機，而劉恭正却沉聲道：「你竟然敢對老夫說這種話，老夫要你死無葬身之地！」

日童笑嘻嘻地道：「你在我們掌握中，還敢講這種狠話，我倒是很佩服你，只是，你頭上流那麼多汗幹嗎，來，我給你擦擦！」

他就拿了那寫字的布，往劉恭正的臉上抹去。劉恭正拚命地跳脚掙扎，口中嘶聲叫道：「不要……不要……」

但是他功力被閉，又有兩個人架着，那裏掙得掉，還是被抹了兩下，一張蒼白的臉，頓時又成了灰色。

兩個抬着軟榻的女郎也趕忙丢下了軟榻奔上前來，見狀發出一聲驚呼！

日童笑道：「這敢情是布上的墨跡沒乾，所以一擦上去，就把臉給染灰了，這位老爺子也眞是的，抹上一臉墨，洗了不就行了，那裏就會嚇成個這樣子！」

說着把布塊又遞向一個女郎道：「大姐，這一半是乾淨的，沒有沾上墨汁，妳給老爺子擦擦乾淨吧，他怎麼就昏過去了呢？」

那個女郎如同見了蛇蠍似的，一下子就跳得好遠，日童却伸手握住了另一個女郎的手臂，要把布塊塞給她，那女郎也是驚極而叫道：「不要碰我，布上有毒！」

日童也像是嚇了一大跳，忙把布塊丢在地上道：「布上有毒，甚麼毒！」

那女郎的一條手臂還在他的緊握中，掙脫不得，只得道：「是一種叫做無形七步追魂的毒粉，沾上一點肌膚，不出七步毒氣就會攻心。」

日童道：「難怪那老爺子嚇昏了過去了，敢情是這麼回事，他們的手段也太毒了，居然在箭桿的通信布條上染毒，不想害到了老爺子，這毒有解藥沒有？」

遠處射來了兩點白影，同時有人喝道：「紅兒，接好！」

那個跳開躲走的女郎伸手接住了，遠處那人又道：「一顆給劉老服下，另一顆給那個小畜生，這次算他的運氣好，老子是先給他一點警告，告訴南宮俊，趕快滾，如敢再進前一步，老子就要他們有來無回。」

那個叫小紅的女郎把接在手中兩顆藥丸拿了過來，日童道：「這是解藥？」

小紅點點頭道：「是的，一服卽癒，不過要快，再慢就來不及了。」

劉恭正的臉色已經由灰而變黑，可見其毒性之烈，小紅似乎知道如果那解藥不給日童，絕不會讓她去解救劉恭正的，所以先拿了一顆給了他道：「你快服下去吧，別就誤了我救劉老總管。」

日童接過了一顆笑問：「劉老總管，原來他只是總管而已，他是甚麼總管？」

「百花宮第十二分宮總管。」

南宮俊心中了然，所謂百花宮，必然是蜂羣的總組織，百花宮主，也就是女王蜂了，這些八用蜂羣的組織爲系統，倒是別出心裁，有意思得很。

因此，他又問道：「宇文雷又是甚麼呢？」

「他是橫江一窩蜂的領班。」

「他在百花宮中是甚麼地位？」

小紅遲疑了片刻才道：「大概是分宮的地位相等，不過也很難說，有時他要聽分宮的，有時分宮要聽他的，看肩負任務的性質而定！」

「百花宮下有多少分宮？」

「這就不知道了，不過此地是第十二分宮，最少也不會少於十二處吧！」

南宮俊道：「妳說了這些會遭受處分嗎？」

小紅的臉色一變道：「那要看情形，我們的任務是保護總管，你們制住了總管，我們就已經難逃失職的處分，只有希望你們能够擊敗宇文雷，我們的責任才輕一點。」

南宮俊微笑道：「你是希望我們獲勝了。」

小紅道：「橫江一窩蜂的職司是戰鬥，如果分宮遭受到侵擾，就由他們去應付的，如果他們也應付不了，那就不是我們的能力所及，否則的話，我們的處分，會很嚴厲，總宮會怪我們保護不力，貪生怕死。」

「這個規定很不合理，劉恭正的武功高出妳們很多，怎會要妳們去保護他？」

小紅道：「我們實在不知道劉老爺子有很深的武功，平時他只打打太極拳，活動一下筋骨而已，從不和人動手，所以總宮才派我們保護他，因此他實在不能死，只有他活着，才能證明我們確是武功不如人，而非保護不力。」

「你們分宮做些甚麼？」

「通常的工作只是把蜂羣採來的花粉，製成花蜜，解繳總宮，或是打聽得有花粉的地方，通知蜂羣前去採取！」

「花粉通常是指甚麼呢？」

小紅道：「是指值錢的東西，如珠寶古玩這類，花蜜就是金銀！」

「原來是探風銷贓的地方。」

小紅道：「公子這麼說就是這麼回事吧！」

「橫江一窩蜂殺人越貨，所得俱是贓物，你們難道不怕被人發現？」

「不會的，我們有很好的身份掩護，再者，這兒銷的珠寶，都是他們在別處所得，拿到這兒來，還要經過改頭換面，然後再賣給一些大戶人家或是巨商……」

南宮俊笑笑道：「很聰明的辦法，難怪橫江一窩蜂橫行多年，積財無數，却沒有露出一點痕跡，小紅姑娘，謝謝你的合作。」

小紅道：「我是盡知道的說，只希望你們別傷害我，留下我的性命！」

日童道：「我們並沒有殺死妳的意思呀！」

「可是你的手下已經沾上了毒，如果拿你的手摸我一下，我就死定了。」

日童道：「妳們不是有解藥嗎？那還怕甚麼？」

小紅道：「七步斷魂的毒性劇烈，解藥却很難配，只有總管的身份才能享用，我們若是中了毒，就祇有一死了。」

南宮俊皺眉道：「你們對自己人都這麼刻薄，不是太過於殘忍了！」

小紅道：「身份高，得到保護多，他們的責任較重，我們這些下屬雖然沒有太多的保障，却可以儘量地求生，就像我現在把一切的秘密洩漏，那是允許的。」

「妳的話怎麼前後不符呢？」

小紅道：「如果總管受了傷害，就是我們失職，處分會很嚴厲，反之如果是我們受制，只要能保全自己，甚麼方法都不受限制，自然也包括有問必答，說出機密在內，只要是當着別人的面洩密，責任不在我們，而在司掌行動的採蜜使！」

「爲甚麼責任是在他們呢？」

「因爲他們必須把知道秘密的殺死，以防止秘密外洩！」

「那麼妳告訴我們這些，就是要他們殺死我們了。」

小紅道：「這是他們的事，是否能殺死你們，與我們無關。」

日童道：「你們的規矩眞邪氣！」

小紅道：「也不算邪氣，我們在百花宮中的地位不高，得到的享受也不多，本來就不能要求我們太多，我們在此兩年一共被人侵入三次，都是用這個方法，保全了我們的生命，但是那些侵入的人，也沒有能把秘密帶出去，我們的能力有限，分宮也不會給我們太多的保護，就必須我們自己設法保全自己了。」

南宮俊點點頭道：「不錯，這個方法很公平，如若對你們要求太苛，反而會使妳們心懷怨懣而生離心了。」

小紅道：「是的，所以百花宮中的人雖多，却很少有叛離的，因爲在某些地方，我們的待遇也很寬大的，公子，我知道的都說了，你是否可以叫他放開我了，我眞怕那隻手會不小心碰我一下。」

南宮俊道：「日童，放開她吧！」

日童笑了一下道：「是！大姐，對不起，驚嚇了妳，我給妳賠罪！」

說着用那隻摸過布巾的手，在她的頸上拍了一拍，小紅臉色如土，嘶聲叫道：「你……怎麼這樣不守信用，我甚麼都說了。」

南宮俊也作色道：「日童，你怎可如此！」

日童却笑道：「公子，屬下只是想試試我手上的毒究竟有多重。」

南宮俊道：「你也不能用別人的性命



來試，這種行爲太不應該了。」

日童笑道：「沒關係，屬卜這兒有解藥。」

他把那顆白色的藥丸舉了一卜，小紅的頸上已經泛起淡淡的灰色，眼睛盯着那顆解藥道：「你肯把解藥給我嗎？」

日童道：「我可以分一點給妳。」

他果眞扳了一小塊卜來，塞進小紅的口中，小紅吞了卜去道：「一顆解藥只够用來解一個人的毒，如果分成兩半，只能使毒性稍緩，却仍無法使毒質消清的。」

日童笑道：「我知道，所以我先給妳一小部份，讓妳安心，也使妳的毒暫緩發作，等一卜我會把其餘的都給妳的。」

小紅道：「都給我，你自己呢？」

日童哈哈一笑道：「我如果沒有那份本事，又怎麼會輕率地去接觸那枝響箭，橫江一窩蜂行事歹毒，不擇手段，我知之最稔，怎麼會被他們所乘？」

「妳沒有中毒？」

「妳看看我的手就知道了，可曾有中毒的徵狀，我們是專爲對付武林宵小鼠輩而來的，早就打好了底子，個個都百毒不侵。」

他伸出那隻染毒的手，果然仍是潔白紅緻，一點都沒有變色，小紅不禁懷疑道：「你用甚麼方法竟能拒絕七步斷魂。」

日童笑道：「這個却不必告訴你，只要妳知道我沒有中毒，可以把解藥完全給妳就行了，妳如果要想活命，就得多合作些。」

小紅遲疑地說道：「我知道的，全都說了。」

日童道：「我却認爲還不够。」

南宮俊忙道：「日童，我想她是沒甚麼可隱瞞的了，她在百花宮中的地位不高，不可能知道得更多的了。」

日童笑笑道：「這個小的知道，有關百花宮的事，我們可以向劉老爺子請敎，他是一宮的總管，所知一定比她們多，不過屬卜以爲這位大姐還可以告訴我們一些這兒的事。」

小紅苦着臉道：「這兒的甚麼事？」

日童微笑道：「比如我們要進西跨院，將會遇見些甚麼阻碍之類。」

「這個我怎麼知道呢？這兒是宇文雷負責的，他如何安排我們誰都不知道。」

日童道：「至少妳可以告訴我們，他有些甚麼班底，或者我們要遇上些甚麼樣的攔截。大姐，妳可別說不知道，那支響箭上有毒，你們都很清楚，那種七步斷魂的無影之毒，無色無味，尋常人，斷難知曉，你們却在箭射出後，立刻知道了，可見……」

小紅道：「那是因爲第一關把守的人是毒蜂子馬成，此人一身是毒，他經手的每樣東西都帶毒，所以我們才知道。」

日童道：「毒蜂子馬成也是橫江一窩蜂的人？」

「是的，凡是外號中帶個蜂字的人，都該昰橫江一窩蜂中的人，否則這個名號一定叫不起來，假如有人無心巧合，用了個蜂字嵌在外號中，定會遭到芟除的。」

日童點點頭道：「好極了，小紅姐，妳這句話對我們的啓示很大，使我們對橫江一窩蜂又多了一層認識。」

南宮俊問道：「江湖上有多少人是在外號中帶個蜂字呢？」

日童笑道：「近十年間，一共出了十三個人，自然可能還不止此數，不過較爲有點名氣的只有這麼多。」

「現在這十三個人都還在嗎？」

「沒有，前前後後，共有九個人橫死，目前，只得四個人，毒蜂子馬成是成名最久的一個，沒想到，他竟是橫江一窩蜂的人。」

「另外還有三個呢？」

日童道：「這個還是請小紅姐同答的好。」

小紅看看日童，見他捏着那大半顆解藥，似乎有搓碎的意思，只得說道：「胡蜂胡士叢，蜂腰娘子陸仙兒，黃蜂刺傅仁心！」

日童道：「大姐的記性比我的好，居然還多想出一個胡士叢來，我倒把這個傢伙給忘了，還以爲是黃蜂劍客凌飛呢！」

小紅道：「本來是有他一個的，可是，三天前被紅粉女金剛的大姐慕容婉殺死了。」

南宮俊心中一動道：「你們跟紅粉金剛她們也衝突上了。」

小紅忙道：「不是我們，是橫江一窩蜂，據我所知，宇文雷與凌飛在另一條路上去截鬥慕容婉，原是作疑兵之計，分散你們的注意的，那知道你們居然還是摸來了！」

日童笑道：「小紅姐，妳實在很合作，小弟無所爲敬，只有借花獻佛，把這解藥再分一塊給你了！」

說着又扳了一塊給她，小紅忙不迭的放進口中咽了下去，然後道：「還剩下一小塊，你爲什麼不一起給了我？」

日童笑笑道：「我想那已經够妳消毒的了，我手上沾到的毒本就不多，抹到妳頸子上的更少，現在，妳中的毒已經消退了！」

「不，那只是外表上的毒消了，侵入體內的部份還是會發作的！」

日童笑道：「至少暫時不會發作，大姐請放心，我說過給妳，一定會給妳的，我沒中毒，留着解藥也沒用，只是還有厤煩大姐的地方，請大姐多多帮忙而已。」

小紅急了，問道：「你到底還要我幹嗎？」

日童道：「我們進入到西跨院去奪取失鏢，一戰自是難免。」

「這個我不可能帮你們的忙。」

「我們也不敢勞駕，只是我們却不想把精神力量用在提防暗算布置上，到那個時候，請大姐提醒一聲。」他把那一小顆藥就捏在指頭上笑笑又道：「大姐，妳看見了，我如果一緊張，手指就會不知不覺的用勁，這藥一捏成碎粉，恐怕就無法再收齊了給妳了，因此大姐爲了妳自己，也別叫我緊張的好！」一幌肩，離得遠遠的，笑着道：「大姐，妳在前面爲我們帶個路吧！妳比較熟悉，至少可以避免很多叫我緊張的事情！」（未完）

新穎俠情中篇

古龍・文
盧令・圖

# 碧血洗銀槍

（十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無十三瘋性大發，在雜貨店門外大肆屠殺，馬如龍奮不顧身，衝出雜貨店拯救慘被屠殺的人，但他究竟力量有限，只能把絕大師，鐵震天，王萬武及一生相極爲平凡的年青人救回雜貨店，事後王萬武爲他的義俠行爲所感動，自動向馬如龍說出無十三在這次屠殺中之所以能夠得心應手的秘密，同一時間，大婉也在向那平凡的年青人詢問，那年青人沒回答大婉的問話，却向她反問是否在等待着一個裁縫到來爲謝大小姐量新衣，大婉問他何以知道，他神秘地笑說當然知道，因爲他就是奉命到來爲謝小婉量衣的裁縫——

## 逃生借土遁　報復惹禍端

▲神奇的裁縫

（一）

仔細一看，這個人的確係是個裁縫，再仔細看看，你又會覺得，他什麼都像，隨便你說他是幹什麼的，都絕不會有人懷疑。

每種行業都有他這樣的人，平平凡凡的樣子，普普通通的裝束，客客氣氣的笑容。

「我是個好裁縫，附近幾百里以內，絕對不會有比我更好的裁縫。」他微笑道：「我做出來的衣服，保證式樣新穎大方，而且剪裁合身。」

好裁縫本來是人人都歡迎的，這個裁縫却是例外，這地方絕對沒有一個人歡迎他。

大婉勉强笑了笑。

「我看得出，你是一個好裁縫，可是，不管多好的裁縫，沒有布料也做不出衣服。」

衣服做好，無十三就不會讓他們再安安穩穩的躭在這裏了。

她希望這個裁縫做不成衣服，她看不出他身上帶着衣料。

這個裁縫却說道：「我剛才已經說過，衣料我已經帶來了，保證都是最好的料子，顏色好，花樣新，質料高貴，而且絕不褪色。」

「你帶來的料子在那裏？」

「就在這裏。」

誰也看不見他帶來的衣料在那裏，可是他一轉身，手上就忽然多出了兩疋綢緞，一疋大紅綢子上面還繡着金花牡丹。

每個人都怔着。

誰也看不出他是用什麼法子，從什麼地方把這兩疋綢緞拿出來的。

然後他又像變戲法一樣，變出了一大包胭脂香油花粉。

誰也看不出他在身上有什麼地方能藏得下這麼多東西。

鐵震天嘆了口氣：「想不到我們這些



老江湖都看走眼了，想不到這位朋友居然是位高人。」

裁縫微笑搖頭。

「我不是高人，我一點都不高，你長得就比我高，越高的人穿衣服越有樣子，越好看。」他上上下下的打量着鐵震天：「只可惜你這身衣服做得不好，下次有機會，一定要讓我替你做兩套。」

「我剛才好像聽說，你還帶了頂花轎來。」

「時候一到，花轎自然會來的。」裁縫笑道：「新郎新娘都不急，各位何必着急。」

×　　×　　×

「新郎新娘」這四個字一說出來，每個人的臉色都變了。

他們果然沒有猜錯，無十三的野心果然不小，如果他眞的能娶到「碧玉山莊」的大小姐，不但碧玉夫人要氣死，大婉也要一頭撞死。

鐵震天忽然問大婉：「我們能不能讓他替謝姑娘做衣服？」

「不能。」

鐵震天道：「天下有沒有不會做衣服的裁縫？」

「好像只有一種。」

「那種裁縫不會做衣服？」

「死裁縫。」

這個裁縫居然好像還聽不出他們的意思，居然還在笑。

「我不是死裁縫，我是好裁縫。」

「只可惜好裁縫也會變成死裁縫的，」鐵震天冷笑，慢慢的伸出了手。

他的傷已經快好了，他的鐵掌伸出，全身骨節山响，密如爆竹。

這個裁縫就算眞是個笨蛋，現在也明白他的意思了，忽然大叫：「等一等，我還有話說。」

「你說。」

「我要說的話，也只能對馬如龍一個人說。」

「他不想聽，」鐵震天一步步逼近：「我知道他不想聽。」

馬如龍忽然走近來。

「這次你錯了，」馬如龍道：「他也是人，他說的話我爲什麼不想聽？」

（二）

馬如龍帶着裁縫走了，沒有人阻止，也沒有人反對。

只要是馬如龍決定的事，就沒有人反對。

這個裁縫究竟有什麼秘密要告訴馬如龍？爲什麼只肯告訴他一個人？

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想知道。

大家都信任馬如龍，就好像相信他們自己一樣。

誰也不知道這種情況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可是現在情況已經這樣子了。

×　　×　　×

過了很久很久，馬如龍才回來，是一個人回來的，大婉立刻問他。

「那個裁縫呢？」

「在後面的房裏替謝玉崙量衣裳。」

「你爲什麼讓他去？」

「因爲他是個裁縫，他本來就是要來量衣裳的，」馬如龍道：「世上並不是只有他一個裁縫，我不讓他去，別的裁縫就會來了。」

他的解釋實在不能讓人滿意，現在他們最需要爭取的就是時間，多爭取到一刻，就多一分機會。

這道理馬如龍明明應該懂得的，可惜他偏偏不懂。

雜貨店裏面的人都忍不住要嘆氣，雜貨店外面的無十三却忽然大笑。

「我已經有很久沒有佩服過別人了，」無十三道：「現在却不能不佩服你。」

「你佩服我？」馬如龍居然問：「你爲什麼要佩服我？」

「因爲我知道你就是那個馬如龍，這些人本來全都是你的寃家對頭，早就應該把你活埋了的，」無十三道：「可是現在他們每個人好像都服了你，有什麼秘密都只肯告訴你一個人，就算覺得你做的事有點笨，也沒有人反對，像你這種人，實在不應該陪他們一起等死的。」

「我應該怎麼辦？」馬如龍居然問。

「你應該出來，跟我見個面，交個朋友。」

馬如龍居然立刻答應道：「好，我出去。」

×　　×　　×

他居然眞的出去了。

無論誰都想不到他會出去的，就連無十三自己都一定想不到。

可是他居然把別人連做夢都想不到的事做了出來。

難道他眞的想跟那個瘋子交朋友？

難道他眞的不知道一出去就可能會死在那個瘋子手裏？

難道他也是個瘋子，跟無十三一樣的瘋子，平時看來雖然不瘋，其實却瘋得厲害。

×　　×　　×

看到他推開門板上的一個小門走出去，每個人都嚇了一跳。

鐵震天看着大婉，大婉看着鐵震天。

兩個人都不能相信馬如龍竟忽然變成了這麼樣一個人。

「他是不是瘋了？」

「好像沒有。」

最瞭解馬如龍的本來是大婉，現在却連大婉也沒有把握能確定了。

「他看起來好像也不算太笨。」

「他絕不笨。」

「那末他爲什麼要出去？」

「天知道。」

這種事好像的確只有天知道。

鐵震天忽然又問：「你看那個裁縫是不是有點怪？」

「不但有點怪，而且怪得要命。」

無論誰能夠忽然從身上變出兩大疋綢緞來，都絕不會是個平凡的人。

「我知道江湖上有種攝心術，能夠讓別人的本性迷失。」

「是眞的有。」

「你看馬如龍是不是被那裁縫用攝心術迷住了。所以才會變成這樣子。」

這種想法當然非常有可能，還有另外一種可能是——

那個裁縫已經制住了謝玉崙，用謝玉崙來要脅馬如龍。

鐵震天和大婉都已經想到了這一點，同時衝入了那道掛着布簾的門。

一衝進去，他們又吃了一驚，遠比剛才看到馬如龍走出去時更吃驚，比看見鬼更吃驚。

鐵震天縱橫江湖數十年，從來也沒有見到過這麼驚人的事。

他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 × ×

他們究竟看到了什麼？（本章終）

## ▲嚇人的手

（一）

裏面這間屋子裏的情況已經和他們離開時不同了，那張終年都像虔誠事佛的人家中的神案般擺在屋子中間的大床，現在已被拆除搬去，平常連更衣洗手都要經過一番費力掙扎的謝玉崙，現在竟已站了起來，站得很直。

這並不就是讓鐵震天和大婉吃驚的原因。

他們吃驚，只因為他們又看見了馬如龍。

和大婉並肩站在一起的，竟不是那個裁縫，而是馬如龍。

他們剛才明明親眼見到馬如龍已經從前面走了出去，但是現在他們又明明親眼看見馬如龍站在他們面前。

× × ×

其實他們看見的並不是「馬如龍」，他們兩次看見的都是「張榮發」。

在他們的印象中，「張榮發」就是「馬如龍」，兩個人已經變成了一個人。

這裏也只有一個「張榮發」，剛才既然已經走了出去，此刻爲什麼還在這裏，那個裁縫爲什麼反而不見了？

× × ×

本來擺着大床的地方現在已全無所有，但是馬如龍和謝玉崙却好像對它很感興趣。

兩個人一直站在那裏，眼睛一直在盯着這塊空地，看見大婉和鐵震天，馬如龍立刻伸出一根食指，封住了自己的嘴，叫他們不要出聲。

大婉和鐵震天總算都是非常能沉得住氣的人，總算沒有叫出來。

他們並沒有忘記那個瘋子連毒蛇交尾，烏龜生蛋的聲音都聽得見！

大婉立刻又衝出去，把她平時記帳的筆墨賬簿拿了進來。

她以筆墨代替她的嘴問馬如龍。

「你是誰？」

她已經不能分辨這個人究竟是不是那個扮成張榮發的馬如龍。

這個人是馬如龍，謝玉崙也證實了這一點。

「剛才出去的人那個是誰？」

「是那個裁縫。」

大婉和鐵震天雖然已想到了這一點，却還是不大相信。

「那個裁縫怎麼會變成張榮發的？」

馬如龍笑了笑，用禿筆蘸淡墨在那本破賬簿上寫：

「她既然能把我扮成張榮發的樣子，她自己爲什麼不能變成張榮發。」

大婉怔住。

她實在太驚奇，實在太歡喜，她實在想不到這個人會到這裏來。

現在她當然已經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了，鐵震天却不明白。

「你們說的這個人是誰？」

大婉立刻寫出了這個人的名字，一個神奇的人，一個神奇的名字：

「玲瓏玉手玉玲瓏。」

（二）

一件表面看來極複雜神秘驚人的事，如果說穿了，答案往往反而極簡單。

現在鐵震天也明白了，「玲瓏玉手玉玲瓏」，這個名字已足以說明一切。

她以妙絕天下的易容術，扮成了一個像貌平凡，絕不引人注意的裁縫，代替無十三請來的那個裁縫，混到這裏來。

沒有人想到她會來，所以也沒有人能看出她一點破綻。

她和馬如龍單獨見面時，又用她早已準備好的器具和藥物，將自己扮成了另一個張榮發。

大婉現在才想到，「那個裁縫」和「張榮發」的容貌，本來就有些相似之處，只要經過她的玲瓏玉手稍微整型改動，很快就可以變成張榮發。

這當然也是她早就計劃好的。

她爲什麼要這樣做？爲什麼要以馬如龍的身份出去見無十三呢？

大婉和鐵震天還是想不通。

× × ×

本來擺床的地方，現在除了一點灰塵外什麼都沒有了，馬如龍和謝玉崙在看什麼？

他們爲什麼要把這張大床拆除搬走？大婉和鐵震天也想不通。

他們問馬如龍，馬如龍只對他們笑笑，於是他們也只好陪着他像傻瓜一樣站在那裏，看着這塊根本沒什麼可看的空地。

就在他們覺得自己非常像傻瓜的時候，他們忽然又被嚇了一跳。

因爲他們又看見了一件很嚇人的事。

× × ×

這次他們看見的是一隻手。

這塊什麼都沒有的空地上，竟忽然有一隻手從地下冒了出來。

一隻寬大結實粗糙有力的手，就像是一株小樹忽然破土而出，中指小指和無名指伸得很直，食指和姆指做了個圓圈。

這種手式的意思，通常都是表示什麼事都已解決，什麼事都不成問題了。

× × ×

這是誰的手？

這隻手怎麼會從地下冒出來的？

這當然是隻活人的手。死人的手絕不會打手式。

他們已經在這裏住了好幾個月，這屋子的地下怎麼會有個活人。

（三）

看見這隻無論誰看見都會嚇一跳的手，馬如龍居然連一點吃驚的樣子都沒有。

他也伸出手，用手指在這隻手的姆指甲上輕輕彈了三下，隔了一陣，又彈三下，連續彈了三次。

這隻手忽然又縮回去了，縮入地下。空無所有的地上忽然又變成空無所有，只不過多了一個洞。



一個可以讓一隻手伸出來，也可以讓一隻手縮回去的洞。

手不見了，洞還在。

× × ×

手是從洞中來的，洞是怎麼來的？

這塊地也與大地聯結，這塊地上的泥土也和別的地方沒有什麼不同，也許能夠生得出草木果實花樹，却絕不會平空生出一個洞來。一個裏面隨時都會伸出一隻手的洞。

（本章終）

## ▲洞 中

（一）

大婉看着鐵震天，鐵震天看着大婉，然後兩個人一起去看馬如龍。

他們都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但是他們知道馬如龍一定知道。

馬如龍沒有看他們，他在全神貫注看着這個洞。

本來像碗口那麼大的一個洞，忽然變大了，洞旁的硬泥地，忽然像潮水般起了波浪。

波浪越來越大，動得越來越劇烈，就像是一鍋水已煮沸。

忽然間，沸騰的泥土全都平定落下，一個小洞忽然變成了一個大洞，比桌面還大的洞。

一個人從洞中冒了出來，方方正正的臉上滿是泥土，眼睛裏却在發光。

他對馬如龍笑了笑，對大婉笑了笑，對每個人都笑了笑。

但是他並不認得他們，因爲他們也不認得他。

他們從來都沒有見過他。

× × ×

這個人已經從洞裏鑽了出來，站在他自己剛鑽出來的這個洞旁邊，看看這個洞，眼睛裏充滿了歡愉得意讚賞的表情，就好像一個藝術家在欣賞着他們自己最得意的傑作。

他看了很久，才轉過身，拿起那根禿筆蘸淡墨，在破賬簿上寫了四個字。

「請君入洞」。

（二）

這個洞好像好深好深。

這個洞根本不是一個洞，而是條地道，又深又長的地道。

這條地道是從很遠很遠的地方挖到這裏來的，出口絕對在那片已鋪滿黑石的空地之外。

大婉終於明白了。

每個人都明白了，這條地道就是他們唯一的一條活路。

所以每個人都鑽進了這個洞。

（三）

地道比想像中還要長，出口已經在幾條街之外的一條雖然陰暗却很寬闊的橫巷裏。

出口外停着一輛只有在王公豪富人家中才能看得到的豪華馬車，漆黑的車廂光可鑑人。

拉車的四匹馬無疑也都是久經訓練的良駒。

還有三輛同樣的馬車分別停在橫巷兩端，趕車的也已揚鞭待發。

這個從洞中鑽出來的青衣壯漢向他們解釋：「爲了避免無十三的追踪，所以我們另外還準備了三輛車，車上也同樣有六男一女七個人，留下的車轍蹄印絕對完全相同。」

他說六男一女，只因爲大婉還是男裝，他自己也準備要坐上這輛馬車。

「我們不必等玉大小姐，她一定有法子對付無十三，一定有法子全身而退。」

他看着一直不肯上車的馬如龍，微笑道：「她特別要我關照你，千萬不要等她，因爲她知道你這個人有點牛脾氣。」

幸好馬如龍這次並沒有再犯他的牛脾氣，他一上車，趕車的立刻揚鞭打馬，十六匹健馬同時揚蹄，三十二個車輪同時開始滾動，四條路上都留下了同樣的車轍蹄印。

青衣壯漢道：「這四條路一條可以到天馬堂，一條可以到嵩山，一條可以到碧玉山莊。」

「另外一條呢？」

「另外一條是無十三的來路。」青衣壯漢道：「可以到死谷。」

「我們走的是那條路？」謝玉崙充滿希望：「是不是回碧玉山莊去？」

「不是，」大婉道：「一定不是。」

「爲什麼？」

青衣壯漢道：「因爲無十三一定會想到我們最可能走這條路。」

謝玉崙嘆了口氣，大婉道：「你準備送我們到那裏去？」

「死谷。」青衣壯漢道：「因爲誰都不會想到我們會去死谷。」

他又補充：「而且玉大小姐也堅持要我們走這條路，她自己也會到死谷去。」

沒有人再問「她爲什麼要去？」每個人都相信玉大小姐這麼樣做一定有很好的理由。

× × ×

車行平穩迅速，車廂裏寬大舒服，大婉一直在注意這青衣壯漢，忽然問：「你是不是丐帮子弟？」

每個人都認爲他應該是的，要完成如此周密的計劃，只有丐帮那種龐大的人力物力才能辦得到，敢出手管這件事的，也只有江南俞五。

青衣壯漢却搖了搖頭。

「我不是丐帮子弟，」他微笑道，「我根本從未在江湖中走動。」

這回答每個人都覺得很意外，大婉又問：「你貴姓？大名？」

青衣壯漢遲疑着，好像很不願說出自己的名姓，好像覺得說出來是件很丟人的事。

只不過他終於還是說了出來。

「我叫俞六。」

「俞六？」

大家更意外，都忍不住要問：

「江南俞五是你的什麼人？」

「是我的五哥。」

× × ×

江南俞五名滿天下，統率江湖第一大帮，親朋故舊遍佈江湖。

他的弟弟本來也應該是個很有名的人，奇怪的是，誰也沒有聽過「俞六」這個人。

「你們一定不知道俞五有我這麼樣一

個弟弟。」兪六道，「你們一定奇怪，江南兪五的弟弟，爲什麼從未在江湖中露過面？」

「你爲什麼？」

兪六苦笑：「有了江南兪五這麼樣一個哥哥，我還在江湖中混什麼？就算再混一百年，也只不過是兪五的弟弟而已。」

他看看自己一雙寬大結實粗糙的手，慢慢的接着道：「何況我什麼本事都沒有，我只會挖洞。」

馬如龍看着他，眼睛裏忽然露出尊敬之色。

他一向尊敬這種有志氣的人，尊敬這種獨立自主的人格。

「你說你什麼本事都沒有，只不過挖了一個洞。」馬如龍道：「只不過從四條街之外，挖了一個七八十丈長的洞，而且算準了出口一定是在那個雜貨店的中間屋子裏。」

他嘆了口氣，又道：「你說你什麼本事都沒有，可是像這樣的洞，除了你還有誰能挖得出？」

兪六笑了。

「聽你這麼說，我自己好像也覺得自己有點本事了。」

他用笑眼看着馬如龍：「現在我才明白，我五哥爲什麼會那樣說了。」

「他說什麼？」

「他說你最大的好處，就是你從來不會忘記別人的好處。」兪六道：「他還說，像你這樣的人他一生中只見過兩個。」

「那兩個？」

「一個是他自己，」兪六微笑：「另外一個就是你。」

他的笑眼中充滿溫暖：「所以他還要我問你，肯不肯跟一個只會挖洞的人交朋友？」

馬如龍已經伸出手。

（本章終）

## ▲華屋惡夜

（一）

江南兪五不但是江湖中的名俠，也是名士，才子，驚才絕艷，洒脫不羈。

兪六却完全是另外一種人，就像他自己所說的，他看來確實像是個粗人，粗手大脚，平凡樸實，一張方方正正的臉上，連一點聰明的樣子都沒有，只有在微笑的時候，才可以看到一點兪五的影子。

可是，現在每個人都對他有了好奇心，都覺得他並不像外表看來那麼平凡簡單了。

每個人都有很多問題想問他，因爲每個人都想知道他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

「你從來沒有在江湖中走動？平時你都在做些什麼事？」

「什麼事我都做，」兪六回答：「只不過通常我都在替別人蓋房子。」

「你是個泥水匠？還是木匠？」

「泥水匠我也做，木工我也做，」兪六道：「只不過通常我都是在打樣子。」

要蓋房子，一定要先把樣子打出來，也就是先把圖形打好，房子應該蓋多高？屋頂應該有多大斜度？能够承受多少重量？地基應該打多深？每一點都要計算得極精確，絕對錯不得。

只要有一點錯，房子很快就會垮的。

挖洞也一樣，也需要計算，計算距離，計算方向，只要有一點錯，出口就不在原來計劃中的地方了。

如果他把那條地道的出口挖到雜貨店外面，挖到無十三的面前去。

那麼他就等於替他自己和這些人挖了個墳墓。

大婉嘆了口氣。

「現在我才知道，你五哥爲什麼要特地請你來挖洞了。」大婉道：「要挖那麼樣一條地道，一定比蓋房子還難。」

「那條地道也不是我一個人能挖得出來的，剛才坐另外三輛馬車走的人，全都是我的帮手。」

這當然也是早已計劃好的，那些人來的時候帮他挖地道，走的時候又可以替他把無十三誘入歧途，每個人都發揮了最大的效用。

「他們當然都是你五哥派來的，都是丐帮的子弟。」

每個人都認爲如此，兪六却又笑了笑道：「他們也不是丐帮子弟，」他說：「他們都是帮我蓋房子的人，所以他們也會挖洞。」

每個人都很意外。

「這件事全是你計劃的？」

兪六微笑：「我五哥既然要我替他來做這件事，我當然要替他辦好。」

× × ×

如此周密的計劃，如此龐大的行動，居然全是這麼樣一個「粗人」主持的。

他看起來雖然還是粗粗髒髒笨笨的，手上臉上衣服上鞋子上全是泥，連指甲縫裏都是泥，可是已經沒有人會覺得他又粗又髒又笨了。

只有人問：「你五哥呢？」

兪六嘆了口氣：「他把這件事交給我，自己就什麼都不管了。」

鐵震天忽然也嘆了口氣：「如果我也有你這麼一個兄弟，我也會像兪五一樣，什麼都不必操心了。」

他嘆氣的時候，眼睛却在盯着絕大師，每個人都知道他一定也想起了他的兄弟鐵全義。

他的兄弟也許比不上兪五的兄弟，可是他的兄弟却可以做得出別人的兄弟做不到的事。

他的兄弟隨時都可以爲他而死。

× × ×

絕大師沒有反應。

不管別人說些什麼，他都好像沒有聽見。

（二）

子夜。

他們上車時天已經完全黑了，現在只不過走了兩個多時辰。

每個人都認爲兪六一定會連夜趕路的，可是每個人都想錯了。

× × ×

他們剛走入一個很大的市鎭，剛經過一條很寬闊的大街。

從車窗中看出來，街道兩旁的店舖雖然都已打烊，還是可以看得出這市鎭的繁榮熱鬧。

就在他們往外面看的時候，車馬忽然轉入了一條死巷。



巷子的盡頭處沒有路，只有一戶人家，看來無疑是個大戶人家。

朱門大戶，門外蹲踞着兩個很大的石獅子，還有條可以容車馬駛進去的車道。

朱漆大門是關着的，他們的車馬，却直駛上這條車道。好像已經要撞在大門上了。

就在這時候，朱漆大門忽然洞開，車馬直駛而入，停在一個很大、很大的院子裏。

車馬一駛入，大門就關了起來，車門却已被兪六推開。

「各位請下車。」

「下車？下車幹什麼？」

「今天晚上，我們就留在這裏！」

「爲什麼要留在這裏？」

兪六笑了笑：「因爲無十三一定也認爲我們會連夜趕路的。」

每個人都認爲他要連夜趕路，所以他偏偏要留在這裏。

鐵震天忽然也笑了笑：「這是個好主意！」

（三）

院子很大，屋子也很大，畫棟雕樑，新糊上的雪白窗紙，在夜色中看來白得發亮。

可是屋子裏什麼都沒有，沒有人，沒有桌椅，沒有傢俱，也沒有燈光。

雖然沒有燈火，却有星光月色。

雖然有星光月色，却襯得這棟全無所有的華屋更冷清淒涼。

兪六解釋：「這是我最近替人蓋的一棟房子，屋主是位已退隱致仕的高官，要等到下個月中才會搬進來。」

現在下絃月還高高的掛在天上，所以這裏連一個人都沒有。

「剛才開門的人是誰呢？」

「也是帮我蓋房子的人，」兪六道：「我保證他絕不會洩露我們的秘密。」

× × ×

這個人，當然絕不會洩露任何人的秘密。

這個人是個聾子，不但聾，而且啞，又聾又啞又跛又駝又老，對人生，已經完全沒有慾望，世上已經沒有什麼事能打動他。

（四）

一棟空空洞洞的華屋，一個遲鈍醜陋的殘廢，一盞陰暗破舊的燈籠，一個月冷風淒的春夜，七個亡命的人。

破舊的燈籠在風中搖幌，醜陋的駝子提着燈籠一跛一跛的在前面帶路，別人不願看見他的臉，他也不願讓別人看見他。

他將七個人分別帶入了四間空屋。

馬如龍和兪六一間，大婉和謝玉崙一間，鐵震天和王萬武一間。

絕大師單獨住一間。

沒有人願意接近他，他也不願接近任何人。

在一個春寒料峭的晚上，一個像他這麼樣的人，單獨留在一間什麼都沒有的空屋裏，前塵往事新仇舊怨一起湧上心頭時，他將如何自處？

× × ×

每個人都覺得很疲倦了，非常非常疲倦，但是能够睡着的人却不多。

謝玉崙沒有睡着。

地上鋪着床草蓆，她睡在草蓆上，窗外的風聲如怨婦低泣。

「你睡着了沒有？」

「沒有。」

大婉也沒有睡着，謝玉崙又問她。

「你爲什麼睡不着？你心裏在想些什麼？」

「我什麼都沒有想，」大婉道：「我只想好好的睡一覺。」

謝玉崙忽然笑了笑：「你用不着騙我，我知道你心裏在想什麼。」

「哦？」

「你在想馬如龍，」謝玉崙道：「我知道你很喜歡他。」

大婉既不承認，也沒有否認，却反問道：「你爲什麼睡不着？你心裏也在想什麼？」

謝玉崙的回答無疑會使每個人都吃一驚。

「我也跟你一樣，我也在想馬如龍，」她嘆息着道：「這幾個月來，他每天晚上都跟我睡在一間屋子裏，每天晚上我都可以聽見他的呼吸聲，現在我怎麼會不想他？怎麼能睡得着？」

大婉沒有再說什麼，却忽然站了起來，走到窗口，推開窗戶。

在這個夜深如水的晚上，一個像她這樣的女孩子，如果被人觸動了心事，她還能說什麼？

× × ×

謝玉崙却好像還有很多話要說。

「我沒有姐妹，我這一輩子最接近的人就是你，」謝玉崙說：「我從來都沒有

環球小說 本本精彩
這是一部出色的武俠小說，却有着濃得化不開的文藝氣息。若非情節動人，邵氏公司焉會重金購買版權搬上銀幕？
新派武俠小說
白玉老虎
第一集
古龍
全書三集·七十五萬字
港幣十四元二毫

想到你會害我，所以那天你忽然出手點住我穴道時，我實在吃了一驚。」

她嘆了口氣：「現在我雖然已經明白你那麼做是一番好意，但是當時却眞的吃了一驚！」

大婉沒有回頭，也沒有開口。

謝玉崙又說：「如果那時候我已經完全暈迷反倒好些，可惜我居然還很清醒，你對我做的每件事，我全都知道，」謝玉崙慢慢的接着說：「那些事我這一輩子都忘不了的。」

她又嘆了口氣：「你把我帶到那個衙門裏去，把我關在一間小房子裏，脫光我的衣服，讓我躺在一張又冷又硬的木板床上，還帶了一個男人來看我的身子，每件事我都知道。」

大婉忽然也嘆了口氣：「那時候我以爲你已經暈過去了，所以……」

謝玉崙沒有讓她說下去，忽然問她。

「你知不知道那時候我心裏是什麼感覺？」謝玉崙問：「你知不知道一個女孩子第一次被男人看的時候，心裏是什麼感覺？」

「我不知道。」

「你當然不會知道，」謝玉崙說：「因爲你還沒有被人脫光衣服，還沒有被男人看過。」

她忽然笑了笑：「可是我保證你很快就會知道了。」

大婉的臉色變了，身子忽然躍起，箭一般往窗外竄了出去。

可惜她還是遲了一步。

就在她身子竄起時，謝玉崙已經從她背後出手，點住了她的穴道。

× × ×

——謝玉崙要報復。

——大婉已經有了警覺，所以已經準備逃走。

這種想法當然絕對合情合理，可是你如果這麼想，你就錯了，完全錯了。

大婉剛才變色躍起，並不是因爲她已驚覺到謝玉崙會出手。

她根本沒有聽見謝玉崙在說什麼。

剛才她變色躍起，想竄前窗外，只因爲她看到了一件極驚人可怕的事。

一件她連做夢都沒有想到她會親眼看見的事。

如果她能說出來，以後就不會有那些可怕的事發生了。

可惜她已說不出。

謝玉崙一出手就點了她六七處穴道，連她的啞穴都已被封死。

她連一個字都說不出了。

× × ×

如果謝玉崙知道她看見了什麼，一定也會大吃一驚的。

可惜謝玉崙不知道。

所以她還在笑，笑得很愉快。

「現在你很快就會知道那時候我心裏是什麼感覺了，」謝玉崙吃吃的笑道：「因爲我也要用你對我的法子來對付你，也要讓馬如龍來看看你。」

（五）

馬如龍也沒有睡。

他想找俞六聊聊，可惜俞六一倒在草蓆上就已睡着。

俞六不是江湖人，不是武林名俠，也不是出身世家的名公子。

他沒有名人們的光榮，也沒有名人們的煩惱。

馬如龍心裏在嘆息，他也希望能做一個俞六這樣的平凡人，每天一倒在床上就能睡着。

可惜他是馬如龍。

× × ×

窗戶半開半掩，風在窗外低吟，他忽然看見窗外有個人向他招手。

是謝玉崙在向他招手，要他出去。

「我要帶你去看樣東西，」謝玉崙的眼睛發亮，說：「我保證，你一定會喜歡看的。」

她笑得又愉快又神秘，馬如龍當然忍不住要跟着她去。

他們回到謝玉崙和大婉的那間屋子裏，地上有兩張草蓆。

她把大婉放在一張草蓆上，用另外一張草蓆蓋住。

「你把草蓆掀起來看看，」謝玉崙道：「先看這一頭，再看那一頭。」

她要馬如龍先看大婉的脚，再看大婉的臉。

馬如龍照她的話做了。

他先看了看這一點，臉色就已改變，再看了看那一頭，臉上的表情就好像忽然被人砍了一刀。

謝玉崙又笑了，吃吃的笑着道：「我本來以爲你不會這麼吃驚的，因爲你也應該想得到，我一定會報復。」

馬如龍的臉色看來更可怕，過了很久才能開口問：「你要報 復的是誰？」

「當然是大婉，」謝玉崙笑笑道：「以前她怎麼樣對我，現在我就要怎麼樣對她。」

「以前她怎麼樣對你，現在你就要怎麼對她，」馬如龍將這兩句話又重複了一遍，聲音聽起來也像是被人砍了一刀。

「你是不是也把她的穴道點住？是不是把她放在這張草蓆下面了？」

謝玉崙點頭，一面點頭，一面笑。

馬如龍什麼話都沒有再說，却忽然把上面的一張草蓆掀了起來。

謝玉崙忽然笑不出了，臉上的表情也變得也像是忽然被人砍了一刀，狠狠的砍了一刀。

剛才她明明是把大婉放在這裏，用這張草蓆蓋住的，可是現在草蓆下面這個人竟不是大婉。草蓆下這個人赫然竟是那又聾又啞又跛又駝又老的殘廢。

（本章終・全文未完）


## 預告

名作家古龍又一巨著

## 大地飛鷹

九三七期・隆重刊出




新派武俠長篇

# 魚躍鷹飛

蕭逸・文　盧令・圖



## 驚心動魄夜　消魂奪魄人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郭彤潛往向陽君居住房外，偷窺動靜，見向陽君正在運功，他以爲機不可失，要施猝襲，方欲擲出飛刀，驀地後頸爲人所揑，將他整個挾離現場，發現挾他離去的竟是崔奇，聽崔奇解釋才知方才若謬然施襲定遭反擊，不特未能成功，反招殺身之禍，事後崔奇設法引開向陽君，着郭彤回房，未幾崔奇回來，說曾與向陽君交手，且爲其所傷，問及與向陽君之過節，郭彤將前事和盤托出，崔奇擬收郭彤爲徒，郭彤婉拒說已允靜虛方丈要另投一人，却不允說出那人名字，崔奇問他莫非還有什麼顧忌——

眞有皮穿肉裂之勢，只痛得他全身打了個哆嗦——

對方這等大失常態的舉止，不禁激起他一腔怒火！

當下他由不住冷哼一聲，右手乍翻，用「浪打礁崖」掌力，一掌直向崔奇當胸推去。

當然，他絕無意要傷害對方，只是想以掌力迫使對方離開而已，然而崔奇該是何等身手之人？豈會爲他掌力所中——郭彤當時只覺得掌力方自遞出一半，那隻膊上立即爲之一陣發麻，由是動彈不得！

即見崔奇臉色一陣鐵青道：「小輩，你要給我動手，還差的遠，說——老和尚都關照你些什麼？」

郭彤哈哈的道：「想不到你老人家是一個如此蠻橫而不講理的人……我看錯人了！」

郭彤搖搖頭吶吶道：「那倒也不是，只是也許那位老前輩，不太喜歡人家提起他的名字。」

「爲什麼？」

「因爲據老方丈說，那位前輩生性十分固執，而且埋名隱姓，已有二十年之久，是以……」

崔奇冷冷一笑道：「這麼說，你又如何知道他下脚之處？」

郭彤道：「後輩只知道他老人家居住在鄂省狠牙山，却並不知他老人家的詳細住處。」

忽然，他中止住要說出的話，原因是發覺到對方在聆聽到「狠牙山」三字時，似乎神色爲之一變！

「你老人家怎麼了？」

「哼哼……」崔奇冷笑道：「你剛才說那人居住在什麼山？」

「這……是『狠牙山』呀。」

「狠牙山？」崔奇那雙眸子又移向郭彤臉上：「這麼說，你要找的那個人，大概是姓崔的了？」

郭彤大吃一驚，大喜道：「咦！你老人家怎麼會知道？」

崔奇冷冷一笑道：「這人大概名叫『崔奇』吧？」

郭彤更現驚異，吶吶道：「莫非你老人家認識他？」

「哼哼……你先不要問這些，」崔奇吶吶道：「據我所知，那崔奇與老和尚稱得上『仇深似海』，二人曾經賭過咒，發過誓，有『老死不相往來』之惡毒咒語，老和尚又豈能會在臨死之前，改變了初衷，這件事誠是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了！」

郭彤睜大了眸子道：「原來這樣……這個後輩可就不知道了，不過老方丈却交待了在下幾句話，到時面對那位前輩，自然會有一番結果。」

崔奇呆了一呆，道：「老和尚交待你一些什麼？」

「這個——」郭彤苦笑了一下，抱拳道：「老前輩，不覺這句話問的過於冒失麼？」

忽然，崔奇像旋風一樣的撲到了他身前，一把抓住了他肩頭，厲聲叱道：「說，老和尚那交待你一些什麼話？快說。」

郭彤只覺得對方抓住在肩上的那一隻手，宛如一把鋼鉤，那麼有力的抓下來，

「混蛋，」崔奇大聲道：「你知道我是誰麼？」

郭彤怔了一下，澀澀的道：「你老人家不說，我又怎麼會知道？你又是誰？」

「該死，該死……」

一面說時，崔奇睜大了眼，郭彤可以清楚的看見散佈在他眼睛四週的紅絲——可見這個老頭兒的確是十分的震怒了。

「告訴你吧！」崔奇凌厲的道：「我就是你要找的那個人——崔奇。」

郭彤頓時只覺得頭上「轟！」的一聲就呆住了。

「這……這是眞的？」

「誰還騙你不成？」

說了這句話，崔奇忽然鬆開了緊抓在他兩肩上的一雙手，驀地後退，坐到一張椅子裏——

一剎間，他的表情，就像是一隻洩了氣的皮球也似，先前的一番盛怒，似乎在此極短的一刹，已經爲之烟消雲散，不復存在！

「郭……彤！」他喚着郭彤的名字，吶吶接下去道：「說吧，說吧，老和尚要你告訴我些什麼？」

郭彤緩緩的站起來，先活動了一下，幾乎要被對方抓脫了臼的肩骨——

「老人家……你說的可是眞的？」

「胡鬧！」崔奇眼睛裏忽然湧現出無比怒火：「你要再問一句，我可就忍不住要活劈了你，我崔某人生平在世，從來就沒有說過一句謊話。」

郭彤見他說的眞誠，相信絕非虛語。

由於這番話實在來得過於突然，一時使得郭彤簡直無所適從——

停了好長的一會，他才緩緩走過去，冉冉拜倒道：「這麼說，崔老前輩在上，後輩實在是太失禮了。」

一面說，他向着崔奇，深深的拜了一拜。

「野鶴」崔奇冷冷一笑道：「站起來吧！」

「是……」一面說着，郭彤就站起一旁。

「哼！」崔奇一雙精光四射的眸子老遠的打量着他：「現在該我對你表示懷疑了，你不相信我，我還不相信你呢，說！你又是什麼人？」

郭彤怔了一下，道：「說了半天，難道到這個時候，你老人家還對我表示懷疑麼？」

「口說無憑，我又怎麼知道你不是故意捏造的？」

「我沒有捏造的理由！」

嘴裏這麼說着，內心不禁對於當日老方丈的未卜先知大是欽佩。

當下他遂即後退一步，探手入懷摸出了一個布包。一面冷冷的道：「你老人家一定要看證物，我這裏倒是有一件。」

一面說時，他遂即解開了那個小小布包，裏面是一串黑光淨亮的沙門念珠，一顆顆都約有姆指蓋那般大小，彼此磨擦發出「琤琮」之聲——正是靜虛老方丈在生之日從不離手的東西。

崔奇乍睹之下，不禁臉色微微一變，道：「拿來我看。」

郭彤答應了一聲，上前正待將手上佛珠交上，忽然心裏一動又收了回來。

想起了老方丈當日所交代，他目注着對方的臉，喃喃道出了「紅葉凋零」四個字。

崔奇先是一楞，遂即臉上現出了一片戚容，仰首長嘆了一聲道：「秋蟬兄——你當眞是個有心人，多年來還不曾忘記了這個約會，紅葉凋零，物故人非，唉唉：：你眞個去了……」

一面說時，那雙眸子裏情不自禁的滾出了點點珠淚，一顆顆晶亮有光，自臉上滑落而下——那是一種垂暮人的傷懷，目睹之下，則令人輒生無限同情傷懷。

是時郭彤已雙手把這串佛珠送上，崔奇接過來看了幾眼，十根手指分別摩挲那根珠串的每一顆珠子，拿起來仔細的看了幾眼。

「這就不錯了，正是老和尚的心愛物件……」他苦笑着道：「老和尚既肯將這件貼身不離的物件，交與你，足見你方才所說不假，……噯，難道老和尚除此之外，對你別無所差了？」

「不！」郭彤雙手合十禮拜了一下，由對方手上接過了佛珠：「老方丈不曾忘記與老前輩過去的過節，特別囑咐後輩向老前輩你討還舊債，後輩不敢藏私，這就有一句說一句了。」

崔奇臉上，一陣子發白，頹然坐了下來！

冷笑了一聲，他點點頭道：「老和尚說的不錯，論及當年之事，我確實欠了他太多，可是他也……唉！他已經死了，我又何忍苛責於他？……」

頓頓又道：「也罷！」他似乎爲自己下了個決心。「我知道，老和尚要你投奔於我，乃是看中了我『壓箱子底兒』的一套玩藝兒，好吧，你就跟着我吧，看着老和尚的面子，我絕不會虧待你的，從今之後，你就是我『野鶴』崔奇的心腹弟子，我這一身武功，也是非你不授，這就成全你的一番苦心孤詣吧！」

郭彤一直担心着「野鶴」崔奇這個人的不易找尋，想不到一番誤打誤鬥，竟然會在眼前邂逅，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由於這番邂逅來得過於突然，一時使得他簡直難以適應，當時聆聽之下，只管直直的看着崔奇發呆，却不知如何自處。

崔奇嘿嘿一笑，目注着他道：「怎麼，莫非你不願意？」

郭彤一驚之下，這才趕忙向前，向着崔奇行了一禮道：「老前輩成全造就大恩，弟子當永世不忘，這裏先行敬謝了。」

崔奇「呵呵」一笑道：「這麼說，你是決定拜我爲師了？」

郭彤搖搖頭道：「老前輩萬勿見怪，弟子前已向靜虛方丈跪行拜師大禮，且曾入達雲寺帶髮修行，算得上是半個出家人，對於老前輩是不便再行拜師之禮，以師尊相稱，這一點萬請老前輩破格成全。」

崔奇聞聽之下，神色霍然變了一變，冷笑道：「豈有此理，你當我『野鶴』崔奇是什麼人？既不是我崔氏門中弟子，焉能身受我崔氏不傳之蓋世絕技？不行，不行，這一點萬萬辦不到。」

郭彤楞了一下，苦笑道：「老前輩如



堅持此意，弟子豈能相強，人各有志，也只有就此叩別，各行其事了。」

說罷上前一步，向着崔奇深深一揖，遂即退向一邊坐了下來。

「野鶴」崔奇呆了一下，冷笑道：「好個倔強小子，老夫偌大年紀，豈會向你低頭不成？這件事你好好想想，明天我再來聽你回音，此刻夜深，我先去了。」

說完穿好鞋襪，自位子上站起，滿臉不悅的向外步出。

郭彤因見他足下受傷，生恐他行走不便，連忙搶前一步上去攙扶他！

崔奇身子一閃，讓開來道：「用不着，不碍事——」

拉開了風門，一陣冷風襲過來，桌上的油燈頓時爲之熄滅。

崔奇一隻脚在外，一隻脚在裏，看着郭彤冷冷的道：「切記不要走出這間屋子，向陽君那個小輩可不是好惹的，一旦要是被他發覺到你住在這裏，只怕連我也是救不了你！」

郭彤心裏雖是不無忿慨，到底對方乃是與老方丈同一輩份，武技相伯仲的人物，自己萬萬是怠慢不得。

當下，抱拳恭施一禮，道：「弟子遵命！」

崔奇翻着一雙小眼，在黑暗中打量着他道：「我看你燈也不用點了，這就睡吧，我去了！」

話方出口，足下略一划動，一團白影；鬼影子也似的掠了出去，閃了一下，遂即無踪！

外面到處堆積着白雪，崔奇又是全身白衣，一經掠出，簡直分辨不出。

郭彤生怕自己住處爲那個向陽君摸知，當下悄悄步出室外，在門前附近打量了一週，靜夜裏，四下沒有一點聲音，只有偶而刮過來的陣陣寒風，把屋簷上的積雪，像是掃花球似的一團團吹落下來！

夜已深，寒露侵衣！此時此刻，可眞當得上「呵氣成冰」，凍得人全身打顫，連骨頭都陣陣發酥！

在院子裏站着可眞不是個滋味。

郭彤自忖着那個向陽君，還不至於眞的找來這裏，心裏略爲放鬆，遂即轉回房中。

——不意他這裏方自踏入門坎，陡然間就覺得頸後一股極其尖銳的風力透逼過來！

經驗告訴他，只用運有強烈內勁的兵刄，才能有這等威力！此時此刻，即使你有通天澈地之能，也是難以向對方出手反搏！

郭彤一驚之下，禁不住出了一身冷汗，頓時呆在了當場動彈不得——

背後那股尖銳的內家力道，並不曾絲毫減退，尤其是射刺的那個位置，正當後頸要害，一經劍氣逼入大大的不是滋味！

「你是！誰？」

「我是我——」

語音冰冷——出乎意外的竟是一個女人的聲音！

這一突然的發現，不禁使得郭彤大吃了一驚，由不住便想回頭看個究竟！

不意他的頭還不曾回過一半，遂即覺出頸項後一陣刺痛，感覺出對方那口劍幾乎已經刺進了肉裏——

耳邊上遂即聽見那個女人的聲音道：「不許亂動！」

劍在人家手上還有什麼話好說？

郭彤頓時就嚇得不敢動了。

「過去！」那個女人的聲音說：「把門關上。」

寶劍的劍尖就指在他後頸子的肉上，他若是胆敢不遵命行事，對方只順勢向前一推寶劍，他這條命可就萬萬難以保全！

沒有別的辦法，郭彤緩緩走過去把門關上，他走一步，身後的人跟着走一步，尤其妙的是對方手上的那口劍竟然一如前狀的指在他頸後，令他心理大受威脅。

「好了！」那個嬌滴滴的聲音道：「現在給我規規矩矩坐到一邊位子上去！」

聲音雖是嬌嫩，却十分嚴肅，帶有命令的口吻，絲毫不容他有妥協餘地。

就在前面那句話方一離口的當兒，郭彤就覺得頸後那種刺痛的感覺，忽然爲之一鬆——那個人已然收回了劍。

郭彤納了一陣子悶，才依言走了過去，坐下來，就勢轉過身來，向對方打量幾眼——

只是黑影中，那裏能看得清楚？

如果窗門不關，尚可借着外面的雪光，將裏面情景看知一個大概，可是此刻房門一關，屋子裏頓時顯得黑黝黝的，眞有「伸手不辨五指」的感覺！

昏昏暗暗，恍恍惚惚——反正看見那麼一個人兒！

長長的頭髮，高高的個頭兒，似乎腰身紮得細細窄窄的——一身黑緞子長衣，穿在她身上，看過去是實實貼貼，別提有多麼襯了！

郭彤仔細想去認清對方那一張臉，只是奈何房內光度實在是太黯了，一任他睜大了眼；看了又看，却是無論如何也難以把對方看清楚了。

「對不起——」郭彤抱了一下拳：「請恕在下認人不清，這位姑娘妳是……」

「不要管我是誰！」那個女人道：「現在是我問你，不是你問我的時候，這一是你要記住！

郭彤怪納悶的道：「可是妳到底是誰，我不認識妳呀！」

「我也照樣不認識你！」

——說了這句話，她微微頓了一下，立刻接道：「人不一定非要認識才能說話，最知心的朋友，也是由陌生才相交開始的，是不是？」

「這——」郭彤點點頭道：「姑娘這句話說得有理，的確是這樣——」

他環顧了左右一下道：「這房子太黯了，待我點亮了燈再說！」

在說話之前，他已借着把胳膊放置在桌面之便，壓着了一個火熠子，話聲一落，陡地探手取了過來，待機一幌，「呼！」一聲，發出了尺許長短的一根火苗子—

借着火光一亮的當兒，他已看見了坐在對方的那個人，顯然具有一副國色天香的姣好面容——似乎只容許他有一睹之機，耳聽得對方那個少女發出了一聲叱道：

「大胆！」

玉手倏起，「哧！」的劈出了一股疾風！

郭彤連第二眼的機會都沒有，就覺得那隻手腕子上一陣發痠，手上一抖，掌內的火熠子，「叭打！」一聲，已落在了地上！——

緊接着第二股掌風過處，地上的火熠子遂即爲之熄滅。

隨着對方少女出的手勢，郭彤就覺得前胸一陣子發痛，彷彿那姑娘一隻纖纖玉手，整個的都已經插進了他的胸膛，只痛得全身打了個疾顫。

「記住！」那姑娘用十分冷酷的口音道：「下次再要不得我准許，做這些無聊冒失的事情，可怪不得我手下無情！記住了沒有？」

語音冷峻，較之方才更似凌厲十分！

郭彤討了這麼大一個無趣，一時臉上訕訕，好不失意，——只是這麼一來，却不禁激發了他無比豪氣，忍不住冷笑了一聲！

這聲冷笑，一經傳入對方少女耳中，立時有劍拔弩張之勢。

「怎麼，你不服麼？」

「豈止不服？」郭彤冷冷的道：「姑娘與在下素不相識，平白無故如此欺人，到底又是爲了什麼？哼哼！須知道『士可殺而不可辱』，姑娘若不能說出一個道理來，在下就算拚着一死，也要爭個是非黑白不可！」

那個坐在黑暗中的姑娘，聽到這裏由不住「噗哧」的發出了一聲低笑。

「你倒是說得好！」她喃喃的說道：「看起來，你是對我一百個，一千個不服的了？」

郭彤冷笑道：「你我素昧生平，我幹什麼要對你服氣？」

那個姑娘忽然一笑道：「這話倒也不錯，好吧，我們暫且不談這個問題，郭彤——我想這大概就是你的名字了！」

郭彤一驚道：「妳怎麼會知道我的名字？」

「我不但知道你的名字，而且還知道你別的一切！」

「這……」郭彤仔細的打量着對方，搖搖頭道：「我不相信！」

「不信我就說給你聽聽！」她遂即含笑道：「第一，你叫郭彤，這個不說了，第二，你出身『西塘』的達雲寺！」

郭彤心中怦然動了一下！

那個姑娘緩緩的接下去又道：「達雲寺的老方丈『靜虛』和尚，就是你師父——而且，我還知道，這個靜虛方丈有個俗家名字叫任秋蟬……對不對？」

郭彤霍地由位子上站起來道：「妳到底是誰？」

「用不着急！」那個姑娘微微笑着道：「等我說完了以後，才該你說話！」

郭彤先前已領教了對方的武功，心知不用說，這又是一個厲害扎手的人物——自己萬萬不是對手。

他眞有說不出的沮喪，可眞是應上了「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時難」那句話了，想不到自己這次行走江湖，竟然會遇到了這麼多橫逆之事，尤其令他懊喪的是，所遇見的每一個人，都具有那麼一身好功夫，別人不說，就以眼前的這個姑娘來說，顯然她那一身出神入化的功力，就令自己莫測高深！

想到這裏，郭彤便由不住着意的向對方打量幾眼！

由於那雙瞳子已習慣了室內的黑黯，多少可以辨別一些物件——以此再看對方那個姑娘，便可以看見一個大概輪廓！

長眉，杏眼，挺直挺直的鼻樑！

除了一身黑光淨亮的長衣之外，那姑娘還另外穿着一襲黑披風，結領處，銀光閃爍，似是結着有一個銀色的扣花！足上套着與她身上衣服一般黑亮的雙一軟皮蠻靴！——

她直直的坐在角落裏，在她膝蓋上，顯然放置着一口長劍，長長的劍穗深深的垂落地面！

「看够了吧？」黑衣少女偏過頭來盯着他：「你不會認識我的，可是我對你却已經留意了好幾天了——剛才的話我還沒說完，現在再接下去吧！」

眨動着那雙像是完全沒有敵意的眸子，她吶吶的道：「而且我知道任秋蟬這位老前輩已經死了，死在一個叫『向陽君』的手裏，是不是？」

「不錯！」郭彤點點頭，冷笑了一聲道：「妳還知道一些什麼，不妨都說出來吧！」

「好吧！」

黑衣少女輕描淡寫的應了一聲，用着滲有「蘇州」音調的京腔接下去道：「我還知道，你現在性命隨時都有危險，因爲那個叫『向陽君』的人，隨時隨刻，只要一旦找上了你，你就完了。」

「那也不一定！」郭彤不禁有些氣惱：「我與他不是沒有見過，却也活到了現在！」

黑衣少女「噗哧！」笑了兩聲，聲音很低，但是聽在郭彤耳朵裏，只是覺得甚是好聽。

「那是以前——」她說：「要是現在你遇見了他，可就沒有那麼容易再能逃開了！」

郭彤冷笑道：「妳還知道什麼？」

「多了！」黑衣少女道：「包括你最近這兩天的遭遇，我也很清楚——」

她輕笑了一聲，又道：「說到這裏，我倒是要向你道喜，因爲你找到了一個好靠山！」

「什麼靠山？」

「你還裝個什麼！什麼我會不知道？」黑衣少女接下去說道：「那個姓崔的老頭子！」

郭彤道：「妳是說『野鶴』崔奇，崔老前輩？」

「當然是他！」少女「哼」了一聲道：「這位老前輩的大名我是久仰了，只是你不妨勸勸他，要他凡事不要過於自信，依我看，他那一身武功，未必就能是那個向陽君的對手，再說……」她又冷哼了一聲：「向陽君與他到底又有什麼仇？何必非要拚個你死我活？」

郭彤冷笑一聲，說道：「向陽君爲惡多端，人人得而誅之，又豈止崔老前輩放他不過？」

黑衣少女搖搖頭冷笑道：「這話不對，要說他逞强鬥狠，要勝好强，或許有之，要說他爲惡多端，那可就不盡然了！這



一點我比你瞭解清楚的。」

郭彤一怔，怒聲道：「這麼說，這位姑娘妳是『向陽君』那一邊的了？」

「這……？」黑衣少女微微一笑：「那倒也不一定，我以爲說我是站在中間的一個人，倒比較中肯一些！」

「姑娘到底是什麼人？」

「是天底下面的人！」

說着，她低下頭笑了一聲，眨了一下眼睛，又道：「你用不着老嘀咕我是幹什麼的，總之，我對你沒有懷着什麼惡意就是了！」

微微一頓，她又接道：「當然，我如果有心與你爲敵，只怕你早已活不到現在了。」

郭彤略爲放心的道：「這麼說姑娘妳是與在下站在一邊的了！可是？」

「你更錯了。」

緩緩的搖了搖頭——有一種說不出的冷漠，凄凉——却又似包藏着無限神秘，郭彤可有點胡塗了，一時只管直直的看着這個人發呆。

黑衣少女冷冰冰的道：「你不要這麼以爲……任何時候我都不會帮着別人與他爲敵的。」

「哼哼！」郭彤冷笑道：「在下原沒有借重姑娘與姓金的爲敵之意，只是就憑姑娘這幾句話，在下却可大胆猜測姑娘妳顯然絕非正道中人。」

「我本來就不是什麼正道中人。」

郭彤不禁呆了一呆。

黑衣少女道：「可是我也不是什麼邪道的人。」

「那妳是……？」

「我是屬於我自己一道的人。」黑衣少女微笑了一下：「人是爲自己活的，不是爲任何人活的，對於我所行的一切，我只本着我自己認定的意思去做，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這就是我的道。」

郭彤黯然點點頭：「姑娘妳是從那裏來的？此行的目的又是爲了什麼？」

黑衣少女道：「是從遙遠的天山來的，來的目的——嗯，對不起，我不能告訴你。」

郭彤點點頭道：「姑娘的目的與在下的任務可有什麼關連麼？」

黑衣少女一笑道：「你很聰明，這麼拐彎抹角的跟我說話，我可以告訴你，多少有一點關連。」

「與那個向陽君有關？」

「這個……」少女搖搖頭：「對不起，你在得寸進尺了。」

郭彤剛要說話，忽然對方少女站起來，以手指按在唇上，小聲道：「噤聲。」

郭彤頓時住口，不再說話，傾耳細聽了一下，除了一點風吹的聲音，什麼也聽不見——

可是那個黑衣少女，却似乎已清楚的辨知了什麼。

她臉上現出一片神秘的微笑。

「說曹操，曹操就到。有人來了。」

郭彤心裏一驚，仍然是什麼也聽不見，却見對方黑衣少女小聲說了這麼一句，遂即閉咀不言。

約莫過了一小會兒，郭彤才彷彿的感覺到窗外似起了一陣小風，像是有雪屑飄落在瓦簷窗戶上那般聲音，不過「刷刷！」的那麼响了一聲，遂即趨於安靜。

透過白白的窗戶中，隱約的可以看見一些婆娑搖動的樹枝，然而此刻在郭彤的感覺裏，却似有「風聲鶴唳」的味兒，只當敵人儼然就站立在窗外似的。嚇得他一時連大氣兒也不敢喘。

又過了一會兒，才見對方少女微微笑道：「好了，他走了。」

郭彤好像五里霧中的怔了一下道：「誰走了？」

黑衣少女冷冷哼了一聲，道：「還會是誰？當然是你最怕的那個人『向陽君』了。」

郭彤一時愣然，說眞的，不知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向陽君那個人，在他內心，已構成了極度沉重强烈的威脅。一提起他來，就禁不住使得他爲之心驚肉跳，想不到自己心裏的隱秘，居然會被對方一照面的當兒就看了出來，猝然被對方揭穿，禁不住有些兒臉上訕訕。

停了一下，他才吶吶道：「他怎麼會找到這裏？」

「他怎麼不會找到這裏？」黑衣少女冷冷一笑道：「想不到我無意之間的來訪，倒救了你一條命。」

「救了我一條命？」郭彤有點莫明其妙的看着他。

「你還不相信？」黑衣少女道：「要不是我把你這裏的燈關了，只怕現在你已經沒有命了。」

郭彤一時無話好說，說實在的，對方這句話，還是一點也不誇張，果眞如她所說，如果這屋子裏燃有燈光的話，勢必會引起暗中那個向陽君的疑心，一旦爲他發現了自己，再想逃得活命，只怕是不可能的事。

想到這裏，不覺有些心驚肉跳，却又慶幸的看了對方那個少女一眼。

黑衣少女一哂道：「我說的對不對？你可領情？」

郭彤點點頭道：「姑娘說的不錯，只是妳又怎麼會知道？」

「剛才我不是已經說過了麼。」少女道：「別人的事我還可能不大清楚，可是向陽君我却是太清楚了，他的一舉一動，都在我的掌握之中，對於他，我確實是未卜先知，信不信由你。」

郭彤眨了一下眸子，吶吶道：「妳剛才說妳是從天山來的，可是？」

少女點頭道：「不錯呀！我是天山來的，怎麼？」

郭彤顯然是想到了一個人，禁不住吃了一驚，他睜大了眼睛，仔細的認了一下對方，吶吶道：「難道姑娘妳是天山『冷魂谷』來的？」

黑衣少女聆聽之下，甚久沒有發出聲音。

過了一會兒，她才緩緩的道：「你也知道『冷魂谷』這個地方？」

微微一笑，她接下去道：「——不錯，我就是『冷魂谷』來的，怎麼，那裏有你認識的人？」

郭彤立刻接下去道：「這麼說姑娘妳可是姓畢？」

黑衣少女那雙大眼睛裏，充滿了驚訝

，在他身上轉了一轉，吶吶道：「不錯，你認識我？」

郭彤遂道：「那麼，妳一定就是江湖上傳聞已久的那位畢無霜畢姑娘了？」

黑衣少女沉默了一會兒，才吶吶道：「畢無霜在江湖上的名聲很响麼。」

「那倒也不盡然！」郭彤道：「一般人對她是不清楚的，只是較高一層的武林人士，大都聽見過她的名字，而不會感覺陌生！」

少女道：「這麼說，你顯然是屬於武林中高一層的人士？」

「那可是萬萬不敢當！」郭彤苦笑了一下道：「在下師門中的人物，誠如姑娘所說的那位靜虛老方丈，以及一干長輩等……這些人都是足足可以當得，對於姑娘妳的大名，却是知悉甚清！」

少女一笑道：「你似乎已經認定了我就是畢無霜？」

郭彤一怔：「難道不是？」

少女一雙澄波眸子轉了一轉，點點頭道：「好吧，就算是吧，不過，郭彤，我相信你一定不會對外張揚的，你要是對外洩露一個字，哼！我可是放不過你！」

郭彤心裏動了一下，得以證實了自己對她的猜測，不禁着實有些吃驚，暗忖道：「啊！原來她果然正是那個傳說中的畢無霜姑娘——」

他久聞這位姑娘的大名，悉知她一身武功造詣，可以稱得上登峯造極地步。

不知是傳說對她過於誇大抑或有什麼其他因素，似乎傳說中渲染得這位姑娘，簡直有通天徹地之能，似乎她的武功簡直較諸那個向陽君還要高出了許多，以致於向陽君處處都在躲避着她……

這麼一想，對於郭彤來說，不禁在潛意識裏，生出了一番鼓舞之意，對於這個風聞已久，而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姑娘，大大生出一番敬仰——

當下他情不自禁的由位子站起來，抱了一下拳道：「原來足下就是畢姑娘，失禮，失禮！」

黑衣少女含着一抹嬌笑道：「你雖然已經知道了我的眞實身份，但是對你來說，却並無好處，因爲我絕不會帮助你與向陽君爲敵，這一點你要弄清楚。」

郭彤冷冷一笑道：「姑娘又何必關說，在下與姑娘萍水相逢，並無所求，妳大可放心。」

「哼哼！這樣就好！」

一面說着，這個看來神秘的畢無霜姑娘，遂即由暗影中那個角落處緩緩的站了起來——

「倒看不出來！」她緩緩的道：「你還挺有骨氣的，希望你的這一個想法能够堅持到底才好！」

郭彤由於在暗室裏停留了甚久，一雙眸子早已能適應眼前的光度。

這時彼此對面相視，他已能更清楚把對方看個仔細，無可否認，陳現在他眼前的那張臉確實是他畢生以來所見到最美麗的一張臉。

儘管是房子裏沒有光綫，僅僅只能借助於反映於紙窗上的些微雪光，可是用以來觀察對方畢無霜姑娘的美醜，却已經很够了。

郭彤絕非是一個性好漁色之人，反之，自他懂事以來，對於異性，他一向缺乏興趣，這一性格的偏差，常常爲人所奇怪詬病！也是他自己回想起來時所不能理解的，這也是他所以會醉心佛學禪宗，而在年紀輕輕的少年時光，選擇了「皈依佛門」這一行當。

——然而，這一個似乎已經認定的事實，却在這一刹間發生了極大的出入。

這一刹，在他目睹着畢無霜的一刹，他心裏起了一陣莫明其妙的感覺，一顆心情，不由自己的變得更爲活潑，只管「通通！」連連跳動不已，臉上更情不由己的發起燒來——

這個感覺，剛才還不十分明顯，只是現在，當他集中目力向對方注視時，才忽然發生的。

畢無霜已經由對方這個年輕人的眼神裏，發現了不尋常的光采——

立刻她神色一凝，那雙和對方互視的眼神裏，陡然顯現出精銳光華，郭彤登時驚覺，恍然一驚，連忙把投視對方身上的眼神，移向別處。

畢無霜原本的一些不悅，在目睹及此之後，不禁化解烏有，轉念一想，又有些好笑，當下莞爾一笑道：「郭兄，我今夜冒昧來看你，當然並不僅僅是告訴你這些無關痛癢的事情。」

郭彤默默的點了一下頭，嘴裏哼了一聲，自從剛才與對方互視一刹之後，一顆心直到現在仍是亂糟糟的，說不出的那麼忐忑不已，使得他直到現在爲止，尚還沒有勇氣再看對方一眼。

畢無霜冷哼了一聲道：「你聽見了我說的沒有？」

郭彤點點頭道：「聽見了。」

說了這句話，心裏不禁有些好笑，因爲這種口氣，簡直形同幼兒與長上對答，自己這個人怎麼忽然間被對方給改變了，實在是百思不得其解！

畢無霜這才緩緩的點頭道：「你聽着，我要你這幾天老老實實的住在這間房子裏，不可以亂動，你可願意？」

郭彤看了她一眼，本想頂她幾句，可是不知怎麼回事，那雙眸子在對方交接之下，竟然情不由衷的點了一下頭——

當他忽然發覺到這個動作並非他的本意時，却已慢了一步——

畢無霜因見他答應得這麼快，臉上大是喜悅。

她含笑道：「謝謝你——其實這麼做，不僅僅是爲我，也是爲了你自己好！」

郭彤心裏說不出的懊喪，偏偏那雙眼睛就是不爭氣，總是忍不住要看上對方那麼一眼，而這一眼之下，却總會帶給他一些不寧靜！

鎮定了一下，他吶吶道：「姑娘，妳能不能說得更清楚一點？」

畢無霜道：「我能告訴你的也就是這些，不能告訴你的，你也就無須要知道，另外——」

微微沉吟了一下，她瞟了對方一眼道：「還要麻煩一下，請你轉告那位崔老前輩一聲，要他最好退出這一是非之地。」

郭彤一怔道：「妳的意思是……要崔老前輩也不要與向陽君爲敵？」



畢無霜點點頭：「也可以這麼說——」

「姑娘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畢無霜緩緩的道：「老前輩的武功當然很高，只怕也不容易勝得過他……萬一要是他勝不過那個向陽君，可就與他老人家顏面大有關係：這就所謂『勝之不武，不勝爲笑』，爲他老人家着想，這件事是大大不上算的。」

郭彤硬下心冷冷一笑：「這恐怕不是姑娘你的本意吧，姑娘豈能事事爲人家打算？」

畢無霜道：「我當然有我的理由，你不妨轉告崔老前輩，要他老人家最好退出，要不然惹出來的事情，可就不是他老人家所能担待得了的！」

說完這句話，她隨即由椅子上站起來道：「記住我的話，我走了！」

一面說，一面移步窗前。

也就在她身子方一接近窗前之初，兩扇窗隨即大張開來，畢無霜亭亭嬌軀，活似一隻墨蝶般的夾着一陣風，呼的穿窗而出，隨着她穿出的身子，兩扇窗子霍地又自行關上，發出了「匡！」的一聲大震。

郭彤驚得一驚，忙自上前打開了窗戶，探身外看了一下，那裏有對方的身影。

好沒來由的一番消遣。

關窗閉戶，摸着黑上牀就寢，腦子裏全是這個姑娘的影子，亂糟糟。

再者，那個「野鶴」崔奇，也是致使他心情煩亂的主要原因，當初老方丈要他投奔崔奇，固然含有請他造就成全之意，只是却不曾明白交待要他改拜崔奇之意，須知武林之中，對於改拜師門一項最稱大忌，況乎這個崔奇據郭彤所知，顯然與老方丈過去還有過不少不可化解的過節，雖然這段既往老方丈不曾提起過，臨終更有「不予追究」之意，却亦有「無可奈何」的遺憾在內，……郭彤既可領會，對於這個崔奇多多少少在潛意識裏總有一些敵意，要他改拜此人爲師，這是他打骨子裏所不心甘情願的！——

偏偏是他竟有老方丈的遺命，要他前來投奔，在形勢上萬難擺脫，再者這個崔奇對他又有過兩度救命之恩，更使他感覺到欠了他一大筆情誼，於公於私，都使他無能擺脫。

眼前的情勢發展，的確是微妙之至，自己費盡心機，千方百計得以擺脫的强敵，想不到，竟然不旋踵間，又自聚在了一塊！——

目前情形更像是較諸昔日猶要險惡十分，只要有些微疏忽，敗露了痕跡，即將有性命之憂。

郭彤費盡了心機，才得苟全的活命，自不願就此葬送，他必須得加意提防，格外小心，以期渡過眼前難關，才得謀定後策。

這一夜他輾轉牀上久久不得安寧，待到雙眼睏倦，不得不闔攏入睡時，東方已現出了朦朧的乳白顏色！

×　×　×

大雪紛飛——

一夜之隔，使得這「快活齋」客棧，又自變換了另一番形像，前夜餘雪未退，此番再着以大雪，到處都是白茫茫的一片，厚厚的積雪足有尺半深淺，即使累積在樹葉上，也有數寸深淺，微風搖過，簌簌落下一天銀雪，景緻甚爲美麗。

客棧裏靜悄悄的聽不見什麼聲音，更不見一個閒人，——一隻大黑狗由那邊屋簷下緩緩走出來，用力的抖落身上的雪花，由這一邊跑到那一邊，雪地上留下來一道清楚的脚印子——那印痕極像是梅花的片瓣，隨着黑狗的身後一路拉下來清楚入目，自有其寧靜瀟洒的一面，煞是好看。

順着這條長廊留道，箭也似的直拉下去——那裏有一幢八角形的建築，懸有一方長匾，匾上大書着「如意廳」。

說白了這「如意廳」不過是客棧裏附設的一處酒館飯莊子而已。

冷天，人們很容易會感到飢餓。

「飢餓」自然會想到去吃東西。

吃東西就會想到「飯館子」，那麼，如果在吃飯的時候能來上一壺酒，可就更好了。

——這酒壺就握在他手裏——

手持酒壺的這個人——好魁梧的一條漢子。

雖然是大冷的下雪天氣，他身子依然只穿着那一襲單薄的長衣——湖青的綢子面，前心後補處，繡着一輪血紅色的大太陽。

這種季節裏，目睹着對方這般穿着，似乎有一種極不調和的感覺——

豈止此一樣，包括這人那副魁梧的塊頭，以及頭上那一條老長的髮辮，那麼紅的臉色——這些都是不常見的。

南嶽一會，向陽君技壓羣倫，那一根象徵天下唯我獨尊的武林權杖，原已到手，却不意竟在最後關頭，忽然中途殺出了那個天山魔女「畢無霜」。

——向陽君似有不得不逃的苦衷，就這樣匆匆有如敗軍之將的逃離了現場，而至於今日。

時光匆匆，數月之後的今天，他又奇妙的現身於此，只是却似乎仍然未能逃開那個有「天山魔女」之稱的少女跟踪，這也許是目前的他所未能想得到的。

飯廳裏陸陸續續的進來了幾個客人。

第一個，是個五旬左右的瘦小漢子，披着一件老羊皮襖褂——

這人瞇縫着兩隻眼，手上拿着老長的一桿旱烟，那旱烟可能在他手上把玩經年，太湖斑竹的烟袋桿子，滑溜的就像是黃玉一般的光澤。

這個貌不驚人的漢子，進門之後，一雙細小眸子轉了一圈，慢慢吞吞的走向一個角落坐定。

隨着這人進來不久，一連又進來了幾個人。

——幾個披着簑衣的漢子。

進門之後，他幾人卸下簑衣，抖一抖，雪花簌簌，飄滿了一地，一個小夥計趕忙撲過去，用掃帚清掃乾凈，幾個人却已經在正中那個圓桌四週落下了座兒。

四個人雖然都披着簑衣，却並不像是來自衙門的官差，除了外着的一襲簑衣相彷彿，裏面的穿着却大異其趣，年歲也相差甚多。

一個是年近古稀的白鬍子老頭，一個黑矮四旬漢子，另外的兩個人，却是介乎於三旬四旬之間的青年漢子，一人衣藍，

一人衣白，藍衣人高髮挽髻，背插雙刀，白衣人長眉俊眼，虎虎有威。

四個人如就外貌氣質上看來，根本大相逕庭，怎麼也不像是一條道兒上來的，然而他們却事實上却是一條路上來的。

彼此招呼了一聲，各自拉開坐椅，大排場的坐下來。

飯堂裏原本上有八成座兒，現在忽然加上前後這五個客人，頓時爲之客滿，看上去熱鬧多了。

黑矮的四旬漢子，手裏掂着一個藍布包袱，用力的往椅子上一放，發出了「噹啷！」一聲，任何人都能聽出來裏面包着的是鐵器——

那漢子一經坐定，隨即大聲的吆喝着：「小二過來！」

顯然絕非是本地的江漢口音，是北地齊魯之音！——這一聲吆喝旁若無人，稱得上聲震四座。

食堂裏的每一個人，都情不自禁的爲之側目，一齊把目光向着他注視過來。

黑漢子至此才像是忽然警覺，後又被同桌的那個老者狠狠的瞪了一眼，恍然似有所悟的低下了頭，待到堂倌匆匆跑過來請問時，那個白鬍子老頭却只低低的吩咐了幾句，較之先前黑漢氣勢，簡直不可同日而語，誰也聽不見他們說些什麼來，却也無需要知道他們點些什麼。

緊靠着軒窗，獨酌自飲的「向陽君」，顯然對於這個食堂裏的進出的人根本不予注目，唯一使他感到興趣的就是手上的酒。

斜刺角落裏那個先走進來的瘦小漢子無獨有偶的也是一杯在手，其樂無窮的在獨自飲着，所不同的是，向陽君常常是酒到杯乾，而這個人僅僅是淺嚐爲止。

向陽君所注意的，僅僅是杯中酒。

這個人不但注意酒，而且還注意人。

不時的見他剔動一下那雙老鼠眉毛，那雙細長的眼睛，有意無意的總要向着對首角落裏的向陽君瞄上那麼一眼，表面平靜，骨子裏却像是藏有很重的心事。

一盤盤的菜餚，熱騰騰的火鍋滿飯堂子在穿梭着，儘管是屋外大雪紛飛，滴水成冰，裏面却和暖如春，洋溢着一番火熾溫暖。

坐在角落裏的那個瘦子點了一小鍋羊肉，趁着那個夥計給他上菜時，就見他小聲的在耳邊囑咐了幾句，那個小夥計先是一怔，隨即驚駭的看了他一眼，嘴裏答應一聲，匆匆掉頭而去——

須臾這個小夥計，就同着一個胖胖的管事先生來到了那個瘦子面前。

瘦子那一雙細小的眼睛向着四週掃了一眼，顯然就在這一刹，飯堂裏陸續的又進來了幾個人。

——即使不常在外面跑動的人，也都能認出來，來的這幾個人，清一色都是官面上的人物，爲數總有十多個之多。

進門之後，這些人迅速的散佈開來，分別站立在飯店每一個邊沿角落裏。

看到這裏，那個飯店管事的胖子不禁神色猝然一變。

却見獨坐自飲的那個瘦小漢子，這才由袖子裏摸出了一個牛皮紙信封，向着胖子晃了一晃，嘴裏說了幾句。

胖管事立刻唯唯稱是，下意識的偏過頭，向着對角的向陽君看了一眼，隨即匆匆離開。

一會兒，所有的幾個夥計都出動了。

這幾個夥計，一個個的挨桌子傳送着話兒，大家夥紛紛起身離座退開。

先時黑壓壓滿一屋子人，不過瞬息之間，隨即走散一空——

說是「走散一空」，未免有點過甚其詞，起碼還剩下三個桌子上有人。

一個是出示身份的四旬瘦漢——他似乎是官府一個頗有身份的人物，這一點只由他方才對胖管事的一切即可認定。

另一桌，卽是那個白鬍子老頭等四人的一桌。

再剩下，就是臨窗一隅的那個向陽君了。

整個食堂亂哄哄的，所有的客人嚷着會鈔，爭先恐後的，奪門而出，引起了亂囂的一陣喧嘩，這該是何等一番忙亂的場面。

然而，對於「向陽君」這個單獨的客人來說，却像是什麼也不曾覺察的模樣，他只是注意着手上的那一壺酒，不時的仰起頸子來，把滿滿的一杯酒注入喉嚨裏，甚至於對於這在咫尺，手握刀柄，怒視着他的一個人，連正眼也不瞧上一眼。

漸漸的，眼前一番混亂歸於寧靜——由亂而靜的氣氛，最容易讓人體會出來。

整個食堂，忽然間變得靜穆十分，靜得連一聲腳步聲都聽不見。

食堂裏，顯然只剩下了這些人。

無異的那個先來的瘦小漢子，是這些人當中的一個頭頭——這時才見他放下了手上的酒杯，輕輕的咳了一聲。

十幾個散立四週，一眼即可看出食公糧的彪形大漢，在聆聽了他這聲輕咳之後俱都向前移動了幾步，——他們儘管的位置各異，只是每個人眸子投視的目標却是一致的——

說得清楚明白一點，數十道目光交集之處，顯然只在一個人身上。

向陽君的身上。

然而身受衆目毒視的向陽君，却儼然一副未知的模樣。

當然，他絕不可能是眞的「未知」！只是一番「鎭定」罷了。

——他緩緩的往杯子裏又斟了一杯酒，仰首而乾，搖了搖手裏的酒壺，大概是斟空了——

「小二……」

這才抬起臉來——

鋒利的眼神，就像是兩支利箭，一直射向櫃台——咳！櫃上空空的，那有一個人？

不要說是「小二」了，就連坐在櫃上看管收錢的那個胖管事也跑得沒有影了。

向陽君挑了一下濃黑的眉毛，第二次喚道：「小二！」

這一聲可比剛才一聲嘹亮多了。

整個食堂在他這聲吆喝裏，轟隆隆的戰抖了一下！——却仍然不見一個人影跑出來。

却聽見正中座頭上那個白鬍子老頭呵呵一笑道：「二黑子，你就行行好，這位貴客嚷着要酒，店夥計又不在，你就勞駕



一趟吧，反正櫃上多的是，是不是？」

黑壯漢子敢情外號叫「二黑子」，聆聽之下，大聲的吆喝道：「行……」隨即由位子上站了起來。

就見他拍打了一下身上的衫褲，嘻笑着一張黑臉，蕩蕩幌幌的來到了櫃上。

敢情這帮子官府裏的人，壓根兒就不知道「向陽君」的厲害——那倒也未必，如果眞的不知道，也就不會一下來這麼多人了。

總之，他們是想不到「向陽君」這個人的那股子扎手勁兒，這話倒是眞的。

黑漢子擰着身子，那副勁兒簡直就像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似的，不時的咧着嘴笑上那麼兩聲。

——他去到了櫃上，那裏堆放着十來罎子酒，紅布的包頭，上面寫着「醉月軒」三個大字，每一罎大概都有十來斤重，份量可是够沉的。

「二黑子」本名叫徐天雷，有個外號叫「大力神」，嘿！要論力氣，整個漢陽府可數他第一，這麼多年以來，還沒有看他輸給甚麼人過。

這時他是存心要在大家面前顯派顯派他的威風，就見他伸出一根手指頭來勾着酒罎子的罎耳，往上一提，一滿罎子酒就提了起來。

「大力神」徐天雷一來自信一身神力無人可及，再者可是仗着自己這邊人多，再加上官府裏的平日威風，眼前他又怎麼會把對方向陽君這個人看在眼睛裏？

整個食堂裏不過就是這麼幾個人，這幾個人的眼睛却都直不隴咚的直瞧着他——當然可以預見的，一待這罎子酒一經送到，勢將要爆發出那股火爆的場面。

說時遲，那時快。

驀然間，就只見「大力神」徐天雷倏地一個快速轉身，隨着他的轉身之勢，嘴裏一聲叱道：「看酒！」

二字一經出口，「呼——」的一聲一股疾風掃出，空中忽悠悠盪出一團黑影。

這罎子酒一經掄起來，可眞有「飛流星」那番氣勢，由其直奔的勢子看來，分明直襲「向陽君」當頭打來，要是一下子掄着了，好傢伙，那可不是好玩的。

眼看着黑忽忽的這一罎酒，立刻就照顧到了向陽君的頭上，這個向陽君才似忽然驚覺過來，右手倏起，手中竹筷往上一舉，唰啦啦一陣子响聲。

嘿！可眞是好戲連台。

就像是表演「雜耍」似的，眼看着向陽君手上的一根筷子，插挑在飛來那罎子酒的罎耳裏，就憑着細細一根筷子的力量，竟然力挑不折，那麼大的一滿罎子酒，只是忽悠悠的在筷子上打轉，發出唰啦啦的响聲，那筷子却是連彎也不彎一下。

雖然只是隨便的一手活兒，可是看在內行人眼睛裏，可就是大有文章。

座上的白鬍子老頭，以及獨坐的那個削瘦漢子，看到這裏，俱都由不住吃了一驚。不過是這麼一眨眼的工夫，那罎子酒可已又由向陽君手上飛了出去——來而不往非禮也，滿滿一罎子酒忽悠悠直向着「大力神」徐天雷當頭直砸了過來。

徐天雷吃了一驚，倏伸雙手向着來罎接去。憑着他一身神力，小小一罎子酒還難不住他，話可得說回來，這罎子酒接是接住了，那股子後勁兒，却把他身子向後摔了個筋斗。

只聽見「噗通！」一聲，直挺挺的仰身摔倒在地上，頓時手臂齊根發麻，半截身子發軟，一時想要站起來，也是不能。

這番情形看在現場各人眼裏，俱都由不住大吃了一驚。

獨座上的那個瘦削漢子驀地眉頭一皺，手拍椅柄怒聲道：「放肆——」

話聲出口，卽見他霍地由座位上挺身站起——只是却有人更要較他快上一步。

事實是那個白鬍子老頭以及他同座上的兩個年青漢子却已躍躍欲試。

獨坐的那個瘦削羊皮漢子，原本正要發作，中座的白鬍子老頭，對他欠身拱了一下手，前者遂即又坐了下來。

白鬍子老頭那雙眸子，遂即在同座的兩個年輕人身上轉了一轉，後二者早已按捺不住，同時掠身而起，身子向前一撲，極其輕快迅速的已來到了向陽君座前。

二人一人衣藍，一人衣白，藍衣人高髮直豎，背插雙刀，約在四旬上下，白衣人不過三旬出頭，長眉俊眼，頗有威容。

向陽君在此二人撲上同時，對他二人簡直視同未見，他那一雙精光四射的眸子，似睜又閉的半開着，濃眉下垂，是以你簡直就摸不清他的視綫所在，從而也就無所防範。

高髮雙刀漢子，身任漢陽府「馬快」班頭，此人姓李單名一個序，人稱「旋風雙刀」，一雙鋼刀上端的有「風雨雷霆」之勢。

那個白衣長眉漢子，與李序一堂當差，身手却要較李序猶要高上一籌，人稱「玉面哪吒」江濤。

論及二人雖說是吃的一口衙門飯，可是却絕非是一般衙門裏所謂的那種酒囊飯袋，原因是當今漢陽府這位府台大人，雖是二甲進士出身，却是生性好武，生平最喜結交身上懷有奇異武功的能人異士，座中那個身披着老羊襖褂，手托斑竹旱烟袋桿兒的五旬漢子，卽爲蒙他待若上賓，禮聘在府的一名異人。

這人雖說目前只是府台大人官邸的一個清客身份，可是却可以看得出來，顯然他却負有指揮督導這些捕快的權力。

眼前藍白二漢身子一經現出，一左一右，已把對方向陽君鉗制居中。

高髮雙刀漢子一經站定，當下環抱雙拳，「嘿嘿」一笑道：「朋友，好身手，光棍一點就透，朋友，你的案子犯了，在下李序，和這位江爺，都是在漢陽府當差，聞知朋友你的大駕來此，這就匆匆趕來，朋友，說不得要勞你一趟大駕，這就走一趟衙門吧，嘿嘿……」

一面說，這個人連連抱拳，口發笑聲，那雙看來兇悍的瞳子，只管咕嚕嚕來回不停的在向陽君身上轉動不已。

「旋風雙刀」李序說了這番話，往後退了一步，整個食堂裏靜的沒有一點點聲音，每個人都睜大了眼睛，向着座上「向陽君」這個怪人瞧着，倒要看看他怎麼應對眼前這個局面。是時，先前被酒罎子砸倒在地的那個黑漢子「大力神」徐天雷，早已一個咕嚕嚕爬了起來。（未完）

正宗武俠長篇故事

#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白眉大師，胡逢春、田伯烈、楚小楓四人進入樹林，除發現數十具屍體高吊樹上外，更險遭匿藏樹上的歹徒以及子午追魂針的暗殺，各人僥倖脫險後，退出樹林外面，召集在場羣雄，共商應付之計，多數認爲楚小楓所說的進行需冒身中毒針之險，退也難逃進殺之虞，若分散則更予敵人屠殺之機，一時議論紛紛，却無法提出一個妥善的辦法，紛議中，分花手時英與水中神龍何浩波由互逞口舌而欲動武，田伯烈勸阻，時英聽勸退了開去，何浩波則回顧譚志遠一眼，說要先走一步——

## 同心破陷阱　協力守方城

胡逢春搖了搖頭，說道：「何少兄，水隊有十七個人，他們的生死，大都操在你的手中，怎可因一句話不投機，竟拂袖而去。」

何浩波沉吟了一會，回身坐下。

楚小楓暗暗歎道：江湖之上，最怕名聲相若的人，同聚一處，不是你藐視我，就是我看不順眼你，彼此心中，早已經有了成見，很容易造成衝突。

對付這種人，似乎是只有一個辦法，表現出使他敬服的武功。

胡逢春道：「諸位有何高明之見，渡過那片樹林。」

羣豪相顧默然。

楚小楓道：「晚進倒是想起了一個辦法，但不知是否可以？」

胡逢春道：「你請說。」

楚小楓道：「晚進已隊中之人，去作了幾面盾牌，一俟盾牌完成，晚輩就準備率領着他們當先替諸位開道。」

田伯烈道：「好，開道的事，兄弟也算一份。」

時英道：「咱們既然被推出爲一隊首隊，自然不能後人，兄弟也去。」

胡逢春道：「老夫也算一個。」

時英道：「何浩波，你敢不敢去？」

何浩波道：「你時英敢去的地方，在下又爲什麼不敢去。」

時英道：「好！咱們就把這股勁，較量在對付敵人的手段上。」

何浩波道：「當然奉陪。」

譚志遠道：「你們都去了，看樣子，兄弟也不能不去了。」

時英道：「咱們如是不幸而亡，別人也就用不着去了。」

白眉大師喧聲佛號，道：「好，老衲也算一份。」

楚小楓道：「人手已經够了，大師就不用涉險了。」

胡逢春道：「我們都去了，外面的事情還要大師照顧。」

白眉大師想了一會，說道：「好，老衲帶十二羅漢，守在樹林外面，二十四面飛鈸，也許可以阻止他們奪魂子母針的屠殺。」

田伯烈笑一笑，道：「對！大師最好把他們集中一處，便於防護。」

胡逢春目光轉到楚小楓的身上，道：「楚老弟，你要他們造了幾副盾牌。」

楚小楓道：「七副。」

胡逢春道：「差不多，咱們也不能進去太多的人。」

楚小楓道：「那盾牌是木頭作的，能不能够防止子午針，還要田兄查看一下才行。」

談話之間，王平等已經行了過來。

所謂盾牌，就是一塊兩尺見方，厚過四寸的木頭，中間加了兩個扶手而已。

王平道：「這是很堅硬老杉木，就原狀稍加修過，不知道合不合用？」

田伯烈伸手在木牌上彈了兩下，道：「厚度大小都不錯，就是太重了一些。」

胡逢春抓住扶手掄動了一下，道：「只要子午針穿不透就行。」

楚小楓道：「胡老，現在，咱們要算一算，那些人進入林中了。」

胡逢春道：「老朽算一個……」

田伯烈接道：「時英，譚志達，何浩波，再加上楚老弟和區區在下，一共有六個人了。」

楚小楓道：「田兄，這要自願才好，而且，接近了那株大樹之後，還要有反擊之能。」

田伯烈笑道：「兄弟放心，趕車那一羣人，來路不明，但我看得出那些人都是高手，除了他們，眼下咱們這幾個人，可算是這羣人的精銳，這就叫土裏藏不住夜明珠……」

目光一掠白眉大師，接道：「自然，白眉大師帶的十二羅漢除外。」

笑一笑，望望王平，又道：「還有你帶這四個人，年紀都不大，但看起來都叫人難測高深。」

楚小楓道：「田兄這麼說，兄弟倒是多慮了。」

胡逢春道：「田老弟，你是暗器名家，該如何應付那些追魂針，要你老弟想法子。」

田伯烈道：「天下就是這麼樣的巧事，我田某人練了一身暗器，但胡老別忘了譚志遠，他號稱百步飛蝗，他一身暗器，絕不在田某之下。」

胡逢春道：「不錯，老朽當眞是老昏庸了。」

譚志遠道：「兄弟身上的暗器，雖然未上兵器譜，但自信也有一些獨到之處，奪魂子午針，太過霸道，而且距離太近了，就算有盾牌，也不易拒擋，最好也用暗器對付他們。」

胡逢春點點頭，道：「好主意。」

譚志遠道：「田兄能確定他們有五支針筒麼？」

田伯烈道：「我估算子午針的數量，大概差不多。」

譚志遠道：「好！咱們就算他們有五支針筒，也够人頭痛了……」

輕輕吁一口氣，接道：「子午針中人無救，兄弟也有淬毒暗器，也有解藥，但卻不能解子午針上之毒，入林之後，生死各憑命運，如是誰不願意去，現在還來得及……」

時英淡淡一笑，接道：「暗器手法，在下不行，不過，我想，那也不是什麼大學問，咱們檢幾塊石頭，也一樣可以招呼他們。」

譚志遠冷笑一聲，道：「進了樹林，在子午針威脅之下，你就知道用幾塊石頭，能不能對付敵人了，咱們走吧！」

他好像和時英鬥上了氣，抓起一塊木牌，當先行去。

幾人中，最不願入林涉險的，可算是胡逢春了，但他是這羣人中推出來的大頭子，只好硬着頭皮向林中闖了。

楚小楓很少說話，但已進入樹林，立刻走到了最前面。

田伯烈急行兩步，笑道：「老弟，這是玩命的事，總該小心一些才是。」

楚小楓道：「田兄，總要有一兩個人走在前面，這個人，該是誰呢？」

田伯烈笑道：「就是你和我吧！但也不能走的太快呀！」

楚小楓淡淡一笑，道：「田兄，咱們是否已經進入了子午針射程以內。」

田伯烈道：「兄弟，那些手執子午針筒的是人，可以活動的人，他們也許已經向前移動。」

談話之間，忽聽譚志遠大喝一聲，一揚手，一片寒芒，電射而出。

然後，迅快的隱身於一株大樹之後。

寒芒迅疾射入了一株大樹密茂的枝葉叢中。

只聽一陣悶哼，兩個人由樹上跌了下來。

同時，一筒子午針，也由密茂的枝葉中射了出來。

田伯烈說的不錯，隱藏在林中的殺手，果然移動了位置。

枝葉拂動，似是有人飛躍而去。

田伯烈低聲道：「好險啊！好險啊！如若他們早一些發射子午針，咱們很可能早死於子午針下了。」

楚小楓道：「奇怪呀！譚志遠怎麼知道這樹上藏的有人。」

田伯烈道：「一個善用暗器的名家，

養成了一種特別的觀察力，自然和常人有很多的不同地方。」

楚小楓道：「哦！」

忽然間，發覺了那跌下的兩具屍體旁側，有一個子午針筒。

來不及招呼田伯烈，突然間飛身一躍，直撲過去。

田伯烈高聲叫道：「小心。」木牌護身，滾了過去。

楚小楓伸手檢起了一具子午針筒，立刻用木牌護住了身子，向一株大樹後面竄去。

只見銀綫閃動，四枚子午針，疾射而至。

銀針射在了楚小楓的木牌上。

田伯烈却疾掠而至，伸手抓住了一具屍體，滾入了楚小楓相同一株大樹後面。

楚小楓輕輕吁一口氣，道：「田兄，我檢到了一針筒。」

伸手遞了過來。

田伯烈笑一笑，道：「咱們有一具子午針筒，就可以和他們抗拒了。」

伸手由那屍體之上，取下了一排白絹，上面插了數百枚長針。

田伯烈笑一笑，道：「這是針袋，如是只有這一筒針，也不會對他們構成什麼威脅了。」

輕輕吁一口氣，道：「這針筒是你檢到，自然爲你所有，但不知楚老弟是否會用？」

楚小楓道：「小弟不會用！」

田伯烈道：「我敎你。」

果然，敎導了楚小楓施用之法，並且裝上了毒針。

楚小楓道：「田兄，我看子母針筒，還是你拿着用吧！」

田伯烈道：「不！我滿身暗器，用不着針筒，這暗器只要腕子穩定，就可以百發百中了。」

楚小楓接過筒，道：「多謝指敎。」

這時，胡逢春，時英，在木牌護身之下，行了過來。

胡逢春抬頭看了那藏隱敵人的大樹一眼，緩緩說道：「田老弟，那樹上還有敵人沒有？」

田伯烈道：「很難說，不過，在下覺着，他們的鬼域技倆，絕不止此，這片樹林之中，只怕還有別的變化。」

楚小楓道：「對！在下和田兄的看法相同，只怕這樹林中，還有埋伏。」

這當兒，百步飛蝗譚志遠，水中神龍何浩波，也趕了過來。

田伯烈回頭說道：「譚兄，剛才那一手漂亮極了。」

楚小楓道：「如非譚兄及時施爲，只怕在下和田兄，都要傷在對方的奪魂子午針下了。」

譚志遠淡淡一笑，道：「我只是要證明暗器就是暗器，要比石頭管用多了。」

楚小楓生怕時英發作，造成衝突，但自己又無法排解，只好望了田伯烈一眼，希望他能出面阻止。

那知時英竟然微微一笑，道：「譚兄的暗器，實在高明，兄弟今天算是開了眼界。」

分花手表現出來的風度，有些出人意外。

譚志遠怔了一怔，道：「你……」

時英笑一笑，道：「如不激勵譚兄幾句，只怕譚兄也表演不出來那一手奇妙之技了。」

田伯烈笑一笑，道：「譚兄，剛才打出的暗器，可是飛蝗梭。」

譚志遠道：「不錯，那是飛蝗梭。」

田伯烈道：「聽說譚兄施用的暗器，都有飛蝗二字。」

譚志遠道：「對！」

田伯烈道：「譚兄暗器，未上兵器譜，實是一大憾事。」

譚志遠微微一笑，道：「如論暗器的威力强大，空門飛鈸，和勝家的子母神膽，才具暗器中的强大威力，但他們都未列入兵器譜中。」

田伯烈道：「說的也是，旣謂暗器，應該越暗越好，才使人防不勝防。」

只見時英伸手，由那具屍體上抽出了一個三寸左右，其形如梭之物。

不同的是，在這枚小巧的銀梭之間，有兩後掠的小翼。

時英笑一笑，道：「譚兄，這小梭上的兩個後掠的小翼，對這枚暗器，會有些什麼帮助。」

譚志遠道：「可以穩定準頭，也可以助它飛遠。」

時英淡淡一笑，道：「加上這兩個小翼，只怕在手法上，也有技巧了。」

譚志遠道：「這不過是一枚普通的鋼梭，但加上了這兩個小翼，才符合飛蝗二字，也是因爲加了這兩個小翼，它才能飛到四五丈外。」

楚小楓說道：「這麼說起來，這飛蝗梭的與衆不同之處，就在這兩個小翼之上了。」

譚志遠道：「對！就在這兩個小翼之上，自然，這也需要一種技巧，才能把這兩翼的威力發揮出來，使它能够飛遠。」

時英道：「取準呢？」

譚志遠道：「這兩個小翼，也有固定取準的作用。」

時英道：「妙！妙！這兩個小小的薄翼，竟有如此作用！」

譚志遠淡淡一笑，道：「暗器加上飛蝗，就在取遠，非一般暗器能及，不過，飛蝗暗器中，沒有飛蝗梭，這一種暗器，這飛蝗梭，是在下近年來苦心研製成的一種暗器，今天，也是頭一次用。」

田伯烈道：「高明，譚兄如此用心進取，再過個十年八載，只怕我們田家的暗器之名，要被譚家取代了。」

譚志遠道：「這個，田兄可以放心，我決沒有揚名天下的用心，不過，我倒希望飛蝗暗器，能在萬知兵器譜上，站個一席之地。」

楚小楓暗暗歎息一聲，忖道：名利二字，當眞是害人不淺，這譚志遠竟然希望能把自己的暗器，排上兵器譜。

也因爲他有了這樣的想法，所以，才會去用心不斷的研究，製造這種小巧的飛



蝗梭，研創出特別的手法。

這好名之心，究竟是好呢？還是壞？楚小楓心中忖思，却未說出口。

胡逢春一伸大姆指，道：「好！好！年輕人，應該有這股豪壯之氣……」

語聲一頓，又接道：「譚老弟，你看前面那株大樹，枝葉密茂，人若藏在其中，實在難見痕跡，要不要再試試你的飛蝗梭。」

田伯烈回頭望了楚小楓一眼，兩人會心一笑。

其實，有些場合，很需要這麼一位人物，才能使得很多的疑難不便開口的事，有人開口說出來。

譚志遠抬頭向那株枝葉特別密茂的大樹看了一眼，道：「那株大樹是……」

胡逢春接道：「就是第一度打出斷魂針的地方。」

譚志遠輕哦了一聲，說道：「有何不可？」

伸手入懷，摸出了一把飛蝗梭來。

時英道：「這裏距離那株大樹，應該有六丈以上的距離。」

田伯烈道：「正在奪魂子午針有效射距之外。」

譚志遠道：「在下的飛蝗梭，也許可以及到。」

一揚手，一片寒芒，電射而出。

飛蝗梭離手丈許，突然散開，變成了三尺方圓一片。

田伯烈本是暗器名家，約略一眼，已經估算出那一片銀梭至少有九梭之外。

看飛蝗梭的去勢，田伯烈也不得不佩服譚志遠的手法新異。

那果然是一種很特異的手法，使飛蝗梭到六丈之外，仍然穩定着去勢。

飛梭射入了密茂的枝葉叢中。

幾聲慘叫中，果然有兩個人，跌了下來。

胡逢春道：「當眞是英雄出少年，好手法啊！好手法。」

譚志遠淡淡一笑道：「是胡前輩的指點之功。」

分花手時英道：「何兄，敢不敢和兄弟一起衝過去？」

這人到處邀人出手，自己却也是豪勇非常。

何浩波冷笑一聲，說道：「有什麼不敢？」

時英道：「咱們走！」

一舉木盾，當先奔出。

何浩波緊隨身後，追了過去。

楚小楓微笑，舉步向前行去。

田伯烈道：「楚小弟慢一點，咱們結件。」

飛身一躍，和楚小楓並肩向外衝去。

胡逢春望了譚志遠一眼，站着未動。

不知是否因爲譚志遠那一掄飛蝗梭，使得陷身樹上的針筒射手，造成了暫時的混亂，時英和何浩波，竟未遇子午針的襲射。

但楚小楓和田伯烈，却沒有了那份幸運。

兩人奔到了一丈左右處，一蓬銀芒，已然疾射而至。

兩人的反應都够快速，陡然收住了脚步，全身縮在那木盾之後。

但聞幾聲波波輕響，每一塊木盾之上，都釘了七八枚子午針。

時英，何浩波已然快接近了那株大樹，眼看子午針射出，立時擧盾護身，分別閃到了兩株樹身之後。

譚志遠縱聲大笑。

胡逢春輕輕吁了一口氣，道：「譚老弟，你應該助他們一臂之力。」

譚志遠道：「自然是義不容辭，不過，在下這飛蝗梭打造不易，而且存物不多，事後還要他們帮我收集一下。」

胡逢春道：「這個當然。」

譚志遠道：「好！在下相信你胡老之言，必可辦到。」

話未完，飛蝗梭已然出手。

第一波四梭，飛到三丈左右處，第二波緊接出手。

第三波也是四枚。

三四一十二枚飛蝗梭，照顧到了一株大樹上，可以隱人之處。

慘叫聲中，又有三個人掉了下來。

胡逢春道：「好厲害的飛蝗梭。」

這時，隱在樹後的楚小楓，突然飛身而起，再撲到大樹下面。

田伯烈道：「兄弟小心。」

緊隨着飛躍而起。

人在途中，已然打出了兩枚袖箭，一隻金鏢，一把銀針，全數飛向大樹。

大樹上又掉下了兩個人。

這些射手們熟悉子午針筒的用法，但武功好像並不是太高强。

枝葉幌動中，兩條人影斜飛而出，向另外一株樹上躍去。

田伯烈突然飛躍而起，右手疾揮，兩枚亮銀鏢疾飛而出。

這種暗器較重一些，但取準容易，而且飛行較遠。

兩枚銀鏢先後射出，却是一齊飛到。

飛鏢奇準，但聞兩聲慘叫，兩個向前飛行的人，突然掉了下來。

楚小楓已飛身登上大樹，除了發覺一具屍體之外，又檢到了一具針筒，楚小楓很快的把針筒收藏了起來。

他瞭解目前的處境，面對的，是一個險惡無比的組合，不能太君子。

田伯烈也檢到了兩具針筒。

楚小楓飛身落地，道：「樹上樹下，一共七具屍體。」

田伯烈道：「四具針筒，就算有漏網之魚，也不過一兩個人，和一具針筒。」

楚小楓笑一笑，道：「這一次，他們是全軍覆沒。」

胡逢春，譚志遠，時英，何浩波，全都趕到。

時英道：「田兄，好神奇的兩鏢，懸空出手，鏢不虛發。」

譚志遠冷笑一聲，道：「胡老答應在下的事情，最好是別忘了。」

胡逢春心頭一震，道：「我答應你什麼？」

哦了一聲，接道：「對，對對，老朽

資料豐富・圖文並茂

# 二十年來香港驚人罪案

運用小說體裁，描寫全部案情。十八宗罪案，件件驚人！

伏屍空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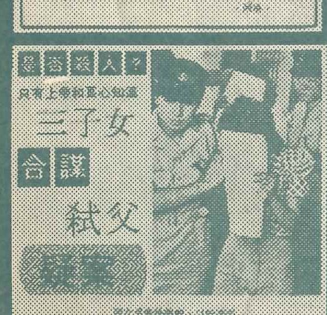

人肉市場大火併

黑吃黑 床單裏屍

第五集經已出版！

350頁 HK$4.00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出版 電話：5-488261 (10綫)




想起來了。」

語聲一頓，接道：「楚老弟，適才你們身陷險境，老朽要譚老弟，又打出兩把飛蝗梭，給你帮忙不少，只是這飛蝗梭是一種特製的暗器，打造不易，所以……」

所以下面，突然住了口。

時英道：「總不會要咱們去把它檢回來吧？」

胡逢春道：「譚老弟正是此意。」

這一次，田伯烈，何浩波，臉上都變了顏色。

顯然，這兩句話觸犯了衆怒，不過，大家還都是忍了下去。

胡逢春眼看攪成了僵局，急急說道：「楚小弟，你看這件事應該如何處置。」吃柿子，先檢軟的捏。

楚小楓道：「在下覺着，應該帮譚兄檢回來。」

一面說話，人已轉身向外行去。

時英略一沉吟，道：「如若不是譚兄那及時一把飛梭，只怕咱們早已傷在那子午針下，飛蝗梭打造不易，丟了也實在可惜。」

胡逢春道：「說的是啊！此後，咱們還可再遇上子午針，飛蝗梭不能够消耗太多。」

田伯烈，何浩波，也只好跟着去檢。

不大工夫，收集三十餘枚。

這一下，譚志遠反倒是不好意思了，連連抱拳，道：「有勞諸位。」

收好飛蝗梭，譚志遠回顧胡逢春，道：「這樣吧！咱們一路搜索過去，看看是否還有埋伏，兄弟這笨鳥先飛。」

舉步向前行去。

楚小楓道：「我給譚兄掠陣。」緊跟在譚志遠的身後行去。

林中再無埋伏。

但楚小楓却心中明白，眞正主事人物，已經撤走，這只是他們設下的第一道埋伏，必還有更厲害的埋伏，設在後面。

但他不能說出來。

胡逢春帶領羣豪，穿過樹林，又行約十餘里，天色已近黃昏。

有了一次的教訓，羣豪都變的小心起來。

胡逢春未待太陽下山，選了一塊平坦草地，下令休息。

五隊分成了五行方陣，互成犄角之勢，並派出了很嚴密的守衛。

胡逢春在楚小楓土隊裏住宿。

所謂住宿，也就不過是集聚在一片草地上，有的坐着，有的把長衫脫下來，鋪在草地上，仰面而臥。

這些人，能够大碗飲酒，大塊吃肉，一擲千金，在所不惜，但亦可餐風露宿，所以，這等生活，對這些江湖人，並非是一件不能忍受的事。

但像胡逢春早已名成利就的人，倒是很多年沒有受過這樣的罪了。

金，木，水，火，土，各據一處，成中岳帶着的篷車，和白眉大師帶着的十二羅漢，另外各據一處。

嚴格的說起來，這些人，共分七處地方。

每一個組隊中，都派出了二個人，在四面守衛。

成中岳也派了人，但他們是守在篷車上面。

這一片淺坡，方圓十丈之內，都無林木。

有幾叢深草，也被田伯烈下令割去。

楚小楓却把兩個子午針筒，交給了王平，周横，並且告訴了他們施用之法。

另外兩具針筒，一支落在了田伯烈的手中，另一支機簧遭到了破壞，已然無法施用。

深夜，三更時分。

幽寂的山野之中，突然響起了兩聲狼嚎。

場中人，都聽得十分清楚。

一些睡着的人，都霍然坐了起來。

週圍十二個守夜人，更是振起了精神，嚴作戒備。

胡逢春也坐了起來，沉聲道：「是狼嚎。」

楚小楓道：「不錯，是狼嚎，但深更靜夜，怎會發出這兩聲狼嚎呢？」

胡逢春道：「山野之中，難免有猛獸之類，狼遇上了猛獸，自是難免會發出慘嚎。」

楚小楓道：「黑豹？……」

胡逢春怔了怔道：「黑豹，老弟怎能如此肯定，也許那隻狼遇上的是一頭老虎，或者是一頭獅子。」

楚小楓歎息一聲，道：「如是一頭獅子，那就好了，不過，在下的想法是，他們十之八九是遇上了黑豹。」

胡逢春笑一笑，道：「就算是一頭黑豹吧！咱們有這麼多人，諒牠也不敢找上門來。」

楚小楓低聲道：「如果那黑豹是人扮作的呢？」

胡逢春怔了怔，道：「人會裝作黑豹，那又是爲了什麼？」

楚小楓道：「爲了殺人，也爲了便於暗中偷襲。」

胡逢春道：「楚老弟……」

楚小楓道：「我親眼看過牠們殺人，比起眞的黑豹，更爲矯健，兇厲。」

胡逢春霍然站起身子，道：「江湖上，有這等事情，老朽怎未聽過。」

楚小楓道：「胡老，他們很神秘，像那發射子午針筒的人一樣。」

胡逢春道：「哦！」

楚小楓道：「所以，胡老還是想法通知四大領隊一聲。」

胡逢春沉吟了一陣，道：「這個很難啓齒，萬一錯了……」

楚小楓道：「錯不了，只管放心。」

胡逢春又沉思良久，才緩緩道：「好！我去告訴他們一聲。」


舉步行去。

不大工夫，胡逢春又行了回來，笑道：「他們還眞的相信。」

楚小楓道：「你怎麼說？」

胡逢春道：「我告訴他們小心黑豹來襲，那可能是人扮的，他們立刻下令全隊戒備！」

（未完）


男子漢 大丈夫
體力充沛，精神飽滿，英姿瀟洒，男性雄風。紫金丹純用多種王道中葯提煉而成，寧神固腎，增强體力，有意想不到之功效。
HONDA
註册商標
紫金丹
THE ROYAL GOLD
峨嵋葯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 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H445643
永安公司 總批發
☎5-223283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有銷售